國學基本叢書

諸子平議

俞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學基本叢書

諸子平議

俞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目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德清俞樾譔。樾有羣經平議三十五卷。已自爲序錄矣。及諸子平議成。又序其端曰。聖人之道。具在於經。而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亦各有所得。雖以申韓之刻薄。莊列之怪誕。要各本其心之所獨得者。而著之書。非如後人勦襲陳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書往往可以考證經義。不必稱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可見。故讀莊子人閒世篇曰、大枝折。小枝泄。泄卽抴之叚字。謂牽引也。而詩七月篇。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之義見矣。讀賈子君道篇曰、文王有志爲臺。令匠規之。而詩靈臺篇。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之義見矣。讀管子大匡篇曰。臣祿齊國之政。而知尚書今文家說大麓。古有此說。讀董子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恩衛葆。而知春秋左氏傳齊人來歸衛俘。字固不誤。讀商子禁使篇曰。騶虞以相監。而知韓魯詩說以騶虞爲掌鳥獸官。亦古義也。讀揚子吾子篇曰。如其智。如其智。而知論語如其仁如其仁。非孔子之許管仲以仁矣。讀揚子五百篇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而知僞孔傳解哉生魄之誤。讀商子賞刑篇曰。昔湯封於贊茅。而知皇甫謐謂湯居穀熟之非。讀呂氏春秋音律篇。曰。固天閉地。陽氣且泄。而知月令以固而閉地氣沮泄之文。有譌誤也。讀淮南子時則篇曰。大禱祭于公社。而知月令大割祠于公社。割乃周之誤字。周乃禱之叚字。禱祠卽禱祭也。凡此之類。皆秦火以前。六經舊說。孤文隻字。尋繹無窮。烏呼。西漢經師

之緒論。已可寶貴。況又在其前歟。然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古文叚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屏棄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正。顚到錯亂。讀者難之。樾治經之暇。旁及諸子。不揣謭陋。用羣經平議之例。爲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今錄其目於左方。

管子平議六卷
晏子春秋平議一卷
老子平議一卷
墨子平議三卷
荀子平議四卷
列子平議一卷
莊子平議三卷
商子平議一卷
韓非子平議一卷
呂氏春秋平議三卷
董子春秋繁露平議二卷



賈子平議二卷

淮南內經平議四卷

楊子太元經平議一卷

楊子法言平議二卷

是書也。成與羣經平議同弆篋中。未出也。及羣經平議刻成。而此書亦遂不自祕。稍稍聞於人。諸君子聞有此書。乃謀醵錢而刻之。經始於強圉單閼之歲。至上章敦牂而始觀厥成。蓋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也。詩不云乎。無德不醻。輒仿漢人碑陰之例。書其名字焉。曰潘君霨。字偉如。曰李君鴻裔。字眉生。曰吳君煦。字曉帆。曰吳君雲。字平齋。曰郭君德炎。字日長。曰劉君佐禹。字治卿。曰沈君瑋寶。字書森。曰陳君其元。字子莊。曰馮君謂。字少渠。烏呼。成書難。傳書不易。諸君子之刻此書。將謂此書足以傳乎。抑愛樾而姑以徇其意乎。樾固不足以知之。

諸子平議卷一

管子一

守國之度。在飾四維。牧民、

樾謹按禮義廉恥。非由修飾。飾當讀為飭。詩六月篇。戎車既飭。毛傳曰。飭正也。飭四維者。正四維也。飭與飾古通用。易雜卦傳。蠱則飭也。釋文曰。王肅本作飾。禮記樂記篇。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復亂以飾歸。並其證矣。

順民之經。

樾謹按順當讀為訓。訓民之經。言教訓其民之道也。古順訓通用。尚書洪範篇。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微子世家。訓並作順。是其證。

不璋兩原。則刑乃繁。

樾謹按尹注云。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益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尹氏據上文以說兩原。是矣。讀璋為章。未得其字。璋乃墇字之誤。說文土部。墇。擁也。經典多以障為之。呂氏春秋貴直篇。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高誘注曰。障。塞也。障塞即墇擁也。此云不墇兩原。正與呂氏春秋所云障其原者

同義。若非誤作瑋。亦必改而爲瑋矣。

毋曰不同生。

樾謹按生與姓古字通。哀四年春秋經。公孫姓。釋文曰。姓本又作生。然則同生。猶同姓也。詩杕杜篇。不如我同姓。毛傳曰。同姓。同祖也。尹注謂不與汝同家而生。未達古義。

無私者可置以爲政。

樾謹按政當作正。詩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禮記緇衣篇。作不自爲正。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名政。徐廣曰。政一作正。是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可置以爲正者。可置以爲長也。與上文可立以爲長下文可奉以爲君。文義一律。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形勢

樾謹按祈當讀爲𧗳。說文血部。𧗳。以血有所刏。涂祭也。周官或以幾爲之。犬人職。凡幾珥沈辜。是也。或以刏爲之。士師職。凡刏珥。是也。或以祈爲之。肆師職。及其祈珥。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肆師之祈。故書作幾。小子之祈。鄭云或爲刏。是知祈爲叚字矣。依說文正當作𧗳。凡作幾者。𧗳之省。凡作刏者。聲同也。陸德明云。刏音機也。鄭注於士師職云。刏衈。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刏。羽者曰衈。此云祈羊。正毛者曰刏也。尹注烹羊以祭。故曰祈羊。北宋本作耳羊以祭。耳卽衈之壞字。蓋以衈釋刏也。刏衈

雖有毛羽之別。然散文亦通。山海經中山經云。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郭璞注曰。刉亦割刺之名。夫雞豚並言刉。是刉衈通稱之證。尹注以衈羊釋祈羊。未乖古義。因衈壞作耳。後人遂臆改爲烹。幷祈字之義而亦晦矣。

銜命者君之尊也。

樾謹按銜命形勢解作銜令。其解曰。令出而民銜之。此作銜命。雖於義亦通。然非管子原文矣。當據解訂正。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樾謹按形勢解曰。所謂抱蜀者。祠器也。宋氏于庭據公羊祠兵。左穀作治兵。謂祠器卽治器。又據方言蜀一也。謂抱蜀卽老子所謂抱一。其說祠字是矣。至抱一之說。終有未安。抱一可謂之治道。不可謂之治器。一也。影宋本第一卷音釋曰。蜀音獨。宋謂獨乃獨字之誤。是固然矣。然蜀不當音獨。二也。竊疑管子原文當作抱檲。檲卽櫝字也。詩葛生篇傳。韣而藏之。釋文曰。韣本作檲。又作櫝。是韣檲櫝三字通用。古者國之寶器。皆櫝而藏之。故論語曰。龜玉毀於櫝中。而陳國所分肅愼氏之貢。亦藏於金櫝。事見魯語。抱檲不言。而廟堂既修者。言有德之君。但謹守宗器。恭默不言。而廟堂之上。已無所不治也。檲字經典罕見。故須音釋。宋本音獨。正爲檲字作音。自字壞作蜀。遂不可曉矣。

飛蓬之問。不在所賓。

樾謹按尹注曰。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此未達問字之義也。問猶言也。廣雅釋詁。言問也。言爲問。故問亦爲言。飛蓬之問。猶飛蓬之言也。形勢解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然則蜚蓬之問。卽無度之言。問字之義。於此可見矣。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樾謹按尹注曰。裁。斷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此未達裁字之義也。裁讀爲材。文選長笛賦。裁已當簻便易持。李善注曰。裁或爲材。是裁材古通用。國語鄭注曰。材兆物。韋昭注曰。材裁也。材可爲裁。故裁亦可爲材。裁大者衆之所比。謂材質大者。容物必多也。形勢解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裁字並當讀爲材。謂天之材大。地之材大。人主之材大也。若從尹注。訓裁爲斷。不可通矣。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樾謹按此句之義。爲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

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則其所據本已誤夫令人貴美而懷歸不得云美人之懷卽尹注之迂回難通知管子原文必不如是當據後解訂正

睧戒勿怠後穉逢殃

樾謹按旣勿怠矣又何逢殃之有勿疑夕字之誤睧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下文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此以夕對睧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

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樾謹按賓讀爲擯古字通用尚書堯典賓于四門鄭注以賓爲擯是也主君衣冠不正則擯者亦不肅若上文云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矣

生棟覆屋

樾謹按生當讀爲笙方言曰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細貌謂之笙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 權修

樾謹按刑當作形孝經形于四海釋文曰形又作刑荀子彊國篇刑范正注曰刑與形同成相篇讒夫弃之形是詰注曰形當爲刑是形刑古通用也惡之有形與喜之有徵文義正同尹氏解喜之有徵曰

微。驗也。必有恩賜以驗見喜。無空然矣。則惡之有形。義亦然也。韓非子難三篇。引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是其明證。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

樾謹按化當作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夘。見孕綾碑。化字隸書或作𠤎。見夏承碑。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耳。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上好詐謀閒欺。

樾謹按尹注曰。閒。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然隔礙與欺誑。判然兩義。恐非閒欺並言之本旨。閒當讀爲姦。昭二十二年經文。大蒐於昌閒。左穀並同。而公羊作昌姦。是其例矣。

道塗無行禽。立政

樾謹按尹注曰。無禽獸之行。此曲說也。禽獸之行。謂之禽行。已於文義未安。況倒其文曰行禽乎。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襄二十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是禽與囚同。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赭衣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之義。

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

樾謹按．無隱治與無蔽獄同義．周官小宰職曰．聽其治訟．司市職曰．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職曰．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治訟並言．治亦訟也．公羊僖二十八年傳．叔武爲踐士之會．治反衛侯．何休解詁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是古人以治爲訟之證．然則隱治與蔽獄一也．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樾謹按．尹注曰．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此注於義未安．大德之人．何至包藏禍心乎．羣書治要引此作大位．疑亦後人以意改之．未足據也、大德不至仁．仁乃人之叚字．謂雖有大德而獨善其身．不能及人也．下文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卽承此文而言．惟不至人．故不得衆．人卽衆也．

草木不植成．

樾謹按．植本作悳．古德字也．德與得通．易升象傳．君子以順德．釋文曰．德姚本作得．詩碩鼠篇．莫我肯德．呂氏春秋舉難篇作莫我肯得．並其證也．此云草木不悳成．卽草木不得成．以悳爲得．猶以得爲德耳．字壞作直．因誤爲植．失其義矣．宋本竟改作得．則又非管子之原文也．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致于鄉屬于。字衍文。然此文實非止衍一于字也。遂于鄉官句。衍鄉字。及于游宗句。亦衍于字。管子原文當云。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官古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本作館。蓋官館古今字也。官字从宀从𠂤。宀交覆深屋也。𠂤猶衆也。以屋覆衆。是官之本義爲館舍字也。官司者其引申之義。本義爲引申義所奪。乃別製从食之館字。說文𠂤部有官。食部有館。歧而二之。殆非矣。故古書每以官爲館。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鄭注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屨。注曰。官謂朝廷治事處。皆卽館字也。此文官字亦然。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館舍之中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焉。下文曰。憲旣布。乃致令焉。尹注曰。致令于君。夫受憲之後。卽致令于君。則未反其鄉。可知所謂官者。卽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疑遂于官三字未足。妄增鄉字。又疑鄉官鄉屬爲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不得無于字。兩句旣皆有于字。則及游宗三字。文不成義。亦不得無于字。轉展相加。遂成此誤矣。又按戒篇曰。進二子於里官。尹注曰。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夫管仲隰朋。皆國之大臣。乃令里官進之。不亦褻乎。且果如此。當云令里官進二子。不當云進二子於里官。尹注非也。官亦卽館字。里字亦後人不得其義而妄加也。此所謂官。正鄭君注玉藻所謂朝廷治事處者。桓公進二子

於官。再拜頓首。誠重之也。後人不達古訓。率意增益。或爲鄉官。或爲里官。大可笑矣。

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

樾謹按當作使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足字與民字相似而誤。所字衍文。

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桼馬、

樾謹按正不正句。上正字乃衍文也。此承正地者而言。不正則官不理。卽謂地不正也。今作正不正。不可通矣。蓋涉上句長短大小盡正而誤疊正字耳。下爵位章云。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理不正句亦衍理字。此承爵位正而言。不正則不可以治。卽謂爵位不正也。今作理不正。蓋亦涉上句然後義可理而誤疊理字耳。兩文一例。其誤亦同。皆宜訂正。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

樾謹按太平御覽資產部引此文。作百利得。乃後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也。管子之意。本謂百貨賤則百利不得。於是人人竭其智力以求利。而百事反因之治。下文云。是故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正申說此文之義。百利不得。則謀慮從此出。事之所以生也。又不得不盡力於所當務。事之所以成也。若百利皆得。則轉以輕傲而失之矣。後人不達此旨。疑百利不得。何以百事能治。遂妄刪不字。然貨賤何以得利。其說殊不可通。孫氏星衍王氏念孫反以爲是。由未詳釋

下文故耳.

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

樾謹按尹氏於三十三下出注曰.三等其下者曰季.是誤以季絹三十三爲句.失其讀也.此當以九字連讀.謂季絹三十三制.而當黃金一鎰也.儀禮既夕篇贈用制幣.鄭注曰.丈八尺曰制.

秋日大稽與民數得亡.

樾謹按與讀爲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是古字通也.舉民數得亡.謂記錄民數之得失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記錄之也.是其義.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

樾謹按十仞當爲一仞.一仞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若作十仞則太縣絕矣.其說更詳見下條.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此說是也.上文云一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此卽承上而言.益知上文之誤.王氏但知此文十字之衍.而不知上文十字之誤.故其說猶未盡得也.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樾謹按尹注以五尺見水屬上比之於山為義、解曰、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不知五尺見水、與上文一仞見水相對為文、尹注誠非也、劉氏績曰、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漑、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漑、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今按劉氏所說、亦未得也、十一仞見水數句、王氏引之已訂正矣、至此文亦有錯誤、當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此王氏所未及訂正也、請合上文而具論之、上文曰、一仞見水不大潦、然則一仞見水之地、所患非潦也、其輕征之故、以旱不以潦、故一仞見水、十分去一、至二仞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二、至三仞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五仞見水、則比之於山、地愈高旱愈甚也、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見水之地、所患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潦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一尺見水、則比之於澤、地愈卑潦愈甚也、一尺見水之地、當去十分之五、此不言者、以上文五則去半推之可見、蓋比於山與比於澤同也、古書遇數目字、往往錯誤、春秋繁露爵國

篇所說諸數無一不誤辯見本書然則此文之誤亦無怪矣劉氏以旱爲潦以潦爲旱兩義顚倒故不得其解且此文惟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兩句不誤劉氏反以爲誤信古書之難讀也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樾謹按尹注曰縱其淫辟則皆愚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爲善此注非也辟卽闢之叚借字闢與閉正相對此兩句之誼卽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醕醕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亦此意也管子書與老子大指每相近

若是安治矣七法

樾謹按上文云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下文云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上下文均無安字則此安字乃語辭也古書每以安爲語辭王氏引之釋詞引管子書凡九事而不及此蓋亦誤以爲實字矣

猶左書而右息之

樾謹按息猶滅也古人文字皆先書於竹風俗通曰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是也書竹故可滅去以左手書之之難而右手滅之之易其不成也必矣尹注曰息止也未得其義

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主則不然

樾謹按實乃寶字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下文曰不爲重寶虧其命不爲愛親危其社稷不爲愛人枉其法不爲重祿爵分其威皆非世主所及乃以爲亡主殊不可曉亡疑當作良良字古作㠵闕其上半則爲亡矣襄十四年左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此稱良主猶彼稱良君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樾謹按尹注曰或曰觀當爲勸然大戴記四代篇曰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亦以立與觀對則觀字不誤立知觀聞者知聞卽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遠也說詳大戴記此云立少觀多義正與彼相近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版法

樾謹按尹注曰謂順天道以種植此義非也植乃悳字之誤古德字也悳字壞作直因誤作植矣管子原文本作凡將立事正彼天悳故版法解曰天悳者天心也周官師氏職鄭注曰在心爲德觀天心之解知其字必作悳若作天植於義難通矣

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樾謹按嗣讀爲司尙書高宗肜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古字通也各得其嗣卽各得其司尹注曰嗣續也失之

行毆養。幼官

樾謹按毆之與養。二義不倫。尹注曰。謂貒貉之屬能為苗害者。時毆逐之。所以養嘉穀也。斯亦曲說矣。毆當讀為嘔。莊子人間世篇。以下傴拊人之民。釋文引崔注曰。傴拊猶嘔呴。謂養也。字亦作嫗。禮記樂記篇煦嫗覆育萬物。此云嘔養。彼云煦嫗覆育。其義正同。嘔卽嫗也。養卽育也。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

樾謹按葉字無義。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疑此葉字是榮字之誤。蓋榮華二字。義本相近。故管子言秋行夏政榮行春政華。而淮南子言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文雖互易。義實不殊也。

器成於僇。

樾謹按尹注曰。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此妄說也。僇者翏之叚字。說文彡部。翏細文也。器成於僇。與下句敎行於鈔同義。鈔猶眇也。皆謂始於微眇也。翏聲與寥聲相近。故穆字從翏得聲。而昭穆或為昭繆。穆公或為繆公。然則以僇為翏。猶以繆為穆矣。

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

樾謹按戒一字為句。承止為義。言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所當戒也。

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

樾謹按、食者飭之壞字。修與飭義相近。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以常祭食三字連讀。解爲常所祭常所食。失其義矣。

宦處四體而無禮者。

樾謹按、處四體而無禮者。與下文立四義而毋議者。相對爲文。尹注以宦處二字連讀。解曰、宦處謂處宦也。失之。

立四義而毋議者。

樾謹按、議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廣雅釋詁。俄、袤也。是俄有傾邪之意。管子書或以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即大𧨿也。是以義爲俄也。此文又以議爲之。立四義而毋議。即立四義而毋俄。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說之。未達段借之旨。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

樾謹按、三年二年之下。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諸侯既五年而會至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請受變。再及五年即爲十年。亦是五年而會之期。安得又使重適入至幼官圖十年作七年。亦不可通。合十年計之。則爲七年。就五年計之。則即二年耳。今以上下文求之。此皆傳寫誤也。蓋三千里內之諸侯。二年

而使大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五年則自來會矣。計五年之中。止空閒二年。適當未會之前一年。及既會之後一年。立法周密。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傳寫之誤。所宜訂正。

幾行義勝之。

樾謹按說文人部。僟。精謹也。幾卽僟之叚字。謂精謹行義也。行義二字平列。賈子俗激篇。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巳。尹注謂庶幾行義者。非是。

交物因方。

樾謹按交讀爲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謂交貿之物因方之有。非是。

由守不愼。

樾謹按由疑申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申開守陴。

死亡不食。

樾謹按食乃飭之壞字。上文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今亦誤作食。是其證也。死亡不食。當作死亡不飭。禮記月令篇曰。飭死事。卽此飭字之義。

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

樾謹按爲詐當作僞詐。爲乃僞之叚字。兵法篇作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是其證。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樾謹按執讀爲慹。漢書陳萬年傳豪疆執服。注曰。執讀曰慹。是其例也。說文心部。慹。悑也。悑卽今怖字。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無後患。故不慹。與上文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患。義正相同。尹注謂不慹執失之。

愼將宿。五輔、

樾謹按尹注曰。傳送貨財。必愼止宿。其義甚爲迂曲。且上文修道途便關市。皆二字平列。則將宿二字亦當平列。廣雅釋詁。將行也。宿止也。然則將宿猶言行止耳。

貧富無度則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佚。廣雅釋詁。佚。過也。言貧富無度。則相過佚也。尹注曰。失其節制。非是。

士修身功材。

樾謹按功讀爲攻。謂攻治其材蓺也。尹注謂士旣修身。必於蓺能有功。非是。

修飢饉。

樾謹按飭儲不當言修。修乃備字之誤。備俗作脩。脩誤作循。又誤作修耳。版法篇。修長在乎任賢。據後解則作備長。此本皆二字相亂之證也。

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

樾謹按尹注曰。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然本文無君字。注義非也。悅乃說字之誤。其說在玩好。言求其所以然之說。則在玩好也。韓子內儲說外儲說篇。並有其說在某某之文。墨子經下篇言說在某某者七十八句。蓋古人自有此文法。下文其悅在珍怪。其悅在文繡。義並同此。

毋監于讒。亩令、

樾謹按毋監于讒。義不可通。監當讀爲啗。監本從䘓省聲。與啗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嚂。淮南子齊俗篇。荆吳芬馨以嚂其口。嚂即啗字。蓋古或以監爲啗。因即監字而加口旁耳。管子作監者。啗之叚字。淮南子作嚂者。啗之俗字矣。

不用其區區。

樾謹按區字不當疊。下文云不用其區。句 區者虛也。可知此文不疊區字。蓋即涉下文兩區字相連而誤衍耳。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

樾謹按齊讀爲濟．荀子王霸篇．以國齊義．楊倞注曰．齊當爲濟．是其例也．此言君但求正其國．而無自濟其私欲也．尹注非．

夫繩扶撥以爲正．

樾謹按說文癶部．癶足剌癶也．讀若撥．此文撥字．卽癶之叚字．剌癶則有不正之意．故與正爲對文也．荀子正論篇．不能以撥弓曲矢中．亦是以撥爲癶．又或以發爲之．考工記弓人曰．菑栗不迆．則弓不發．

不依其樂．

樾謹按依讀爲殷．禮記中庸篇．壹戎衣．鄭注曰．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然則管子書以依爲殷．正齊言耳．不殷其樂．謂不盛其樂也．說文㐆部曰．作樂之盛稱殷．

樂明而不矜．

樾謹按樂明而不矜．謂樂盛而不矜也．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

雖廣其威可損也．

樾謹按北宋本損作須．然則威疑戚字之誤．其戚可須．言其滅亡可待也．涉下文是以威盡焉而誤戚爲威．遂臆改可須爲可損矣．

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

樾謹按此本作夫植之正而不謬。涉上文兩失字而誤作失耳。植而無能句。文義未足。疑有闕文。

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化隨也。

樾謹按美乃善字之誤。上文云夫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此云所賢善於聖人者。卽承上而言。不容有異文。

薄承瀷而不滿。

樾謹按說文水部。洦。淺水也。字亦作泊。此文薄字。卽洦之叚字。廣韻博字注曰。古有博勞。善相馬。博勞卽伯勞也。然則薄之通作洦。猶博之通作伯矣。上句泉踰瀷而不盡。與此相對成文。泉是水之深者。洦是水之淺者。因以薄爲之。尹注遂失其義矣。

十日不食。無儔類盡死矣。樞言、

樾謹按無字衍文。旣云盡死矣。不必言無。涉上句七日不食無國土而衍。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

樾謹按而字並當作爲。古爲字作爫。故與而字相似而誤。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並其證矣。

諸子平議卷二

管子二

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八觀

樾謹按化變而不自知。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句而衍。

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

樾謹按下上二字疑傳寫互易。上云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是方五十里之地。可食萬家之衆。然萬家或有盈有絀。此復分別言之。若在萬家以上者。則宜兼就山澤之地。若在萬家以下者。則山澤之地可去也。如今本義不可通。所宜訂正。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

樾謹按及當爲服。服從艮聲。古或止作艮。與及相似。往往致誤。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曰一本作之服。是其證也。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爲服。刑謂五刑。服謂五服。卽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亦當爲服。謂天下皆服其明德也。說詳羣經平議。此文士不及行。當作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藝也。字誤作及。失其義矣。

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

樾謹按臣當依下文作人。

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樾謹按兵字衍文也。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而亡。十年而滅。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弱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則國居而自毀矣。

樾謹按古謂坐爲居。如所稱居吾語汝之類是也。居而自毀者。坐而自毀也。猶云坐而待亡也。尹注曰。居然自致毀滅。以居爲居然。文不成義矣。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法禁、

樾謹按議當讀爲俄。說詳幼官篇立四義而無議者下。俄者傾也。邪也。言法制平正而不傾衺。則民不相私也。尹注曰。君出法制。下不敢議。未達叚借之旨。

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

樾謹按列讀爲裂。裂亦分也。列裂古通用。五輔篇曰。大袂列。卽其證矣。

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

樾謹按但力事屬四字爲句．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不以治職爲事．而其所竭力從事者．惟在互爲連屬也．私王官爲句．私君事爲句．言以王官爲私．以君事爲私也．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爲句．去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人所宜行而其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故所解皆非．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

樾謹按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絕而定．

樾謹按絕猶截也．釋名釋言語曰．絕截也．如割截也．穆天子傳．乃絕漳水．郭注曰．絕猶截也．是絕截義通．絕而定．猶截而定．謂整齊而定也．詩長發篇．海外有截．鄭箋云．截整齊也．是其義矣．

凡君國之重器．重令．

樾謹按宋本作右國．當從之．右讀爲有．後人不知右之通作有．而疑爲君之壞字．因臆改之耳．

天道之數．

樾謹按爾雅釋詁．數疾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己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云天道之數．猶云天道之速．與下句人心之變．相對爲文．下云至則反盛則衰．正是言天道之速也．尹注謂天道數終是讀爲數且幾終之數．失之．

國無怪嚴。法法、

樾謹按說文心部。怪。異也。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國無怪嚴。謂國無異尊。與下文無雜俗無異禮一律。尹注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是無怪爲一義。嚴爲一義。失其旨矣。

況主倨傲易令。

樾謹按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倨傲易風俗。是其所據本未誤。

財無砥滯。

樾謹按砥讀爲底。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蔽湫底。杜注曰。底。滯也。故以底滯連文。

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

樾謹按軒冕不下儗。謂其人有善。卽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儗議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有罪。卽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因字之義也。尹注曰。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擬。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此說殊不可通。豈上有私寵。卽可以軒冕許儗之。下有私憾。卽可以斧鉞誅戮之乎。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樾謹按六者謂之謀。當作六者爲之媒。言君臣會合。皆此六者爲之媒也。說文女部。媒。謀也。廣雅釋詁。

文同。是謀與媒聲近義通。禮記禮器篇。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宣二年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公羊傳作誰謂。是爲與謂古亦通用也。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

樾謹按瑕當讀爲格。古字通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鄭注曰。古文嘏爲格。瑕之爲格。猶嘏之爲格也。說文人部引書曰。假于上下。今書作格。瑕之爲格。猶假之爲格也。令入而不至謂之格。謂有所扞格而不得達也。尹注曰。君臣相閒故曰瑕。未合入而不至之義。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樾謹按尹注以遠古卑人連讀。非也。上文云。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人焉。則此文當以德行成於身而遠古爲句。句末亦當有者字。今奪之耳。卑人也三字爲句。與無高人焉義正相應。猶下文恐士也。與上文無智士焉義亦相應也。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樾謹按無論能之主。當作無論能之士。上文云。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卽直進之士也。雖分爲二句。其實一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妄改爲主。非管子之舊矣。

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兵法、

樾謹按此當作四禍其而國無不危矣。其其形誤。國而文倒耳。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

樾謹按巧乃功字之誤。王氏念孫已據七法篇訂正矣。定乃正字之誤。正讀爲政。七法篇曰。朝無政。是也。王氏未訂。又以七法篇參考。則此文尚有錯誤。當作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功。朝無正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方與七法篇。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文義相合。

故曰早知敵則獨行。

樾謹按宋本作而獨行。當從之。而獨行者。如獨行也。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縱強以制。

樾謹按尹注曰。有制則強可縱。縱字殊爲無義。當讀爲從。襄十年左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猶服也。從強以制。謂有制則強可服也。古字縱與從通。論語八佾篇。從之。何晏集解曰。從讀曰縱。人知從之可讀縱。而不知縱之可讀從。斯莫得其解矣。

一氣專定。則旁通而不疑。

樾謹按疑當讀爲礙。廣雅釋言曰。礙。閡也。旁通而不礙。言無隔礙也。尹注曰。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以本字讀之。則與旁通之義不貫矣。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樾謹按此本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也。盡而不意故能疑神。與下文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一律。後人不達疑神之義。而妄增不字。尹注曰。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神。則神字與不能疑不相連屬。其不辭甚矣。

利適器之至也。用敵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

樾謹按諸敵字。並當作適。利適器之至也。用適教之盡也。尹注曰。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士卒用命而適者。則教練之盡。是其所據本作用適。不作用敵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適。即承上二句爲文。乃用適誤作用敵。尹注遂曰。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望文爲說。而不一檢上文。何也。今本因下作用敵。遂幷用適教之盡也亦改作用敵。則又非尹氏所據之舊矣。宋本尚不誤。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

樾謹按出入異涂、即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故足以傷敵。尹注反云爲敵所傷。誤矣、

不廣閒。大臣、

樾謹按廣者曠之叚字。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楊倞注曰。廣或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是其證也。不廣閒者。不曠閒也。詩何草不黃篇。毛傳曰。曠空也。空與閒義正相近。尹注曰。廣求閒安。則增出求字矣。

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樾謹按尹注曰。二公子謂諸兒子糾。然上文曰。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既云事未可知。安知齊國之必屬諸兒子糾哉。二疑三字之誤。齊僖公止此三子。更無異人。故曰非此三公子。將無已也。

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樾謹按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尹注曰。更有所立。不濟而死。則增出死字矣。疑管子原文。本作奉所立而不廢。上文云。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此即所謂奉所立而不廢。涉上文事將不濟句而誤作不濟。則不可通矣。

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

樾謹按兩君字並指僖公言。夷吾爲君之臣。則將承君之命爲社稷宗廟之計。不爲子糾一人死也。尹注曰。言已立君臣之義。誤以君臣連讀。失之。

賢者死忠以振疑。

樾謹按振通作掁。儀禮士喪禮。掁用巾。古文掁作振。是也。爾雅釋詁。掁拭刷。清也。是掁與拭刷同義。此云掁疑。謂拭刷其疑也。作振者叚字。尹注曰。振救也。未得其旨。

今彭生二於君。

樾謹按二當爲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曰。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然。尹注曰。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從君於昏。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

樾謹按反乃彼之壞字。當以公若先爲句。彼恐注怨焉爲句。彼謂施伯也。尹注云。若先反管仲。是其所據本已誤。

夫雖不得行其智。豈且不有焉乎。

樾謹按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故尹注云。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也。莊子齊物

。論篇。誰獨且無師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並用且字爲句內語助。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而未引此文。故爲說之。

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樾謹按及乃友字之誤。言召忽雖不得衆。然其一二死友。亦足以圖我矣。故下文管仲之言曰。朋友不能相合摎。正釋桓公此疑耳。

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糺也。

樾謹按祿讀爲錄。謂領錄其政也。尚書堯典篇。納于大麓。今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鄭君注尚書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之說不合。然管子書已云祿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尹注不知祿爲錄之叚字。而云空食齊政之祿。夫食齊政之祿。不可言祿齊國之政。足知其非也。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讐。內修兵革。

樾謹按內修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蓋卽上語而申言之也。涉下文內聚民用而誤。又因下文云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

樾謹按尹注讀不字絕句。解曰。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此說非也。蓋此文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古而如通用。不而卽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使之也。

問病臣。願賞而無罰。

樾謹按尹注於臣字絕句。解曰。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夫慰問病臣。雖亦盛德事。然何與霸業乎。且病臣又何罰之有。此文問字疑國字之誤。山權數篇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卽其例也。當讀國病爲句。臣願賞而無罰爲句。言國家罷病。臣願有賞無罰以寬之也。下文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君。賞於諸侯。按賞於國者。承此文而言也。賞於諸侯者。承下文諸侯之禮而言也。蓋此兩節。國與諸侯分言。下又合并而言之耳。

衡國之教危。

樾謹按危當讀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古字通也。衡國之教危。謂其政教詭譎。尹注以高危釋之。非是。

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

樾謹按邇當讀爲爾。說文㸚部。爾。麗爾。猶靡麗也。然則魯國好爾。謂麗爾也。正靡麗之意。尹注曰。邇。近

也未得其義。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

樾謹按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人。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先致者先至也。致與至通。

戰於後故敗狄。

樾謹按戰上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侯。而齊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先字而言。尹注誤以後故連讀。解爲地名。非是。

斬孤竹。

樾謹按斬讀爲漸。文選長楊賦。應城漸邑。李善引蒼頡篇曰。漸。拍取也。漸孤竹。猶取孤竹。尹注謂斬其君。則當云斬孤竹之君矣。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樾謹按此卽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蓋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卽歲取其一也。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樾謹按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曰。君當爲羣。其說非也。乘馬篇曰。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又云。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君臣與官賈官工並稱。則君臣猶言公臣耳。襄二十九年傳。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古君公通稱。則公臣君臣亦得通稱。又問篇曰。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義亦同此。古蓋自有君臣之稱。未可臆改也。

令一人爲負以車。

樾謹按尹注曰。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然正文明言人爲負。注乃云車爲負。義不可通。尹氏特疑車非人所能負。故曲爲是說耳。今按車乃連字之誤。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此云負連。猶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閒篇。負輂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輂作服𨏥。是其證也。連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宿者令人養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負以連者。當是分載其囊橐耳。

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樾謹按尹注曰。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夫既爲供客之禮。又何不當之有。且義數連文。亦不可通。義疑羨字之誤。七臣七主篇。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王氏念孫謂義當爲羨。正與此同。有所溢於正數之外。是謂羨數。費羨數而不當。是妄費也。故有罪矣。

又多不發起。訟不驕。

樾謹按尹注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於句讀未審也。當以起字絕句。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篇曰。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卽可證此文發起之義。上云野爲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謂能治盜賊也。又云訟不驕。謂能聽獄訟也。驕讀爲矯。國語周語曰。其刑矯誣。韋注曰。以詐用法曰矯。是其義也。下文云。又多發起訟驕。亦當以起字絕句。其下又云。又多而發訟驕。則誤衍而字。奪起字。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中匡、

樾謹按請致仲父者。欲仲父就己飲酒也。仲父猶仲甫。夷吾之字耳。尹注曰。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此說非是。蓋自毛公解尙父爲可尙可父。鄭君亦以尙父爲尊稱。後人因疑仲父之稱。猶尙父之比。故有此說。不知尙父亦字也。初非尊稱。說詳羣經平議。

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

樾謹按與讀爲預。一切經音義卷六曰。預古文作與。是也。公預管仲父而將飲之。猶襄十四年左傳曰。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也。戒與預其義相近。

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

樾謹按萃當讀爲猝。言由來者漸。非起於一朝之猝然也。尹注讀如本字。而訓爲萃集。非是。

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小匡

樾謹按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云鮑叔之仁。下云其智。正以仁智並言也。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僇賢人。蓋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改之。不足爲據。

與魯以戰。能使魯敗。

樾謹按與以二字。傳寫互誤。當作以魯與戰。言以魯國之師與齊戰也。能字義不可通。管仲以魯師與齊戰。豈反使魯敗乎。能當讀爲乃。以魯與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爲也。能與乃聲近。故得通用。淮南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並其證也。

功足以德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

樾謹按足乃定字之誤。言鮑叔相小白而得國。管仲奉公子糾。以魯與齊戰而敗。此非人事有優劣。乃由小白得天。而公子糾失天也。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定與足字形相似而誤。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正作定。可證也。若依尹注說此文。遂戾甚矣。

葵除其頦旄。

樾謹按尹注解頒施之義。殊不可通。據國語作班序頒毛。韋昭注曰。頒頁也。毛髮也。言次列頁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然則此文蕃字。疑鬣字之誤。蕃篆文作鬣。與鬣字相似故誤也。鬣即今所用頒賜字。亦或以班爲之。是故管子書以鬣爲班。亦猶他書之以班爲鬣也。除乃敍字之誤。敍與序通。鬣敍即班序也。鬣誤作蕃。後人乃改敍爲除。以求合其義。而不知其不可通矣。

以待時。乃耕。

樾謹按時字絕句。乃當作及。字之誤也。及耕二字屬下爲義。齊語作及耕深耕而疾耰之。是其證。惟齊語時下有耕字。似爲衍文。當據此刪。

奇怪時來。珍異物聚。

樾謹按物當爲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矣。因俗書總字作揔。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

無坐抑而訟獄者。

樾謹按坐當爲挫。言人有挫折屈抑。則宜訟。若無是而訟。是好訟也。故必有以禁之。尹注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爲訟者。非是。

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樾謹按政乃征之段字。齊語作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是其證也。尹注非。

存魯蔡陵.

樾謹按地無名蔡陵者.據下文云築蔡鄢陵.疑此文蔡上奪築字.陵上奪鄢字.存魯爲一事.築蔡鄢陵又爲一事.

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

樾謹按南字當在鄭字下.管子原文本作割越地.據宋鄭.南征伐楚.今本南字誤移在上.則征伐楚句不成義矣.齊語作遂南征伐楚.其明證也.

制冷支.

樾謹按制乃刜字之誤.齊語作刜令支.韋注曰.刜.擊也.

捏(埶)而筮者履中.

樾謹按筮卽筮字.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筮.是其證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類.

而蓬蒿藜藋並興.

樾謹按藋乃藋字之誤.卽藋字也.莊子徐无鬼篇.藜藋柱乎鼪鼬之徑.釋文曰.藋.本或作藋.

櫓載而歸.

樾謹按。㯣字當從禾。卽稛字也。說文禾部。稛。絭束也。從禾囷聲。此作𥣞者又變從麕聲。麕字亦從囷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從木。非是。

掊夏。

樾謹按。齊語作負夏。古字通也。尚書禹貢篇。至于陪尾。史記夏本紀作至于負尾。卽其例矣。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

樾謹按。尹注曰。言何功而不成。然正文止有何功二字。乃增益其文曰。何功而不成。殆失之矣。據下文管仲請立隰朋爲大行。甯戚爲大司田。王子城父爲大司馬。賓胥無爲大司理。東郭牙爲大諫。而繼之曰。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在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然則此文疑當作甯戚隰朋王子城父賓胥無東郭牙。所謂五子者。指此五人。不數夷吾。明桓公所以霸者。皆由其相夷吾之力。若止用此五人者。則何功之有。故下文曰。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正見齊桓明君。夷吾察相。兩相得而成霸功。非由此五大夫矣。傳寫奪王子城父。又誤東郭牙爲鮑叔牙。與後文五子不合。遂并數夷吾爲五子。而何功之義。不可解矣。管子此篇。多與齊語同。蓋本齊國史之文。齊語末云。惟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此自是當時公論。爲管氏之徒者。取其文入管子書。則獨歸功於管仲。而他人不與焉。以其書固管氏之書也。今本錯誤。大非其旨矣。

晦夜而至禽側。田莽不見禽而後反。

樾謹按尹注解田莽不見禽爲其田必見禽。此非也。田乃日字之誤。莽古莽字。言日莽不見禽而後反也。

則五子者在矣。

樾謹按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則五子者足矣。當從之。此作在者。涉下夷吾在此而誤。

諸子平議卷三

管子三

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霸形、

樾謹按尹注曰。紉猶摩也。此訓未知所本。楚辭惜往日篇。情素潔於紉帛。王逸注曰。紉。結束也。紉胷疑卽結束之義。亦若僖二十八年左傳。魏犫束胷軾。

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榬。

樾謹按尹注曰。榬所以嚴飾之。此未得其義也。玉篇木部。榬。禹煩切。絡絲籰也。或作篗。說文無榬篗二字。蓋卽緩字。說文系部。緩。落也。落與絡通。廣雅釋器曰。緩。絡也。此文榬字。當訓爲絡。又下文兩言鍾磬之縣。疑此文本作於是令之榬鍾磬之縣。陳歌舞竽瑟之樂。故下文曰。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卽承此文而言也。所謂榬鍾磬之縣者。鍾磬本在縣。更從而緊絡之。使牢固也。尹注飾字雖非。而嚴字則是。觀尹注以嚴飾爲解。疑其所據本正作榬鍾磬之縣。故解爲嚴飾。若如今本。則爲縣鍾磬之嚴飾矣。於義豈可通乎。

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

樾謹按此本作楚取宋鄭而不止。止卽禁也。故下文曰。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後人因下文是禁字。遂改不止爲不禁。而傳寫者又或誤合之。故宋本作楚取宋鄭而不止禁也。今本作不知禁。則又因止禁連文。於義重複。故易止爲知耳。夫楚取宋鄭而不止者。非不知也。乃不能也。不曰不能禁。而曰不知禁。是可見其文之誤矣。下文曰。知失於內。兵困於外。知失於內。猶云計失於內。此知字乃智慮之智。非知識之知。不得因此而疑本文之非誤也。

東存晉公於南。

樾謹按此承上西伐秦北伐狄爲文。自秦而言。則晉在東矣。自狄而言。則晉在南矣。故曰東存晉公於南。尹注曰。自伐楚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此得東字之義。而未得南字之義。

兼正之國之謂王。霸言、

樾謹按上之字疑它字之誤。它卽他字也。故尹注曰。兼能正他國者王。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

樾謹按伐乃代字之誤。上文化人易代。宋本代誤作伐。卽其例也。管子原文本作世。不謂貪言一世之人不以爲貪也。唐人避諱改世爲代。因又誤爲伐耳。

國在危亡而能壽者。

樾謹按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能壽．猶能保也．晏子春秋雜下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亦猶保三族也．說文土部．墒．保也．古壽字作𠷎．與墒字並從𠷎聲．故義亦得通矣．

幾最一世．

樾謹按幾乃彊字之誤．草書系旁與弓旁相似．又涉上文幾絕世而誤耳．下文云．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宋本作彊最一代．代卽世也．然則此云彊最一世．彼云彊最一代．兩文正同．此彊字誤爲幾．彼代字誤爲伐．而兩不可通矣．

因其大國之重．

樾謹按其字衍文．下文因彊國之權．因重國之形．並無其字．

霸王不在成曲．

樾謹按尹注曰．在於全大體．然成曲之義．殊有未安．曲疑典字之誤．霸王不在成典．言圖霸王者不必拘守成法也．曲與典形近而誤．國語周語．瞽獻曲．注曰．曲．樂曲也．宋明道二年槧本如此．今本曲皆作典．是其例矣．

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

樾謹按齊讀爲濟．詩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周易雜卦傳．既濟．定也．定亦止也．天下之兵可

濟。謂天下之兵可止也。上文云。彊國之兵可圉也。圉亦有止義。

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同

樾謹按行此道也。乃總承上文以起下文。尹注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作一句讀。大謬。王氏讀書雜志已辨正矣。尹解舉知人急爲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亦不然。牧民篇地辟舉則民留處。尹彼注曰。舉盡也。此舉字義與彼同。舉知人急者。盡知人急難之事也。

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

樾謹按離讀爲儷。禮記月令篇。宿離不貸。鄭注曰。離讀如儷偶之儷。是也。不養而出離。謂出而儷偶於他族。若後世贅壻矣。

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

樾謹按尹注曰。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然身任士職以家臣自代。疑無是理。卽有之。亦私事無從核其數也。士蓋出字之誤。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隸書出字或似士。如賣之爲賣。敖之爲敖皆是。故古書士出二字往往相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詳言之。

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

樾謹按尹注曰。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此釋率字未得其義。小匡篇曰。十邑爲率。十率爲

鄉。然則率子弟者。率之子弟也。下文曰。男女不雜齊。亂鄉子弟者有乎。鄉子弟率子弟。蓋當時有此名。
尹氏不達。以謂由國子弟率之使然。非其義矣。國子弟與率子弟文正相對。

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

樾謹按。冗乃冘字之誤。與上下文一律。尹注不釋冗字。則所見本未誤也。

是其事。

樾謹按。是猶視也。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即其證也。上云視其色。此云
是其事。文異而義同。尹注謂是正其事。失之。

邊信傷德。

樾謹按。尹注曰。邊人失信。故傷德也。然邊人失信。不得謂之邊信。於義殊不可通。邊當讀爲籩。即今篾
字也。玉篇竹部。籩。篾也。然說文無篾字。籩即篾也。籩信者。小信也。小信傷德。正與上文小利害信。小怨
傷義。一律。尚書君奭篇。文王蔑德。正義引鄭注曰。蔑。小也。然則小信謂之籩信。猶小德謂之蔑德矣。顧
命篇。敷重蔑席。孫氏星衍疏曰。蔑俗從竹。當爲蔑。即籩叚音字。據此知籩爲正字。蔑爲叚字。篾爲俗字。
管子之籩信。與尚書之蔑德。文異而義同矣。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

樾謹按云字陳字皆絕句下而萬物化言天氣下行而萬物自化也下而萬功成言君道下行而萬功自成也王氏引之謂云卽運字得之謂上句下字涉下句而衍則非也兩句一律不得參差由失其句讀故耳

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

樾謹按妾人聞之當作妾聞之先人移應篇作吾聞之先人是其證

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

樾謹按尹注曰矍已謂有所瞿懼而問未止也此注於義未安矍疑玃字之誤隸書玃字或作獲見祝睦碑又或作獲見靈臺碑其左旁皆與矍相似缺其右旁因誤為矍矣請者問也儀禮士昏禮聘禮鄭注並曰請猶問也君請者君問也君請玃已乎言君有所問不得已而為此對也下文將歷言鮑叔牙諸人之短故以此發之

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

樾謹按王氏引之據宋本朱本注中猳字作枷訂正文猳字為枷字之誤又云枷者迦之叚字引說文迦互令不得行以說其義並勝舊解惟讀我字絕句則猶未為得也此當以旦暮欲齧為句我枷而不使也為句我者管仲自我也

用日維夢。參患

樾謹按尹注曰。用吉日襲吉夢。此不然也。雖武王伐商。有籛襲於夢之說。然亦偶然之事豈用兵者。必以夢爲主乎。今按夢疑字依說文本作㝱。非此夢字。夢隸夕部。與夜䇢相次。其說解曰。不明也。然則夢之本義。爲夜不明。故此以夢與日對。用日維夢。謂將於其日有事。必先於其夜預爲之計。是所以用日者在夢。故曰用日維夢也。因經傳夢字皆㝱之叚借。而無用其本義者。故於此文。莫得其解耳。

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君臣上

樾謹按修與從。二義不倫。修乃循字之誤。下文云。下之事上也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正作循義從令。可證此文修字之誤。

上下相希。

樾謹按希讀爲睎。說文目部。睎。望也。上下相睎。謂上下相望也。故下句曰。若望參表。

其誠也以守戰。

樾謹按誠當爲成。言人嗇夫教成之後。可用以守戰也。涉上文貴在信誠何而誤爲誠耳。然誠與成古亦通用。

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上云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此云法制有常則民散而上合.兩文正相對.散者散其朋黨也.昔文王庽政於臧丈人.而列士散植壞羣.見莊子田子方篇.此所謂民散卽散植壞羣之義.後人不達其旨.而妄增不字.非管子原文也.

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

樾謹按奉乃救字之誤.上云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此云奔走而救其敗事.不可勝救也.兩文相對.今誤作奉其敗事.不特義不可通.且與不可勝救句亦不合矣.

主身者正德之本也.

樾謹按主當作立.涉上文兩主字而誤.下文曰.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身立德正.卽承此文立身正德而言.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

樾謹按尹注曰.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其說甚迂.且如此則君食婦人之意.非婦人食君之意矣.食當讀爲蝕.周易豐彖詞.月盈則食.釋文曰.食或作蝕.是古字食與蝕通.說文虫部.蝕.敗創也.婦人能蝕其意者.婦人能敗其意也.正與下文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文義一律.下篇云.便辟不能食其意.義亦同此.

是故歲一言者君也。

樾謹按周官冢人及葬言鸞車象人。司農注曰。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此言字與彼同義。歲一言者。謂每歲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也。下文云。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言問亦有省察稽考之意。尹注曰。謂正歲之朝。布之縣象。是未解問字也。

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

樾謹按兩若字並當訓乃。小爾雅廣言曰。若。乃也。國語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此文言君必知其臣。乃任之以事。臣必知己。乃量能而授官。授當作受。周官典婦功職曰。凡授嬪婦功。司儀職曰。登再拜授幣。鄭注並云。授當為受。是古授受得通言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謂量能而受官矣。

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君臣下、

樾謹按功當作貢。說文貝部。貢。獻功也。貢能於上。猶上文言歸親於上也。周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曰。貢。荀作功。是功貢相通之證。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

樾謹按、尹注曰、讓猶距也、然此以治斧鉞治軒冕者言、非以受之者言、尹解讓字、殆非其義、讓當讀爲攘、禮記曲禮篇、左右攘辟、鄭注曰、攘古讓字、是攘讓古字通也、此文兩讓字、並當爲攘竊之攘、不敢讓刑、不敢讓賞、謂不敢攘竊刑賞之權也、

穆君之色、

樾謹按、續漢祭祀志注、引決疑要注曰、穆、順也、穆君之色、卽順君之色、下句曰、從其欲、從亦順也、尹訓穆爲悅、未得、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

樾謹按、偏者車數、卒者人數、成七年左傳杜注、引司馬法曰、百人爲卒、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是也、有偏卒之大夫、蓋謂大夫之家有車徒者耳、尹注未得

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

樾謹按、威乃成字之誤、威者滅也、劉氏績謂是戒字之誤、非是、

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

樾謹按、兩若字並當訓乃、說詳上篇、此承上文而言、旣稽德度功、覈其所能、乃稽之以衆風、乃任以社稷之任也、衆風者、衆人之風謠、尹解非是、

去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小稱、

樾謹按尹注斷去惡充三字爲一句。解曰。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此說殊未安。去惡充以求美名。七字爲句。惡充美名。相對成文。詩山有扶蘇篇。毛傳子充良人也。正義曰。充者實也。呂氏春秋正名篇。不肖者之充。淮南子主術篇。此皆有充於內。高誘注並訓充爲實。然則惡充者。惡實也。正與美名相對。求乃來字之誤。上文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字正作來。可證也。去來亦相對成文。去惡充以來美名。謂自我而去者爲惡實。自人而來者爲美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又可得乎。上文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此皆惡之實也。尹氏不知充有實義。故失其解。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

樾謹按身上衍之字、蓋涉上文擇之身。去之身。審行之身。審去之身。四句而衍。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兩文相對。今作之身者。於義難通。尹注曲爲之說。非是。

酒食則慈。四稱、

樾謹按酒食則慈。謂有酒食必分以予人。以見慈惠之意也。或疑其當作辭。非是。

見賢若貨。

樾謹按此本作見貴若貨。與下句見賤若過。相對成義。謂見貴者則趨之若貨財然。見賤者則若行者

之相過不相顧也。因涉上句以攻賢者句。而誤貲爲賢。尹注曲爲之說。非是。

不友善士。讒賊與鬭。不彌人爭。唯趣人詔。

樾謹按鬭一作遁。詔一作訟。並當從之。不友善士。故讒賊與遁不彌人爭。故唯趣人訟。四句之義。皆上下相承。而遁與訟又韵也。今作鬭詔。則失其韵矣。訟之與詔以形似而誤。鬭字則因注文而羼入者。尹注云。其見人爭則忿令鬭。無彌縫之心。此自解不彌人爭之意。鬭卽爭也。豈正文有鬭字乎。

遷損善士。

樾謹按尹注曰。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疑正文及注文損字均捐字之誤。惟是捐字。故尹氏以棄字足成其義耳。宜訂正。

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侈與

樾謹按應良天子。義不可通。良疑卽養之壞字。應之言承也。爾雅釋樂。小者謂之應。釋文引李巡注曰。小者聲音相承。故曰應。應。承也。說文手部。承。奉也。然則應養猶奉養也。言耕以自養。而以其餘奉養天子也。養字闕其上半。而誤爲良。尹氏曲爲之說曰。有時有賦曰良。謬矣。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

樾謹按尹注曰。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如注義則當云今周公之法。於文方足。不得但云今周公也。疑

周公二字。乃用法二字之誤。法字奪水旁。止存去字。與公相似。因誤爲公。後人因用公二字無誼。妄加口於用下而爲周字耳。尹氏作注時文尚未誤。故曰今用法。謂時所用法也。後人據已誤之正文而改注文。遂并注義而不可通矣。

而死民不服。

樾謹按此本作而民死不服。言民至死不服也。民死二字傳寫誤倒。尹注遂斷而死二字爲句。失之矣。

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䳑然若謞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

樾謹按動人心之悲。當作動人心以悲。與下文動人意以怨一律。古以而字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動人心以悲。猶云動人心而悲也。動人意以怨。猶云動人意而怨也。今作之悲。則不詞矣。蓋涉上句有之字而誤耳。藹然若夏之靜雲。當作藹然若夏雲之靜。與上秋雲句一律。惟雲不能及人之體。尹注增成其義曰。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此曲說也。疑管子原文本作藹然若夏雲之靜。動人意以怨。與上文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以悲。相對成文。乃及人之體。當在䳑然若謞之靜下。䳑然句不可解。疑當作寫然若高山。與下蕩蕩若流水。相對成文。山字與篆文之字相似而誤。又涉上文夏雲之靜句而衍靜字。後人因若高之靜。義不可通。乃加言旁作謞耳。䳑字字書所無。乃寫字之誤。因其字從

穴從鳥。家文穴字。與隸書肉字相似。傳寫者誤從肉。後人因從肉之字。皆在左旁作月。因變而爲䏺矣。墨子備城門篇有䏺字。卽竇字之誤。正與此同。說詳墨子可以爲證。乃及入之體。乃字衍文。卽及字之誤而複者也。及讀爲岌。文選羽獵賦。天動地岋。注引韋昭曰。岋動貌。言然若高山岋人之體。言如登高山動人之體也。管子此文最舛譌難讀。今考正之如此。

薄德之君之府囊也。

樾謹按尹注但云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不釋府字之義。疑府乃所字之誤。隸書所字作𠩄。與府相似而誤。管子原文本云薄德之君之所囊也。故尹注止解囊字也。

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

樾謹按尹注解易卿句曰。竊不肯立仁賢。解易事句曰。去故而取新。皆非管子之意也。管子蓋謂鄰國之君俱賢。則不得王。故必待其有變。忽然而易卿。忽然而易事。皆就鄰國言之。易卿而移。易事而化。皆謂變而不善。使我有可乘之機也。故下文曰變而足以成名。尹注失之。

故日月之明。

樾謹按故疑放字之誤。唐石經桓九年穀梁傳。則是放命也。今本放誤作故。卽其例也。放日月之明。正尹注所謂與日月齊其明者。若作故字。則文義未足矣。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

樾謹按上長字衍文.下長字當訓爲上.呂氏春秋貴公篇.用管子而爲五伯長.勿躬篇.雖不知可以爲長.高注並曰.長上也.此文當以吾君來獵爲句.君長虎豹之皮爲句.君長虎豹之皮者.君上虎豹之皮也.與下文上金玉幣上甲兵文異而義同.尹注曰.君好虎豹皮故來獵.則其所據本尙未衍上長字.若如今本.則君長二字連文.君長虎豹之皮.文義未明.尹何以云君好虎豹皮乎.注文好字.正釋長字之義.長卽上也.上之是好之也.後人不達.誤以君長連讀.遂於上句亦增長字.而文義失矣.

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

樾謹按百乃自字之誤.言自振作而食.非獨自爲也.兩自字正相應.因涉上句百姓字而誤自爲百.文不可通.

有雜禮我而居之.

樾謹按有當爲肴.我當爲義.並壞字也.肴讀爲殽.說文殳部.殽.相雜錯也.漢書食貨志.殽雜爲巧.亦以殽雜連文.

強而可使服事.辯以辯辭.智以招請.廉以標人.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郄.

樾謹按國亡之郄。當依注作亡國之郄。與下文成國之法。正相對成文。然則此七句者。非美事也。而尹注皆失之。今爲釋其義曰。強而可使服事者。言下不順從上令。強之而後可使服事也。辯以辯辭者。下辯字當讀爲變。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是其例也。謂以辯給變亂人之辭也。智以招請者。請讀爲情。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楊注曰。請當爲情。是其例也。國語周語曰。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此招字義與彼同。言恃其智以招人之情實也。廉以標人者。標讀爲剽。後漢書崔寔傳。剽寶田宅。李賢注曰。剽一作標。是其例也。說文刀部。剽。砭刺也。廉而剽人。言恃其廉而傷人也。堅強以椉六者。尹注曰。君能堅意強力。以椉上之六者。然上文並無六者。注說非也。六乃下字之誤。草書相似故也。國語周語曰。椉人不義。韋注曰。椉。陵也。堅強以椉下。言堅強以陵下也。廣其德以輕上位者。位字當屬下讀。廣其德以輕上。與堅強以椉下。正相對成文。言廣樹其德。以分上之權。若齊之陳氏也。位不能使之而流徙者。位字據尹注作任。故云可以分其上之任。是位乃任之誤也。此文當作任不能而使之流徙。言不能之人任之以事。而使之得罪流徙。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今而字在使之下。乃傳寫誤倒。又誤任爲位。而屬之上句。遂不可曉矣。

好緣而好駔。

樾謹按上好字乃惡字之誤。尹注曰。緣即捐也。怯惡者必亂。故棄之。是其所據本正作惡緣。惟尹解此

句未得其義。緣之言循也。廣雅釋詁曰。緣。循也。莊子列禦寇篇注曰。緣。循使物而行者也。然則緣與馴義正相反。惡緣而好馴。謂惡因循而好壯健也。

開國閉辱。知其緣地之利者。

樾謹按以下文證之。其字當在開字之下。閉字乃門字之誤。辱知下有神次二字。而今奪之。管子原文。本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云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辱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斝。皆舉此文而釋之也。因傳寫奪誤。遂不可讀。尹注以知其二字屬下緣地之利者爲句。不知緣地之利者。亦是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知其二字也。

奈其斝辱。

樾謹按辱字當屬下知神次者爲一句。乃複舉上文而釋之也。奈其斝三字。並衍文。卽下文執其斝之誤而衍者。執字闕壞。止存左旁之幸。因誤爲奈矣。尹曲爲之說。非是。

若是者。必從是嚚亡乎。

樾謹按尹注曰。嚚卽奐字也。洪氏筠軒曰。嚚疑罷字之譌。王氏讀書雜志從之。謂尹注亦似作罷字解。其實非也。此字實儡之古文。說文儡相敗也。從人畾省聲。管子疑本作嚚。亦從人從畾省而止省去中間一回。猶鸓字從鳥畾省聲。與儡字同。而籀文作鸓。止省去中間一回也。儡之義爲相敗。故以儡亡連

文。猶言敗亡也。字誤作靈。於是其字義俱失矣。

大王不恃衆而自恃。

樾謹按尹注以大王亶父爲說。非也。古之賢王多矣。何獨舉一亶父乎。大王蓋泛言古之王者。曰大者。尊之之辭。猶言盛王也。說詳羣經平議禮記。

賤寡而好大。

樾謹按法法篇。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尹彼注曰。大猶衆也。然則賤寡而好大。猶賤寡而好衆。謂不問是非曲直。但以衆寡爲斷也。尹此注非。

先後功器事之治。

樾謹按事字衍文也。尹注曰。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是其所據本無事字。

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

樾謹按掌當爲黨。字之誤也。祭禮有賓主。故有賓黨主黨。天子諸侯之祭亦然。故曰君臣黨。

無使其內使其外。

樾謹按此當作使其內無使其外。與下句使其小毋使其大一律。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

樾謹按如以予人財者。如以予人食者。當作如以財予人者。如以食予人者。不如無奪時。當作不如無奪其時。

親戚之愛性也。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是也。親戚之愛。句 性也。正見人子之於父母。其愛出於天性。與君臣之以義相合者不同也。尹注非。

人死則易云。生則難合也。

樾謹按說文雨部。雲山川气也。從雨。云象雲回轉形。是云字本象回轉之形。故有旋繞之義。詩正月篇。昏姻孔云。毛傳曰。云。旋也。鄭箋曰。云猶友也。蓋旋繞卽有相親之義。故得訓友。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有與友通。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云訓有。卽相親有也。襄二十九年傳。晉不鄰矣。其誰云之。猶言其誰親之也。此以易云難合。相對爲文。易云者易親也。古人族葬。故有死則易云之說。下文多賢可云。亦言可親也。故下曰則士云矣。言士親之也。尹注以爲可言。非是。

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尹注曰。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是三者

竝列。不當有之字。

覩之亦變。

樾謹按亦乃天字之誤。亦古作夾。與天字相似。又涉上句應國之稱號亦更矣。因而致誤。覩之天變。與下句觀之風氣。兩句一律。尹注非。

古之祭。者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熺。有時而熻。有時而朐。

樾謹按此四句。皆以天象言。謂方祭之時。天象不同如此。即上文所謂覩之天變。觀之風氣也。星者。詩定之方中篇。星言夙駕。釋文引韓詩曰。星。晴也。次句星字。涉上句而衍。當作有時而熺。熺者。禮記樂記篇。天地訢合。鄭注曰。訢讀爲熹。熹猶蒸也。正義曰。言天地氣之蒸動。猶若人之喜也。熺熹一字耳。熻字他無所見。疑亦以氣言。朐者昫字之誤。說文日部。昫。日出溫也。

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樾謹按應字若字。皆衍文也。尹解上句曰。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爲祈福禳而祭之。不釋應字之義。則上句無應字也。應即廣字之誤而複者耳。尹解下句曰。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也。以花落連文。即正文華落字也。然則華落兩字之閒。不當有若字。因注言若花落。遂誤羼入正文耳。管子原文。本作鼠廣之實。句陰陽之數也。華落之名。句祭之號也。雖其義不盡可通。而其文猶可考也。華落對文。

鼠腐疑亦對文。漢書五行志曰。鼠盜竊小蟲。意者以鼠喻小。故與腐對歟。

諸子平議卷四

管子四

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上

樾謹按此不當有故曰二字。涉下解而衍。

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樾謹按宋本作神不留處。當從之。下解曰。不潔則神不處。是其證。

求之者不得處之者。

樾謹按下之者二字衍文也。求之者不得處。謂不得其處也。尹注謂不知其處而得之。是其所據本未衍。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樾謹按伐乃貸字之誤。貸字闕壞。止存上半之代。因誤爲伐矣。按下解曰。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以無過釋不伐。則不伐是不貸之誤明矣。禮記月令篇宿離不貸。鄭注曰不得過差也。是貸之義爲過差。周易豫彖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忒與貸

同．日月曰不過．四時曰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此文言不貸．而後解言無過．正合古義．且言天地者．當美其不差貸．不當言不伐天地之大．誰能伐之乎．於義求之．旣不可通．貸字與上文色字則字爲韻．今誤作伐．則於韻求之．又不合矣．是不可不正也．

以無爲之謂道．

樾謹按以衍字．尹注曰．無爲自然者道也．是無以字．

法者所以同出．

樾謹按尹注曰．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如其說．當曰與禮同出．乃曰所以同出．義不可通矣．出疑世字之誤．世．隸書或作丗．故與出相似而誤也．所以同世．謂所以齊同一世之人．下文曰．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卽所以同世之義．

莫人．言至也．

樾謹按此云莫人．句言至也．下云不宜．句言應也．又云不顧．句言因也．皆釋上文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之義．不宜卽不義也．然則莫人乃直人之誤．疑管子原文本作直人言正也．蓋以正釋直．禮記曲禮篇．直而勿有．郊特牲篇．直祭祝於主．鄭注並曰．直．正也．以正釋直．乃古義也．直與莫．正與至．皆以形近而誤．

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

樾謹按非吾所顧。當作非吾所取。此與上文應也者非吾所設。相對成文。據下文云。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又云。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並以所設所取對言。故知此文亦當作所取也。廣雅釋詁。取。為也。尹氏作注時。文尚未誤。故釋其義曰。非吾所為故無顧。以為調取。正本廣雅義。或據尹注。謂正文亦當作為。則是尹氏空舉正文。無所訓詁。無為貴注矣。

闕其門。

樾謹按據上文是開其門。此誤開為闕。

變化則為生。為生則亂矣。

樾謹按古為僞字通。禮記月令篇。毋或作為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為為。詐僞。成九年左傳。為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為不知。釋文並云。為本作僞。是其證也。此言變化則僞生。僞生則亂。而尹氏以本字讀之。曰謂有為於營生。失之。

慕選者所以等事也。心術下、

樾謹按慕乃纂字之誤。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為齊。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子選。是選有齊義。韓詩作舞則纂兮。蓋選與纂聲近而義通。此云纂選者。所以等事也。正以纂選之義。並為齊也。賈子等

齊篇曰。揆然齊等。是其義也。篡與纂字形相似。因而致誤。尹注曰。或占篡之。或選擇之。失其義矣。

金心在中。不可匿。

樾謹按尹注曰。金之爲物彌精。心之爲用彌明。故比心於金。此說迂曲。誠不可從。劉氏績謂當依內業篇作全。今按內業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此劉所據也。又曰。心全於中。形全於外。則所謂全心者。或即心全之說。然心全於中文義俱安。全心在中。則有未安矣。內業篇又曰。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疑金心全心。皆正心之誤。正誤爲全。全又誤爲金耳。正心者誠心也。論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鄭注曰。魯讀正爲誠。是正與誠古得通用。誠心在中。則自不可得匿矣。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也。下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義亦同此。

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

樾謹按兩之字皆心字之誤。此承上文正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而言。正心者誠心也。言明王誠心以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誠心以惡天下。故天下可離也。下云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正見愛惡之在於心耳。若但云明王之愛天下。暴王之惡天下。安見其愛不以貨。惡不以刑乎。又按貨字乃賞字之誤。賞與刑相對爲文。今作貨則不倫矣。內業篇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彼篇文義。多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白心

樾謹按此本作出者而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今本奪傷字。入卽人字之誤。尹注曰。出者旣主生。則不當傷人。遂而傷人。是還自傷也。注中有兩傷人字。知正文必有兩傷人字。注中無入字。知正文亦無入字矣。

故曰有中有中。

樾謹按此本作不中有中。故尹注曰。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今誤作有中有中。義不可通。

孰能己無己乎。

樾謹按己無己。猶云我喪我也。尹注曰。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此乃說其義如此。王氏念孫謂己無己當作忘己。非是。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後解。

樾謹按王氏讀書雜志曰。此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后適。句觿有解。句不可解而后解。句言事之有適也。必無適而后適。觿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解。其說誠是。然必改參差之文法。以爲整齊。轉非古書之舊矣。小爾雅廣言曰。若乃也。管子書君臣上篇。若任之以事。若量能而授官。下篇若稽之以衆風。若

任以社稷之臣。諸若字並猶乃也。此文若有適。亦當訓爲乃有適。言事有適而無適。乃爲有適。髓必解其不可解。而後能解也。如此則從舊讀。義自可通。無庸増改。

爲善乎。毋提提。

樾謹按提當讀爲湜。說文水部。湜。水清底見也。從水是聲。詩曰。湜湜其止。爲善毋湜湜者。卽老子知其白守其黑之意。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以湜湜爲戒。湜與提並從是聲。古音相同。得相通用。尹注曰提提謂有所揚擧也。是誤以本字讀之。淮南子說林篇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提提與的的並言。其義可見。高注曰提提。安也。亦失之矣。

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剌剌者不以萬物爲筴。

樾謹按筴字義不可通。當讀爲愜。說文心部。愜。快也。廣雅釋詁。愜。可也。不以萬物爲愜。正與不以天下爲憂相對。言萬物不足以快其心也。筴愜並從夾得聲。故叚用之耳。

知苟適。可爲天下周。

樾謹按周字無義。疑君字之誤。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君古文與周相似而誤。

君親六合。以考內身。

樾謹按此君字。乃周字之誤。與上文可互證。尹注曰。遍六合之極。一一考之於身。蓋以遍釋周。是其所

據本未誤也。惟親字無義。尹亦無注。或視字之誤。周視六合。其義甚明。故尹注不及耳。

無遷無衍。

樾謹按尹注曰。無遷移。無寬衍。然遷移與寬衍。兩意不倫。恐非也。衍當讀爲延。周官大祝。二曰衍祭。鄭注曰。衍字當爲延。又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注曰。衍讀爲延。詩椒聊篇。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十九引作蕃延盈升。是衍延古通用也。遷延乃叠韻字。古有此語。襄十四年左傳。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也。無遷無延。猶曰無遷延耳。不當分爲二義。

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水地、

樾謹按淡字義不可通。尹注曰。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亦未知淡字作何解也。淡疑本作澹。淮南子原道篇。富澹天下而不旣。齊俗篇。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高注並曰。澹。足也。又主術篇。求寡而易澹。注曰。澹。給也。蓋贍足之贍。說文無之。古人書贍字。每作澹。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充國傳。字皆作澹。師古注並云。澹古贍字。是其證也。水象利萬物。諸有生之物。皆于水取給。故云諸生之澹。正合古人澹字從水之義。而後人又以澹淡爲一字。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綠池汎淡淡。注引東京賦。淥水澹澹。云澹與淡同。於是諸生之澹。改爲諸生之淡。而其義始晦矣。

遂非得失之質也。

樾謹按違當讀作韙。隱十一年左傳。犯五不韙。杜注曰韙。是也。韙非猶曰是非。正與得失一律。

萬物莫不盡其幾。

樾謹按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曰。幾。期也。萬物莫不盡其幾。言無不盡其期也。猶云終其天年耳。尹注非。

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

樾謹按淑當作⿰口叔。湫當作啾。並以聲言。說文口部。⿰口叔。嘆也。啾。小兒聲也。

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蟡與慶忌。

樾謹按生字衍文也。據下文云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無生字可證。

涸川之精者生於蟡。

樾謹按於字衍文。王氏讀書雜志已訂正矣。惟此文尙有可疑。上文云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是則當有生字者也。若此文言涸川之精者。則卽是蟡矣。何得更言生乎。據太平御覽妖異部。法苑珠林六道篇。引此文。川下並有水字。疑管子原文本作涸川之水生蟡。因涉上文此涸澤之精也而誤。若此文巳云涸川之精者生蟡。而下文又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於文義複矣。知非管子原文也。

秦之水泔㝡而稽。淤滯而雜。

樾謹按尹注曰。㝡。絕也。稽。停留也。謂秦之水絕甘而味停留。蓋尹所據本作甘㝡而稽。故其說如此。然義實未安。當以今本爲長。說文水部。周謂潘曰泔。潘。淅米汁也。冂部。㝡。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㝡。此二句之義。蓋謂泔汁會聚而停留。淤泥沉滯而混雜也。尹據誤本爲說。非是。宋本㝡作最。則依尹注爲文耳。未足據也。

齊晉之水。枯旱而運。

樾謹按齊與晉聲相近。周易釋文曰。晉孟本作齊。是也。管子原文本作晉之水。聲誤爲齊。校者旁注晉字。傳寫幷入正文。遂作齊晉之水矣。尹注謂是齊之西而晉之東。此曲說也。王氏雜志謂涉上文而誤。夫上文有齊之水。楚之水。越之水。秦之水。何獨誤作齊乎。是猶未明其致誤之由也。又按運字無義。乃渾之叚字。惟其枯旱。是以渾濁。故曰枯旱而渾也。

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四時、

樾謹按使不能爲惛下。有闕文。據上文使能之謂明。聽信之爲聖。則此文當有聽不信爲忘六字。忘讀爲芒。莊子齊物論篇。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釋文曰。芒。昧也。蓋與惛同義。七臣七主篇有芒主。

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爲人上者驕。

樾謹按直當爲悳乃壞字也悳古德字言爲下者自以爲德也九變篇曰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蓋有數焉注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此文悳字義與彼同因字誤爲直尹氏卽以肆直釋之誤矣

星者掌發爲風

樾謹按此本作星掌發發爲風與下文日掌賞賞爲暑歲掌和和爲雨辰掌收收爲陰月掌罰罰爲寒文法一律今衍者字奪發字

除急漏田廬

樾謹按除急二字衍文也尹注曰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不及除急之義是尹所據本無此二字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

樾謹按當作所惡必察兩句一律下文云所求必得所惡必伏亦兩句一律是其證

鬩譯跽

樾謹按此三字之義爲不可曉據尹注曰譯傳言語相疾忌爲鬩訟者是其所據本作譯忌鬩因傳寫奪鬩字誤補之譯字之上而忌字又從足作跽此是所傳之異非尹本之舊也然尹說亦不可通上文

曰、禁博塞、圉小辯、上一字皆禁止之意、下二字皆實指其事、此文疑亦當同、忌闕違文、雖未詳其義、然譯必罣之叚字、說文夲部、睪司視也、從橫目從夲、令吏將目捕罪人也、然則睪有捕治之義、禁圉之不止、從而捕治之、亦事之相因者矣、

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衙天地也、五行、

樾謹按六多之義未詳、尹氏曲爲之說、殆非也、衙字義亦難明、劉氏績曰、衙猶通也、然則衙當作衛、字之誤也、說文行部、衛通街也、衛之訓通、正得其義、而其誤爲衙、亦有由矣、字亦作迥、玉篇、迥、通達也、淮南子要略篇、通迥造化之母、上德篇、德迥乎天地、王氏念孫讀書雜志、謂迥字並迵字之誤、是也、即可以說衛天地之義矣、

修概水上、以待乎天堇、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上當作土、然此與下文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相對爲文、則上字不誤也、其義未詳、

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土師、

樾謹按土師當作工師、此官在唐虞爲共工、在周官爲司空、司空即司工、空者工之叚字也、故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冬官掌邦土、漢世說經者、有司空主空土之說、僞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說詳羣經平議、此文工師作土師、蓋以形近而誤、然與經義違矣、故不可不辨、

睹甲子。木行御。

樾謹按睹字義不可通。疑當爲都。都。古字作[illegible]。因誤爲覩。後人遂書作睹耳。爾雅釋詁曰。都。於也。都甲子木行御。言於甲子之日。木行御也。下文睹丙子火行御。睹戊子土行御。睹庚子金行御。睹壬子水行御。諸睹字並當作都。

不誅不貞。

樾謹按貞乃賞字之誤。上文於春曰。賦爵賜賞於四境之內。於夏曰。發藏任君賜賞。是皆有賞也。下文於秋曰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合什爲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於冬曰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是皆有誅也。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古制如此。至戊子土行御。則不誅不賞。但務農事而已。故不誅不賞。農事爲敬。賞字闕壞。遂誤爲貞。尹注從而爲之辭。斯曲說矣。

其氣不足。則發攦瀆盜賊。

樾謹按發字涉上句而衍。據尹注無。

不釋巨少而殺之。

樾謹按釋乃擇字之誤。

君危。不殺。太子危。

樾謹按殺當爲發。聲之誤也。釋名釋用器曰。鎩。殺也。釋名一書。皆以聲取義。鎩從殺聲。而訓爲殺。是殺與發聲近。詩噫嘻篇。駿發爾私。毛傳曰。發。伐也。廣雅釋詁曰。伐。殺也。發訓伐而伐訓殺。然則殺之與發。義亦得通矣。君危自爲句。不發又自爲句。上文曰。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順草木也。此文承上而言。故曰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發。太子危。家人夫人死。所云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與上文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及禁民斬木相應。所云不發。與上文發故粟相應。蓋當發故粟而不發。故其災禍如此也。不發正與不賦不賜賞一律。因字誤作殺。尹注遂誤以君危不殺四字爲句。解曰。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此曲說不可從。下文曰。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君危爲一事。臣死爲一事。然則此文亦當以君危爲一事。太子危爲一事。非君危不見殺。而後太子乃危也。

動靜者比於死。動作者比於醜。動信者比於距。動詘者比於避。

樾謹按四動字皆當作重。與任法篇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兩重字義同。蓋靜作信詘。各有所宜。偏重之則非矣。尹注皆迂曲未合。

未得天極．則隱於德．

樾謹按古依隱同聲．故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廣雅釋器曰．衣．隱也．是依隱義同也．此云隱於德．猶云依於德．禮記少儀篇曰．士依於德．是其義矣．尹注謂隱而修德失之．

形於女色．

樾謹按此女字讀如爾女之女．形於女色．猶言形於其色耳．蓋旣裕德無求．則其安徐正靜．必有見於顏色者．故云然．尹注讀如本字．以爲女之容色．失之．

秉時養人．

樾謹按周書謚法篇曰．秉．順也．秉時養人者．順時養人也．尹注曰．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訓秉爲持．未得其義．

萬物崇一．

樾謹按崇讀爲宗．尚書牧誓篇．是崇是長．漢書谷永傳崇作宗．是古字通也．廣雅釋詁．宗．本也．萬物宗一．言萬物本乎一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刑以弊之．毋失民命．

樾謹按刑以弊之．當作弊之以口其口．方與下文令之以終其欲．遏之以絕其志意．養之以化其惡．明

之以察其生。文法一律。因彜之下奪四字。遂據上文於彜之上加刑以二字。非其舊矣。

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樾謹按致刑致政致德致道。皆二字爲句。其民屬下讀。言上能致其刑政德道。故其民如此也。蔽字與聽靜爭不協。韻蔽蓋敬字之誤。爾雅釋詁。庸勞也。釋訓。庸庸勞也。是庸之義爲勞。上能致其刑。則其民勞心而敬矣。尹據誤本作注。又誤讀致刑其民爲句。遂以庸心以蔽。爲就上之人言。解曰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乃其解下文和平以靜。付而不爭。又就民言。何也。夫四句一律。下二句旣以民言。則上二句亦以民言。故知其民二字必屬下讀。不屬上讀也。付而不爭。當作附而不爭。古字通用。尙書梓材篇。皇天旣付中國民。釋文曰。付。馬本作附。周官小司寇職附刑罰。鄭注曰。故書附作付。並其證也。附而不爭。謂民親附而不爭。尹注曰。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爭。未達叚借之旨

出令時當曰政。

樾謹按尹注曰。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疑正文及注均有誤。正文當曰。出令當時曰政。注文當曰。令當於時。政之謂也。並傳寫者到之。正之與政。則古通用字耳。

正衡一靜。能守愼乎。

樾謹按尹注曰。衡平也。言但能守愼。則政平而靜一。是尹所據本作正衡靜一。今作一靜。誤。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

樾謹按上云.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愼敬.能日新乎.此承上文而言.當作能服信.此謂正紀.能日新.此謂行理.上句政字.涉上文臨政官民而衍.下句服字.卽涉上句能服信而衍.

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任法、

樾謹按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是事與勞義通.禮記儒行篇.先勞而後祿.鄭注曰.勞猶事也.然則事亦猶勞也.不事心者.不勞心也.至動字亦無意.疑勤字之誤.不事心不勞意不勤力三句一意.

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樾謹按遇讀爲愚.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是遇與愚通.愚其主者.自以爲知而以其主爲愚也.尹注訓遇爲待.則失其義.

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

樾謹按此本作有國者國法不一則不祥.有國者三字.總冒下五句.國法不一則不祥.與下民不道法則不祥一律.因寫者奪有國者三字.而誤補之則字之下.則與下文句法不一律矣.國法不一句.又誤叠法字.尹注遂斷國法二字爲句.解曰.有國者有法也.增益以成其義.足知其非.

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

樾謹按上下文凡四言不祥。則此亦當作不祥。傳寫奪不字耳。立法固所以與民。然成法具在。必更易之。則不祥矣。尹所據本奪不字。故失其解。

故曰法者不可恆也。

樾謹按尹注曰法敝則當變。故不恆。此說雖若有理。然以上下文求之。殊不可通。上文曰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此乃云法不可恆。則非置法不變之謂矣。其不可通一也。既云法不可恆。而下文乃曰故明王之所恆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也。則又非法不可恆之謂矣。其不可通二也。反覆推求。三恆字皆愼字之誤。法者不可恆也。本作法者不可不愼也。故其下卽曰。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乃申明不可不愼之意。禁藏篇曰。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主愼之。正與此文同義。自愼誤為恆。而又奪不字。遂失其義矣。明王之所恆者二。當作明王之所愼者二。此二者主之所恆也。當作此二者主之所愼也。愼字右旁之眞。隸書作真。闕壞而為亘。故愼誤為恆矣。夫兩言所愼。文義甚明。若作所恆。便為無義。其誤顯然。所宜訂正。

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

樾謹按尹解諶杵曰。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假託於諶。以毀君法。此說殊為迂曲。殆非也。

諶杵疑當作諶斟。乃叠韻字。後漢書馮衍傳。意斟愖而不澹兮。李賢注曰。斟愖猶遲疑也。此作諶斟者。諶與愖同。杵乃斟字之誤。古書斟字或作⿰土斗。故斟鄩亦作⿰土斗鄩。見玉篇土部。又或作⿰土斗。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管子原文疑本作⿰土斗。因誤爲杵也。習士者俗士也。說文人部。俗。習也。習與俗雙聲。故義亦得通。諶斟習士。謂流俗之士。意識遲疑者也。此指愚不肖者而言。下云閒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此兩等人皆能出其私議。以亂國法者也。

郫相不得翦其私。

樾謹按。上云翦公財以祿私士。此乃云翦其私。義不可通。此翦字當讀爲濟。聲之誤也。爾雅釋言。翦。濟也。郭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是濟與翦聲相近。又涉上文翦公財而誤耳。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愼也。

樾謹按。失君當作人君。涉上文失君則不然而誤。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明法）

樾謹按。令求不出。據後解作令本不出。然則下情求不上通。亦當作下情本不上通。後解奪本字。遂幷此文而無從是正矣。尹注曰。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兩求字亦本字之誤。

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

樾謹按是下奪故字、後解作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可證也、尹注誤讀是字絕句、劉氏已訂正矣、惟匿字亦當從後解作慝、言比周而爲姦慝也、匿慝古字通、洪範五行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孔光傳作側慝、

不一圖國、

樾謹按當從後解、作不一圖其國、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正世、

樾謹按尹注曰、倪傲也、則墮當讀爲惰、惰與傲義相近、輕重戊篇歸市亦惰倪、是其證、

不繁匿、

樾謹按匿亦當爲慝、說見上篇、下文曰、法禁不立則姦邪繁、繁慝卽姦邪繁也、

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

樾謹按合於傷民者、足於傷民也、合與給通、給足也、故合亦有足義、論語子路篇、始有曰苟合矣、言苟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言足於王也、說詳羣經平議、

治莫貴於得齊、

樾謹按水經濟水注引春秋說題辭曰齊度也周官亨人以給水火之齊鄭注曰齊多少之量又酒正辨五齊之名注曰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是齊有度量之義治莫貴於得齊謂得其度量也史記孝武紀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此齊字讀當與彼同尹注非是

諸子平議卷五

管子五

謀乎莫聞其音。內業

樾謹按謀乎乃形況之辭。與下文卒乎冥冥乎淫淫乎一律。尹注曰。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此大誤也。謀卽禮記玉藻篇瞿瞿梅梅之梅。正義曰。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正與莫聞其音之義合。梅或從作楳。與謀竝從某聲。故得通用。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釋文引李注曰。媒媒晦貌。謀與媒亦同。

飢不廣思。飽而不廢。

樾謹按下飽字疑飢字之誤。上文曰。飢則廣思。尹注曰。飢而廣思。則忘其飢。然則飢不廣思。其飢益甚矣。故曰飢而不廢。言飢不止也。尹注曰。廢。止也。是其義也。今作飽而不廢。義不可通。蓋後人不達其旨而臆改耳。

是謂雲氣。

樾謹按下文云。靈氣在心。一來一逝。疑此文雲氣亦靈氣之誤。隸書靈字或作霊。見王稚子闕。與雲相似。故誤爲雲耳。尹注曰。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此其所據本已誤。故曲爲之說。

不可爲數.

樾謹按不可爲數.猶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聚於我.不可爲之計數也.尹注非.

守戰遠見有患.

樾謹按尹注曰.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尹氏蓋以遠見有患連讀.而解爲預見其患.甚爲不辭.遠見卽外知也.下文曰.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卽承此文而言.故知遠見卽外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若不吉則筮遠日.鄭注曰.遠日.旬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日行遠道.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是遠卽外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是見卽知也.

而憂之以德.

樾謹按說文夊部.憂.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憂之叚字.此則其本字.憂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

樾謹按若乃君字之誤.王氏引之已訂正矣.至尹氏謂此句蒙除字爲文.解曰.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果如此.則祝鳧已疵之言.未始不善.公何爲不說乎.蓋一除一與.自是兩事.

除者祝去之與者求與之也多虛而少實謂致力者少而收功者多下文曰又與君之者賢亦是此意祝之意以爲不賢固不可然必實賢則勞矣故以若賢爲祝也此二句正所謂婦寺之忠桓公怒而將誅之是可以責讓矣管仲是以知其可霸也

中有卷城

樾謹按卷當讀爲圈大元交次六大圈閎閎小圈交之范望注曰圈國也是圈有國邑之義故與城並言

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

樾謹按冠下本有冕字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是其證也今本奪冕字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開元占經諸書所引並作冠冠則又因奪冕字而誤補冠字

右袪衣

樾謹按說苑作左袪衣是也說詳後

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

樾謹按水而及冠是滅頂矣又何涉乎說苑作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疑此文冠字亦當作踝以形近而誤也左至踝右至膝是左淺而右深也自踝誤作冠則爲左深而右淺遂改上文之左袪衣

爲右袪衣。左方涉爲右方涉。皆非管子之原文矣。

昔者吳干戰。未䶢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

樾謹按尹注曰。干。江邊地。䶢。毀齒也。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此注於干字未得其義。干當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蓋邗古國名。後爲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邗。卽其地矣。此文吳干戰。吳干乃兩國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爲干國多。言此役也。國子在干國中。戰功爲最也。尹氏不知干爲國名。誤解爲江邊地。則吳與戰者何國也。且其解爲干國多句。更文不成義矣。

皆要審則法令固。七臣七主、

樾謹按尹解皆要。爲事皆得要。殆非也。下句曰。賞罰必則下服度。皆要與賞罰相對爲文。若從尹解。則不倫矣。皆當作比。大戴記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戰國秦策。斷死於前者比是也。韓子初見秦篇比作皆。並其例矣。周官小司徒職。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爲比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大比之簿籍審。則法令固矣。管子多本周制。於此可見。

不審則國失勢。

樹達按。啎乃悟之叚字。言不覺悟則國勢必失也。上文曰。得六過一是。以返自鏡。以知得失。然則過主能早自覺悟。或尙可爲。不悟則已矣。下文凡言不啎者。其義並同。尹注謂啎古伍字。謂偶合也。非是。

四鄰不計。

樹達按。此本作四隣不計。故尹注曰。四鄰與己爲隣。不計度而知之。四鄰與己爲隣。正解四隣之義。今作四鄰不計者。卽涉注文而誤。下文曰故上啎則隣不計。文與此同。彼奪四字耳。

瑤臺玉餔不足處。

樹達按。尹注曰。玉餔猶玉定。然云不足處。則當是居處之事。餔疑圃之叚字。餔與圃並從甫聲。故得通耳。玉圃猶瑤圃也。楚辭涉江篇曰。吾與重華遊於瑤之圃。

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壞士也。

樹達按。者字衍文也。此以國家言。故曰非無壞士。若有者字。則以人言。不當云壞士矣。下文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並無者字。故知此者字誤衍。

苴多隧葅。

樹達按。苴與菹同。孟子滕文公篇。驅蛇龍而放之菹。趙注曰。菹。澤生草者也。今靑州謂澤有草爲菹。

蘄名決。

樾謹按尹注曰。依名而斷決。則其所據本當作名斷決。故下文曰。名斷言澤。

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禁藏

樾謹按危當讀爲詭。古字通用。說見大匡篇。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詭其命者。反其命也。謂反易其命也。與上句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一律。

民之承教。重於神寶。

樾謹按爾雅釋詁。神。重也。此言神寶。卽上言重寶。因句有重字。故變重言神耳。尹注曰。夫寶有靈。故曰神寶。失之。

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

樾謹按適猶節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情欲篇。情有節。古樂篇。有節有侈。注並曰。節。適也。是適節義通。適車輿猶節車輿也。與節宮室一律。

氣情不營。則耳目穀。

樾謹按穀讀爲愨。禮記祭義篇。其親也愨。正義曰。愨謂質愨。氣情不營。則耳目質愨矣。尹讀如本字。非。

菹笠以當盾櫓。

樾謹按尹注曰。取菹萍草以爲笠。然則當云草笠。不當云菹笠。且與上文被蓑以當鎧鑐。文義不倫。殆

非也。苴者組之叚字。說文系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然則組笠猶言纓冠。正與袯蓑相對成文。

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樾謹按功當作攻。上文云。耕農當攻戰。此承上文而言。故曰農事習則攻戰巧矣。尹注曰。習農則當功戰。卽依上文爲說。功亦應作攻。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楊注曰。攻當爲功。是攻功古通用。然觀尹注。則其所據本似本作攻。今作功者。聲近而誤。

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約當爲得。草書相似而誤。而未及忠字之義。忠當讀爲中。枚氏古文尚書仲虺之誥。建中于民。釋文曰。中本或作忠。是中忠通用也。中人之和。猶言得人之和。周官師氏職曰。掌國中失之事。鄭注曰。故書中爲得。呂氏春秋行論篇。以中帝心。高注曰。中猶得。戰國策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並古人謂得爲中之證。得人之和。正與得地之宜一律。荀子富國篇。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文義與此相近。可以證成王說。

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

樾謹按所以下有稱字。下文云。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可證。

而謀有功者五。

樾謹按當作謀而有功者五。

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樾謹按此欲其敗非欲其成。而曰可以成敗。乃因敗而連言成。古語往往如此。說見日知錄卷二十七。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亦因敗而連言成。正與此同。王氏引之謂成當爲或。非是。

謹其忠臣。

樾謹按謹當讀爲結。言與其忠臣相結也。結與謹一聲之轉。故古或通用。桓三年穀梁傳謹言而退。公羊傳作結言而退。是其證。

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入國

樾謹按疾官二字連文。官古館字。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疾官乃有疾者所居之館舍。當時蓋特設之。以居有疾之人。故曰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尹注誤於疾字斷句。則兩句皆不可通矣。

虛心平意以待須。九守

樾謹按須本作傾。與上文靜定爲韻。待訓爲備。國語周語。其何以待之。韋注曰。待猶備也。以待傾者。以備傾也。言虛心平意。以備其傾覆也。今誤作須。則不特失其韻。且須即待也。於義複矣。鬼谷子符言篇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是其塙證。

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

樾謹按見乃兄字之誤。管子書每以兄爲況字。大匡篇。兄與我齊國之政也。是其證也。此言精誠可以暢天地通神明。況姦僞乎。言必爲其所化也。古字也與邪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然則況姦僞也。猶云況姦僞邪。因叚兄爲況。又誤兄爲見。而其義全失。鬼谷子符言篇作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于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

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樾謹按修乃循字之誤。鬼谷子正作循理。下文修名而督實。修亦當爲循。鬼谷子作循名而爲實。其文雖不同。而循字不誤。可據訂。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

樾謹按動當作洞。辭之誤也。鬼谷子作是謂洞天下姦。

上相稽著者。所以爲因也。庶地、

樾謹按方言。嗇合也。廣雅釋詁。繬合也。稽與嗇繬並通。稽著猶合著也。文選七發。中若結轖。李善注引說文曰。轖車籍交革也。義亦相近。

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

樾謹按財足猶纔足也。史記孝文本紀。見馬遺財足。索隱曰。財字與纔同。漢書揚雄傳。財足以奉郊廟。師古注曰。財讀與纔同。漢書以財爲纔。不可枚舉。此文財足正與彼同。言人數不必過多。取其纔足任事而已。尹注曰財謂其祿廩。非是。下文云給卒財足。亦言給之以卒使纔足任事。不必過多也。注云。財其糧用也。亦非是。

可省作者半事之。

樾謹按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禮記喪服小記篇。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並以省與多對。省卽讀如少矣。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未得其義。

補獘久去苦惡。

樾謹按尹注曰。其器旣補獘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此未得其義。補獘久與去苦惡相對。久讀爲舊。尙書無逸篇。舊勞于外。舊爲小人。史記魯周公世家。舊皆作久。是舊久古通用。詩抑篇。告爾舊止。鄭箋曰。舊久也。文選答賓戲。時暗而久章者。注曰。久。舊也。並其證也。此文言獘舊者補之。苦惡者去之。兩句文義一律。若云補獘而久。則不辭甚矣。

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

樾謹按放讀爲妨．禮記月令篇．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即其義．

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

樾謹按服讀爲備．謂不知四害之備也．戰國策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是服與備古字通．

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地員

樾謹按兩句傳寫誤倒．其立后而手實．本在五種句前．總冒本篇．五種無不宜．自與其木宜蚖蒼云云相屬．乃專說五施之土．證以下文．其誤自見矣．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

樾謹按一而三之爲三．三而三之爲九．九而三之爲二十七．二十七而三之爲八十一．是謂四開以合九九．尹注誤．

陝之芳．

樾謹按芳當作旁．字之誤也．陝之旁與下文山之上山之側一律．

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

樾謹按宋本作八七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當從之．下文七九六十三

尺。亦當作九七。

其草如茅與走。

樾謹按如茅。疑即爾雅釋草所謂茹藘茅蒐。非必二草也。走未詳。

山之材。

樾謹按材字無義。疑手字之誤。手誤作才。因誤作材矣。手者垂之古文。見說文我部。山之手。即山之垂。說文土部。垂。遠邊也。是垂有邊側之義。尹注曰材猶旁也。正得其義。但未得其字耳。

其木乃格。

樾謹按木無名格者。格乃椵之借字。爾雅釋木。櫠椵。郭注。以為柚屬。說文木部。椵木可作牀几。徐鍇繫傳以為梓屬。二者未詳孰是。此文以格為椵。猶儀禮古文以格為嘏。蓋古音相近。故得通用。

有蘢與斥。

樾謹按尹注曰。蘢斥並古草名。此古字殊為無義。疑正文本作有蘢古與斥。注文本作蘢古與斥。並草名。傳寫奪誤耳。爾雅釋草。紅蘢古。即此草也。

右執挾匕。弟子職

樾謹按尹注曰。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此說非也。古時匕有二。儀禮士昏禮。匕俎從設。鄭注曰。匕

所以別出牲體也。此一匕也。少牢饋食禮。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注曰。匕所以匕黍稷者也。此又一匕也。說文匕部。匕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木部。柶匕也。所以取飯。是匕之本義爲取飯之匕。因別出牲體之具。爲用略同。故亦以匕名之。取飯之匕小。而別出牲體之匕大。易震彖辭不喪匕鬯。注。時大東篇有捄棘匕。傳。並云匕所以載鼎實。蓋皆別出牲體之匕也。尹氏因亦襲用其說。然管子此文。言弟子爲先生設食之禮。豈必列鼎而食。則所謂匕者。自是取飯之匕。挾匕蓋二物也。挾讀爲梜。禮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注曰。梜猶箸也。然則梜也匕也。正食時所必用者。雖疏食菜羹。不可無此二物。弟子執之。正其宜矣。

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

樾謹按尹注曰。貳謂再益食。盡曰嗛。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尹氏此說。於同嗛以齒。未得其義。齒者年也。長幼之次也。同嗛以齒。以先生之齒言。猶下文弟子乃食。以齒祖遬。以弟子之齒言也。蓋食盡則更益之。有同盡者。則以齒爲序。先生亦或非一人。自有長幼也。

各徹其饋。如於賓客。

樾謹按於猶爲也。見王氏經傳釋詞。如於賓客者。如爲賓客也。尹注曰。賓客食畢亦自撤也。正見各徹其饋。與賓客同。

旣徹幷器.

樾謹按幷當爲屏.尙書金縢篇.我乃屏璧與珪.枚傳曰.屏.藏也.旣徹屏器.謂旣徹之後.則藏其器.故尹注曰.幷謂藏去也.

先生若作.乃與而辭.

樾謹按先生若作者.先生謙故爲之起也.弟子不敢當.故必辭.尹注謂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此未達其旨.爲弟子者.豈宜以己拚未畢而止先生之作乎.

有墮代燭.

樾謹按尹注曰.燒燭者有墮.卽令其次代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墮字.並當作憜.大戴記盛德篇.無度量則小者偸墮.是墮與憜古字通.

治安百姓.形勢解

樾謹按治安上當有主字.主治安百姓.與地生養萬物相對.猶上文主牧萬民.與天覆萬物相對也.

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

樾謹按門字無義.疑明字之誤.禮記禮運篇.故君者所明也.鄭注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卽去其尊.上云虎豹去其幽.此云人主去其明.兩文正相對.虎豹必居以幽僻之地.故以幽言.人主必居於高明之地.

故以明言一幽一明.正管子取譬之指也.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

樾謹按詩泮水篇實始翦商.毛傳云.翦.齊也.鄭箋云.斷也.正義謂齊卽斬斷之義.此文以誠莊事斷釋濟濟.卽此意也.可證古詩說.故特表出之.

度量馬力.

樾謹按此本作度量其力.承上文善視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可證此文馬力之誤.

奚仲之爲車器也.

樾謹按車器二字不詞.據下文云.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則此文亦當作奚仲之爲器也.車字蓋後人妄加耳.藝文類聚及御覽引此文.並作奚仲之爲車.蓋反以器字爲衍而删之.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也者.車爲多.車亦器也.此文以作器爲長.

備利而偸得.

樾謹按備字無義.疑苟字之誤.苟誤作葡.因誤爲備矣.禮記表記篇.安肆日偸.鄭注曰.偸.苟且也.是偸與苟同義.苟利卽偸得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

樾謹按不知下不當有於字。乃衍文也。下文云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不知下亦無於字。可證。

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

樾謹按斬當讀爲鏨。說文金部。鏨。小鑿也。字亦作嶄。文選海賦。壘陵磝而嶄鑿汪。鏨與嶄古字通。禹鑿龍門卽此所謂斬高矣。橋讀爲撟引之撟。蓋引而上行之意。斬高橋下。義正相當。猶言高者下之。下者高之耳。

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

樾謹按能與而古字通。然能戰勝攻取。卽然而戰勝攻取也。下文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羣書治要作然而身死國亡。此文正與彼對。一作然能。一作然而。文異而義同。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崔國大理篇。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而互用。古書往往有此。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爲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立政九敗解。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朋黨當作多黨。是也。惟此數句尚有闕文。當云。夫多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今本奪二句。則文義不備。

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

樾謹按此釋上文觀樂玩好。不當專舉觀樂而釋之。疑本作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玩好者。珠玉聲樂也。傳寫奪三字。

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則下饒。版法解

樾謹按饒當為譊。說文言部。譊。恚呼也。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

樾謹按不親則不明句。當為衍文。上下文均無此意。且下文曰。明教順以道之。是明屬君不屬民。故知此句衍文也。不教順則不鄉意。下尚有闕文。據下文當曰。不利則不勝任。

故莫不得其職姓。

樾謹按得職猶得所也。漢書趙廣漢傳。小民得職。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此文以職姓連文。甚為不詞。疑管子原文止作莫不得其職。而佗本或有作得其姓者。姓乃性之叚字。言得其性也。亦與得職同義。而後人誤合之。遂作得其職姓耳。明法解篇。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所職二字亦為不詞。蓋亦一本

作所。一本作職。而誤合之。

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

樾謹按撫當作憮。憮卽模字。漢書蕭望之傳注曰。憮讀曰模。是也。說文木部。模。法也。所以自憮。言以學自爲模範。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明法解

樾謹按有字乃明字之誤。明字之下。又奪於字。當云明主者。明於術數而不可欺也。與下文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文誼一律。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

樾謹按羣書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此非原文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兩句相對成文。當猶正也。廣韻正。正當也。正可謂之當。當亦可謂之正。漢書李尋傳。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注曰。當謂處正其罪名。素問六節藏象論。當其時則甚也。注曰。當謂正直之年也。是當與正同也。宜通作誼。周官肆師職注引鄭司農曰。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書所謂義爲誼。是誼者古義字。宜乃誼之省耳。故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仁人古通用。則義宜亦通用。案其當宜。猶案其正義。與下句行其正理一律。王氏念孫反謂當從治要本。誤也。

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

樾謹按姦臣當作人臣，蓋人主以無實之言誅人，則人臣皆事貴重以求免，非必姦臣也，涉上文兩云姦臣而誤。

諸子平議卷六

管子六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臣乘馬、

樾謹按七十日陰凍釋而秇稷。至百日而止。則尚有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義不可通。疑管子原文本作七十五日而陰凍釋。後人但取六十日七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刪五字耳。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鄭注曰。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成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至者二。七十五日。又得三微一至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是爲驚蟄。七十五日而陰凍釋。是爲雨水。若作七十日。則不相當矣。故知其誤也。

王國守始。乘馬數、

樾謹按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云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國。疑王國乃亡國之誤。上文云。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閒而用足者次也。然則此爲最下矣。王國之誤無疑也。

民無饘賣子數矣。

樾謹按數矣二字衍文。涉上文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而衍。宋本作數也。此其初衍之本。今作數矣。則又誤也字爲矣字。

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

樾謹按衆字義不可通。疑本作補下壤之虛。虛與滿相對。國蓄篇曰。萬物之滿虛。又曰。守歲之滿虛。並其證也。隸書虛字或作虗。故誤爲衆耳。

齊諸侯方百里。事語

樾謹按內業篇節適之齊。尹注曰。齊。中也。齊諸侯者。中諸侯也。謂中國之諸侯也。與下文負海子相對。負海則非中國矣。輕重乙篇作佻諸侯。齊佻一聲之轉。猶鱭魚之爲蔗魚也。

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

樾謹按舉衍文。蓋卽與字之誤而衍者。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海王

樾謹按尹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然則吾當讀爲牙。後漢書崔駰傳注曰。童牙。謂幼小也。吾子卽牙子。其作吾者。牙吾古同聲。猶騶吾之或爲騶牙矣。大玄勤次三曰。羈角之吾。其泣呱呱。義與此同。集韻有孲字音牙。云吳人謂赤子曰孲犽。蓋卽牙字而加子旁耳。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

樾謹按九乃人字之誤。隸書人字或作九。張休崖涘銘。行九過玆。隸續云。九郎人字是也。其形與九相似。又因上下文多言數。故誤爲九耳。正人二字連文。國蓄篇云。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嬴。是正人正戶。當時有此名目。尹彼注曰。正數之人。若丁壯也。此正人之義。亦當與彼同。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正人止百萬而已。故曰正人百萬也。王氏引之說與余同。而誤以正字絕句。讀爲征。則猶未得。

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

樾謹按百字衍文。上云月人三千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也。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是國之常征。止三千萬。鹽筴之利。得六十萬。適加一倍。故曰倍歸於上。若作百倍。則太多矣。蓋後人不察文義而妄加。又按上文三千萬六千萬之數。王氏引之說最塙。尹注皆非也。說具讀書雜志。今不錄。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國蓄。

樾謹按方言予讎也。此予字當訓爲讎。讎即售字。說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篇箋云。物善則其售賈貴。釋文云。售本作讎。蓋古無售字。即以讎爲之。此文言無予。即無售也。猶詩云賈用不售矣。下文云。穀

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言穀賤則以幣售食布帛賤則以幣售衣也兩予字亦當訓售

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

樾謹按無予之義已見上矣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半分之誤下文云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半分與什倍正相對輕重乙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

錘鏤耜食畢取贍於君

樾謹按鏤宋本作鎒當從之傳寫誤從金耳錘本作穜今從金旁亦誤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正作穜鎒耜食可證

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

樾謹按夫國者彼國也漢書賈誼傳夫將爲我危師古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此夫字義亦與同以百乘之國視千乘萬乘之國則皆彼國耳故曰夫國之君王氏念孫謂當作大國非是

人衆田不度食若干山國軌

樾謹按不度食當作不足食涉上文終歲度人食若干而誤也下文云終歲其食不足於人若干可證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

樾謹按隆當作降古字通用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厖降之降是其證也此言物重則出之及降

殺而後止。故曰降而止。廣雅釋詁。屖。遲也。降與屖同。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此據數、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參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爲十分。守其三分與一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爲三十一年中三分之一也。今按王氏此說。殊不可通。所守者旣爲三分之一。則但曰王者歲守三之一。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設爲十分。然後以十分之參及一分之小半。迂回取數。何也。且果三分之一。則是三十年而藏十年也。乃不曰三十年而藏十年。而曰三十一年而藏十年與少半。必多此一年。使成奇零之數。又何也。且前之少半。爲十分中一分之少半。後之少半。爲一年之少半。則多寡迥殊矣。而同以少半言之。使人疑誤難曉。又何也。是故王氏說此文。未得其理。此文初無衍字。但三十一年。當作三十七年。七誤爲一。所闕止一筆耳。王者歲守十分之參者。一歲之穀。分爲十分。用其七。藏其三。是謂歲守十分之參。於是三年得九分。又加一年之少半。則又得一分。合而爲十分。是與一歲之數相當矣。故曰三年與少半成歲也。三十七年之中。每年三分。共得一百一十一分。夫一百一十分。是十一年也。尚餘一分。是一年之少半也。故曰三十七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所以必如此計算者。正以三十三年以前。尚不足十年之數。至三十四年。

則十年而餘二分。三十五年則十年而餘五分。三十六年則十年而餘八分。其所餘之數。皆不能適與上文少半之數合。故必三十七年方可計算也。古人屬辭之密如此。至歲守十分之三。雖非三之一。然所少亦無幾。故下文曰。藏參之一也。王氏泥參之一以爲說。宜所解之皆誤矣。

桓公曰。陒者所以益也。

樾謹按此本作陒者所以隘也。故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正承桓公此語而言。今作所以益也。卽涉下句益也二字而誤耳。禮記禮器篇君子以爲隘矣。釋文曰。隘本作陒。是陒隘義得相通。故曰陒者所以隘也。隘誤作益。於義難通。且管子隘則易益之言。爲贅設矣。

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山至數、

樾謹按肥當爲䏶。乃薄之叚字也。魏孝武弔比干墓文。被芰荷之輕衣。屯狀容之葩裳。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謂葩卽葩字。然葩裳之文。殊不成義。蓋叚葩爲薄。故與輕衣相對。管子此文叚䏶爲薄。以輕賦稅薄籍斂相對。正與彼同。字誤作肥。遂不可解矣。下文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肥亦當作䏶。而讀爲薄。祿薄幣輕。亦相對也。

內則大夫自逐而不盡忠。

樾謹按逐當讀爲環。韓子五蠹篇曰。自環者謂之私。

特命我曰。

樾謹按特者人名也。命猶告也。禮記緇衣篇鄭注曰。傳說作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詞。以君告臣謂之命。以臣告君亦謂之命也。事語篇泰奢教我曰。佚田謂寡人曰。及此篇梁聚謂寡人曰。有人教我謂之諸士曰。輕重乙篇衡謂寡人曰。並舉人言以問管子。則特命我曰。義亦同也。

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地數、

樾謹按玉篇金部。鉒。送死人具也。然則鉒金鉒銀。殊不可通。疑鉒字之誤。五音集韻曰。鉒堅金也。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

樾謹按各當為託。聲之誤也。國蓄篇作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王度用其重。度亦當為託。

修河濟之流。

樾謹按修乃循字之誤。言循流而下也。循誤作脩。因誤作修。本書類此者。不可勝舉。

亘錢而天下貴。

樾謹按此本作吾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與豐。則吾國之穀價賤而天下貴矣。故曰五穀與豐。吾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今作亘錢者。吾字闕壞。止存上半之五。遂誤為亘。至賤之

與錢。字形相似。音又相同。致誤尤易矣。

故相任寅爲官都。與度、

樾謹按寅字無義。疑吏字之誤。隸書寅作寊。其下與吏相似。故吏誤爲寅矣。相任吏爲官都者。言使之相保任。而吏迭爲官都也。官都見問篇。按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然則官都者。五官之總司也。淮南子天文篇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都即此所謂官都也。上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司馬也田也。五官中之二也。然則相任吏爲官都。殆謂使四官相保任。而吏迭爲官都乎。

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

樾謹按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傳寫誤入此。不可通矣。人君以數制之人句。亦不可通。疑下人字衍文也。此文本云。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身。至味者所以守口也三句。當在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之上。試連上文讀之曰。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

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如此則文義俱順矣。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又遠蒙事名五正名五而言。下接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今於中間又錯入味者所以守民口也三句。則文不貫矣。幸其衍一人字。知以數制之下。本與人君相連。其迹未泯。尙可訂正。

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樾謹按去字乃者字之誤。上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此言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不以其職微而寬之也。重門擊柝。猶言抱關擊柝。

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樾謹按厲讀爲利。厲國卽利國也。史記陳杞世家。是爲厲公。索隱曰。厲利聲相近。國策秦策曰。綴甲厲兵。高注曰。厲。利也。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樾謹按度當爲各。聲之誤也。謂東西南北各五十里也。上文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地數篇作故先王各用於其重。度各聲近而誤。在本篇卽可證矣。又按此文當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

日出境明每日行五十里也荀子大略篇所謂吉行五十是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境亦是每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其下即云十日出境夫五百里而十日出境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奪誤也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十五百均無餘數獨於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

三日出境五日而反

樾謹按此本作六日而反據下文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境之日此云三日出境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樾謹按挾猶給也挾讀爲浹古無浹字故以挾爲之浹之言周也徧也故有給足之誼荀子解蔽篇雖億萬已不足浹萬物之變注曰浹周也文選東京賦甕餼浹乎家陪注曰浹徧也並與給足義相近此

言上農足以給五人．中農足以給四人．下農足以給三人．與下文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同義．輕重丁篇此何以洽．洽卽給也．猶言此何以給也．洽浹誼同．故並有給義矣．王氏念孫以洽爲給之誤．非也．

天酸然雨．輕重甲．

樾謹按酸當爲䨘．說文雨部．䨘．小雨也．從雨酸聲．

三月解匋．弓弩無匡軫者．

樾謹按字書無匋字．疑医字之誤．說文匚部．医．盛弓弩矢器也．從匚從矢．國語曰．兵不解医．

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樾謹按幼當讀爲幽．大戴記誥志篇曰．幽幼也．史記麻書亦曰．幽者幼也．是幽與幼聲近義通．禮記玉藻篇再命赤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然則幼之讀爲幽．猶幽之讀爲黝矣．聖人乘幽．卽上文所謂君請藉於鬼神者．

命以矩游爲樂．

樾謹按矩當爲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從水榘省聲．故得叚矩爲之．以渠游爲樂．謂以游於渠爲樂．

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

樾謹按屢䅒二字無義。乃婁數之叚字。釋名釋姿容曰。婁斂猶局縮。皆小意也。然則婁數之豎。謂小民也。婁數二字並從婁聲。屢䅒二字亦並從婁聲。故得通用矣。

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

樾謹按尹注曰。庸功也。其說未合。庸當爲傭。史記陳涉世家。嘗與人傭耕。索隱引廣雅曰。傭役也。漢書每以庸爲之。周勃傳取庸苦之不與錢。司馬相如傳與庸保雜作。並叚庸爲傭。是其證也。無得聚庸而煮鹽。此所謂庸正是賃作者。尹訓爲功。失其義矣。地數篇毋得聚庸而煮鹽。義同。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

樾謹按怒讀爲努。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劒。或謂之努。是齊人謂語而過者爲努。朝令一怒。正謂其語之過也。怒者努之叚字。管子齊人。故齊言耳。

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輕重乙

樾謹按執將。卽主將也。淮南說山篇執獄牢者無病。高注曰。執主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堤墠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剛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

樾謹按此文凡三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句下並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奪一字。第二句下去一兩字俱存。而誤屬下讀。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奪矣。不能操其二。當作不能操其三。蓋上文三言去一。則是去其三分。故桓公言五分不能操其三也。如今本則皆不得其指矣。又按吾歲罔者。卽吾歲無也。罔無一聲之轉。尙書湯誓。罔有攸赦。西伯戡黎。罔敢知吉。微子。乃罔恆獲。金縢。王其罔害。史記並易以無字。是其證也。歲無卽歲凶。或疑罔字爲凶字之誤。非是。

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樾謹按施乃也字之誤。平乃乎字之誤。宋本正作乎。可證也。乎上當有粟字。管子原文本云。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也。粟乎其歸我若流水。輕重甲篇曰。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文法與此同。知此文是粟乎非民乎者。以本文是言粟事耳。

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

樾謹按此言粟價。而云金三百。義不可通。金乃釜字之誤。釜字壞其上半。故成金字矣。據輕重甲篇云。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三百當作四百。古書四字或作亖。因誤爲三耳。

使卿諸侯藏千鍾。

樾謹按此卿諸侯卽儀禮所謂諸公鄭注燕禮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管子此文有卿諸侯之名且列於大夫之上其爲孤無疑矣

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輕重丁

樾謹按母當作毋古貫字

齊東豐庸而糶賤

樾謹按庸乃康字之誤淮南子天文篇十二歲一康高注曰康盛也然則豐康者豐盛也尹注曰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非是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

樾謹按上云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然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齊東而言也蓋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雖均是籍人三十泉而齊西止以粟三斗當泉三十齊東必以粟三釜當泉三十於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其下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以此故也管子因桓公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故爲此法則其所注意者本在齊東一釜十泉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氏念孫謂十當爲斗釜斗之粟承上三斗三釜而言則全失其義矣

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樾謹按天當無義。當爲天留。留者災之叚字也。隸書留字或作畱。𠭁字或作𢇛。兩形相似而誤。

崢丘之戰。

樾謹按尹注曰。崢丘。地名。未聞。說卽葵丘。此說殊不可解。經傳多言葵丘之會。無言葵丘之戰者。安得謂崢丘卽葵丘乎。葵疑乘字之誤。春秋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或說殆以崢丘之戰爲指此役。故云卽乘丘耳。乘古字作椉。與葵字相似。因而致誤。

然則吾非託食之主邪。

樾謹按吾字乃君字之誤。管仲謂桓公爲託食之主。故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

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輕重戊。

樾謹按商當爲障。古音商與章近。尙書棐誓篇。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邈音章。是也。障從章聲。故得以商爲之。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篇作弦商。然則以商爲障。猶以商爲章矣。

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蠭螫也。

樾謹按千一本作子。當從之。子穀蓋穀之不成者。猶言螷蛢矣。說文艸部蓈篆下云。禾粟之𥝩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子穀螷蛢。其義一也。

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閱其年。民被白布。淸中而濁。

樾謹按閟字無義乃閉字之誤其讀爲非古字通也此當以閉非年三字爲句尹氏以閟字屬上讀注云閟涂也非是

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堉也

樾謹按堉當從宋本作掮考工記輪人以其圍之防掮其藪鄭注曰掮除也此言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掮除之故下文曰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正是掮除之也

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樾謹按二十八月當作二十四月上文曰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此文亦必與彼同蓋二十四月者質言之則二年也若作二十八月於義無取故知其非

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樾謹按此本作楚生鹿一而當八萬言一鹿直八萬泉也傳寫者誤移當字於一而之上義不可通又按下文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蓋金一兩而泉一千也漢書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

樾謹按藝文類聚及御覽引作必去其農下文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亦然此後人不曉古語而

臆改之也。本者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之。故古人言本者初無定名。禮記大學篇。此謂知本。正義曰。本謂身也。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本謂心也。周易大過彖傳。本末弱也。侯果曰。本君也。是知本無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矣。對四體而言。則心爲本矣。對臣民而言。則君爲本矣。管子地數篇。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又云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輕重甲篇曰。守圉之國。用鹽獨重。輕重乙篇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前後文小異大同。或言本或言國者。國亦可謂之本也。淮南子氾論篇。立之于本朝之上。注曰。本朝。國朝也。此古人謂國爲本之證。是故守圉之本。言守圉之國也。衢處之本。言衢處之國也。人求本者。求乃來字之誤。言人來吾國也。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言食吾國粟。因吾國幣也。此篇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言去其國而居山林之中也。若易本爲農。則失其義矣。

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輕重己、

樾謹按衆當作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師古注曰。稟給也。就官而稟。謂就官而給也。作衆者形近而誤。

苟不樹埶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

樾謹按兩作字皆讀爲詛。古字通用。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詛。是其證也。此言有不樹藝者。必下詛之於地。上詛之於天。明其爲不服之民。蓋以神道設教之意。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

樾謹按誅大臣三字。衍文也。此蓋以斷大木。斬大山。戮大衍。爲滅三大。其上文聚大衆。行大火。非滅之也。故不數也。若加誅大臣。則爲滅四大矣。又按斬大山之斬。當讀爲塹。與形勢解篇斬高同。

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

樾謹按上文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下文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里數皆與日數相符。此云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則亦宜出國九十二里。乃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自夏日至。上溯春盡夏始之四十六日而并計之也。然所云四十六日。乃舉成數而言。實止四十五日有奇。故歲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四時出國則爲三百六十八里也。

諸子平議卷七

晏子春秋

公湎而不聽。諫上。

樾謹按此但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湎也。湎疑偭字之誤。離騷。偭規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偭。背也。公聞晏子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偭湎同聲。又因本篇言飲酒事。遂誤爲湎矣。

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

樾謹按也當作邪。乃詰問之詞。古也邪字通用。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卽呼爲也。並其證矣。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詞。正與此同。

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

樾謹按小爾雅廣言。周。帀也。蓋觴各五獻。一帀而止。故曰周觴五獻。

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

樾謹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約而無告。卽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

無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字。據上文云。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以鄉里並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因奪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懷寶。乃壞室之誤。說本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此所謂窮約者。即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所謂飢餓者。即承飢氓里有數家而言。

命寠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槱。使足以畢霖雨。

樾謹按孫氏星衍音義曰。命寠言給之寠也。此說與文義未合。又云。下云柏。則此或臣名。說稍近之。然亦非也。寠乃官名。即周官屨人也。寠屨古字通耳。使之巡行氓間。有乏食者周給之。正屨人之事。

命柏巡氓家室。不能御者予之金。

樾謹按柏亦官名也。與上文命寠一律。古柏與伯通。故漢書古今人表伯與作柏碁。伯益作柏益。伯封作柏封。逢伯陵作逄柏陵。是其證也。此柏字亦當作伯。管子輕重丁篇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然則此所謂伯。即左右伯也。其職即古之常伯。周書立政篇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文選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是古之常伯。猶漢之侍中。乃近臣也。說文支部。攴迫也。引周書常攴常任。攴訓迫。有迫近之意。是此官名本當作攴。伯柏並叚字也。發金予民。出自內府之藏。故使近臣將命焉。

遝求侃孱用財乏者．糾三日而舉．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樾謹按糾三日而舉五字爲句．糾當作終．字之誤也．古文終字或作冬．廣雅釋詁曰．冬．竟也．冬與糾相佀因致誤耳．遝求侃孱用財乏者．終三日而舉．若過三日．是不用令．將治以罪．故曰後者若不用令之罪．下文云三日吏告畢上．是適如其期．無敢後也．

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樾謹按三罰三日．四罰四日．人則以三日爲期．士則稍優容之．以四日爲期．皆使得辦裝也．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

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曰．元人刻本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一作職計算之．士師算之．明沈啓南本與此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筴之．士師筴之．念孫按羣書治要是也．筴隷書策字也．據下文云．請從士師之策．則本作策之明矣．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

樾謹按王氏說非也．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文義甚明．若作筴之．則義轉晦矣．王氏謂以策書諫．無論以策書諫不可僅謂之策．且亦豈待令三出而始諫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若令三出而始諫．轉病其諫之晚矣．蓋晏子原文正作莫之從．傳寫奪從字．則莫之二字．於義未足．後人因下文有請從士師之策句．以意妄改之．或爲筴．或爲算．禮記仲尼燕居篇注曰．策謀也．文選運命論注引倉

顏曰算計也是策算義相近疑下文請從士師之策或作請從士師之算後人各據所見本改之耳不作策而作筴者因策字之形與莢字不類也卽此可知原文之作莢矣晏子曰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而莫之從者而言凡古書之義必求其安未可喜新而厭故也

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

王氏讀書雜志曰立惡本作去惡去惡斯可以禁暴今作立惡則文義反矣羣書治要正作去惡

樾謹按王氏說非也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惡若改立惡爲去惡則上句立愛之文又不可通必改爲立善始得矣禮記祭義篇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愛立惡義與彼同不當改立爲去羣書治要作去惡乃後人不知立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

樾謹按今有之家文義未明上文云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當云今有車百乘之家傳寫奪之耳

廢大立少亂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從羣書治要作廢長立少非也下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並以長少

對言。則此文亦當作置大立少。國語周語曰。是以小怨置大德也。韋注曰。置猶廢也。然則置大立少。猶云廢大立少。正與廢長立少同義。晏子原文。疑本作置大立小。亂之本也。大與小對。猶長與少對也。後人因下文立少字兩見。因亦改爲立少耳。少小音義並相近。故易淆亂。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少退。注云。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特牲饋食禮。挂於季指。注云季小也。釋文作季少。並其證也。王氏不知少爲小字之誤。而反以置大爲置子。失之矣。

使史固與祝佗。

樾謹按。衛祝鮀。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衛人。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佞字之誤。昭二十年左傳。君盍誅於祝固史嚚。此云史固祝佞。卽彼祝固史嚚也。祝史互錯。嚚與佞聲近而誤耳。

使君之年長于胡。

樾謹按。胡者蓋謂齊之先君胡公靜也。詩齊譜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謚法。保民耆艾曰胡。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爲祝詞。而史記乃有見殺之說。或傳聞之異。不足據也。

今君若設文而受諫。

樾謹按。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爲悅。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

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

樾謹按國中之寒者何限。必人人衣之以裘。勢必無以給之。且文王之民。老者衣帛而已。未聞其衣裘也。出裘當作去裘。意林作公乃去裘。是也。公本被狐白之裘。聞晏子之言。不安於心。令左右之人。爲之去裘。故曰乃令去裘也。發粟與飢寒。本作發粟與飢人。因去裘誤作出裘。遂改飢人爲飢寒。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此文。又因飢寒二字。於文未安。於飢寒下增者字。皆非晏子原文也。文選雪賦注引作以與飢人。可據以訂正。

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

樾謹按孫氏星衍曰。申田疑人名。此不然也。申田。官名也。申當爲司。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古通用。申田卽司田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

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瞿然曰。從寡人始。

樾謹按晏子問支解人從何軀始。而公遽云從寡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瞿然曰。從之。從卽縱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

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諫下、
樾謹按孫氏星衍曰。言一妄男子能書記者。卽成讖矣。此說非也。一妄男子。不可止曰一妄。妄疑妾字之誤。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滑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

今東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
樾謹按得字義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趙世家。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㝵。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往往相混。

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
樾謹按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爲闔。襄十七年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溼寒暑。語意與此同。

未幾朝韋冏解役而歸。
樾謹按孫氏星衍曰。朝韋冏未詳。或人名。今按韋冏人名。朝者召也。劉向九歎遠逝篇曰。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與昭通。故亦與召通。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未幾召韋冏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叚朝爲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朝韋冏三字爲人名。則役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卽不足見晏子匡諫之功矣。

帶球玉而冠且。

樾謹按且當作組。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

嬰唔非害國家而如何也。

樾謹按害下脫治字。家下衍而字。晏子原文。本作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古而如通用。如何卽而何。上文公曰。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也。明其與治國家有害也。今脫治字。則與上語不應。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作嬰唔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

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

樾謹按流失義不可通。問上篇曰。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疑此文流字亦危字之誤。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

樾謹按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傳寫脫之耳。上章景公登路寢之臺。下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皆一時之事。

服牛死。夫婦笑。非有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

樾謹按笑當爲哭。字之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死而哭之者。爲其有利于己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卽此意也。

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閒字不可通。疑閭字之誤。然閭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閒字本不誤。王氏特以閒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閒與國對文。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

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

樾謹按若冶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黿之首。蓋津人始皆駭疑。以為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黿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冶子也。古冶子親殺黿。挈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冶之功而衍若冶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并無冶字。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

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

樾謹按二語不可曉。孫氏解上句曰。同爭一桃而節。解下句曰。宜言不宜。夫同爭一桃。何節之有。且宜言不宜。則節亦言不節。兩句豈容異義乎。孫說非也。古冶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冶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即以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云云。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處置二桃。即以定己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

君得合而欲多。問上

樾謹按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於王。下言合以王。合卽給也。君得合而欲多。謂所得者旣給。而所求者彌多也。

佞不吐愚。

樾謹按吐當作咄。從士從出之字。隸書易混。若賣之爲賣。敖之爲敖是也。咄者詘之叚字。從口從言之字。古得相通。若詠之爲咏。諧之爲喈。是也。佞不詘愚。言不以佞而詘愚也。佞者有才辯之稱。故與愚相對。正與上文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一律。

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

樾謹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竄。卽出其邦域之外也。孫氏音義曰。雉奔言捷也。未達其旨。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君之通稱。故五等之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孫氏必以其爵爲疑。泥矣。

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

樾謹按大之事小。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小之事大。其說是也。彼周者殷之樹國也。乃證小事大弱事強之誼。言周之初乃殷之樹國耳。及周日強大而爲天子。則殷且事之矣。微子是也。正見強以弱

小而不能事強大之失。

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

樾謹按此所謂殷。卽宋也。宋得稱商。則亦得稱殷矣。變小。孫氏星衍謂疑卽褊小是也。變褊音近。故叚用耳。以遠望魯。當作以遠望晉。左氏傳所謂魯有佗竟。走望在晉也。因晉與魯形相似。此章又論魯事。晉字止此一見。淺人不察文義。妄改爲魯耳。晏子之意。蓋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所親者宋。所望者晉。宋旣小弱。不足爲援。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此滅國之道也。

廢罪順於民。

樾謹按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是謂廢置順於民。

不爲行以揚聲。

樾謹按古爲僞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云。爲本作僞。是也。不僞行以揚聲。言不僞託高行以揚聲譽。

中聽以禁邪。

樾謹按聽謂聽訟也。古謂聽訟爲聽。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曰。聽議獄也。中聽以禁邪。言聽訟得中。則足以禁邪也。尙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然則中聽二字。蓋本於尙書矣。問下篇曰。中聽則民

安。夫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中聽則民安也。又曰慢聽厚斂則民散。聽與斂並言。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

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羣書治要。以居字爲君字之誤。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義不倫矣。古之君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汙。所行則潔。是謂不權居以爲行。

積豐義之養。

樾謹按豐義二字。誼不可通。義當作羨。字之誤也。羨。饒也。豐羨猶豐饒矣。

地不同生。

樾謹按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爲性。地不同性。卽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羣書治要作宜。蓋不知生爲性之叚字而改之。未足爲據。

吾欲和民。親下。奈何。

樾謹按和民當作和臣。下文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焉云云。則臣和矣。可證此文民字之誤。

聞寧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同下。

樾謹按風者聲也。風之所至。必有聲。故文六年左傳曰。樹之風聲。因而古人卽謂聲爲風。管子宙合篇

君失音則風律必流。風律卽聲律也。輕重已篤。吹塤篪之風。猶言塤篪之聲也。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高注曰。遺風猶遺聲。得其義矣。此云賢人之風。猶賢人之聲也。孫氏曰讀如諷。非。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

樾謹按廉字義不可通。疑當作秉。說文秝部。兼持二禾。秉持一禾。秉與兼形相佀。秉誤爲兼。又誤爲廉耳。爾雅釋詁曰。秉執也。秉政猶言執政。景公問晏子。人臣執政而能長久。其所行何若。秉誤爲廉。則義不可通矣。下文曰廉政而遬亡。其行何也。誤同。

不以威彊退人之君。

樾謹按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吳人藩衞侯之舍。是以威彊迫人之君矣。故晏子以爲諷也。

鎌然不滿。

樾謹按鎌當爲歉。說文欠部。歉食不滿。从欠甚聲。是歉之本義爲食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歉。故曰。歉然不滿。

犒爾國化而爲一心。

樾謹按犒當爲撟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撟舉手也。故引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撟然而不

下。索隱云。搖。舉也。搖舉國化而爲一心。猶云舉舉國化而爲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擧舉國盡化爲一。此作搖。彼作舉。文異而義同。若作猺則不可通矣。

夫偪邇于君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

樾謹按。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

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樾謹按。儉乃斂字之誤。上云慢聽厚斂則民散。此云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兩文正相應。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

樾謹按。既靜矣晏以五字。文不可通。孫云疑有脫誤。是也。靜字疑當作請。聲近而誤。晏當作宴。聲近形似。且本書多晏字少宴字。故誤也。矣衍字。以字當在宴字之上。其原文云。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句 既。句 請以宴。句 平公問焉。蓋饗禮畢。後又行宴禮。若昭二十五年左傳宋公享昭子。明日宴是也。

考非屨。

樾謹按。詩山有樞篇。毛傳曰。考。擊也。廣雅釋詁文同此。考字亦當訓擊。孟子滕文公篇。捆屨。趙注曰。捆猶叩椓也。然則考屨與捆屨同義。孫氏訓考爲成。猶未得也。

罬系豢收之處不足。雜上、

樾謹按收乃牧字之誤。罬紊豢牧之處不足。故下云絲罬于燕。牧馬于魯也。孫氏不知收爲牧之誤。反讀豢爲豢。失之矣。

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樾謹按依猶因也。偶讀爲寓。古字通用。寓猶寄也。依物而偶於政者。因物而寄於政也。若晏子因築臺之事。而寄發粟之政是也。孫曰。言據事而不遂于政。未得其義。

丞歲溜水至。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說文。霤屋水流也。溜同霤。此說非是。下文曰。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是水之大如此。豈屋霤水乎。溜疑淄字之誤。齊都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淄水大至而爲害也。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

樾謹按說苑反質篇。作賓主之罪也。當從之。上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醉而不出以賓言。不以主言。故刪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爲主人。則固不應專罪客矣。當從說苑補主字。

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

樾謹按豈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公自喜託國之得人．故曰我豈過哉．吾託國于晏子也．如今本則語不可通矣．

公曰善哉知苦言．

樾謹按知當作如．苦當作若．皆形似而誤也．善哉如若言．猶云善哉如若所言．

夫恐者多悔．不肖者自賢．

樾謹按恐者多悔．與不肖者自賢．兩意不倫．說苑雜言篇載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恐者自多也．即本晏子之言．疑此文本作恐者自多．傳寫奪自字．淺人妄補悔字耳．

噎而遽掘井．

樾謹按掘井與噎無涉．說苑雜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

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

樾謹按方乃與字之誤．與本作与．隸書方字作方．相似故誤也．與見國之必侵．不若死．日與日不若．正相應．今誤作方．則不可通矣．

臣請襱而去．

樾謹按何末當有之字．說苑辨物篇．正作臣請襱而去之．

爲禳君鴞而殺之。

樾謹按說苑作爲君禳鴞而殺之。此文君禳字誤倒。

且無令君知之。

樾謹按柏常騫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令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苑作且令君知之。蓋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即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惶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騫比周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

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

樾謹按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以壽三族者。以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亦即能保也。說文土部。𡍮。保也。壽字古作䛇。與𡍮並從𠷎聲。故義亦得通矣。

免粟之食飽。

樾謹按上云。食脫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即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免與脫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膚爲證。謂免去即脫去也。而未引晏子此文。失之。

士之一乞也。

樾謹按乞當作旣。說文皀部。旣。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旣。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古字並通。士之一

既。猶云士之一食。下文二乞三乞並同。故曰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也。

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樾謹按荀子哀公篇。竊其有益與其無益。楊倞注曰。竊宜爲察。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釋文曰。竊竊崔本作察察。蓋竊與察一聲之轉。廣雅釋詁曰。竊著也。釋訓曰。察察著也。是其聲近義通之證。窮不可竊。當作窮不可察。言窮極之則反無以察矣。故國不可窮也。

召衣冠以迎晏子。外篇重而異者、

樾謹按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故此云衣冠以迎。王氏念孫謂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補者誤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四字矣。

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

樾謹按毋知有死。本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如毋有死者。而毋有死也。諫上篇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誤作知。寫者遂移至毋字之下。義不可通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樾謹按之字衍文。其國以禍。四字爲句。言國以之而受禍也。與上文國受其福。相對爲文。說詳羣經平

議左傳.

田無宇爲埠矣.

樾謹按埠字義不可通.疑圻字之誤.圻誤爲坼.又誤爲埠耳.圻者幾之叚字.隱元年穀梁注傳.天子幾內.釋文曰.幾本作圻.然則圻之通作幾.猶圻之通作幾也.田無宇爲圻矣.猶曰田無宇爲幾矣.問上篇曰田無宇之後爲幾.是其證.

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

樾謹按今爲人子下.不當有臣字.蓋衍文也.盆成适之意.蓋謂忠孝一也.故子胥自忠其君耳.而天下之父母皆願得以爲子矣.今爲人子而父母不得合葬.是離散其親戚也.親戚謂父母也.韓詩外傳.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是其證也.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非孝矣.非孝即非忠矣.故曰足以爲臣乎.王氏念孫不達此意.謂有闕文.非是.

臣何敢槁也.

樾謹按此槁字與問下篇槁魯國之槁.同爲撟之誤字.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又曰.事曓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晏子言臣何敢撟.言臣何敢有所撟拂乎.蓋因公忿然作色.故云然.

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

樾謹按古依隱同聲。廣雅釋器曰。衣隱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是隱與依聲近誼通。此隱字當讀爲依。依君之威以自守。正與上社鼠之喻相應。

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

樾謹按無幾當作爲幾。字之誤也。問上篇正作田無宇之後爲幾。可據以訂正。

今日吾譏晏子。皆猶倮而高橛者也。

樾謹按皆乃譬字之誤。橛乃撅字之誤。高讀爲咎。以高爲咎。猶以咎爲皋。尙書皋陶謨。釋文曰。皋本作咎。是其例也。墨子公孟篇。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此卽倮而咎撅之義。倮爲倮體。撅者揭衣也。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撅。鄭注。撅。揭衣也。撅誠不恭。倮則更甚。故曰譬猶倮而咎撅者也。

當此之時民無飢。

樾謹按飢下當有者字。如今本則文義不足。說苑政理篇。正作民無飢者。

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

樾謹按不周當爲不由。廢置不由於君前。故爲專也。疑古本叚粤爲由。粤之寫爲由。其形與古文周字作粤者相近。因誤爲周耳。

敬見不問其道。外篇不合經術者、

樾謹按敬字當作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是苟與亟通.苟見猶云亟見.孟子萬章篇稱公亟見於子思.與此同義.亟見而不問其道.仲尼所以行也.苟字經傳罕見.淺人遂加攴作敬耳.

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

孫氏星衍音義曰.一本道作單.非.王氏引之曰.作單者是也.單讀爲癉.爾雅.癉.病也.字或作擅.大雅板篇毛傳曰.擅.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路露古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病也.

樾謹按王說是矣.惟從別本作單.而訓爲病事之教.似近不詞.道乃退字之誤.說文辵部.退.數也.周書曰.我興受其退.退事者.數事也.今微子篇作我興受其敗.經傳遂無退字.淺人不知其義.見上句有路字.因妄改爲道字耳.

公曰.合色寡人也.

樾謹按合色無義.下文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色上並無合字.合疑否字之誤.否字自爲一句.說文▲部.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否聲.公曰否者.深怪其語.故先唾而不受耳.

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粟.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粟故華而不實.

樾謹按孫刻本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彼爲破。其實非也。彼黃布者。言彼其所捐之布。乃黃布也。若作破字。則破黃布三字文不成義矣。黃上亦當有彼字。蒙上而省。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樾謹按此下各本均闕。孫刻本據太平御覽增。而王氏讀書雜志謂雜取諸書補入。不足爲據。因詳錄元刻。又以羣書治要及御覽人事部所引補之。洵校孫刻爲備矣。惟此文實見於說苑君道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非其全者。王氏不錄說苑何也。故備錄于左。補王氏徵引所未及。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補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諸子平議卷八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

樾謹按常與尙古通．史記衞綰傳．劍尙盛．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尙作常．並其證也．尙者上也．言道可道．不足爲上道．名可名．不足爲上名．卽上德不德之旨也．河上公以上篇爲道經．下篇爲德經．道經首云．道可道．非尙道．德經首云．上德不德．其旨一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樾謹按易州唐景龍二年所刻道德經碑．與今本異者數百事．此文作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無兩以字．當從之．司馬溫公王荆公並於無字有字絕句．亦當從之．常字依上文讀作尙．言尙無者欲觀其徼也．尙有者欲觀其歸也．下云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正承有無二義而言．若以無欲有欲連讀．既有欲矣．豈得謂之玄乎．

萬物作焉而不辭．二章、

樾謹按不辭當就聖人說．不當就萬物說．方與生而不有．爲而不恃一律．河上公注．謂不辭謝而逆止．

非也。不辭猶不言。卽上文所謂行不言之教者。唐傅奕本作萬物作而不爲始。畢氏沅謂辭始同聲。以此致異。奕義爲長。然三十四章云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與此章文義相近。恐未可舍古本而從傅本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四章。

樾謹按說文皿部。盅器虛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盅訓虛。與盈正相對。作沖者叚字也。河上公訓沖爲中。失之。第四十五章。大盈若沖。沖亦當作盅。又按或不盈。唐景龍碑作久不盈。久而不盈。所以爲盅。殊勝今本。河上公注曰。或常也。訓或爲常。古無此義。疑河上本正作久也。

解其紛。

樾謹按釋文河上公本紛作芬。然芬字無義。此句亦見五十六章。河上公於此注云。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爲以解釋。於彼注云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爲以解釋之。注義大略相同。則河上本芬字當讀爲忿。若以本字讀之。則注中結恨之義不可解。此章紛結恨也。俗刻又譌爲結根。而義益晦矣。此文兩見注又相同。尙可訂正耳。王弼本五十六章作解其分。注云。除爭原也。則亦讀爲忿矣。顧歡本正作忿。乃其本字。芬紛並叚字耳。

谷神不死。六章。

樾謹按釋文河上本谷作浴。云浴。養也。然浴字實無養義。河上本浴字。當讀爲穀。詩小弁篇。蓼莪篇。四月篇。並云民莫不穀。毛傳並云。穀。養也。穀亦通作谷。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詩正義引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生亦養也。王弼所據本作谷者。穀之叚字。河上古本作浴者。谷之異文。王弼不達古文叚借之義。而有中央無之說。斯魏晉之淸談。非老氏之本旨。

抱一能無離乎。十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無乎字。唐景龍碑亦無乎字。然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則古本固有乎字。又按能如嬰兒句。河上公及王弼本。均無如字。於文義未足。惟傅奕有如字。與古本合。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

樾謹按唐景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爲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其義並勝。當從之。愛民治國能無爲。卽孔子無爲而治之旨。明白四達能無知。卽知白守黑之義也。王弼本誤倒之。河上公本兩句並作無知。則詞複矣。天門開闔能無雌。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諸句而誤。王弼注云。言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是王弼本正作能爲雌也。河上公注云。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是亦不作無雌。故知無字乃傳寫之誤。當據景龍本訂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十二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云。爽亡也。王弼注云。爽差失也。並未得爽字之義。呂氏春秋尊師篇曰。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以口爽與耳聾目盲並舉。正與老子此章同。列子仲尼篇曰。目將眇者。先睹秋豪。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然則爽者口病之名。故莊子天地篇云。五味濁口。使口厲爽。淮南子精神篇云。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疑古語然也。新序雜事篇引呂子。爽作啗。可知口爽猶口啗。正與聾盲一律矣。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十三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何謂寵辱。辱爲下。注曰。辱爲下賤。疑兩本均有奪誤。當云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河上公作注時。上句未奪。亦必有注。當與辱爲下賤。對文成義。傳寫者失上句。遂并注失之。陳景元李道純本均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可據以訂諸本之誤。

古之善爲士者。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謂得道之君也。則善爲士者。當作善爲上者。故以得道之君釋之。上與士形似而誤耳。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樾謹按蔽乃敝之叚字。唐景龍碑作獘。亦敝之叚字。永樂大典正作敝。不新成三字。景龍碑作復成二字。然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故能弊而不新成。則古本如此、但今本無而字、於文義似未足耳。

如春登臺。二十章、

樾謹按如春登臺。與十五章若冬涉川一律。河上公本作如登春臺。非是。然其注曰。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是亦未嘗以春臺連文。其所據本亦必作春登臺。今傳寫誤倒耳。文選閒居賦注引此已誤。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樾謹按似當讀爲以。古以似通用。易明夷彖傳。文王以之。釋文曰。以荀向本作似。詩旄丘篇。必有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篇注引作必有似也。並其證也。而我獨頑以鄙六字爲句。頑以鄙。猶言頑而鄙也。故傅弈本作我獨頑且鄙。可證河上公於頑字絕句之非。王注曰。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疑王本亦與傅本同矣。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

樾謹按惚兮怳兮二句。當在怳兮惚兮二句之下。蓋承上惟怳惟惚之文。故先言怳兮惚兮。其中有物。與上道之爲物。惟怳惟惚。四句爲韻。下文惚兮怳兮。其中有象。乃始變韻也。王弼注曰。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怳兮惚兮。惚兮怳兮。其中有象也。注文當是全舉經文。而奪其中有物四字。然據此可知王氏所見本。經文猶未倒也。

以閱衆甫。

樾謹按甫與父通。衆甫者衆父也。四十二章。我將以爲教父。河上公注曰。父始也。而此注亦曰。甫始也。然則衆甫卽衆父矣。一章曰。有名萬物之母。二十五章曰。可以爲天下母。衆父者猶云萬物母天下母也。莊子天地篇。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二十三章、

樾謹按下道者二字。衍文也。本作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其下德者失者。蒙上從事之文而省。猶云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同於失也。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可證古本不疊道者二字。王弼注曰。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緜緜若存。而物得其眞。於道同體。故曰同於道。是王氏所據本。正作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然以河上公注觀之。則二字之衍久矣。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二十四章

樾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是河上本作在道。王弼注曰。其唯於道而論之。若郤至之行。盛饌之餘也。則當作其於道也。方與注合。今弼本作在道。河上本作於道。由傳寫互誤。兩失其真矣。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二十六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輕則失臣。注云。王者輕淫。則失其臣。竊謂兩本均誤。永樂大典作輕則失根。當從之。蓋此章首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終之曰。輕則失根。重則失君。言不重則無根。不靜則無君也。王弼所據作失本者。本與根一義耳。而弼不曉其義。以失本爲喪身。則曲爲之說矣。至河上公作失臣。殆因下句失君之文而臆改耳。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二十八章

樾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聖人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是其本作聖人用之。至王弼注曰。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則當作聖人因之。方與注合。今作用者。後人據河上本改之耳。

或挫或隳。

樾謹按挫河上本作載。注曰。載。安也。隳。危也。是載與隳相對爲文。與上句或強或羸一律。而王弼本乃

作𢫬則與㙳不分二義矣。疑𢫬乃在字之誤。在篆文作杜。故誤爲𢫬也。或在或㙳。即或栽或㙳。栽從𢦏聲。在從才聲。而𢦏亦從才聲。州輔碑我𢦏不𤀮是也。其聲既同。故得通用矣。

以道佐人主者。三十章

樾謹按唐景龍碑作以道作人主者。乃古本也。河上公注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則河上公本亦是作字。若曰以道佐人主。則是人臣以道輔佐其主。何言人主以道自輔佐乎。因作佐二字相似。又涉注文輔佐字而誤耳。王弼所據本已爲佐字。故注曰以道佐人主。尙不可以兵強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後人以王本改河上公本。而河上注義晦矣。

善有果而已。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善者果而已。當從之。王注曰。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是其所據本亦作善者。故以善用師者釋之。今作善有。以形近而誤。

不敢以取強。

樾謹按敢字衍文。河上公注曰。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注中不以二字。即本經文。其果敢字。乃釋上文果字之義。非此文有果字也。今作不敢以取強。即涉河上注而衍。王注曰。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亦不以二字連文。可證經文敢字之衍。唐景龍碑正作不以取強。當據以訂正。

果而勿強

樾謹按傅奕本作是果而勿強。當從之。上文云。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又云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皆言其果。不言其強。故總之曰。是果而不強。正與上文果而已不以取強相應。讀者誤謂此句與果而勿矜諸句一律。遂妄刪是字耳。唐景龍碑亦有是字。當據增。

道常無名。三十二章

樾謹按常與尙通。說見首章。道尙無名者。言以無名爲貴也。河上注。王注。並非。三十七章。道常無爲。義同。

知止可以不殆。

樾謹按唐景龍碑無可以二字。是也。王注曰。知止所以不殆也。蓋加所以字以足句。而寫者誤入正文。故今河上公本作知之所以不殆。此作可以者。又所以之誤矣。

衣養萬物而不爲主。三十四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愛養。此作衣養者。古字通也。蓋衣字古音與隱同。故白虎通衣裳篇曰。衣者隱也。以聲爲訓也。而愛古音亦與隱同。故詩烝民篇毛傳。訓愛爲隱。孝經疏引劉炫曰。愛者隱惜而結於內。不直訓惜。而必訓隱惜者。亦以聲爲訓也。兩字之音本同。故愛養可爲衣養。傅奕本作衣被。則由後人

不通古音。不達古義。率臆妄改耳。

是以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三十八章、

樾謹按無爲與無以爲似無所區別。下文云。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夫無爲與爲之。其義迥異。而同言無以爲。其不可通明矣。韓非子解老篇。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蓋古本老子如此。今作無以爲者。涉下上仁句而誤耳。傅奕本正作不。

下士聞道大笑之四十一章、

樾謹按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曰。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本皆作大而笑之。今按王說是也。下士聞道。大而笑之。與上文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兩句相對。傅奕本作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下士聞道。而大笑之。蓋誤移兩而字於句首。然下句之有而句。則尚可藉以考見也。而勤行之。是勤而行之之誤。然則而大笑之。是大而笑之之誤。可以隅反矣。

建德若偷。四十一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王弼注曰。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然。偷匹之訓。於古無徵。義亦難曉。豈王氏所據本。偷或作偷邪。以韻求之。因不然矣。河上

公蓋讀儉爲撿。說文手部。撿引也。故解爲若可儉引。又因其義未足。加使空虛三字以足成之。非經旨矣。今按建當讀爲健。釋名釋言語曰。健。建也。能有所建爲也。是建健音同而義亦得通。健德若偸。言剛健之德。反若偸惰也。正與上句廣德若不足一律。

禍莫大於不知足。四十六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此句之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據韓非子解老篇。則此句當有。惟韓子作禍莫大於可欲。誤也。其上文曰。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則本是罪字明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四十八章、

樾謹按常乃當字之誤。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治天下當以無事。疑河上原注作治天下當以無事。後人因經文譌作常。因於注文增入常字耳。

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四十九章、

樾謹按爲天下渾其心下。河上公本。有百姓皆注其耳目七字。王弼本當亦有之。故注云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是可證其有此句也。注有各用聰明四字。在爲天下渾其心句下。正解百姓皆注其耳目之誼。而經文奪此句。當據河上公本補之。

入軍不被甲兵。五十章、

樾謹按被河上公本作避。據韓非子解老篇云。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則甲兵以在己者言自當以作被爲長。

兵無所容其刃。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兵無所容其刃。言兵無所用其刃。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容與庸通。庸爲用。故容亦用也。

塞其兌。五十二章。

樾謹按兌當讀爲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閱來風。閱從兌聲。閱可叚作穴。兌亦可叚作穴也。塞其穴。正與閉其門文義一律。

是謂盜夸。五十三章。

樾謹按夸字無義。韓非子解老篇作盜竽。其解曰。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盜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蓋古本如此。當從之。

蜂蠆虺蛇不螫。五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毒蟲不螫。注云。蜂蠆蛇虺不螫。是此六字乃河上公注也。王弼本亦當作毒蟲不

螫。後人誤以河上注羼入之。

猛獸不據。

樾謹按據當作㨿。說文豕部。㨿鬭相丮不解也。从豕虍。豕虍之鬭不相捨。一曰虎兩足舉。然則於猛獸言不㨿。正與於蜂蠆言不螫同。今作據者。叚字耳。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五十五章、

樾謹按全字之義未詳。王注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說殊未安。河上公本全作峻。而其注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是以陰字釋峻字。玉篇肉部。朘。赤子陰也。峻即朘也。疑王氏所據本作全者。乃会字之誤。会者陰之本字。蓋陰陽字本作侌昜。其從阜者。陽則山南水北。陰則山北水南。並以地言。非侌昜之本義也。老子古本。蓋從古文作侌。而隸書或作会。武梁祠堂畫象。陰字左旁作会。是也。会字闕壞。止存上半。則與全字相似。因誤爲全矣。是故作会者。老子之原文。作全者。会之誤字。作峻者。其別本也。王氏據誤本作注。不能訂正。遂使老子原文。不可復見。惜之。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樾謹按此下本有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二句。後人因已見於五十二章。而刪去之耳。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是古本有此二句之

明證．且用其光復歸其明．正見物不可終壯之意．故下文曰．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今脫此二句．則與下文之意不屬矣．文子下德篇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元同．用其光．復歸其明．亦有下二句．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五十七章

樾謹按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二章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爲章末結句．是其例矣．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爲一章．今誤合之．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五十九章

樾謹按困學紀聞卷十．引此文．兩服字皆作復．且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並云．不遠而復．又曰．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爲復．今按韓非子解老篇曰．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雖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然則古本自是服字．王說非．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六十一章

樾謹按古以字與而字通．周易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昭十一年左傳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孟子告子篇曰．秦楚之王．悅於利以

罷三軍之師．秦楚之王．說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並以而互用．是其義同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猶曰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兩句文義無別．疑有舛誤．當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蓋卽承上文而申言之．一句作以．一句作而．以而互用．正與前所引諸文一律．因下文有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句．兩大國字適相連屬．古人遇重文．每省不書．止於字下作二畫識之．此文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古本兩大國字不重書．止作大二國二．後人傳寫舛之．因以大國字屬下句．而以或下而取四字爲句．幷上句小國字亦刪去之．使兩句一律．而其誼不可曉矣．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六十二章、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人間篇．引此文．並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是今本脫下美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樾謹按唐景龍碑及傅奕本．並作求以得．正與有罪以免相對成文．當從之．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九字爲句．乃設爲問辭以曉人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言人能修道．則所求者可以得．有罪者可以免也．不曰字邪字相應．猶言豈不以此邪．謙不敢質言也．下云故爲天下貴．則自問還自答也．河上公本不曰誤作不日．因曲爲之說曰．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失其義矣．

報怨以德。六十三章。

樾謹按論語子路篇。以德報怨。朱文公集注曰。或人所稱。今見老氏書。然老氏之意。實不如此。第三十六章云。將欲翕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彊之。將欲廢之。必故與之。第四十二章云。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此云報怨以德。其旨一也。下文言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夫圖難於易。善於圖難者也。爲大於細。善於爲大者也。然則報怨以德。正深於報怨矣。第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老子之說。大抵如此。朱文公引以證論語或人所稱。失老子本旨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六十七章。

樾謹按韓子解老篇。作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事器異文。或相傳之本異。或彼涉上文事無不事句而誤。皆不可知。至故能下有爲字。則當從之。蓋成器二字相連爲文。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杜注曰。成國。大國。昭五年傳。皆成縣也。成縣亦謂大縣。然則成器者。大器也。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爾雅釋詁。神重也。神器爲重器。成器爲大器。二者並以天下言。質言之。則止是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天下長耳。乃上言天下而下變文言成器。古人自有此例。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顏淵所附。本是夫子。因上句言夫子。故下句變文言驥尾。顧氏炎武謂是回避復借之法。是也。自宋以來儒者。不以修辭爲事。莫窺斯祕矣。

是謂配天古之極。六十八章

樾謹按此文王弼無注。河上公以是謂配天四字爲句。注云。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三字爲句。注云。是乃古之極要道也。然此章每句有韻。前四句以武怒與下爲韻。後三句以德力極爲韻。若以是謂配天爲句。則不韻矣。疑古字衍文也。是謂配天之極六字爲句。與上文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一律。其衍古字者。古卽天也。周書周祝篇曰。天爲古。尙書堯典篇曰。若稽古帝堯。鄭注曰。古天也。是古與天同義。此經配天之極。佗本或有作配古之極者。後人傳寫誤合之耳。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六十九章

樾謹按哀字無義。疑襄字之誤。史記梁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哀王立。據竹書紀年無哀王。顧氏日知錄謂哀襄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又按秦哀公陳哀公。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作襄公。是二字之相混久矣。襄者讓之叚字。周官保氏職。鄭注襄尺。釋文曰。襄音讓。本作讓。是古襄讓通用。上文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吾不敢進寸而退尺。卽所謂讓也。故曰抗兵相加。讓者勝矣。亦卽七十三章不爭而善勝之意。因叚襄爲讓。又誤襄爲哀。故學者失其解耳。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七十一章

樾謹按上文已言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又言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則文複矣。韓非子喻老篇。作聖人

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當從之。蓋上言病病。故不病。此言不病。故無病。兩意皆承。不病者。不以爲病也。韓非所謂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胥是也。無病則莫之能病矣。此越王所以霸。武王所以王也。

常有司殺者殺。七十四章

樾謹按常當作尙。與第一章非常道非常名諸常字同。尙者上也。上有司殺者。謂天也。河上公注曰。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是正作上字解。

木強則兵。七十六章

樾謹按木強則兵。於義難通。河上公本作木強則共。更無義矣。老子原文本作木強則折。因折字闕壞。止存右旁之斤。又涉上句兵強則不勝。而誤爲兵耳。共字則又兵字之誤也。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卽此章之文。可據以訂正。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七十七章

樾謹按賢下當有乎字。其不欲見賢乎。文義方足。乎者語之餘。古人多不箸於文字。而使讀者自得之。尙書西伯戡黎篇我生不有命在天。據史記則句末亦有乎字。而經文無有。卽其例矣。

無德司徹。

樾謹按古字徹與轍通。二十七章。善行無轍迹。釋文作徹。引梁注曰。徹應車迹。今作彳者。古字少也。然則此文徹字。亦與彼同矣。有德司契。無德司轍。言有德之君。但執左契合符信而已。無德之君。則皇皇然司察其轍迹也。河上公解善行無轍迹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此卽可說無德司徹之義。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八十章。

樾謹按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宣秉傳注曰。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然則什伯之器。猶言什物矣。其兼言伯者。古軍法以百人爲伯。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衞曰伯。是其證也。什伯皆士卒部曲之名。禮記祭義篇曰。軍旅什伍。彼言什伍。此言什伯。所稱有大小。而無異義。徐鍇說文繫傳。於人部伯下引老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伯共用器。謂兵革之屬。得其解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兩句一律。下文云。雖有舟轝。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舟轝句蒙重死不遠徙而言。甲兵句蒙什伯之器不用而言。文義甚明。河上公本什伯下誤衍人字。遂以使有什伯四字爲句。失之矣。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八十一章。

樾謹按此當作信者不美。美者不信。與下文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文法一律。河上

公於信者不美注云。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是可證古本正作信者不美無言字也。於美言不信注云。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疑此注爲後人增益。其原文云美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自經文誤作美言不信。後人因改注文美者爲滋美之言者。不詞甚矣。

諸子平議卷九

墨子一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親士

樾謹按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氏沅校注曰抑安也猶曰安其大醜於文義未得

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

樾謹按內當作㐲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㐲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說曰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殊失其旨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

樾謹按王氏念孫斷焉字下屬爲句謂焉猶乃也其說是也支苟二字畢云疑誤今按支苟乃𥝌𥞊二字之叚音說文禾部𥞊𥝌𥞊也徐鍇曰𥝌𥞊不伸之意然則𥝌𥞊者詻詻殆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淩厭而不得伸亦必詻詻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上必有詻詻之下是也

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

樾謹按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廿井四喻。正承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兂。近字古文作岸。篆書作𢓊。兩形相似而誤。禮記大學篇。舉而不能先。先乃近字之誤。與下退而不能遠。相對成文。說詳羣經平議。可以與此互證。

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

樾謹按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己當爲人己之己。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己謂與己意同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爲之說。非是。

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

樾謹按逝當讀爲澨。古字通也。詩有杕之杜篇。噬肯適我。釋文曰。噬。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作澨。猶逝之通作噬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睢澨。楚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澨。杜預王逸注竝曰。澨。水涯。澨淺與谿陝對文。因叚逝爲澨。其義遂晦。王氏引之謂逝當作遊。亦未免不求之聲而泥其形矣。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脩身、

樾謹按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

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卽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旣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或它本自有作君子者。而馬氏誤移作首句。傳寫者乙正之。仍從古本作士雖有學。而篇首君子二字。失於删去耳。

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樾謹按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上句並無者字。是其證。

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

樾謹按徧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擩于三豆。今文辯皆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所染、

樾謹按畢云。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然晉有郤氏。未聞有郤偃也。王氏念孫曰。高當作郭。卽城郭之郭。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今按王說得之矣。然必謂高是亭之誤。則猶求之形而未求之聲也。高與郭一聲之轉耳。故從高得聲之字。玉篇。塙音口角切。毃音口卓切。翯音胡角切。然則高亦可讀如郭矣。詩緜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郭偃之爲高偃。猶郭門之爲皋門也。

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法儀

樾謹按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並無五者。

賊其人多。故天禍之。

樾謹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天福之。相對。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七惡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待當為持。憂反當為愛交。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按王說是矣。然以憂為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罕言持祿愛交者。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並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祿。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恙交。恙即養之叚字。古同聲而通用。莊子至樂篇。若果養乎。予果歡乎。養當讀為恙。爾雅釋詁。恙。憂也。故與歡為對文也。此云仕者持祿。游者恙交。恙當讀為養。後人不達叚借之旨。引爾雅恙憂也之訓以釋之。遂有改其字作憂者。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矣。

所言不忠。所忠不信。

樾謹按言乃信字之誤。

二穀不收謂之旱。

樾謹按旱者不雨也。不得爲二穀不收之名。疑旱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罕。饉也罕也皆稀少之謂。饉猶僅也。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作一穀不升謂之嗛。嗛猶歉也。然則二穀不收謂之罕。其義正一律矣。

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

樾謹按疾當爲寡。爲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爲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

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樾謹按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卽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

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辭過、

樾謹按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

此非云益煖之情也。

樾謹按。情猶實也。煖之情。猶言煖之實。云益者。有益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益煖之情。猶曰此非有益煖之實。上文曰。冬則輕煗。夏則輕凊。而此獨言煖者。衣固以煖爲主耳。

冬則凍冰。夏則飾饐。

樾謹按。畢解飾字曰。若覆食之幂。然凍冰二字一義。飾饐二字亦必一義。不當如畢氏說也。飾疑餲字之誤。論語曰。食饐而餲。冬則凍冰。夏則餲饐。兩句文義正一律。餲字右旁之曷。隸書或止作曷。而飾字隸書或以飭爲之。兩形相近。故誤耳。

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三辯

樾謹按。非字衍文。

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

樾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第期爲茅茨。然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下文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今作茅茨。則眞無樂矣。疑後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

以勞殿賞

樾謹按畢云、殿讀如奔而殿、此殆非也、論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定一聲之轉、文選江賦注曰、澱與淀古字通、殿之與定、猶澱之與淀也、詩采菽篇、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鎮也、鎮卽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塡也、塡與奠通、禮記檀弓篇、主人旣祖塡池、鄭注、塡池當爲奠徹是也、奠亦定也、周官司士職曰、以久奠食、此云以勞殿賞、句法一律、殿奠文異而義同、

舉公義辟私怨、

樾謹按畢云、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說非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槪辟舉之乎、小爾雅廣言、辟、除也、辟私怨、謂惟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問、故除去之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讀爲弭、此辟字或從鄭讀亦通、

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

樾謹按畢云下疑脫一字、非也、施當讀爲惕、尙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也、敬懼而施、卽敬懼而惕、文義已足、非有闕文、

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尙賢中、

樾謹按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

句皆用是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

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

樾謹按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

旣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曰字爲有字之誤。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旣云若法。卽旣有此法。後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

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

樾謹按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尙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嬖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

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拆不崩。若日之光。

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

樾謹按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普隔句爲韻。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韻。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既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閑。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尙賢下、

樾謹按灰字之義不可曉。疑反字之誤。反者販之叚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止作反也。尙書大傳曰販於頓丘。

昔者伊尹爲莘氏女師僕。

樾謹按師當爲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尙同上、

樾謹按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

樾謹按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亣。與而相似。故誤。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尙同下篇。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與此一律。可證。

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樾謹按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十一字爲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所下脫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連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皆同。連役卽連收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是故庶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尙同中

樾謹按庶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庶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旣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天志中篇。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磨字皆曆字之誤。曆卽歷之叚字也。說本王氏念孫。此歷字誤作庶。彼曆字誤作磨。古書之晦久矣。

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

樾謹按此本作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今作不避者。篆文相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而辟天

鬼之所惜

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

樾謹按畢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解曰幾讀如關市譏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并爲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爲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語周語注曰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幷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

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

樾謹按之衍字

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尙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

樾謹按畢云而讀與能同又據文選東京賦注引此文作古者聖王惟能審以尙同是故上下通情因增入審字故字王氏念孫謂此本作是故上下請通請卽情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誤入正文又衍爲字耳文選注作通情者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今按其說皆是也惟以爲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尙同爲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遂誤作以爲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旣云審以尙同又云以爲正長一句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

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尙同爲政也。若作尙同以爲正長。卽失其義矣。下篇云。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證也。還注删此句。畢氏王氏說亦未及。故具說之。

助之動作者衆。卽舉其事速成矣。

樾謹按此本作卽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言卽其。卽則古通用也。今作卽舉其事。誤。

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

樾謹按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卽中情也。下篇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是其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爲情。故誤删中字耳。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中實亦卽中情也。

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樾謹按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奪說字。此下奪爲政二字。當據下篇補。

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尙同下

樾謹按賞下當有罰字。義見上文。而不可當作不可而。猶言不可以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

樾謹按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爲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

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尙同於天子

樾謹按下義字衍文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並無下義字是其證也畢校巳及之矣上下文並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撰與選通

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尙同於天

樾謹按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義見上下文

先之譽令聞先人發之

樾謹按畢校云先之二字一本作光當從之光廣古通用光譽卽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

臣自愛不自愛君錯愛上

樾謹按下自字衍文也上文子自愛不愛父弟自愛不愛兄皆無下自字

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

樾謹按兩人字下並脫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並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

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兼愛中、

樾謹按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不以濯。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即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

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樾謹按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乃反言以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

不切辱宦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

樾謹按君臣相愛至富不侮貧四十字本在上文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之下然而今天下之士子墨子言曰十二字當作然而今天下之君子曰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句亦難解於故二字當爲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

樾謹按辯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

連獨無兄弟者

樾謹按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矜或作㦙皆假音然鰥矜㦙三字聲皆不與連相近畢說非也連當讀爲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高注曰連嶁猶離嶁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猶爛熳失其職業也然則流連卽流離也亦其證也

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兼愛下

樾謹按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與此為對文可證。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必將無可焉。

樾謹按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必將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

疾病不待養。

樾謹按待當為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為侍。非是。非命下篇下以待養百姓。待亦當作持。

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

樾謹按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

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為吾身。

樾謹按為吾身上當有若字。上文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是其證。

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

樾謹按惡下脫賊字。當據上文補。

故約食為其難為也。

樾謹按其當作甚、下二句並同、甚難爲卽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

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非攻中、

樾謹按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

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

樾謹按教下疑脫士字、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卽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之言、則闔閭先有此法矣、

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幷兼、非攻下、

樾謹按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幷、無免字可證、

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

樾謹按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

率不利和、

樾謹按率讀爲將率之率。利即和字之誤而衍者。

糧食不繼傺食飲之時。

樾謹按之時當作不時。王氏念孫已訂正矣。傺字王云未詳。今按傺即際字。張遷碑。膺正之傺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糧食不傺。不傺即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傺字之義。據中篇改爲不繼。而寫者兩存之。遂作不繼傺耳。

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

樾謹按動乃重字之誤。中篇曰。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是其證。

天不序其德。

樾謹按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作序。不可通矣。下文曰。豈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序亦享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十

墨子二

芋鉏不加者去之。(節用上)

樾謹按芋鉏二字凡四見。疑當作鮮且。盡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䱽。鮮且者鮮䱽也。說文黹部。䱽合五采鮮色。從黹虘聲。詩曰。衣裳䱽䱽。鮮色謂之䱽。故合而言之曰鮮䱽。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䱽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於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䱽從虘聲。虘從且聲。故䱽得以且爲之。如籀文遁。小篆作退。或作徂。而詩溱洧篇士曰既且。𨻰文曰。且往也。則卽以且爲之。是其例矣。

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

樾謹按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爲者。此脫不字。

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

樾謹按利當作制。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上當作止。止當作上。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文義甚明。兩字互易。不可通矣。畢氏但訂正止字。未訂正上字。故爲補訂之。

仁者將與之天下。譙賢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節葬下、

樾謹按此上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譙薪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畢氏謂與下文複。故刪之。今按畢說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與此爲對文可證也。然兩文均有錯誤。此當云仁者將求與天下之利。而使民譽之。終身勿廢也。下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害。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也。文義方明。其下云且故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正承此兩文而言。又按且故二字。文義不順。蓋終身勿爲下。疑有也字。且卽也字之誤。

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

樾謹按車乃庫字之誤。北乃比字之誤。漢書王尊傳師古注曰。比。周也。比乎身。猶言周乎身。

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

樾謹按蚤朝下脫晏退二字。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晏退二字。文義未完。尙賢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並有蚤朝晏退之文。尙賢篇與夜寢夙興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莫入夙興夜寐相對。是其證也。

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

樾謹按細字無義。蓋即上句紝字之誤而衍者。紝本作絍。因誤爲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賍。玉篇貝部。賍。作郎切。藏也。是埋賍即埋藏也。賍賦相似。因而致誤耳。賍字雖說文所無。然藏字亦說文所無。且從艸無義。不如從貝之爲勝。玉篇收賍字而訓爲藏。或轉爲古字古義乎。

財以成者扶而埋之。

樾謹按扶字義不可通。扶乃抉字之誤。廣雅釋詁。抉。穿也。抉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也。說文穴部。突穿也。又曰窔深抉也。義並與抉相近。

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

樾謹按王氏念孫曰。者五當爲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然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別而言之。此不當總數爲五。五疑二字之誤。

內續奚吾。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樾謹按內續奚吾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奚后。皆字之誤也。奚后即謑詬之叚音。說文言部。謑。恥也。重文䜂。曰謑或從奊。又曰。詬。謑詬。恥也。重文訽。曰詬或從句。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謑訽。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奊詬。奊即䜂之省。墨子作奚后。奚即謑之省。后即詬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謑詬者。內積恥辱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無封。

樾謹按畢注云。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然上云既泥。畢云泥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則此不當云無窆矣。且窆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亦必下棺。而云無窆。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本字。禮記王制篇。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爲墳。無封言不爲墳也。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

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樾謹按義猶善也。謂善其俗也。禮記緇衣篇。章義癉惡。釋文曰。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

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

樾謹按渠舊作枽。畢據列子改。今按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卽此國也。

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天志上、

樾謹按畢改兩曰字皆作日。然上曰字實不誤。且語有之曰。蓋述古語也。言字卽語字之誤而衍者。下曰字當從畢改作日。焉而字疊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爲衍文。墨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晏者淸也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淸也。小爾雅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淸日晏。淮南子繆稱篇。暉目知晏。陰蟜知雨。並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莫得罪。猶有可以逃避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共覩。無所逃避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則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

逃避。起下文明必見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途遠。是但知晏晚之義。而忘天請之本訓。宜於墨子之意不得矣。

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

樾謹按下之字。當在知字下。畢校已及。上之字當在天字上。屬上為句。本云天子為政於三君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為政與天子為政相對。不當作天之為政也。畢校未及。故具說之。

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天志中、

樾謹按三善字皆言字之誤。隸書善字或作書。張遷碑。有張良善用籌策。張壽碑。君子善之。孫叔敖碑。去不善如絕綃。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為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政也。並無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為正也。

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

樾謹按臣國當為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

樾謹按撽遂二字。義不可通。撽當爲邀。疑本作邀。或作撽。傳寫誤合之爲撽邀。而邀又誤爲遂耳。邀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是交邀古通用也。邀萬物以利之。卽交萬物以利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兼愛中篇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又曰。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又曰。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下篇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非命上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然則愛言兼。利言交。固本書之通義矣。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謂也。

樾謹按非上脫無字。下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謂當作爲。古字通用。下文正作爲。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

樾謹按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垕。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爲證。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天志下。

樾謹按極戒卽儆戒也。極通作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爲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爲敬。故亦爲儆矣。亟又與苟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卽從苟。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極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重貌。謹重之義。亦與儆相近。

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

樾謹按此上脫誰爲貴天爲貴六字。中篇曰。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是其證。

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

樾謹按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正作天賊。

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

樾謹按知字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兩句並有知字而衍。氏當讀爲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覲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是氏古通用。今氏卽今是也。今是卽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並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寬者下

當有闕文。蓋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故下文以然字作轉語。今無他據。不敢臆補。

比列其舟車之卒。

樾謹按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是其證也。皆列卽比列。王氏念孫說。

而況有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

樾謹按担字無義。當爲衍文。蓋卽垣字之誤而複者。格人之子女。與下竊人之金玉蚤絫。竊人之牛馬。一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文也。下文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亦衍担字。又下文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担字。可證上兩處之衍矣。畢反謂其脫担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執也。是其義。

與角人之府庫。

樾謹按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作内。角隸書作角。兩形相似而誤。

於先生之咨大夏之道之然。

樾謹按大夏卽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

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明鬼下

樾謹按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據下文此語兩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爲衍文.

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

樾謹按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可以不察者也.下文曰.旣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卽涉下文而衍.明察此字.卽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故知此文無明字也.

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

樾謹按必使吾君知之絕句.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韋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誤三爲二.而後字固在.皆可爲證.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則誤其爲期.而屬上讀.且誤使爲死.又脫知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田於圃田者.圃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爾雅釋地作鄭有圃田.卽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從乃徒字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爲對文.御覽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

祩子杖揖出.

樾謹按下文祩子舉揖而槀之.揖未知何物.疑此文本作祩子揖杖出.下文本作祩子舉杖而槀之.向

書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揖。挾也。此揖杖之義也。因揖杖誤倒爲杖揖。後人遂改下文之舉杖爲舉揖以合之耳。舉杖而藁之。猶定二年左傳云。奪之杖以敲之。藁卽敲之叚音。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速也。

樾謹按。畢云。品當爲盟。下請字當爲情。王氏引之云。上請字當爲諸。下請字卽情字。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改字。今按二說皆是也。惟先字之義。尚不可曉。王氏改爲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字之誤。矢誓古通用。盟矢卽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夫。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先。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誤。

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

樾謹按。董字無義。疑蓳字之誤。蓳借爲謹。言不可以不謹也。管子五行篇。修槩水土以待乎天蓳。尹知章注曰。蓳。誠也。訓蓳爲誠。卽讀蓳爲謹也。說文。堇古文作蓳。形與董相似。故誤。

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

樾謹按。葆士無義。士疑玉字之誤。葆玉卽寶玉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徐廣曰。保一作寶。卽其例也。古之伐國者。或取其田野。或俘其寶玉。故禹自言予非爾田野寶玉之欲也。

湯乘大贊。

樾謹按畢云。賛疑蕡字。皆非也。湯乘大贊。卽書序所謂升自陑者。枚傳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是也。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登自鳴條。蓋湯之伐桀。必由陑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卽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陑登鳴條。皆以地言。則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能知其所在耳。

自夫牧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

樾謹按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用。而非字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合驩聚衆也。今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當據補。

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

樾謹按弟兄當作兄姒。義見上文。

仁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非樂上、

樾謹按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爲事者。見兼愛中篇。

非直掊潦水拆壞坦而爲之也。

樾謹按畢氏改坦爲垣。是也。壞疑壞字之誤。掊者。說文手部云杷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拆者。說文广部云斥卻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卸屋也。隸變作斥。俗又加手耳。行潦之水而掊取之。毀壞之。

垣而拆卸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蓋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掊潦水拆壞垣而爲之也。王氏念孫以此二語爲未詳。故具說之。

意舍此。

樾謹按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姑舍此弗論。而更論它事也。上文言樂之無益於飢者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正墨子文法之妙。王氏念孫謂此下有脫文。非也。

即我未必然也。

樾謹按我下脫以爲二字。當據上文補。

明不轉朴。

樾謹按此句義不可曉。下文作眉之轉朴。更爲無義。疑眉字乃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誤也。朴當作抃。亦以形似故誤。抃者變之叚字。尚書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即其例也。上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矣。

昔者齊康公興樂萬。

樾謹按興猶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尚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

作衆功皆興。揚雄蜀都賦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興與喜一聲之轉。其義得通。興樂萬者。謂樂萬也。樂卽本篇非樂之樂。萬謂萬舞也。

執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

樾謹按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作賤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執爲而廢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聽樂則廢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是其證也。

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

樾謹按畢云。野于疑作于野。實非也。此本以啓乃淫溢康樂爲句。野于飲食爲句。野于飲食。卽下文所謂湛𩚍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文法正同。將將銘莧磬以力疑有脫文。蓋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食字爲韻。畢失其讀。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

百姓之誶也。非命上

樾謹按誶讀爲倅。說文心部。倅。嬖也。猶曰百姓之嬖也。故下文曰。說百姓之誶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畢引爾雅誶告也釋之。非是。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

樾謹按則上脫移字。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害交相利。移則分。是其證也。王氏念孫謂則卽利字之誤而衍者。非。

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

樾謹按則上吾字。豈上利字。並衍文。

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

樾謹按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說詳下。

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樾謹按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蓋上文說賞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於文義未合。卽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居然可見矣。

今故先生對之曰。非命中、

樾謹按。此子墨子託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訓生當爲王。非是。

是故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

樾謹按。必不能曰下有闕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

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非命下、

樾謹按。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

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

樾謹按下文又云。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去發二字。畢云未詳。竊疑是大子發之誤。古人作書或合二字爲一。如石鼓文。小魚作鯊。散氏銅盤銘。小子作孛。是也。此文大子字或合書作孛。其下闕壞。則似厺字。因誤爲去耳。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大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曰。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疑古大誓三篇。其上篇以太子發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爲太子發。以別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

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

樾謹按尙當讀爲上。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

樾謹按蕢字乃藉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屢見。

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非儒下、

樾謹按親伯父宗兄句。文義未明。王氏念孫謂親伯父宗兄。親當爲視。其說是也。王氏引之謂而讀爲如。亦當從之。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爲可據。今按視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即庶子。乃取卑小之義。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聲者。並有小義。廣雅釋詁。稗小也。方言曰。箄。小者謂之箄。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海。小海也。漢書衞靑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然則卑子之稱。正與裨王裨將一律矣。

秉轡授綏。如抑嚴親。

樾謹按抑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篇。以御其溝池。王氏引之謂御當爲抑。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堯碑。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此互證。

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

樾謹按此本作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後仁。脫上古字。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亦當作必古言古服。

脫下古字.

巧垂作舟.

樾謹按巧垂當作功垂.字之誤也.周官肆師職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然則功垂卽工垂也.莊子胠篋篇.儷工倕之指.釋文曰.倕音垂.堯時巧者也.堯典.咨垂.女共工.是稱工垂者.工其官.垂其名.

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

樾謹按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言事親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

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

樾謹按豫猶儲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是豫與儲義通.隱知豫力兩文相對.言隱藏其知.儲畜其力也.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失其義.并失其讀.

雖恐後言.

樾謹按雖當作唯.古字通也.上文有見利二字.蓋言利之所在.唯恐後言也.下文云.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已亦以未

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

務與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

樾謹按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與此文有詳略.而義正同.

教行下必於上.

樾謹按此本作教行於下必利上.與上句言聽於君必利人.相對爲文.教行下脫於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

深慮同謀以奉賊.

樾謹按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相對爲文.言其慮深沈.其謀周密也.

其道不可以期世.

樾謹按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此文期字亦示字之誤.古文其字作亓.見集韻.示誤爲亓.因誤爲期矣.

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苟爲說文自急敕之茍.而非苟且之苟.謂曩以生爲急.今以義爲急也.然求之文

義。亦似未合。本文言爲苟生爲苟義。不言以生爲急以義爲急也。此字仍當爲苟且之苟。苟生者。苟可以得生而止也。苟義者。苟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記。並有賓爲苟敬之文。鄭注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又曰。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苟敬之義。亦謂苟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爲苟生爲苟義。正與爲苟敬一律。蓋古語有然。未可臆改也。淮南子繆稱篇云。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之從事也曰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

諸子平議卷十一

墨子三

知材也。經上

樾謹按知讀爲智。故經說上曰。知也者。所以知也。所以知者卽智也。淮南子主術篇。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曰。才。智也。才與材通。才訓智。故智亦訓材。

同長以缶。

樾謹按畢謂缶卽正字。是也。惟此句疑當在下文中同長也之下。爾雅釋言。齊。中也。是中與齊同義。故以同長釋之。而中之義又爲正。下文曰。日中缶南也。是也。故又申之曰。同長以正。

佴自作也。

樾謹按作疑佐字之誤。爾雅釋言。佴。貳也。佐與貳義相近。老子以道佐人主者。唐景龍二年石刻。作以道作人主者。作佐形似。本易相混。而此又涉下文有三作字。故誤耳。

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攖攖也。力。刑之所以奮也。

樾謹按次無間而不攖攖也。當在上文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之上。文義方以類相從。此文勇志之

所以敢也。力刑之所以猶也。兩語本相偭。中間闌入此句。則偭句隔絕矣。下文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譽明美也。誹明惡也。功利民也。罪犯禁也。賞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聞耳之聰也。言口之利也。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並是偭句。今皆以它文隔絕。由墨子寫此篇本旁行。故易以錯亂。今亦未敢一一訂正也。

廣與循。經下。

樾謹按循乃脩字之誤。蓋以廣脩相對爲文。隸書脩與循相似。古書二字互誤者。不可枚舉。經說下篇。廣循堅白。循亦脩之誤。廣脩與堅白皆二字平列。

鑑位景一小而易。一大而缶。

樾謹按鑑上脫臨字。位當讀爲立。景乃景字之誤。畢氏王氏均訂正矣。惟未及易字之義。易讀爲施。詩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韓策。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是易與施古字通。施者邪也。淮南子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迆。說文走部。迆衺行也。是迆正字。施叚字。此作易者。又其叚字也。一小而易。猶言一小而邪。與一大而缶相對爲文。缶卽正字。經說下篇。木柂景短大。木正景長小。以柂與正對。卽其例也。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

樾謹按數至於十則復爲一。故多於五。經說下篇曰。一。偏五有一焉。一有五焉。五有一者。一二三四之一也。一有五者。一十一百之一也。

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盡不甚。說在若是。

樾謹按畢讀說在重物爲句。非也。上文云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文義與此相近。然則此文亦當以說在重斷句矣。物盡不甚。疑當作物甚不甚。言有甚有不甚也。甚誤作其。又誤爲盡耳。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盧。經說上。

樾謹按經上篇。有知材也。又有知接也。知接之知是本字。知材之知。則是智字。故此先著知材二字。然後以知也者釋之。所以別於下文之知也者。古人文字之密也。若明盧句。盧字涉下盧也者而衍。下文若睨知句知字。涉下知也者而衍。若見恕句恕字。涉下恕也者而衍。並當刪去。

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

樾謹按志當作者。草書相似而誤。能能疊用無義。當作而能利之。不能必用。下文孝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亦當作而能利親。不能必得。誤與此同。

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

樾謹按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誤名爲石耳。此當讀云且。句自前曰且。句自後曰已句方然亦且。蓋凡事從事前言之。或臨事言之。皆可曰且。如歲且更始之且。事前之且也，如匪且有且之且。毛傳曰。此也。此方然之且也。惟從事後言之。則爲已然之事不得言且。故云自後曰已。

慮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樾謹按力字無義。疑人字之誤。篆書人字作刀。故誤爲力耳。趨之而得爲句。人則弗趨也爲句。蓋趨之則得利。而人以爲利害未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鼃買化也。

樾謹按鼃買之義難曉。上文雖有化若鼃爲鶉之文。然買與鶉音義俱遠。形又不相似。未可與彼并爲一談也。鼃疑𧶠字之誤。說文貝部。𧶠衒也。讀若育。今經典通以鬻爲之。上云買鬻易也。此云𧶠買化也，文異而義同。易有交易之義。故以買鬻言。化亦易也。尙書皋陶謨篇。懋遷有無化居。枚傳曰。化易也。交易其所居積。是化易同義。故亦以買鬻言也。

非力之任也。爲握者之廎倍。經說下。

樾謹按字書無廎字。疑⿰角卓字之誤。玉篇角部。⿰角卓。女卓切。握也。

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

樾謹按惟是當牛馬絕句。數牛數馬則牛馬二。謂分牛馬而數之也。數牛馬則牛馬一。謂合牛馬而數之也。畢讀惟是當牛馬數爲句。失之。

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

樾謹按此當讀云景。句光至景亡。句若在盡古息。蓋句首景字。舉經文而說之。光至景亡者。謂所以有景由無光也。下文曰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是也。光之所至則景亡矣。若在盡古息。又與上句反復相明。言景若在。則光盡古息也。盡古猶終古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阤也。莊子大宗師篇終古不忒。是終古爲古人恆言。釋名釋喪制曰。終盡也。故終古亦曰盡古也。畢讀皆誤。

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

樾謹按上脩字衍文。遠近脩也。先後久也。相對爲文。以地之相去言曰脩。以時之相去言曰久。

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

樾謹按狂與惟皆性字之誤。此言牛性與馬性異。非徒以牛有齒馬有尾爲別也。

欘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大取、

樾謹按下句當作非爲非也。衍一非字。

意獲也。乃意禽也。

樾謹按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文非意木也非意人也一律。

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

樾謹按當作智是世之有盜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證。

益其益。賊其賊。

樾謹按賊當讀爲劕。說文刀部。劕。減也。劕有減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

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

樾謹按牆字不可通。乃嗇字之誤。呂氏春秋情欲篇。論早定則早知嗇。先己篇。嗇其大寶。高注並曰。嗇。愛也。昔之知嗇。非今日之知嗇。猶上文云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

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

樾謹按正夫當爲匹夫。禮記禮器篇。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文曰。匹本或作正。是其例也。節葬下篇。存乎匹夫賤人死者。今亦誤作正夫。王氏念孫已訂正。

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

樾謹按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與短人也同。下二句正釋長人短人所以同之故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

並與此文一律可證.

摹略萬物之然.小取.

樾謹按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誤爲肰.因誤爲然.

行而異.轉而危.

樾謹按危讀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是危詭古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異也.

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

樾謹按周猶徧也.失字衍文.此言不愛人者.不待徧不愛人.而後謂之不愛人也.有不徧愛.因爲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

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耕柱.

樾謹按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

樾謹按戰國齊策注.二十兩爲一金.然則十金爲二百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餽遺.不爲不豐.畢云.十金當爲千金之誤.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爲無謂.

古之善者不誅.

樾謹按誅當爲諕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術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諕.術與諕並述之叚字.其字並從朮聲.故得相叚借也.若作誅則與述聲絕遠矣.

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

樾謹按此當作故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

是猶弇其目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

樾謹按祝於禁社也.當作祝於禁社曰.其下句卽祝詞也.上文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其證.又按禁社乃藂社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

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貴義

樾謹按使者三代御.當作使三者代御.三者卽嘿言動三事也.御.用也.荀子禮論篇.時舉而代御.楊注曰.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必爲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寫誤倒.畢遂曲爲之說.謬矣.

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

樾謹按去愛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樂悲愛惡共六者.皆宜去之.卽上文所謂去六辟也.

鉅者白也。

樾謹按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者皚之叚字。廣雅釋器。皚。白也。皚省作豈。又誤作巨。因爲鉅矣。呂氏春秋有始覽。南方曰巨風。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並引作凱風。蓋亦省皚爲豈。而誤爲巨也。可以爲證。

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

樾謹按吾當爲若。字之誤也。

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公孟

樾謹按畢云齒。年也。然數人之年。安得以爲富。畢說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爲富者。蓋古有此喩。

是譬猶噎而穿井也。

樾謹按晏子春秋雜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雜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渴字較噎爲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字古作餲。漢書賈山傳。祝餲在前。師古曰。餲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徵似。故渴誤爲噎。

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

樾謹按畢謂果當爲裸是也謂撅當爲蹶引說文云僵也一曰跳也則失之矣蹶與裸兩意不倫不當取以爲證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撅鄭注撅揭衣也撅衣雖不恭然裸則更甚故曰是猶果爲撅者不恭也

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

樾謹按吾下脫子字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故下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兒子卽吾子也

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

樾謹按避寒避暑爲男女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於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或誤爲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是也且誤爲宜因誤爲室矣

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

樾謹按亦當爲亓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其字卽以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誤爲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

樾謹按之刑二字衍文子亦聞乎匿徒之有刑乎徒謂胥徒給徭役者匿徒謂避役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魯同、

樾謹按此魯君自是魯國之君。故恐齊攻而求救。畢謂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非也。魯陽文君。耕柱篇再見此篇亦屢見子墨子之意皆勸以無攻小國。與此不同。且此篇有魯君。又有魯陽文君。別而書之。其非一人明甚。

讐怨行暴失天下。

樾謹按怨字乃忠字之誤。言與忠臣爲讐也。上文說禹湯文武曰。說忠行義取天下。與此相對可證。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

樾謹按齊大王卽田齊之大公和也。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故周追王自亶父始而稱大王。齊有國自尙父始而稱大公。以及吳之大伯晉之大叔。皆是也。說詳羣經平議。田齊始有國者和也。故稱大公。猶尙父稱大公也。至其後子孫稱王。則亦應稱大王矣。猶亶父稱大王也。因齊大王之稱。它書罕見。故學者不得其說。太平御覽引此文。遂刪大字矣。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曰字而字皆衍文。其說是也。然出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士字之誤。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徐廣曰。一作士。是其例也。士與仕通。子墨子士曹公子於宋。卽仕

曹公子於宋也。貴義篇曰。子墨子仕人於衛。

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

樾謹按。政乃故字之誤。蓋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則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

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

樾謹按。畢讀誅白公爲句。則然而反王文不成義矣。禮記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曰。然之言焉也。誅白公然而反王。猶云誅白公焉而反王。七字爲一句。

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

樾謹按。有侮臣下脫者字。

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

樾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作褋。王氏念孫又以作牒爲是。其實牒褋皆叚字也。其本字當作楪。楪與牒疊韻字。玉篇人部。㒂。㑘㒂也。虫部。蛺。蛺蝶也。楪之與牒。亦猶㑘之與㒂。蛺之與蝶。聲近而義通矣。禮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曰。梜猶箸也。以梜爲械者。以箸爲械也。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曰。墨子之守。縈帶爲垣。折箸爲械。

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備城門、

樾謹按尊當爲遵。古字通也。此下有脫簡在下文。說詳後。

暫長以力。

樾謹按力字無義。疑方字之誤。

廣三尺廣四尺。

樾謹按兩言廣。義不可通。下廣字疑當作長。蓋言爲坐候樓之法。廣三尺長四尺也。下文言陛之制曰。廣長各三尺。彼廣長同制。故合言之。此廣長異制。故別言之也。

五十步一方。

樾謹按方者房之叚字。五十步置一房。爲守者入息之所。故必爲關籥守之也。尙書序。乃遇汝鳩汝方。史記殷本紀作女房。是方房古字通。

百步爲幽膭。

樾謹按膭卽竇字之誤。其上本從穴。篆文穴字與隸書肉字相似。傳寫誤從肉。後人以從肉之字皆在左旁作月。因變而爲膭矣。管子侈靡篇有䑕字。卽竄字之誤。正與此同。說詳管子。可以爲證。

夫長丈二尺。

樾謹按畢云夫疑卽扶字所以著手。王氏念孫據雜守篇改夫爲矢。今按二說皆非也。下文云。爲頡皋必以堅杖爲夫。畢云夫同趺。如足兩分也。此說得之。下云。臂長六尺。是趺也臂也。皆取象於人身。畢得之。後而失之前。偶不照耳。雜守篇作矢。乃字之誤。不當反據以改不誤者。後文夫字應讀趺者視此。

五十二者十步而二。

樾謹按上二字衍文。下二字當爲四。古人皆四字作亖。傳寫誤分爲兩二字。遂移其一於上耳。上十字當爲升。上文云。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此云。五升者十步而四。葢言盛水之器。大者容十升。小者半之容五升。其大者則五步而一。故五十步而十。其小者則五步而二。故十步而四也。下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又曰。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是丈夫五十步而十。丁女十步而四。與此數一律。

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磿撕。

樾謹按王氏引之謂磿當爲磿。撕當爲撕。卽說文攊撕押指之異文。其說是也。惟以爲樓名則無據。疑高下脫樓字。本云皆爲高樓磿撕。號令篇曰。它門之上。必夾爲高樓。與此同義。爲高樓磿撕。猶云夾爲高樓也。磿撕卽夾也。

時換吏卒署。而毋換其養。養毋得上城。

詒讓按畢云養糧也此說非是養卽廝養之養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曰炊亨者曰養

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詒讓按上云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下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文氣正相聯貫入此三十字則隔斷矣此三十字當在上文罰嚴足畏也之下又按上文自凡守圍城者至罰嚴足畏也凡一百十二字亦與前後文義不倫當在篇首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之下蓋自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至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皆是先論守城之本其下云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云云乃始詳言其法也今考正之如左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而君不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守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池深以廣樓撕揗守備繕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也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

能守矣.

右文字錯脫之處,皆據畢氏王氏之說訂正.惟弟一句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猶脫,猶字.今據下句補.守者又必能守.猶作守者又必能乎.今以意改.君發用之,發讀爲遂.古字通也.凡守圍城之法,以下所說,凡十四事.其文自明.大臣有功勞至萬民樂之無窮,共爲一事.蓋大臣素有功勞,則主信而義之.萬民樂之.然後可以有爲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總上十四事而言.當作則民亦宜其上矣.墨子書其字多作亓.因誤作不.寫者遂移至宜字之上耳.

鑿井城上.

樾謹按,城上無鑿井之理.城上當作城內.卽上文穿井城內之事.

必以堅杖爲夫.

樾謹按,夫當從畢讀爲趺.杖乃材字之誤.言必以材之堅者爲頡皋之趺也.備高臨篇杖大方一方一尺.備穴篇兩杖合而爲之轀.杖並當作材.

兩軸三輪.備高臨.

樾謹按,旣爲兩軸,不得三輪.三當爲四.古三四字皆積畫.因而致誤.

匱貧吾池.備梯.

樾謹按王氏念孫讀㙹爲堙是也惟賁字尙未得其義賁當讀爲茨淮南子泰族篇茨其所決而高之高注曰茨積土塡滿之也是茨與堙同義古茨字或作賁爾雅釋草篇茨蒺藜釋文茨本作薋是也墨子書作賁者卽薋字而省艸耳說文土部垐以土增大道上茨與垐通

高廣如行城之法

樾謹按上文皆言行城而此卽云高廣如行城之法義不可通疑高廣上脫雜樓兩字上文云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狹爲度然則行城也雜樓也本有二事故云相見相見卽相閒也備城門篇見一寸畢云見疑閒字是其例也上文旣言行城之法此繼言雜樓故省其文曰雜樓高廣如行城之法

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備穴

樾謹按此當作中鑿之爲道夫長若干尺臂長至桓夫字誤移在上遂脫其尺數臂字又誤叠皆不可通下文曰夫長丈臂長六尺備城門篇雜守篇並云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故知此文亦並言夫長臂長而傳寫脫去也桓疑垣字之誤

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

樾謹按什十並斗字之誤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猶下文云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也凡斗字誤作

什者。王氏已訂正。此又誤作十。則未及。

以盆盛醯置穴中。

樾謹按醯疑醯之壞字。下文又曰。及以洫。洫疑泔之壞字。

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備蛾傅、

樾謹按離乃離字之誤。備城門篇。突一旁。以二參守之。勿離。備穴篇。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並其證。

歐引哭而去。

樾謹按哭當作師。說文帀部。師古文作𠦪。形與哭相似。故師誤爲哭也。王氏念孫謂墨子多古字。然所引如所染篇之高。尙賢篇之佚。非儒篇之苟。皆未甚塙。若此𠦪字。則眞古文也。故爲表出之。

𡑞高八尺堂密八。迎敵祠、

樾謹按密字無義。疑當作宩。說文宀部。宩。深也。謂堂深八尺也。不言尺者。蒙上而省。宩密相似。因誤爲密矣。下密字並同。它書深字無作宩者。亦古字也。

設守門三人掌右閹。二人掌左閹。四人掌閉。百甲坐之。

樾謹按左右人數不應有異。疑三人是二人之誤。蓋門之啓閉。皆四人守之。啓則有左右之分。故曰二

人掌右閹。二人掌左閹。及閉則無左右之分。故止曰四人掌閉也。百甲坐之。百乃皆字之誤。言守門者皆甲而坐也。

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

樾謹按畢云澤當爲擇。是也。惟未解奏字之義。史記蕭相國世家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擇急而奏之。謂有急則趨向也。

死士爲倉英之旗。旗幟、

樾謹按倉英之旗。乃靑色旗。倉英卽滄浪也。在水爲滄浪。在竹爲蒼筤。並是一義。此又作倉英者。英音古音如央。故與浪同聲。

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

樾謹按下之字衍文。本作足而下旗。蓋城上舉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財物。旣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卽足字之誤而複者。當刪。

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

樾謹按表乃衰字之誤。備穴篇鑿廣三尺。表二尺。王氏念孫訂表爲衰之誤。正與此同。

謹令信人守衞之。謹密爲故。致令、

樾謹按故猶事也．言務以謹密爲事也．備梯篇．以靜爲故．備穴篇．以急爲故．義與此同．畢屬下讀．失之．

乃傳城．

樾謹按乃傳當作及傳．字之誤也．上云敵去邑百里以上．此云及傳城．其事正相次．傳卽蛾傳之傳．備蛾傳篇曰．遂以傳城是也．畢不能訂正．而屬上謹密爲故讀之．解曰．必有故乃傳用也．殊不可通．

及窮巷閒無人之處．

樾謹按閒上脫幽字．幽閒二字連文．明鬼篇作幽澗毋人．澗卽閒之叚字．天志篇作幽門無人．門卽閒之壞字．王氏念孫已訂正．

釋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

樾謹按居乃若字之誤．若謀士若大夫．猶言或謀士或大夫也．秦爵有大夫．有官大夫．有公大夫．有五大夫．是民閒賜爵至大夫者多矣．上不能悉知．故使縣各上其名也．上文關內侯五大夫公乘之名．悉如秦制．則此所謂大夫者．非必如周官之大夫也．

客射以書無得譽．

樾謹按譽當作舉．字之誤也．下文曰禁無得舉矢書．

寇．舉一垂．入境．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

樹達按王氏引之於舉一垂上.補見冠二字.於舉四垂上.補郭字.竝當從之.惟以垂字爲表字之誤.非也.垂者郵之壞字.郵即表也.禮記郊特牲篇.有郵表畷.鄭君說此未明.阮氏元揅經室集.有釋一篇.稍近之.然亦有未盡者.郵表畷蓋一物也.古者於疆界之地.立木爲表.綴物於上.若旌旗之旒.謂之郵表畷.郵與旒通.畷與綴通.鄭君引詩爲下國畷郵.今長發篇作綴旒.是知郵畷即綴旒也.以其用而言.所以表識也.以其制而言.若綴旒然.此郵表畷所以名也.凡置郵表畷之處.必在邊境.因於其地置舍.使傳送文書者居焉.其始亦名之曰郵表畷.後從省而止曰郵.說文邑部.郵境上行書舍.是也.凡置郵表畷.必於兩道歧出之處.因而凡兩道歧出之處.即以爲名.其始亦曰郵表畷.後從省而止曰畷.說文田部.畷.兩陌閒道也.是也.郵畷之名.既有專歸.於是從省止稱表.而郵表畷之名湮.其義晦矣.墨子書多古言.雜守篇.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捶表即郵表也.郵誤爲垂.後人妄加手旁耳.重言之曰郵表.單言之則或曰表.或曰郵.皆古人之常語也.王氏竟改爲表.雖於義未失.而古語亡矣.又按狎郭狎城兩狎字.並當作甲.後人不達而加犬旁也.甲者會也.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傳曰.會甲也.是甲與會聲近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也.甲城者會于城外也.此言甲郭甲城.雜守篇言郭會城會.文異而義同.

其罪射.

樹達按射疑刖字之誤.畢云射謂貫耳.然古不名貫耳爲射.殆非也.

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

樾謹按去乃士字之誤。

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

樾謹按升食當爲斗食。畢已疑及之。而未敢決。今以下文推之。則升爲斗字之誤無疑也。日食一斗。則終歲三十六石矣。下云升食食五升。則終歲十八石。兩數不同者。上所說是常數。下所說是圍城之中。民食不足。減去其半之數也。參食者參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二十四石也。句下脫四字。當據下文補。四食者。四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十八石也。五食者五分斗而食其二。則每日食四升。終歲當食十四石四斗。今作終歲十四石升。蓋誤斗爲升。又脫四字耳。盧疑是十四石五升。于數不合。非也。六食者六分斗而食其二也。故終歲十二石也。其下依前數而各減其半。斗食者每日一斗。今則爲五升矣。參食者每日六升大半。今爲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去也。下文言六食食一升大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半可知。蓋參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爲三升小半。猶六食本食三升小半。而減之爲一升大半也。無小半二字。卽於數不足矣。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爲二升半。五食本食四升。故減爲二升。其數甚明。畢氏王氏皆未見及。故具說之。

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諜其疏者．

樾謹按疑人．蓋束草爲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諜其疏者．諜乃誅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十二

荀子一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勸學

樾謹按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博學而日參己。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

干越夷貉之子。

樾謹按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盧氏文弨本從元刻改正文干越爲于越。注文吳越爲於越。劉氏台拱補注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並糾盧本之誤。今按盧刻誠非。而楊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並言。則干亦國名。管子內業篇。昔者吳干戰。未齓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爲敵國。非卽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爲江邊地。非是。辨見管子。字本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

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蓋邗古國名。後爲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邗是也。古書言干越者。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爲吳邑而卽訓爲吳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樾謹按上引詩云。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卽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屬下節。非是。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樾謹按能當讀爲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鼂錯傳。其性能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注。並曰能讀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樾謹按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魯讀躁爲傲。荀子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惟變躁爲傲。可證也。傲卽躁之叚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亦叚傲爲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爲傲。實不然也。躁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躁爲傲乎。

故誦數以貫之。

樾謹按誦數猶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云。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非是。隱十一年穀梁傳。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言即說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樾謹按楊注曰。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又云。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二說並非是。上文云。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皆言君子爲學之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用。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即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義。固得通矣。此文四之字。並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佗物不足以尚之也。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正申明此數句之誼。足徵楊注之非矣。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樾謹按兩見字並當作貴。蓋貴字漫漶。止存其下半之貝。因誤爲見耳。光與廣通。說見王氏讀書雜志。言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誤作見。則與君子句不一律。失荀子語意矣。

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脩身

樾謹按道順二字不可通。順當讀爲訓。古順訓字通用。國語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記魯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正與彼同。道順卽導訓也。楊注曰。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非是。

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樾謹按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此獨多通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詩外傳無此五字。當爲衍文。楊注曰。愚款端愨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不及思索之說。是其所見本未衍也。

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樾謹按顧氏千里曰。窮順二字互錯。此不然也。荀子之意。以爲事亂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通矣。然與其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之意。若從顧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雜志。補誤也。

僥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樾謹按：不字衍文，涉下不怒不錄而衍。曲者，委曲也。言遇饒樂之事，必委曲以取之也。因衍不字，楊注曰不曲謂直取之，誤矣。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

樾謹按：楊注曰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此說擊戾之義未明。擊戾者，拂戾也。考工記弓人和弓毄摩，鄭注曰：毄，拂也。擊與毄通。郭仲奇碑，歷徛竃毄，毄即擊字也。

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

樾謹按：有鈞無上，謂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也，故謂之君子。楊注非。

不窮窮而通者積焉。

樾謹按：楊注以不窮窮謂惠恤鰥寡，非也。窮通以賢不肖言。孔晁注周書常訓篇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不窮窮者，不強人以所不知不能，中庸所謂矜不能也。若以窮爲鰥寡，則通者豈不鰥寡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即可說此文不窮窮之義。

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樾謹按：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過乎？過當爲禍。漢書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

其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楊注曰。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之大過。楊不知過爲禍之叚字。故不得其解耳。

鉤有須。不苟。

樾謹按楊注云未詳。或曰卽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須與尾皆毛類。此亦曲說。不可從。鉤疑姁之叚字。說文女部。姁。嫗也。嫗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持者也。惠氏棟校本引大元經婦人啑鉤爲說。謂鉤音拘。與須音相近。啑鉤者須出乎口也。按大元迎次四家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啑鉤。范望及溫公集注。並無婦人須出乎口之說。且謂鉤與須音近。則啑鉤卽啑須也。以說此文。是爲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讀鉤爲姁。亦卽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

盜跖吟口。

樾謹按楊注曰。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此說殊爲迂曲。又曰。說苑作盜跖凶貪。然韓詩外傳亦作吟口。則又似不誤也。吟蓋黔之叚字。黔口卽黔喙。周易說卦傳爲黔喙之屬。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然則盜跖黔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禽獸行虎狼貪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

樾謹按韓詩外傳。作易和而難狎。字之誤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

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易接而難狎也。詩芄蘭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為狎。蓋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說詳羣經平議。荀子以知狎對文。正本乎詩。韓嬰不達此旨。故知為和。失之矣。王氏念孫謂當從外傳。非也。

以義變應。

樾謹按。變讀為辯。周易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為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徧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並云。今文辯作徧。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為徧。以義變應者。以義徧應也。下文引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徧應之謂。楊注曰。以義隨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篇曰。並遇變應而不窮。變與並對文。可知變之為徧也。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

人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

樾謹按。修當讀為滌。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鄭注曰。修讀如滌濯之滌。是其證也。滌從條聲。條從攸聲。修亦從攸聲。聲同之字。故得通用。楊注曰。人有汙穢之行。將修為善。失之矣。荀子書每以修與汙

對文。並當讀爲滌。

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

樾謹按上文云。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所謂獨者。卽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它事。無它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實。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

唯利所在。無所不傾。

樾謹按文選孫子荊詩。傾城遠追送。李善注。傾猶盡也。無所不傾。卽無所不盡。楊注謂傾意求之。非是。

夫貧賤者。則求柔之。

樾謹按注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曰。求猶務也。求柔之。猶言務柔之矣。

是非仁人之情也

樾謹按仁字衍文也。上文云。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蓋言遇富貴者率傲慢之。遇貧賤者務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與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故於上句加仁字。以對下姦字。而不知其義之非耳。

巨涂則讓。小涂則殆。榮辱。

樾謹按、楊注曰、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此說於殆字之義、甚爲迂曲、且與下文雖欲不謹、文氣亦不貫、楊注非也、讓當讀爲擾攘之攘、說文女部、孃、煩擾也、經典無孃字、多以攘爲之、禮記曲禮篇、鄭注曰、攘、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爲之也、文選舞賦、擾攘就駕、李善引埤蒼曰、攘、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攘而不止、小涂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涂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下文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

辯而不說者爭也、

樾謹按、楊注曰、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二義皆非是、淮南子俶眞篇、辨者不能說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說、謂辯而人不解說、由其好與人爭、而不能委曲以曉人也、

重死持義而不橈、

樾謹按、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橈、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橈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在持義之上。

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樾謹按、楊注曰、胠與袪同、方言曰、袪、去也、謂失水去在沙上也、然失水在沙上、而曰去於沙、甚爲不詞、楊注非也、胠當作陸、文選吳都賦曰、陸以九疑、注曰、陸、闌也、因山谷以遮獸也、陸於沙義亦同、此言遊

闚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陸於沙挂於患。文義一律。

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

樾謹按楊注曰。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其說非也。尚書皐陶謨篇簫韶九成。鄭注曰。成猶終也。古謂終爲成。言終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下文於君子曰。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並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成於尊君安國。彊國篇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諸成字並當訓終。

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

樾謹按力乃多字之誤。多與寡對文成義。下同。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

樾謹按脩之二字。衍文也。起於變故成乎脩爲。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以脩爲二字連文。可證。

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

樾謹按楊注曰。約儉嗇也。既云儉嗇。則不敢有輿馬。固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楊注非也。淮南子主術篇。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讀曰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

亦通用。約者。猶云要者。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疏引殷仲文曰。以一管衆爲要。蓋物之藏於匱篋者。必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囷窌爲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嗇之謂也。

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

樾謹按慤當作穀。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曰穀所以爲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慤者。聲之誤也。楊注曰。慤實也。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本書者。

子弓短。非相、

樾謹按楊注曰。子弓蓋仲弓也。此說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爲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

仁義功名善於後世。

樾謹按善乃蓍字之誤。隸書蓍字。或作蓋。見北海相景君銘。善字或作菩。見張遷碑。兩形相似而誤。

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

樾謹按下文云。中君羞以爲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士莫不願得以爲士。及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

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

樾謹按形笑二字、甚爲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笑也、望文生義、未足爲據、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爿旁、但存犬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後人以形犬二字難通、因猩猩能笑、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云、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

樾謹按極禮而褫、文不可通、疑禮字衍文也、極而褫三字爲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褫、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本尚未衍禮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禮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禮字乃楊氏增出以解法數之誼、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褫、卽因注文而衍、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樾謹按楊注曰、後王、近時之王也、又引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巳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此自得荀子之意、劉氏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氏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爲解荀子、而實汨之、王氏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

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此三君之說皆有意爲荀子補弊扶偏而實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爲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爲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此而同之斯惑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荀卿罪不知此固時爲之也後人不達此義於數千年後欲胥先王之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矣

妄人者門庭之閒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

樾謹按可字衍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衍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衆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衆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爲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詐人者門庭之閒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可據以訂正

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

樾謹按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讀爲愈。榮辱篇。淸之而俞濁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楊注曰。俞讀爲愈。是也。俞誤作侖。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愈略。近則愈詳。可據訂。

黨學者。

樾謹按楊注曰。黨。親比也。於義未合。方言曰。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閒謂之哲。郭注曰。黨黨朗也。解寤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言耳。

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

樾謹按世字當作舉。遠舉近舉。相對爲文。楊注曰。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蓋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卽涉注文而誤。

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

樾謹按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噡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主。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噡唯則中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却之屬也。噡字疑諮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嘖是也。俗書諮字或作啫。因誤爲噡矣。

矞宇嵬瑣、非十二子、

樾謹按、楊注曰、矞與譎同、宇未詳、或曰、宇、大也、今按讀矞為譎、是矣、訓宇為大、則與譎誼不倫、宇當讀為訏、說文言部、訏、詭譌也、然則矞宇猶言譎詭矣、

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

樾謹按、楊注曰、仲尼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為茲厚三字、於文未足、殆非也、厚猶重也、戰國策秦策曰、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注曰、厚、重也、為茲厚於後世者、茲即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謂仲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為仲尼子游因此而後得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

樾謹按、楊注讀諸侯莫不願以為臣作一句、則成名況乎四字、文不成義、又載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為句、成與盛通、周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史記封禪書曰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然則成名猶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為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為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灌夫傳將軍迺肎幸臨況魏其侯、即此況字之義、

為詐而巧、

樾謹按爲與僞通爲詐即僞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爲詐不敢鄉正與此同楊注曰巧於爲詐非是

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

樾謹按楊注讀察辯而操僻淫爲句誤也當以察辯而操僻五字爲句大略篇亦云察辯而操僻是其證大讀爲汰淫汰連文仲尼篇曰若是其險汙淫汰也是其證之者乏之壞字襄十四年左傳曰匱神乏祀釋文曰本或作之祀蓋之乏形似故易誤耳淫汰而用乏與察辯而操僻相對成文此文自知而無法勇而無憚至利足而迷負石而隊凡七句語皆一律而總之曰是天下之所弃也楊以大而用之四字爲句而釋之曰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則上下文氣隔矣

樂富貴者也

樾謹按楊注曰樂其道也夫樂富貴豈得爲樂其道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云羞獨富者也以獨富爲羞必不以富貴爲樂今雖不知爲何字之誤大要是不慕富貴之意故注以樂道說之也

其冠進

樾謹按楊注曰進謂冠在前也以冠在前爲進不詞甚矣進讀爲峻峻高也言其冠高也下云其衣逢注曰逢大也於冠言高於衣言大義正相類進峻音近故得通用禮記祭統篇百官進徹之鄭注曰進

當爲僾然。則僾之爲進。猶僾之爲進矣。

侈然。

樾謹按漢書敍傳。姼姼公主。師古曰。姼姼。好貌。侈卽姼之叚字。嚴威儼恪。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故子弟之容。必姼姼然好也。楊注曰。侈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侈。恃也。失之迂曲。

盡盡然。

樾謹按楊注曰。極視盡物之貌。望文生訓。非其旨也。盡盡猶津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津津乎猶有惡也。此作盡盡者。聲近故叚用耳。周官大司徒職曰。其民黑而津。釋文云。津本作濜。然則津津之爲盡盡。猶津之爲濜矣。

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仲尼

樾謹按說文見部。覢。暫見也。目部。睒。暫視貌。二字音義俱近。倓卽其叚字也。倓然者暫見之謂。暫見而卽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楊注曰。倓。安也。失之。

武王誅二。

樾謹按楊注引史記武王斬紂與妲己。又引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然皆不足以爲二。所謂誅二者。殆卽孟子所稱誅紂伐奄與。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

樾謹按理字衍文也。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皆蒙善字爲義。楊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楊氏作注時。尚無理字也。理字蓋卽重字之誤而衍者。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

樾謹按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人則必聖知也。楊注曰。仁仁人。失之矣。

是猶伏而咶天。

樾謹按楊注曰。咶與舐同。伏而舐天。愈益遠也。然舐天二字。甚爲無誼。人豈有能舐天者乎。以此爲喩。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伏而眡天。眡卽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眡誤爲舐。傳寫者又改爲咶耳。

必蚤正以待之也。儒效

樾謹按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夂月。故誤爲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爲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隸書或作⿱夂巾。亦與脩字左旁相似。

圖回天下於掌上。

樾謹按楊注曰。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然圖謀運轉。兩義不倫。恐非其旨。圖者圜之誤字。廣雅釋詁。圜但也。圜回猶但轉也。淮南原道篇曰。圓者常轉。是其義也。圜回天下於掌上。言天下之大可圜轉於掌上也。隸書圖字或作圖。或作圖。皆與圜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圜。因誤爲圖耳。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

樾謹按分當讀爲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卽份份也。省偏旁耳。楊注曰。事各當其分。卽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然各當其分。豈可謂之分分乎。不詞甚矣。君子篇。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

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

樾謹按楊氏不釋樂樂之誼。蓋卽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無見。王霸篇曰。樂然扶持心國。楊注曰。樂讀爲落。石貌也。此云樂樂兮。彼云樂然。文異義同。老子曰。落落如石。樂樂猶落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石形容之。

遂選馬而進。

樾謹按楊注曰。選。簡擇也。然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旣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輿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車旣攻。我馬旣同也。若以選爲簡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

厭旦於牧之野。

樾謹按楊注曰。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以前也。然未明以前謂之厭旦。於古無徵。且以文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戚。莫宿於百泉。則此文旦下亦當有一字。今止云厭旦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旦當作旦厭。厭讀爲壓。彊國篇。如牆厭之。注曰。厭讀爲壓。此文厭字正與彼同。旦壓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莫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此云旦厭。猶彼云晨壓矣。

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

樾謹按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旣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卽本正文。又王霸篇曰。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微。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爲射遠中微。非荀子之舊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

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

隨其長子。

樾謹按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生以爲師。從而附和之也。楊注曰。長子謂君之世子也。殊非其義。

事其便辟。舉其上客。

樾謹按王氏讀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上客。則非是。此蒙事字爲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

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

樾謹按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解曰。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

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

樾謹按楊注斷久字爲句。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舉其久者言。

之。則以三年爲期。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即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

諸子平議卷十三

荀子二

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王制

樾謹按說文辵部。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連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楊曰。遂因循也。乃不得其義而曲爲之說。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

樾謹按楊注以取民爲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

樾謹按出當爲士字之誤也。古書士出二字。每每相混。史記五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作士。並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士。人之城守。人之士戰。正相對成文。士誤爲出。義不可通矣。

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樾謹按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

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

樾謹按楊注曰。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是於怨字絕句。又曰。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己交接之道也。則又於接字絕句。二說皆未安。王氏念孫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敵。懷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

案謹募選閱材技之士。

樾謹按募乃纂字之誤。毛詩猗嗟篇。舞則選兮。韓詩作舞則纂兮。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纂選皆具也。說文人部。僎。具也。食部。籑。具食也。選與僎並從巽聲。纂與籑並從算聲。於義得通。閱亦具也。說文門部。閱。具數于門中也。小爾雅廣詁。閱。具也。是纂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一義也。楚語畜聚積實。畜聚積一義也。並其例也。案謹纂選閱材技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技之士耳。纂誤爲募。楊注曰。募。招也。非古義矣。管子心術篇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募選。誤與此同。說詳管子。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

樾謹按楊注曰。宰。膳宰。爵。主掌也。餐食。餐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此二說皆未安。以爵爲主掌。則既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爲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爲列侯。故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掌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

修採淸。

樾謹按採乃埰字之誤。方言曰。埰。秦晉之間謂之埰。是也。清者。說文广部。廁。清也。急就篇。屏廁清溷糞土壤。字亦作圊。玉篇囗部。圊。圂圂也。蓋墟墓之間。清溷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楊注非。

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

樾謹按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

僈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

樾謹按。卒當作捽。國語晉語。戎夏交捽。韋注曰。捽。交對也。彼云交捽。此云相捽。義正同。

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

樾謹按。然衍字。案乃語詞。上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

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illegible]

樾謹按。聲字衍文也。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

守時力民。進時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偸。是將率之事也。

樾謹按。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曰。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此曲爲之說。未爲得也。蓋古之爲將率者。其平時即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賈疏曰。云因爲師帥者。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逕自掌之。故知因爲師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逕領己民爲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爲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爲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即爲兩司馬。比長即爲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即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楊注未達斯旨。

垂事養民。

樾謹按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娷。諉也。垂之爲委。猶娷之爲諉也。爾雅釋言。諈諉。累也。孫炎曰。楚人曰諈。秦人曰諉。是諈諉疊韻。二字義同。垂之與委。猶諈之與諉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與此垂事養民相反。又曰。垂事養譽不可。句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垂事者。即所謂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即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之義可見矣。楊注訓垂爲下。非是。

則和調累解。

樾謹按楊注曰。累解。嬰累解釋也。然累解與和調者二字平列。訓爲嬰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簡耳。蟹螺到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螺汙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

樾謹按俗當爲尉。聲近而誤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尉。可證俗字之誤。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

須孰盡察。

樾謹按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文。是其證。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

埏內之聚也保固視可。

樾謹按楊讀保固視可四字爲句。解爲保其險固。視其可進。王氏念孫非之。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讀。然彊國篇亦有視可司閒之文。舊說恐未可改。

午其衆取其將若撥麷。

樾謹按楊注曰。周禮籩人職云。朝食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閒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麷。據鄭之說。麷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如以手撥麷也。麷音豐。楊氏此注。合先後鄭二說爲一。又臆造牙蘖之說。先後鄭均無此義。未知所據。不可從也。古義每存乎聲。麷既音豐。即可讀爲豐。尚書顧命篇。敷重豐席。枚氏傳曰。豐莞。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則豐者蒲也。蒲之爲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豐。從麥旁作麷。乃古文叚借字。楊泥本字爲說。故失之。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樾謹按藥當讀爲𤻲。說文疒部。𤻲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

可救瘵。毛用叚字。韓用正字耳。藥傷卽瘵傷也。楊注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

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王蓟、

樾謹按恬當作媔。字之誤也。爾雅釋言。靦。媔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竝曰。人面媔然也。是媔然爲人面之貌。故詩何人斯篇有靦面目。毛傳曰。靦。媔也。鄭箋曰。媔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媔無耳目。猶言媔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媔。因誤媔爲恬。楊注卽訓爲安然。失之矣。

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

樾謹按楊注曰。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然如注義。則以跌千里者夫爲句。不詞甚矣。覺當爲蹷。玉篇引聲類曰。蹷。誤也。廣雅釋詁同。蹷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歧路第過舉蹞步。而其蹷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蹷誤爲覺。而義不可明矣。

若夫貫日而治平。

樾謹按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叚羊爲詳。又誤羊爲平耳。楊注非。

以非所取於民而巧。

樾謹按非所猶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衞侯會公于沓。何休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

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爲之名也。

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

樾謹按巧任與期日對文。楊注曰。巧任。巧者之任。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佻綏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楛矣。

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君道、

樾謹按狂卽㞷之叚字。說文土部。㞷。草木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狂說文作狴。本從㞷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外傳作枉生。枉亦㞷之叚字。

善䫻設人者也。君道、

樾謹按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爲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誼。䫻設猶云䫻大。

重味而成珍備。

樾謹按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篇、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

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爲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咊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

今人主有六患。

樾謹按下文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爲一患。故臆改爲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爲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

樾謹按羣書治要無乎字。當從之。循乃脩字之誤。盧校云。元刻循作脩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其證。

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

樾謹按盧校云。善馭下。俗閒本有及字。王氏念孫據王霸篇。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幷無速字。儒效篇曰。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宋呂錢本無及字而有

速字。則剔之未盡者耳。

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樾謹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

卿相輔佐人主之棊杖也。

樾謹按棊杖二字義不可通。棊當爲綦。儀禮士喪禮。組綦繫于踵。鄭注曰。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書揚雄傳。履欃槍以爲綦。外戚傳。思君兮履綦。綦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爲喻。

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

樾謹按薄之言迫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並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倡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

推類接譽。臣道

樾謹按楊注曰。推其比類。接其聲譽。此未得接譽二字之義也。下句曰。以應無方。接其聲譽。豈遂足以應無方乎。譽當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路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卽此文接譽之義。

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

樾謹按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用。楊注曰。施謂展其材也。訓施爲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

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

樾謹按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楊注曰。曉然。明喻之貌。曉然以至道。甚爲不詞。蓋楊氏所見。已衍然字。

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

樾謹按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爲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乎。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愼而無鬬怒。

樾謹按樂利當爲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愼而無鬬怒。承上謹愼鬬怒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愼利也。疑利字屬謹愼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愼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違矣。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致士、

樾謹按楊注曰。衡平也。謂不偏聽也。下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注曰。衡讀爲橫。楊氏於前後兩衡字異訓。殆失之矣。衡聽之衡。亦當讀爲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並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

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

樾謹按楊注曰。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然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爲不詞。盡當讀爲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其證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賮。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叚借。故轉而爲進。然則以盡爲進。猶以進爲贐矣。爾雅釋詁。薦進也。薦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爲上。而不知盡之爲進。於古人叚借之道。未盡得也。

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樾謹按樹落下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校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

必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鯨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乃反不之從。何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議兵

樾謹按楊注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盧校曰。延韓詩外傳作延居。兌作銳居。延讀延袤之延。謂衡布。兌讀爲銳。謂直擣。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圜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今按楊訓兌爲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爲說。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圜居而方止。此自以圜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圜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氏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

故仁人用國日明。

樾謹按楊注曰。日益明察。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

負服矢五十个。

樾謹按盧校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然服字實不可無。服者箙之叚字。說文竹部。箙。弩矢箙

也。經傳通以服爲之。詩采薇篇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个者。盛矢五十个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服。則疑五十个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个。古人之辭。所以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

置戈其上。

樾謹按此承負服矢五十个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于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

日中而趨百里。

樾謹按日中者。自旦至於日中。蓋半日而趨百里也。楊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樾謹按楊注曰。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讀爲撨。廣雅釋詁曰。撨。拭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撨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

故招近募選。

樾謹按楊注曰、近當爲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慕選二字亦必同義、慕乃募字之誤、募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楊注曰慕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是、

鞈如金石、

樾謹按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鞈爲堅貌、即引史記爲證、然鞈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鞈有二、其一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鼓部爲鼙篆之古文、鼙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鏗鎗闛鞈、李善注曰、鏗鎗、鏜聲也、闛鞈、鼓聲也、此文鞈如金石、當以聲言、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鞈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鮫革犀兕以爲甲、則亦革所爲也、正見其屬辭之密、史記作堅、自與荀子異、不得幷爲一談也、

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

樾謹按楊注曰、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然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順當作順而、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並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爲之化者、因順而譌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

已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

樾謹按楊注曰。已過也。過一非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其義甚爲迂曲。疑非也。荀子書多用綦字作窮極之義。此非字蓋亦綦字之誤。已綦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綦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誤。正論篇。期臭味。注曰。期當爲綦。得之矣。

敵中則奪。鉅國、

樾謹按楊注曰。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殺也。然此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注非是。敵當讀爲適。古字通用。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並其證也。上文言埶則致畏。嬴則敖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並就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中。爾適乎其中也。既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爲暴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正承此文而言。足見楊注之非。

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樾謹按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此云楚人則又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

樾謹按三國乃二國之誤。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依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誤也。

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

樾謹按楊注曰。三國分齊。則斷爲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又曰。言齊如三國之寄城。不久當歸之也。然楚雖當齊之二。而要是一國。不當分爲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齊必斷而爲三。其下句則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亖。與三字混。疑三誤作亖。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並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

乃能使說己者使耳

樾謹按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

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樾謹按盧校曰。此句或疑當在彊殆中國句下。王氏念孫曰。此汪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彊殆中國下。是也。今按上文。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爲文。是於湯武言威彊。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彊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彊殆中國。二句又承威彊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彊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

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

樾謹按託乃記字之誤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以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誤作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又按不可勝下據楊注當有數字王氏讀書雜志已及之日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王氏未及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

樾謹按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訓節爲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曰節謂限禁也非是

諸子平議卷十四

荀子三

天行有常。天論、

樾謹按。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卽天道有常。楊注曰。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爲增出矣。

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

樾謹按。楊注曰。罕。希也。動罕。言怠惰也。然上文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屰字之誤。屰卽今逆字。說文干部。屰。不順也。辵部。逆。迎也。是逆爲迎逆字。其順逆字本作屰也。養略而動屰。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

所志於天者。

樾謹按。禮記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卽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並同。此卽承上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而言。楊訓志爲記識。非。

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樾謹按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答客難篇傅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樾謹按節猶適也。說詳彊國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氏台拱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釋之。節遇之節。亦當訓適，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並非。又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

樾謹按敬當爲苟。說文苟部。苟自急敕也。經典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是也。君子苟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苟字。因誤爲敬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

樾謹按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文選運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李善注引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呴。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

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作䄕。社鳴實即其木鳴也。古人蓋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並言也。

水行者表深。

樾謹按水行當作行水。行水者表深。與下文治民者表道一律。孟子離婁篇。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此行水二字之證。

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正論、

樾謹按楊注曰。疇四海謂以四海爲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計度也。此二義皆非是。疇者保也。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晏子雜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即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即能保也。此文作疇者。古字通耳。說文土部。𡎺保也。凡作疇作壽。皆𡎺之叚字。

譬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

樾謹按大字乃而字之誤、而大篆文相侣、因而致誤。注云、猶巫尫大自以爲神異。則曲爲之說矣。

溝中之瘠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

樾謹按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

語東海之樂.滯中之㽭.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坎井之鼃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滯中之㽭二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到在上.又衍兩也字一則字.

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

樾謹按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乃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爲重出矣.

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

樾謹按此當作猶有善與是者不與.不竄爲否.傳寫誤倒在與下.楊注曰.不老.老也.或曰.衍不字.並非.

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

樾謹按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祥.學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能非而闢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可見荀子之意.深疾世俗之說.故爲此言.楊注未得其旨.

故盜不竊.賊不刺.

樾謹按楊注曰.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刼殺謂之賊.此蓋以刺爲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渼

書郊祀志。剟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剟。采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剌取。注曰。剌謂探候之也。然則剟者採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剟。變文以成句耳。非有異義也。

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樾謹按楊注曰。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其義甚迂曲。詭疑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致誤。楊注非。

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

樾謹按楊注曰。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金或讀爲噤。然上文云。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則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爲唫。說文口部。唫。口急也。弊讀爲敝。言雖說之至於口唫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敝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楊注引法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爲後人改竄故歟。

將恐得傷其體也。

樾謹按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曰將恐反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禮論

樾謹按楊注曰。齊讀爲嚌。此因大戴記而誤也。齊當爲躋。禮記樂記篇鄭注曰。齊讀爲躋。是也。文二年左傳躋僖公。杜注曰。躋。升也。然則躋大羹者。升大羹也。正與上文尙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嚌。疑卽躋之壞字。史記禮書嚌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嚌字耳。

利爵之不醮也。

樾謹按楊注曰。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此說殊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醮。蓋據大夫儐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旣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卒。示祭事畢也。說詳羣經平議。

大昏之未發齊也。

樾謹按齊當讀爲醮。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亦詳羣經平議。

大路之素未集也。

樾謹按楊注曰。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注非也。未字當爲本末之末。素末是一事。素集是一事。蓋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末爲

末。以曲成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末者帣之叚字。上文絲末。楊注曰。末與帣同。禮記曰。君羔帣虎犆。鄭云。覆苓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即素帣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幭。幭與帣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翿之叚字。集音轉而爲就。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爲翿。爾雅釋訓。翿謂之纛。釋文曰。翿本或作翢。是翿字或從周聲。山海經中山經。翼山其獸多麋鹿麢就。郭注曰。就。雕也。然則以就爲翢。猶以就爲雕矣。史記禮書正作素翿。荀子作就之本與史記合。

本末相順。

樾謹按。順讀爲巡。禮記祭義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順巡並從川聲。故得叚用。

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

樾謹按。雜讀爲帀。古雜與帀通。呂氏春秋圜道篇。圜周復雜。注曰。雜猶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注曰。雜。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然則並行而雜。言並行而周帀也。楊注曰。情文代勝。並行相雜。猶未達叚借之指。

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

樾謹按。楊注曰。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文義迂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覯閔既多。鴟鴞篇。鬻子之閔斯。毛傳並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

疾甚曰病。

一朝而喪其嚴親。

樾謹按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卽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

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

樾謹按酒漿當爲水漿。王氏念孫謂涉上酒醴而誤。是也。魚肉二字當在餰鬻二字之上。蓋芻豢稻粱酒醴魚肉屬吉。餰鬻菽藿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餰鬻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曰。餰鬻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尚未倒。故以餰鬻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

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

樾謹按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可知此文之誤。當據以訂正。

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

樾謹按板者車轓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廣雅釋器曰。轓謂之䡊。版與䡊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象旣爲衍字。則斯拂連文。楊云。拂卽茀也。然則斯與拂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

之靳。鞎字從艮聲。與斤聲相近。故垠從艮聲。或體作圻。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靳字之誤。靳之本義爲當膺。而古或借爲鞎。廣雅釋器。弸鞼謂之靳。王氏疏證亦云未詳。不知弸鞼之靳。卽輿革前謂之鞎也。惟其在前。故繫於轅也。此以版蓋靳拂並言。版卽軓也。在車旁。蓋者車蓋也。在車上。靳在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爲詳備矣。靳字本當作鞎。而借用靳。亦猶齗本字本當作齗。而太元窮次八。琢齒依齦。則借用齦爲齗也。非齗本也。艮斤聲近。故字得通耳。乃靳又誤作斯。則其義遂不可見矣。

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樾謹按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楊注未得。

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此本說君之喪所以三年之故。故引詩而釋之曰。彼君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愷悌君子之文而衍子字耳。

毋利舉爵。

樾謹按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兄弟衆賓長。又行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于尸。鄭

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舉爵。蓋以主人爲重。猶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曰。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醮也。如此則與下意不貫矣。

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樂論

樾謹按歌於行伍。何以使人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爲惕。荀子書多用惕字。脩身篇曰。加惕悍而不順。注引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又榮辱篇曰。惕悍憍暴。注亦云。惕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人之心爲之動蕩。故曰使人之心惕。惕傷形似。因致誤耳。

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

樾謹按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韻之文。獨德字不入韻。當必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玁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舝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人疑兩句不得並用聽字。因改上句爲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諧。而亦失其義矣。

堉鐃翁博。

樾謹按翁當爲滃。文選江賦曰。氣滃渤以霧杳。翁博猶滃渤也。博與渤亦一聲之轉。

琴婦好。

樾謹按賦篇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

兩疑則惑矣。解蔽。

樾謹按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篇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爲兩。有與之相亂者是爲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楊注曰。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爲是。若然則疑卽惑也。於義複矣。又曰。一本作兩則疑惑矣。此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

樾謹按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雷鼓之聲。尙且不見不聞。況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爲蔽惡爲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旣云心不使焉。又云況於使者乎。文不可通。楊曲爲之說。非是。

故爲蔽。

樾謹按朱呂夏卿錢佃本竝如是。故猶胡也。墨子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故爲蔽。猶云胡爲蔽。胡之言何也。乃設爲問辭。下文欲爲蔽惡爲蔽云云。乃歷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從之。非。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

樾謹按楊注曰。賓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此注殊誤。下文歷數墨子諸人之蔽。全與賓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所應。殊爲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鞅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甯戚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賓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賓孟。殆非周之賓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爲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爲萌。猶孟豬之爲明都。孟津之爲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曰。賓。客也。萌。民也。所謂賓萌

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若下文墨子宋子愼子申子惠子莊子。皆非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賓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賓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幷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賓萌之稱。佗書罕見。而字又叚孟爲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

樾謹按古得德字通用。周易上九。君子得輿。釋文曰。得京作德。論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季氏篇。戒之在得。釋文並云。得本作德。是其證也。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一律。注謂不知得欲之道。失之。

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

樾謹按知字衍文也。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

夫何以知。

樾謹按楊注曰。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此注甚誤。夫何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

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妬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必知道則與道人論非道。必能懲姦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讀爲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爲問辭。失之甚矣。

曰心知道然後可道。

樾謹按曰字衍文也。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相對成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楊注誤以爲問辭。後人遂以此數句爲答辭。妄加曰字矣。

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

樾謹按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迷矣。

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

樾謹按楊注曰。淸靜思其射之妙。然凡射者。必心手相得。方可求中。非徒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寅之聲聞。則挫其精。無一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卽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

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爲廋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即謂此也。非眞援弓而射之也。

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

樾謹按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即孔子之緒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

見植林以爲後人也。

樾謹按上文見疑石以爲伏虎也。伏與後義相應。此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爲伏。又誤伏爲後耳。

而無所疑止之。

樾謹按詩桑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云疑或爲凝。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

樾謹按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浹萬物之變也。詩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並訓終爲已。僖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亦猶終也。

案彊鉗而利口。

樾謹按大元元瑩篇。箝知休咎。范望注曰。箝。求也。鬼谷子有飛箝篇。其文曰。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猶箝也。彊鉗謂彊求也。楊注以鉗人口釋之。非是。

虔戒之無益於幾也。

樾謹按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卽無益於事。虔戒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爲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虔戒亦不能近道。是訓幾爲近。又增出道字。非其旨也。

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正名、

樾謹按廣雅。正。正當也。正利而爲正義而爲。猶文四年左傳曰。當官而行也。楊注以正道釋之。非是。

聲音淸濁。調竽奇聲。以耳異。

樾謹按楊注曰。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然笙竽之聲而獨言竽。義不可通。楊又引或說。謂竽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竽疑當爲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篇。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調笑與談笑文異而誼同。

玉篇廣韻竝曰。謑戲調也。蓋謑與調一聲之轉耳。笑竽形似。因而致誤。楊注非也。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

樾謹按楊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竝有譌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注曰。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天官本兼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徵知。此當云。然而徵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徵知卽心也。下文云。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卽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爲五官之譌。因五官譌爲天官。而注又有闕文。遂不可讀。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

樾謹按上文云。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旣有大共大別之不同。而上云徧舉之。此亦云徧舉之。不可通矣。疑此徧字乃偏字之誤。上云徧舉之。乃普徧之義。故曰大共名也。此云偏舉之。乃一偏之義。故曰大別名也。偏與徧形似。因而致誤。

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

樾謹按楊注曰。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其說冥窮之義。甚爲迂曲。窮當讀爲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儀禮聘禮鄭注作鞠窮。

是其證矣.

吐而不奪.利而不流.

樾謹按楊注曰.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此說非也.吐當爲咄.形似而誤.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每每相亂.若敫從出.而今誤作敖.賣從出.而今誤作賣.是也.咄者詘之叚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爲咏.譜之爲嗜.吟之爲訡.嘖之爲讀.是也.詘而不奪.利而不流.二句相對.言雖困詘而不可刧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詘而不奪.利而不流.詘謂說不行.利謂說行.其文正相配也.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

樾謹按待字衍文也.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楊注曰.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及至求之時.則從其所可得也.注不釋待字.故知爲衍文矣.

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

樾謹按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所受乎心.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並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

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因難類所受乎天也.

樾謹按楊注曰。此一節未詳。或曰。當爲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度。今按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即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所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

輕煖平簟。

樾謹按平乃席名。故與簟並言。說文艸部。蒻。蒲子可以爲平席。釋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並可爲證。

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

樾謹按無足謂刖者也。乘軒戴絻而行。榮之至矣。然實與無足者之跉踔而行。無以異也。無足與乘軒相應。盧曰。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未得其義。

諸子平議卷十五

荀子四

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性惡

樾謹按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

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

樾謹按注不釋長字。蓋以為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無為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為粻。爾雅釋言。粻糧也。詩崧高篇以峙其粻。鄭箋曰粻糧也。見粻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

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

樾謹按同於衆。即不異於衆也。於文複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衆而不過於衆者性也。而誤作其。過誤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

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樾謹按楊注曰。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聲也。違戾之訓。既得之矣。讀拂爲拂。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爲拂乎。拂者擊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按說文色部。艴。艴怒色也。此拂字疑艴之段音。言兄弟必艴然爭奪也。

衆者暴寡而譁之。

樾謹按楊注曰。衆者陵暴於寡而諠譁之。然上文云。彊者害弱而奪之。譁與奪義不倫矣。禮記曲禮篇。爲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譁字當讀爲華。而從中裂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

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

樾謹按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爲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

若佚之以繩。

樾謹按楊注曰。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爲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天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尙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秩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氏玉裁以說文戴趩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爲證。是程與秩

聲義俱相近。秩之以經。猶程之以繩也。致仕篇曰。程者物之準也。是其義也。

其舉事多侮。

樾謹按多侮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尙速有悔於予身。何休解詁曰。悔咎。是咎謂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痗。悔乃叚借字。詩十月之交篇。亦孔之痗。釋文曰。痗本作悔。

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

樾謹按楊注曰。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然以從其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荀子書屢用鉛字。榮辱篇曰。鉛之重之。又曰。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禮論篇曰。則必反鉛過故鄉。注並曰。鉛與沿同。循也。是鉛循同誼。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俗字形相似。傳寫者因而致誤耳。

莫敢犯大上之禁。君子、

樾謹按楊注曰。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其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到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不言犯大上之禁。可知此文之誤矣。

故莫不服罪而請。

樾謹按楊注謂自請刑戮。非也。請當讀爲情。成相篇。明其請。注曰。請當爲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叚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敢虛誕也。論語所謂則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即此情字之義。

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

樾謹按易當讀爲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

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

樾謹按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動字之誼。則動字衍文也。

忠者敦慎此者也。

樾謹按楊注曰。慎讀爲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爲忠也。然厚與順誼不倫。其說非是。敦慎當作敦慕。儒效篇曰。敦慕焉君子也。王氏引之曰。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慔慔勉也。釋文慔亦作慕。是敦慕並爲勉。此文疑本作忠者敦慔此者也。敦慔與敦慕。文異而義同。言人臣能勉此。則爲忠也。說文心部。慔勉也。是慔其本字。慕其叚字。此用本字作慔。因譌爲慎矣。

請成相。成相、

樾謹按楊解篇名。引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盧云。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舂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章節。卽後世彈詞之祖。篇首稱如瞽無相何倀倀。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今按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瞽必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舉舂牘爲言。旣以爲樂器。又以爲瞽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卽舂不相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舂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歌謳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卽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引之必以盧說爲謬何也。

請布基慎聖人。

樾謹按人字不入韻。疑有誤。當作慎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譌。尙書無逸篇。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並其證也。聽譌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爲聖人矣。請布基慎聽之。欲人慎聽其言。下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欲賢者思其言。義正同也。慎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

守主安國尙賢義。

樾謹按義讀爲儀儀亦賢也尚書大誥篇民獻有十夫枚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尚賢儀言崇尚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

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

樾謹按楊注曰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此說未得祖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爲廟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爲所棄古誼之湮久矣

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樾謹按爾雅釋言疑戾也郭注曰戾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𠤕之叚借說文匕部𠤕定也定故爲止今說文譌作未定而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承上文堯在萬世如見之而言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萬世雖險陂傾側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楊注言當疑此讒人陂險則與上意不貫矣

身讓卞隨舉牟光

樾謹按舉當讀爲與古舉與字通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若天舉

直。徐廣曰。畢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云。身讓卞隨與牟光。作畢者叚字耳。

中不上達。

樾謹按中當讀爲忠。言忠誠之士。不能上達也。古中忠通用。漢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並叚中爲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爲忠。蓋中衷忠三字義並通耳。

虢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

樾謹按楊注曰。虢或爲郭。盧曰。古郭虢字通。郭公長父。卽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虢公長父。作郭爲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爲七字句。王氏念孫曰。之。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今按之難厲王流于彘七字爲句。義終未安。此篇之例。雖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一七字句。爲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不居。如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譌字。其弟四句六字。其弟七句五字。豈能以子弟二字屬下爲七字句乎。然則此文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爲句。厲王流于彘五字爲句。於義較安。不必拘泥字數。轉致不通也。

欲衷對。言不從。

樾謹按此篇之例。首句必入韻。而此句對字。與下文從凶江不協。王氏念孫因改欲衷對爲欲剖衷。此臆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衷字上。對讀爲遂。爾雅釋言。對。遂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江漢篇。對揚

王休。蕩蕩。流言以對。毛傳並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篇。對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對吏者。欲遂吏也。言欲遂其吏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欲吏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爲遂。而疑對吏二字無義。因到其文。楊氏卽據以爲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矣。

君法儀。禁不爲。

樾謹按。楊注曰。爲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爲惡。然禁不爲惡。而止曰禁不爲。則辭不達矣。注義非也。君法儀之儀。當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衺也。是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假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以大姦爲大義。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可爲俄。故儀亦可爲俄。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爲。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爲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而以君法明爲其一。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佗文以閒之。殆不足據也。

請牧祺。明有基。

樾謹按。上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此文亦當作請牧基。明有祺。傳寫者誤到基祺兩字耳。楊注曰。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則所見本已倒矣。

涽涽淑淑賦。

樾謹按。楊注曰。涽涽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然淑淑訓美。則與涽涽不倫矣。淑當讀爲踧。文選長笛賦。蹜踧攢仄。注曰。蹜踧迫蹙皃。海賦。葩蕁踧沍。注曰。踧沍。蹙聚也。踧踧之誼亦猶是耳。

印印兮天下之咸蹇也。

樾謹按。楊注曰。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此注非是。蹇當讀爲攓。方言。攓。取也。雲行雨施。澤被天下。天下皆有取也。故曰印印兮天下之咸攓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卽承此而言。若如楊注。則與下意不貫矣。

冬伏而夏游。

樾謹按。下文云。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此文游字。獨不入韻。疑滋字之誤。呂氏春秋明理篇曰。草木庳小不滋。注曰。滋亦長也。冬伏而夏滋。言冬伏而夏長也。楊以化而出釋游字。誼亦迂曲。非獨於韻不協也。

喜溼而惡雨。

樾謹按。注曰。溼謂浴其種。旣生之後則惡雨也。其說甚得荀子之意。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溼者。宜不惡雨矣。而蠶則惡雨。此兩而字。正明其

性之異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作疾淫而惡甬。蓋後人疑當性惡淫。不得言喜淫。故妄改之。言疾淫又言惡甬。辭複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念孫反據御覽以訂正荀子。誤矣。

簪以爲父。

樾謹按簪當爲鐕。禮記喪大記用雜金鐕。正義曰。鐕。釘也。釘與箴形質皆同。磨之琢之。而後成箴。方其未成箴之時。則箴亦一鐕而已矣。故曰鐕以爲父。作簪者。叚字耳。若是首笄之簪。則與箴全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迂矣。盧氏謂簪當爲鑽。所以琢箴之綫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此尤曲說。箴所賴以成形者。豈特一鑽之功乎。王氏載之讀書雜志。誤矣。

聖人共手時幾將矣。

樾謹按楊注曰。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如此則與上意不貫。上文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所謂千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

念彼遠方。何其塞矣。

樾謹按楊注曰。遠方猶大道也。然以遠方爲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道春申君者。下文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諸句。其意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姑託遠方言之。若謂彼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

危行言孫也。

不敬交。大略、

樾謹按上句不時宜注曰。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是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文恭敬有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篇曰、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爲敬文。此敬文誤爲敬交。猶彼敬文誤爲敬父。楊氏於此無注。其所據本必未誤。敬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說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樾謹按此卽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尙書爲說。乃曰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皐陶也。失之矣。

率妒昧者謂之交譎。

樾謹按交讀爲狡。禮記樂記篇。血氣狡憤。釋文曰。狡本作交。是交狡古通用。狡與譎同義。下文曰。交譎之人。妒昧之臣。是交譎與妒昧。皆兩字平列。楊注曰。交通於譎詐之人。失之矣。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樾謹按古所謂類．即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爲類．正義曰．類．例也．

非目益明也．睟而見之也．

樾謹按楊注曰．睟謂以睟子審視之也．此說未安．以睟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睟乎．睟當讀爲䁉．說文目部．䁉．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卒聲相近．釋名釋首飾曰．卒．冒也．睟之與䁉．猶卒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督篆．曰低目謹視也．從目叔聲．亦與卒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卞隨舉牟光．即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例矣．

冢卿不脩幣．

樾謹按上云．士不通財貨．楊注曰．不得貿遷如商賈也．此云冢卿不脩幣．注曰．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然則與士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外傳作冢卿不脩幣施．疑此文奪施字．幣乃敝字之誤．施當爲杝．古同聲叚借字也．杝即今籬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籬杝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杝．木垣曰柵．說文木部．杝．落也．冢卿不脩敝杝．謂籬落敝壞不修葺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爲場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

不知而問堯舜．無有而求天府．

樾謹按楊注曰。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堯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蓋楊讀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荀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謂不知而問卽是堯舜。無有而求卽是天府。下文贅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貳當從盧說爲六蓺之誤。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眞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蓺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眞入天府而求之也。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樾謹按郝氏懿行曰。細席恐茵席之誤。蓋茵借爲絪。絪又誤爲細耳。王氏念孫載之讀書雜志。洵塙見矣。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誤。荀子作絪席者。其原文是絪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文是茵席也。兩文雖異而實同。郝王均未見及。

雨小漢故潛。

樾謹按楊注曰。未詳。又引或曰。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流攍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其說迂曲。不可從。漢字疑衍文。雨小故潛者。爾雅釋言曰。潛深也。言雨小故入地深也。下文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箸。是其義矣。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

樾謹按下文云。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據此則貴師而重傅下。疑有闕文。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

樾謹按楊注曰。禮四十而士。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爲卿士。是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士。猶二十而冠。皆是論其常。五十而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者。蓋指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言。此明言匹夫。則殆謂鄉之俊士選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曰。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卽爲造士。以是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民閒秀士。自有區別。故其始仕有十年之差也。荀子不直曰古者五十而士。必加匹夫二字。明與下文天子諸侯子相對。知十九而冠。爲天子諸侯子之制。則知五十而士。爲匹夫之制。不必疑其與禮經不合矣。

移而從所仕。

樾謹按楊注曰。仕與事同。事所能也。義甚迂曲。仕疑任字之誤。莊子秋水篇。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移而從所任者。移而從所能也。於義較捷矣。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寄矣。

樾謹按楊注曰。有所不來者。爲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如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爲不詞。殆非也。首當讀爲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彼文稽道。當爲稽首。此文稽首。當爲稽道。皆古文叚借字也。尙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維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

樾謹按楊注曰。磔。車裂也。然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楊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注曰。磔謂張其尸也。當從此訓。

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

樾謹按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

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子道、

樾謹按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忠與義敬正一律。作衷者叚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

正。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藏之。釋文。中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楊注曰衷善也。未得假借之旨。

今女衣服旣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由。

樾謹按楊注曰。告之也。又呼其名。丁寧之也。此說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孔子曰之下。由志之三字連文。上文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曰下必當有由字也。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

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

樾謹按韓詩外傳作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當從之。華卽譁之省文。兩奮字皆春字之誤。乃古文愼字也。春誤爲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矣。於是又删去兩不字耳。楊氏據誤本作注。非也。

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法行。

樾謹按堀下當有穴字。堀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爲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亦以窟穴對橧巢。是其證也。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作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蹷穴卽堀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然則以蹷爲堀。猶以厥爲屈也。荀子此文本

於曾子、彼作匽穴、此作揠穴、乃古書以聲音叚借之常例、若無穴字、則文爲不備矣、

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

樾謹按楊注以不長爲不長厚、非也、以上下文例之、不仁故不見愛、不信故不見信、若不長厚與不見敬、則不倫矣、且不長厚而曰不長、亦近不詞、不長者無所長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

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哀公、

樾謹按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繫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大戴禮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是其證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此皆賢乎、蓋比誤爲此、後人又增皆字耳、

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

樾謹按此十五字爲一句、廣雅釋詁、爲、瘉也、爲有瘉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爲之文、爲己憂者、瘉己憂也、得賢人善士以託其身、則可瘉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故曰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楊注曰、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則失其義、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

樾謹按大字絕句.是故其事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說詳羣經平議大戴記.

兩驂列.兩服入廐.

樾謹按楊注曰.列與裂同.謂外馬擘裂.中馬牽引而入廐.是以七字作一句.殆非也.兩驂裂者.兩驂斷鞅而去也.兩驂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還入廐中矣.故曰兩驂列句兩服入廐.

閈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堯問、

樾謹按楊注曰.周公閈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然則荀子原文.當作閈之無越日不見士.楊注原文.當作越日謂過一日也.今衍踰字者.涉下文楊注有越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爲不辭.乃以日字爲曰字之誤.而移置閈之二字之下.遂成今本之誤.盧校云.宋本曰作日.此則其舊迹之猶未盡泯者也.

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

樾謹按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以我爲越好士者.越之言過也.人人皆以我爲過於好士也.然故士至者.然故即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財.亦以然故連文.是其證也.楊注曰.人不知則以爲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此由不達然故之義.故爲抑揚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

踰字釋越字.注家往往有此例.非以正文有踰字也.而正文踰字之衍.即因此矣.

諸子平議卷十六

列子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天瑞

樾謹按謂當作爲。古書謂爲通用。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上文云。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故此云。爲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張湛注上文云。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正得其義。

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樾謹按上變字衍文。本作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因涉上文一變七變而誤爲九變。則於詞贅矣。

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

樾謹按頤輅食醯黃軦食醯八字。皆衍文。莊子至樂篇。止作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無此八字。

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

樾謹按畫者止也。論語雍也篇。今女畫。孔注曰。畫。止也。畫其終者。止之使不終也。上文云。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然則生固不可得而常。終固不可得而止矣。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故曰惑也。張注曰。畫。亡也。疑

本作蚩止也。以形似而誤。呂氏春秋本味篇。道者以彼在己。今誤作止彼在己。與此正可互證。殷敬順釋文曰。蚩一作盡。此乃字誤。盧氏文弨羣書拾補謂張本作盡。注云盡以也。非是。

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樾謹按吾下脫安字。上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云安知其不相若。言死生一致也。下云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正承此而言。若作知其不相若。則於語意大背矣。淺人見下兩言安知句。未並用乎字。而此是矣字。疑其不協。遂妄刪安字。不知矣猶乎也。語有輕重耳。古書多以矣字代乎字。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食不知所以。

樾謹按莊子知北遊篇。作食不知所味。

沒其先居之財。

樾謹按居猶蓄也。謂其先所蓄積之財也。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皇侃義疏曰。居猶畜也。是其義。

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

樾謹按載亦成也。尚書皋陶謨篇。乃賡載歌曰。枚傳。載成也。是其義。

發正命。黃帝、

樾謹按正當爲生。古字生與性通。周官大司徒職。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是其例也。列子原文本作養生命。蓋叚生爲性。因誤爲正耳。張注曰。正當爲性。雖得其字。而古字亡矣。

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

樾謹按釋文帥或作師。當從之。周官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此師長二字之義。其國無師長。見其無貴賤無賢愚也。若作帥長。則止是無貴賤耳。於義轉有所不盡矣。盧仲元本。正作師長。

至人潛行不空。

樾謹按張注曰。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閡者也。其說甚爲迂曲。釋文曰。空一本作窒。當從之。莊子達生篇。正作不窒。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

樾謹按爲正當作而止。字之誤也。止與正字形相似。爲古文作𢀳。與而亦相似。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並其證也。莊子達生篇述此文曰。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可據以訂正。

其神無郤。

樾謹按釋文曰郤閒也閒乃間字之誤謂間隙也郤與隙通莊子知北遊篇若白駒之過郤釋文曰郤本作隙是也故郤有間隙之義禮記曲禮篇相見於郤地曰會鄭注曰郤間也莊子養生主篇批大郤德充符篇使日夜無郤釋文引崔李云郤間也並可爲證

口所偏肥晉國黜之

樾謹按釋文曰肥皮美反說文字林並作𦝫又作𦙶皆毀也字從其省然說文無𦝫字𡵂部𡹍崩也𡹍與毀義近是𦝫爲𡹍字之誤張注曰晉部肥薄也疑本作肥音部薄也蓋謂讀如部薄之部耳𡹍字孫愐音符鄙切與張讀正合𡹍省作肥故釋文曰字從其省也秦氏恩復校刻盧重元本以𦝫爲脆字之誤夫脆字何得訓毀於義難通蓋誤讀張注作肥薄也故爲此說今正其字爲𡹍其義爲毀其音爲部則皆得之矣秦說非也

濟於牖北聽之

樾謹按牖北即室中矣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必當在其室中商丘開安得更於牖北聽之牖北疑當作北牖所謂向也詩七月篇毛傳曰向北出牖也是也二子在室中商丘開於北牖外聽之正合事理古者士庶人之室皆有北牖說詳羣經平議

乘肪同疑子華肪合豫肉食衣帛之次

樾謹按張注曰。昉始也。釋文曰。昉或作放。古字放與方通。尚書堯典篇。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王商傳。並作放命圮族。是其證也。廣雅釋詁。方始也。然則昉者俗字。放者叚字。實卽方始之方耳。

吾誠之無二心。

樾謹按爾雅釋詁。誠信也。吾誠之。卽吾信之也。下文唯恐誠之之不至。卽唯恐信之之不至也。太平御覽引此文。改誠爲信。意雖是而非古義矣。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樾謹按疑道藏本作凝。盧重元本亦作凝。莊子同。然此字實當作疑。卽所謂𣈆猶鬼神也。上文。孔子曰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亦可爲乃疑於神之證。管子形勢篇。無廣者疑。神解篇曰。以規矩爲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此正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之謂也。說互詳莊子。

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樾謹按張注曰。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殊於義未得。味丈人之言。其輕儒術甚矣。豈復使治其術乎。故必增出反於自然一語。則非本文所有矣。今按脩者脩除也。周官典祀職。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掃之。是其義也。又司尊彝職。脩酌。司農注曰。以水

洗勺而酌也。以水洗勺謂之㳷。亦㳷除之義。此文㳷汝所以言汝故所以者。宜㳷除之。然後可救吾言於其上也。

吾與汝無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

樾謹按無當作毌。毌讀爲貫。蓋貫毌本一字也。爾雅釋詁。貫習也。毌其文。言習其文也。黃帝篇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釋文曰。玩五貫反。習也。然則此作毌。彼作玩。聲近而義同。因毌字誤作毋。後人遂以無字易之。而義不可通矣。盧重元本作旣其文。未旣其實。則據莊子改之。非列子之舊。

列子入。涕泣沾衾。

樾謹按衾當作衿。卽襟字也。莊子應帝王篇正作泣涕沾襟。

罪乎不誫不止。

樾謹按罪當讀爲嶵。說文山部作𡾋。云山貌。是也。釋文云。罪本作萌。盧重元本亦作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萌乃罪之誤字。說詳莊子。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

樾謹按上文云。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又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然則此文是殆見

吾衡氣幾也。下卽當言容叉與來。方與上文一律。乃於中閒羅列九淵。殊爲無謂疑此五十八字乃它處之錯簡。莊子應帝王篇。止列首三句。而總之曰。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正以其與本篇文義無關。故略之耳。然可證莊子所見本。已與今同。蓋古書之錯誤久矣。

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

樾謹按。無字衍文。釋文曰。一本無無字。是也。張注曰。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則張本亦無無字。後人妄加也。若云無多餘之贏。則下不必更言其爲利也薄矣。盧重元本無無字。莊子列御寇篇亦無無字。當據刪。

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樾謹按。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是也。舍與舍者不同。下云。舍者避席。又云。舍者與之爭席矣。皆謂同居逆旅者。此云舍。則謂逆旅主人也。主逆旅者卽謂之舍。猶典市者卽謂之市。主農者卽謂之田。禮記王制篇注曰。市。典市者。月令篇注曰。田。主農之官。是其例也。今涉下文而誤衍者字。則與下兩言舍者無別矣。莊子寓言篇已誤。當據盧本刪。

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周穆王

樾謹按。膻當作羶。言臭惡而不可親也。廣雅釋器。羶。臭也。

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樾謹按故盧重元本作固。固與故通。此古本也。張湛本竟改作故。轉非古書之舊。

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樾謹按當作此八者。形所接也。與下文此六者。神所交也相對。

其陰陽之節度。故一寒一暑。

樾謹按節度二字傳寫誤倒。本作其陰陽之度節。下句云。其晝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度與分對。節與察對。以是明之。

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

樾謹按此本作彼直真夢矣。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

常甘以爲苦。

樾謹按常道藏本作嘗。然常嘗古通用。禮記少儀篇。馬不常秣。釋文曰。常本亦作嘗。爾雅釋詁。嘗。祭也。釋文曰。嘗字又作常。並其證也。列子原文借常爲嘗。道藏本易以本字。轉非古書之舊矣。

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樾謹按張湛盧重元注。並曰。榮。棄也。訓榮爲棄。不知何據。殆非也。榮者對實而言。榮猶華也。爾雅釋草

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是其證也、古人之詞、凡無實者謂之華、後漢書馮衍傳注曰、華猶虛也、訓華爲虛、則榮亦可爲虛矣、榮汝之糧、言其虛費而無實用也、漢書楊雄傳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聲名也、蓋榮與實對、故亦可訓名、以草木言之、則榮實也、以人事言之、則名實也、虛實也、其義固得通矣、

子昔結若、

樾謹按昔當爲皆、字之誤也、

不治而不亂、仲尼、

樾謹按此本作不治而自亂、亂、治也、謂不治而自治也、正與下文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文義一律、後人不達亂字之義、改爲不亂、失之矣、張注曰、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盧本同、

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樾謹按反字無義、疑刃字之誤、俗書刃字作及、故誤爲反耳、刃與忍通、詩將仲子篇毛傳、彊忍之木、抑篇鄭箋、柔忍之木、釋文並云、忍本作刃、是其證也、能仁而不能刃、卽能仁而不能忍、正與下文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一律、淮南子人閒篇亦載此事曰、丘能仁且忍、辨且訥、勇且怯、字正作忍、是其明證、張注曰、反變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盧本同、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樾謹按微猶昧也.周易屯彖傳.天造草昧.正義引董遇曰.昧微物.繫辭傳.知微知彰.文選西京賦注引舊注曰.知微謂幽昧.是微謂之昧.昧謂之微.二字義通.子列子亦微焉.猶曰子列子亦昧焉.故張注曰.亦自不知其數.

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樾謹按釋文曰.在一本作存.當從之.莊子天下篇.施存雄而無術.亦有存雄之文.可以爲證.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樾謹按與猶爲也.上云.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故此云.無言爲不言.無知爲不知.亦言亦知.蓋承上文而更進一義也.上文用爲字.此文用與字.文異而義不異.古書多有此例.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然則與亦猶爲也.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

樾謹按觀之所變.盧重元本作觀其所變.然之卽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是也.孟子公孫丑篇.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官載師注.引作皆悅而願爲其民矣.是之其同義.上言觀其所見.下言觀之所變.文異義同.古書多有此例.盧本作其.乃不達古書義例而改之.

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

樾謹按位當作涖.涖臨也.言無相臨者也.周官肆師職.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曰.故書位爲涖.是位與涖古字通.

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

樾謹按堪當讀爲戡.說文戈部.戡刺也.春螽之股細.故言折.見能折而斷之也.秋蟬之翼薄.故言戡.見能刺而破之也.作堪者叚字耳.尙書西伯旣戡黎.爾雅釋詁注引作堪.此古字通用之證.張注曰.堪猶勝也.則螽股亦可言堪.不見古人文字之密矣.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樾謹按有母下.當更疊有母二字.本云孤犢未嘗有母.有母非孤犢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此可證有母非孤犢之義.因古書遇重字多省不書.但於字下作二畫識之.故傳寫脫去耳.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樾謹按辭通作詞.釋名釋典藝曰.詞嗣也.故辭亦通作嗣.尙書大誥篇.辭其考我民.辭卽嗣也.顧命篇.恐不獲誓言嗣.嗣卽辭也.說詳羣經平議.蓋辭籀文作嗣.本與嗣同聲.故得通用.堯典篇.舜讓于德弗

嗣。而此云舜不辭而受之。然則古本堯典作弗辭也。所謂舜讓于德者。讓當爲攘。禮記曲禮篇注曰。攘古讓字。然則古本堯典必作舜攘于德也。攘者取也。尙書微子篇枚傳曰。自來而取曰攘。舜無得天下之心。而天下自來。是其取天下也。以德取之也。正所謂自來而取曰攘也。故曰舜攘于德弗辭。下文無帝堯申命之文。而卽紀元日受終之事。然則舜之不辭審矣。賴列子此言。可以見尙書之古義。余作羣經平議。未見及此。故具說之。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樾謹按而性成之。當作性而成之。湯問篇曰。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是其證。

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湯問

樾謹按盧重元本作帝恐流於西極。失羣仙聖之居。當從之。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其流於西極。勢使然耳。何恐之有。蓋涉下文帝憑怒而誤。又仙聖字上下文三見。可證此作羣聖之非矣。至西極字亦疑有誤。五山隨波上下往還。安知其必流於西極也。下文云。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可證其不必西流矣。西極似當作四極。

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

樾謹按釋文曰。一本無髮字。當從之。終北國名。下文曰。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

北。其國名曰終北。是也。終北之北。謂在其國之北。今衍髮字者。蓋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加之。不知彼自言窮髮之北。此自言終北之北。兩文不同。若據彼以增此。則既言終髮北。又言之北。文義複沓矣。

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樾謹按孳阜二字疑當在喜樂之上。其民亡數。有孳阜喜樂。亡衰老哀苦。蓋以衰老對孳阜。哀苦對喜樂。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

樾謹按張注曰。此國自不可得往耳。然則不可知之者。不可得往也。呂氏春秋審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知高注曰。知猶得也。是其義。下文云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得猶知也。知與得義相近。

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樾謹按兒下當有曰我二字。方與上句一律。

同請扁鵲求治。

樾謹按既言請。又言求。於義複矣。請乃諳字之誤。諳。至也。言至扁鵲之所而求治也。故下文曰二人辭歸。

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

樾謹按盧重元本鉤作鈞當從之張注曰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是其所據本亦作鈞故以調弦釋之國語周語細鈞有鍾無鎛韋注曰鈞調也

汝何蚩而三招予

樾謹按說文手部招手呼也黑卵之子不見來丹之以劍擊己但見其舉手若相招然故曰汝何蚩而三招予釋文云一本作拈此乃字誤不當曲爲之說

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同於陳蔡力命

樾謹按同乃困字之誤楊朱篇作困於陳蔡亦困字之誤盧重元本皆作困

北宮子之窮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樾謹按怛當讀爲旦詩氓篇信誓旦旦說文心部引作信誓悬悬悬即怛之或體是怛旦古通用也人之窮者至平旦則寤矣北宮子久窮而忽寤故曰易旦也哉釋文音當割反未得其讀或作悟則後人不達而臆改之

仲父之病疾矣

樾謹按疾盧重元本作病當從之莊子徐無鬼篇同

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樾謹按言字無義。當從釋文作訾。管子君臣上篇。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卽此訾字之義。官秩貴賤。必視訾程爲準。訾兄弟也。正與下文貴賤父子也相應。殷敬順不達訾字之義。而以爲當作貲財字。則下當言貧富。不當言貴賤矣。

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樾謹按械字無義。釋文曰。本又作戒。實皆駭之叚字也。周官大僕。始嚮戒鼓。故書戒爲駭。列子原文蓋亦叚戒爲駭。而寫者又從木作械耳。居若死動若駭。卽處女脫兔之意。

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樾謹按自亡也三字。疑爲衍文。上文云。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皆以全喪對言。此云自全也。自喪也。文義已足。增出自亡也三字。則與上文不合矣。蓋涉上有三亡字而誤衍此句。不知上三亡字。皆有無之無。非喪亡之亡也。

若實名貧。僞名富。楊朱、

樾謹按此下當有實名賤僞名貴二句。上文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故此引管仲陳氏事。證爲實名則貧賤。爲僞名則富貴也。

當身之娛。非所去也。

樾謹按當身乃當生之誤.下云.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當生與死後正相對.下文云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是其證.

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

樾謹按下文云.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則此文當云無不必致.誤衍之字.

賓客在庭者日百住.

樾謹按住當爲數聲之誤也.黃帝篇.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張注曰.住當作數.是其證矣.此篇虛重元本作往.則是誤字.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

樾謹按賦者.計口出錢也.周官大宰職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漢書食貨志師古注曰.賦謂計口發財.是其義矣.藏猶言葬也.禮記檀弓篇.葬也者藏也.故葬與藏義得相通.周易繫辭傳.葬之中野.漢書劉向傳引作藏之中野.藏卽葬字也.端木叔死無瘞埋之資.故受其施者相與賦錢而葬之也.

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

樾謹按上文言舜禹周孔.曰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則此言桀紂.宜云雖毀之不知.雖罰之弗知.毀之對稱之言.罰之對賞之言.方與下文彼四聖雖美之所歸.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文義相應.稱之賞之.

是美之所歸也。毁之罰之。是惡之所歸也。今涉上文而亦作稱之。義不可通矣。

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

樾謹按不得不去之。當作不得而去之。故下文曰。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今作不得不去。與下文不合矣。蓋涉上文既生不得不全之故。誤而爲不。

彊食靡角。戲狎、

樾謹按靡讀爲靡。莊子馬蹄篇。喜則交頸相靡。釋文引李云靡也。是靡與靡義通。靡角之靡。卽交頸相靡之靡。謂以角相靡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樾謹按上文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然則色力方盛之人。不可以語道。必待班白之人。方可語之。若不班白而語道。未有不失者矣。所謂不班白語道失也。張注謂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核之本文。與上文義皆不合。

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

樾謹按忠信字。涉上句而衍。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樾謹按巳字乃也字之誤淮南子道應篇作白公不得也呂氏春秋精諭篇作白公弗得也並其證也張注曰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正解不得之義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樾謹按施衍字蓋卽於字之誤而複者呂氏春秋愼大篇亦有此文正無施字

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

樾謹按張注曰共同也此說失之共乃供之叚字釋文曰一作供是也蓋擔纏薪菜皆此人供之耳擔纏薪菜是兩事擔纏者負荷什物薪菜者以給炊也纏乃纆字之誤周易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說本王氏念孫淮南子雜志菜當爲采古字通用

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作祿厚者怨處之是也怨處之謂怨讎之所處也猶曰爲怨府也處與妒惡爲韵若作逮則失其韵矣蓋由淺人不達處字之義而臆改

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

樾謹按張注訓亟爲急非也亟者數也言王數封我而吾不受也下文城市患其亟也注曰亟數也此亦當與同訓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

樾謹按此當作盡取其衣裝車馬。牛缺步而去。呂氏春秋必己篇作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是其證也。出即步字之誤耳。此文脫馬字缺字。遂以車牛連文失之矣。

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樾謹按及乃反字之誤。出與反猶往與來。相對成文。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其鄰人遽而伐之。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上云人有枯梧樹者。此云其人。即此人也。上下文所云鄰父。謂此人之鄰也。豈得又就鄰人言之。而謂此人爲鄰人乎。下文其人乃不悅曰。亦無鄰字。可證此鄰字之衍。

諸子平議卷十七

莊子一

蜩與學鳩笑之曰 逍遙遊

樾謹按釋文曰學本或作鷽音預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鷽斯蒿下飛李善注卽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彪曰鷽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鷽斯鵯居鵯居鴉烏也音豫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鷽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矣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爲證此文則字亦當訓或蓋其決起而飛槍榆枋也有時能至有時不能至至則集于榆枋不至則投於地故曰時或不至而控於地也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樾謹按南上本有圖字上文曰而後乃今將圖南故此卽承上文言也文選注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

之二蟲又何知。

樾謹按郭象注曰。二蟲謂鵬蜩也。此恐失之。二蟲當謂蜩與鷽鳩。下文曰。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是所謂不知者。謂小不足以知大也。然則此云之二蟲又何知。其謂蜩鳩二蟲明矣。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樾謹按彭祖人名也。然則冥靈大椿。亦人名也。猶上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蟲名也。而高誘注淮南道應篇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則亦蟲名也。蓋論大年小年。當以有血氣之屬言之。故論小者則以蟲言。朝菌也蟪蛄也。蟲之中尤爲小年者也。論大者則以人言。冥靈也大椿也彭祖也。人之中尤爲大年者也。若雜以草木。則不倫矣。大椿疑本作大春。以八千歲爲春。故以大春名之。漢有井大春。或卽取之。此後人誤解爲木名。遂加木旁作椿耳。據釋文冥靈之冥。亦或作榠。卽其例也。冥字不必從木。則春字亦何必從木乎。潘尼以木槿說朝菌。司馬彪又以木槿說大椿。幾乎無大小之辨。足知其不然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樾謹按釋文。棘。李云湯時賢人。此說得之矣。又引簡文云。一曰湯廣大也。棘狹小也。則以湯棘爲廣名。

是殆未讀列子者。湯之問棘。見列子湯問篇。上文所說鯤鵬及冥靈大椿。皆本是篇。故以此結之。明所言之有徵也。

吾將爲賓乎。

樾謹按此本作吾將爲實乎。與上吾將爲名乎。相對成文。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其意已足。吾將爲實乎。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吾將爲實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蓋無所用天下。則以實而言。又不足爲矣。故云吾將爲實乎。呂氏春秋求人篇載許由之言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其文與此大略相同。彼云爲天下之不治與。即此云吾將爲名乎。彼云自爲與。即此云吾將爲實乎。實與賓形似。又涉上句實之賓也而誤。不可以不正。若如今本則爲賓即是爲名。兩文複矣。

非不呺然大也。

樾謹按釋文。呺本亦作号。崔作謞然。說文号部。号痛聲也。呺謞說文所無。蓋皆号之俗體。施之於此。義不可通。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李善注引此文作枵。當從之。爾雅釋天。元枵虛也。虛則有大義。故曰枵然大也。釋文引李云。号然虛大貌。是固以枵字之義說之。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云文拆如龜文也.又云.如龜攣縮也.義皆未安.向云拘坼也.郭注亦云能令手不拘坼.然則龜字宜卽讀如拘.蓋龜有丘音.後漢西域傳.龜茲讀曰丘慈.是也.古丘音與區同.故亦得讀如拘矣.拘之言拘攣也.不龜者不拘攣也.龜文之說雖非.攣縮之說則是.但不必以如龜爲說耳.

嗒焉似喪其耦.齊物論、

樾謹按喪其耦.卽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云.耦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爲耦.則非也.耦當讀爲寓.寓.寄也.神寄於身.故謂身爲寓.

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樾謹按大塊者地也.塊乃凷之或體.說文土部.凷墣也.蓋卽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者.積而至於廣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爲大塊也.司馬云.大朴之貌.郭注曰.大塊者無物也.並失其義.此本說地籟.然則大塊非地而何.

小知閒閒.

樾謹按廣雅釋詁.閒覗也.小知閒閒.當從此義.謂好覗察人也.釋文曰.有所閒別.非是.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彪說.以莛爲屋梁.楹爲屋柱.故郭注曰.莛橫而楹縱.然說文艸部.莛莖也.屋梁之說.初非本義.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鍾.文選答客難篇.莛作筳.李善注引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筳.豈能發其音聲哉.筳與莛通.是古書言莛者謂其小也.莛與楹以大小言.厲與西施.以好醜言.舊說非是.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樾謹按釋文綸音倫.崔云.琴瑟絃也.然以文之絃終.其義未安.郭注曰.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則是訓綸爲緒.今以文義求之.上文曰.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之昧與之綸.必相對爲文.周易繫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與論通.淮南與明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以文之所知者終.卽是以文之明終.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昭文之子又以文之明終.則仍是非所明而明矣.故下曰.終身無成也.郭注尚未達其旨.

有倫有義.

樾謹按釋文云.崔本作有論有議.當從之.下文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卽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卽此有論

有議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之夫子。

樾謹按瞿鵲子必七十子之後人所稱。聞之夫子。謂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丘卽是孔子名。因瞿鵲子述孔子之言。故曰丘也何足以知之也。而讀者不達其意。誤以丘也爲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名丘。此大不然。下文云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夫子者長梧子自謂也。旣云丘與女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卽以丘爲長梧子之名乎。

技經肯綮之未嘗。養生主、

樾謹按郭注曰。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是以技經爲技之所經。殊不成義。技經肯綮四字。必當平列。釋文曰。肯。說文作肎。字林同。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綮。司馬云猶結處也。是肯綮並就牛身言。技經亦當同之。技疑枝字之誤。素問三部九候論。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經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古字枝與支通。枝謂枝脈。經謂經脈。枝經猶言經絡也。經絡相連之處。亦必有礙於遊刃。庖丁惟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

樾謹按。郭注曰。中骨而折刀也。此於文義未合。上文云。良庖歲更刀。割也。割以用刀言。則折亦以用刀言。折謂折骨。非謂刀折也。哀元年左傳曰。無折骨。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樾謹按郭注曰。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此說殊未明了。且爲之謂前。亦未知何義。郭注非也。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取也。指窮於爲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而不知其薪之盡也。郭得其讀。未得其義。釋文引崔云。薪火。爝火也。則并失其讀矣。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閒世

樾謹按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爲文。當讀如本字。有者育字之誤。釋文云。崔本作育。云賣也。說文貝部。鬻衒也。讀若育。此育字卽鬻之叚字。經傳每以鬻爲之。鬻亦音育也。以人惡育其美。謂以人之惡鬻己之美也。

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

樾謹按下字衍文。脩其身以傴拊人之民。不當有下字。涉下文以下拂其上者也。因而誤衍耳。

大多政。法而不諜。

樾謹按政字絕句。大多政者。郭注所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法而不諜四字爲句。列禦寇篇。形諜成光。釋文曰。諜便僻也。此諜字義與彼同。謂有法度而不便僻也。李訓安。崔訓閒諜。並失其義。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樾謹按上文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此文聽止於耳。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乃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爲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乃申說無聽之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也。言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乃申說氣字。明當聽以氣也。郭注曰。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誤以符氣二字連讀。不特失其義。且不成句矣。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樾謹按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子俶眞篇作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唐盧重元注列子天瑞篇曰。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止連文之誤。

妄則其信之也莫。

樾謹按郭注曰。莫然疑之。此說非也。莫然疑之。不可但謂之莫。且旣云信之。又何云疑乎。莫者無也。猶曰莫信之也。不曰妄則莫信之。而曰妄則其信之也莫。取與上下句法一律耳。

始乎諒。常卒乎鄙。

樾謹按諒與鄙。文不相對。上文云。始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陰陽治亂。皆相對。而諒鄙不相對。諒疑諸字之誤。諸讀爲都。爾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也。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作諒。遂失其旨矣。淮南子詮言篇曰。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即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念孫讀書雜志。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樾謹按由用也。經傳由字訓用者。不可枚舉。此當以九字爲句。設疑說字之誤。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數與忿說同。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是其證也。忿怒之說。無所用其巧言偏辭。故曰忿說無由巧言偏辭。無由卽無用也。下文獸死不擇音。卽申明此句之義。無用巧言偏辭。所謂不擇音也。郭氏不知由之訓用。乃曰。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是讀故忿設無由五字爲句。巧言偏辭上。必更有一由字。於義方足。是可知其非矣。

過度益也。

樾謹按益當讀爲溢。言過其度則溢矣。上文曰。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是其義。

惡成不及改。

樾謹按不及改。極言其速也。故且不及。速可知矣。上句曰。美成在久。此云惡成不及改。文不一律。而義相準。言美成之久。而惡成之速也。正見惡易而美難。郭注未達其旨。

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

樾謹按旁讀爲方。古字通用。尙書皐陶謨篇。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甫刑篇。方告無辜于上。論衡變動篇。方作旁。並其證也。在宥篇。出入無旁。卽出入無方。此本書叚旁爲方之證。詩正月篇。民今方殆。鄭箋云。方且也。其可以爲舟者方十數。言可以爲舟者且十數也。釋文引崔曰。旁旁枝也。葢不知旁爲方叚字。故語詞而誤以爲實義矣。

大枝折。小枝泄。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泄洩同。然洩字之義。於此無取。殆非也。泄當讀爲抴。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抴。楊注曰。抴。牽引也。小枝抴。謂見牽引也。詩七月篇。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卽此所云大枝折也。又曰。猗彼女桑。卽此所云小枝抴也。鄭箋云。女桑。少枝。少枝卽小枝矣。猗乃掎之叚字。說文手部。掎。偏引也。是與抴同義。說詳羣經平議。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樾謹按郭注曰。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騂具。然後敢用。此說於故解之三字。殊不可通。上云。宋有

荆氏者、宜楸柏桑、司馬云、荆氏、地名也、疑此文解字、亦是地名、蓋各舉其地所有之事爲說也、僖十五年左傳、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杜預注解梁城曰、河東解縣、此所云解、即其地矣、解地近河、故相傳以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人有痔病者、爲不可以適河也、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樾謹按如而古通用、此如字當讀爲而、而即爾也、蓋指鳳而言、郭注以何如連讀、非是、

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

樾謹按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心得其常心句、兩句相對、彼爲己三字、總冒此兩句、郭讀彼爲己以其知爲句、得其心以其心爲句、而以得其常心四字屬下讀、失之、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樾謹按在疑正字之誤、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與下文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兩文相對、舜爲大聖、其正之義易見、故不煩申說、松柏則二木耳、其正之義難見、故必著冬夏青青一句、以明之、莊子行文、錯綜變化、未可以後世之文法繩之也、學者不達而臆改爲在、失之矣、

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樾謹按賓賓之義、釋文引司馬云、恭貌、張云、猶賢賢也、崔云、有所親疏也、簡文云、好名貌、皆望文生義、

未達古訓。資資猶頻頻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曰。頻字或作賓。是其例也。詩桑柔篇。國步斯頻。說文目部作國步斯矉。書禹貢篇。海濱廣斥。漢書地理志作海瀕廣潟。是皆賓聲頻聲相通之證。廣雅釋訓。頻頻比也。楊子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鷽斯。皆可說此資資之義。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

樾謹按。諔與詭。語意不倫。諔詭當讀爲弔詭。齊物論篇。其名爲弔詭。正與此同。弔作諔者。古字通用。哀十六年左傳。旻天不弔。周官大祝職先鄭注。引作閔天不淑。是其證矣。

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樾謹按。眴若猶眴然也。徐無鬼篇。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此云眴若。彼云恂然。文異義同。眴恂並⿱旬兮之叚字。說文兮部。⿱旬兮。驚辭也。從兮旬聲。眴恂亦從旬聲。故得通用。釋文引司馬曰。眴驚貌。得之矣。眴若皆棄之而走。言㹠子皆驚而走也。蓋始焉不知其爲死母。就之而食。少焉覺其死。故皆驚走也。眴若二字。以其子言。不以其母言。釋文又引崔云。目動也。謂死母目動。然則其母不死。與下意不合矣。下文云。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郭注曰。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若從崔說。死母之目尙動。是其才德未去。何爲以失類而走乎。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大宗師。

樾謹按過者謂於事有所過失也。當者謂行之而當也。在衆人之情。於事有所過失則悔矣。行之而當。則自以爲得矣。眞人不然。故曰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正文明言過。郭注謂全當而無過。失之。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樾謹按捐字誤。釋文云。郭作揖。崔云。或作楫。所以行舟也。其義竝不可通。疑皆偝字之誤。偝卽背字。故郭注曰。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本正作偝也。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

樾謹按郭注曰。與物同宜而非朋黨。是訓義爲宜。朋爲黨。望文生訓。殊爲失之。此言其狀。豈言其德乎。義當讀爲峨。峨與義竝從我聲。故得通用。天道篇而狀義然。義然卽峨然也。朋讀爲崩。易復彖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無咎。是也。其狀峨而不崩者。言其狀峨然高大而不崩壞也。廣雅釋詁。峨。高也。釋訓。峨峨。高也。高與大義相近。故文選西京賦。神山峨峨。薛綜注曰。峨峨。高大也。天道篇義然。卽可以此說之。郭不知義爲峨之叚字。於此文則訓爲宜。於彼文則曰踶跂自持之貌。皆就本字爲說。失之。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樾謹按郭注曰。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是讀觚爲孤。然與不堅之義。殊不相應。釋文引崔云。觚。棱也。亦與

不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養生主篇。技經肎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釋文引崔云。綮結骨。疑此觚字。卽彼軱字。骨之綮結。是至堅者也。軱而不堅。是謂眞人。崔不知觚軱之同字。故前後異訓耳。

厲乎其似世乎。

樾謹按郭注曰。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此注殊不可通。且如注意。當云世乎其似厲。不當反言其似世也。今按世乃泰之叚字。荀子榮辱篇。橋泄者。人之殃也。劉氏台拱補注曰。橋泄卽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汏。或作忲。或作泰。皆同。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爲韵。亦讀如泰也。又引賈子簡泄不可以得士爲證。然則以世爲泰。猶以泄爲泰也。猛厲與驕泰。其義相應。釋文曰。厲。崔本作廣。廣大亦與泰義相應。泰亦大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似世。則皆不可通矣。

以德爲循。

樾謹按釋文曰。循本亦作修。兩得。然下文曰。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則自以作循爲是。說文彳部。循。順行也。故曰。與有足者至於丘。若修字。則無義矣。蓋字相似而誤。陸氏以爲兩得。非。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樾謹按山非可藏於澤。且亦非有力者所能負之而走。其義難通。山疑當讀爲汕。爾雅釋器。罺謂之汕。詩南有嘉魚篇毛傳曰。汕汕樔也。箋云。今之撩罟也。藏舟藏汕。疑皆以漁者言。恐爲人所竊。故藏之。乃

世俗常有之事。故莊子以爲喻耳。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樾謹按下云。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則此當云。在太極之上。方與高義相應。今作在太極之先。則不與高義相應。而轉與下文先天地生而不爲久。其義相複矣。周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莊子原文。疑本作在太極之上。猶云在天之上也。後來說周易者。皆以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於是疑太極當以先後言。不當以上下言。乃改太極之上。爲太極之先。而於義不可通矣。淮南子覽冥篇曰。引類於太極之上。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樾謹按爾雅釋詁。朝。早也。朝徹猶早達也。郭注曰。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正得其義。釋文引李云。不崇朝而遠徹。則當爲不朝徹矣。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樾謹按此當作子來有病。下文曰。俄而子來有病。當作子輿有病。何以明之。淮南子精神篇曰。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即本莊子之文。而作子求。求者來字之誤。尙書呂刑篇。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是

其例也。釋文引崔譔云。淮南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抱朴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永亦求字之誤也。若是子輿。則輿求與永絕不相似。無緣致誤。故知此文本作子來。與下文傳寫互易矣。

予因以求時夜。

樾謹按釋文云。一本無求字。當從之。下云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蓋以彈求鴞。乃可爲炙。故曰因以求鴞炙。若雞則自能時夜。既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則因以時夜可矣。又何求焉。求字即涉下句而衍。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樾謹按定疑足字之誤。穿池而養給。無事而生足。兩句一律。給亦足也。足與定字形相似而誤。管子中匡篇。功定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本定誤作足。與此正可互證。

齏萬物而不爲義。

樾謹按齏即說文韲字。其或體作𩐎。古或以齊爲之。周官醢人職。五齊七醢七菹三臡。是也。齏與菹醢爲同類之物。齏萬物。猶云菹醢萬物。故天道篇云。齏萬物而不爲戾。郭於此無注。彼注云。變而相雜。故曰齏。是訓齏爲雜也。蓋齏合衆味而成。釋名釋飲食曰。齏。濟也。與諸味相濟成也。故有相雜之義。列禦寇篇。使人輕乎貴老而齏其所患。釋文曰。齏。亂也。亂與雜義同。然云雜萬物而不爲戾。則義有未安矣。

知北遊篇。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䪥也。此則當訓爲雜。蓋儒墨兩家。是非蠭起。故雜也。郭訓爲和。義雖相通。然言固各有當矣、

日中始何以語女。女音汝、

樾謹按釋文引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此恐不然。中始人名。日猶云日者也。謂日者。中始何以語女也。文七年左傳曰。衞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日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十六年傳日起請夫環。並與此日字同義。李以日中始三字爲人姓名。失之矣。崔本無日字。

何問之不豫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豫。厭也。楚辭惜誦篇。行婞直而不豫兮。王逸注亦曰。豫。厭也。是豫之訓厭。乃是古義。無名人深怪天根之多問。故曰何問之不豫。猶云何許子之不憚煩也。簡文云。豫。悅也。殊失其義。

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樾謹按帠未詳何字。釋文曰。徐音藝。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一本作寱。以諸說參考之。疑帠乃臬字之誤。故有魚例反之音。而司馬訓法。亦卽臬之義也。然字雖是臬。而義則非臬。當讀爲寱。寱本從臬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或止作臬也。一本作寱者。破叚字而爲正字耳。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寱。無名人蓋謂天根所問皆夢語也。故曰。女又何寱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勧．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所在疾彊梁之人也．則字當爲嚮疾．又引李云．敏疾如嚮也．簡文云．如嚮應聲之疾．則字當爲響疾．疑莊子原文本作鄉．故各以意讀之耳．文選羽獵賦．蠁曶如神．善注曰．蠁曶疾也．蠁與響同．曶與曶同．然則響自有疾義．響疾連文．響亦疾也．自以作響爲長矣．推自來讀者．皆以響疾彊梁爲句．物徹疏明爲句．殊不可通．此當於徹字勧字絕句．物讀爲勿．古字通用．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是也．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此物勿通用．見於本書者．徹．去也．響疾彊梁物徹者．言響疾彊梁而勿去也．與疏明學道不勧．相對爲文．皆以六字爲一句．因學者不知物爲勿之叚字．故失其讀矣．

萠乎不震不正．

樾謹按列子黃帝篇．作罪乎不誫不止．當從之．罪讀爲嶵．說文山部．作嶵．云山貌．是也．誫卽震之異文．不誫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嶵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萠．正誤作止．失其義矣．據釋文則崔本作不誫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

子之先生不齊．

樾謹按下文．郭注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引向

秀注同。然則向郭皆讀脊如本字。釋文音側皆反。非是。

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

樾謹按勝當讀爲朕。勝本從朕聲。故得通用。莫朕者。無朕也。言無朕兆也。郭注曰。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元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厝其閒也。此泥本字爲說。未達叚借之旨。列子黃帝篇正作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張湛引向秀注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心。元周萬方。莫見其迹。郭注正竊用向說。但以不達叚借之旨。改其末四字耳。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樾謹按審司馬云當爲蟠。蟠。聚也。崔本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也。今以字義求之。則實當爲瀋。說文水部。瀋。大波也。從水旛聲。作潘者。字之省。司馬彪讀爲蟠。誤也。郭本作審。則失其字矣。又按列子黃帝篇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九淵全列。然於上下文殊不相屬。疑爲它處之錯簡。莊子所見已然。雖不敢徑去。而實非本篇文義所繫。故聊舉其三耳。

諸子平議卷十八

莊子二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駢拇

樾謹按性之言生也。駢拇枝指。生而已然者也。故曰出乎性。附贅縣疣。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形。德者所以生者也。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是也。駢拇枝指出乎性。而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贅縣疣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崔云德猶容也。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混性與德與形而一之。殊失其旨。

而離朱是已。

樾謹按而如古通用。而離朱是已。猶云如離朱是已。下文而師曠而曾史而楊墨。並同。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樾謹按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爲之說。非是。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樾謹按。司馬云。蒿。亂也。郭注曰。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是以蒿目二字爲句。解爲亂天下之目。義殊未安。蒿乃睢之叚字。玉篇目部。睢。虎鞠切。目明又望也。是睢爲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爲之睢然遠望。故曰睢目而憂世之患。睢與蒿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靈臺篇白鳥翯翯。孟子梁惠王篇作鶴鶴。文選景福殿賦作皠皠。然則蒿之通作睢。猶翯之通作鶴與皠矣。周易文言傳確乎其不可拔。說文土部曰。塙。堅不可拔也。卽本易義。是確與塙通。亦其例也。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樾謹按。國語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韋注曰。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漢書陳勝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文招字亦當訓舉。而讀爲翹。言舉仁義以撓天下也。郭注曰。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是讀如本字。然以仁義招人。不得反云招仁義。可知其非矣。

雖有義臺路寢。馬蹄

樾謹按。義徐音儀。當從之。周官肆師職。鄭注曰。古者書儀但爲義。是義卽古儀字也。儀臺猶言容臺。淮南子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禮容之臺。儀與容異名同實。蓋是行禮儀之臺。故曰儀臺

也

燒之剔之刻之雒之。

樾謹按司馬彪解雒之曰。謂羈雒其頭也。是以雒爲絡之叚字。然下文連之以羈馽。乃始言羈絡之事。此恐非也。雒疑當爲烙。說文火部新附有烙字。曰灼也。今官馬以火烙其皮毛爲識。卽其事矣。

夫赫胥氏之時。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云。赫胥時上古帝王也。此爲允當。又曰。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此望文生訓。殊不足據。炎帝卽神農也。胠篋篇旣云赫胥氏。又云神農氏。其非一人明矣。赫胥疑卽列子書所稱華胥氏。華與赫一聲之轉耳。廣雅釋器。赫。赤也。而古人名赤者多字華。羊舌赤字伯華。公西赤字子華。是也。是華亦赤也。赤謂之赫。亦謂之華。可證赫胥之卽華胥矣。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胠篋

樾謹按不字衍文。此卽上文而斷之。不當作疑詞。下文曰。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則因此文而推論之。用者乎作問詞。宜有不字矣。此文不字。卽涉下文而衍。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樾謹按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此說非也。本文是說田成子。不當追從敬仲數起。疑莊子原文本作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世有齊國也。古書遇重字。止於字下作二字以識之。應作世二有齊國。傳寫者誤倒之。則爲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遂臆加十字於其上耳。

脣竭則齒寒。

樾謹按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說文豕部說解曰。竭其尾故謂之豕是也。蓋竭之本義爲負舉。竭其尾。卽舉其尾也。此云脣竭者。謂反舉其脣以向上。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作一句讀。蓋揭諸侯竊仁義云云。皆大盜之利也。人苟逐於大盜之利。則必軒冕弗能勸。斧鉞弗能禁。如下文所云矣。郭注曰。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是誤以逐屬大盜言。失其旨。并失其讀。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在宥

樾謹按釋文毗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并也。然下文云。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則訓助已不可通。訓并更爲失之矣。此毗字當讀爲毗劉暴樂之毗。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合言之則曰毗劉。分

言之則或止曰劉。詩桑柔篇。捋采其劉。是也。或止曰疵。此言疵於陽疵於陰是也。瘼樂毛傳作爆爍。鄭箋云。捋采之則爆爍而疏。然則爆爍猶剝落也。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喜則傷陽。大怒則傷陰。疵陰疵陽。言傷陰陽之和也。故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若從司馬訓疵爲助。則下三句不貫矣。淮南子原道篇。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與此同義。

其動也縣而天。

樾謹按釋文曰。向本無而字。當從之。郭注曰。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以係天釋縣天。疑其所據本亦無而字也。而與天篆文相似。而卽天字之誤而衍者。

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

樾謹按釋文大山音泰。亦如字。當以讀如字爲是。此泛言山之大者。不必東嶽泰山也。嵁當爲湛。文選封禪文。湛恩厖鴻。李注曰。湛。深也。湛巖猶深巖。因其以山巖言。故變從水者而從山耳。山言其大。巖言其深。義正相應。學者不達其義。而音大爲泰。失之矣。田子方篇。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釋文大音泰。失與此同。文選風賦。緣泰山之阿。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夫風之所緣。竹之所生。非必泰山也。其原文應並作大山。泛言山之大者。後人誤讀爲泰。并改作泰耳。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盗跖嚆矢也。

樾謹按嚆矢未詳何物。向云。矢之鳴者也。則因其字從口而爲之說。崔本作蒿。云蕭蒿可以爲箭。此更曲說。未聞矢以蒿爲之也。釋文嚆或作矯。矯揉也。疑古本如此。說文矢部。矯揉箭箝也。漢書嚴安傳有矯箭控弦之語。正可以說此文。蓋槢也枘也矢也。皆物也。椄之鑿之矯之。則皆人也。椄字見說文木部。云續木也。是凡椄續字本當作椄。槢者桁楊之楔也。枘者桎梏之孔也。言聖知爲桁楊椄其槢。仁義爲桎梏鑿其枘。曾史爲桀跖矯其矢也。淮南子有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椄槢之說。鄭康成注考工記。有謂其鑿枘之說。則誤以椄槢鑿枘爲皆二字連文。自漢世已然。釋文所引諸說。宜其皆誤矣。

禍及止蟲。

樾謹按止蟲即豸蟲也。爾雅釋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是也。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蛾。正義曰。蛾音豸。在起反。直起之音。與止相近。宣十七年左傳。庶有豸乎。豸即止也。此云禍及止蟲。止即豸也。

吐爾聰明。

樾謹按吐當作杜。言杜塞其聰明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樾謹按郭斷不可以物物五字爲句。失其讀矣。此當讀不可以物爲句。物而不物爲句。

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

樾謹按郭於撓撓下出注曰。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此未得其解。廣雅釋詁。適往也。然則適復猶往復也。撓撓亂也。廣雅釋詁。撓亂也。重言之則爲撓撓矣。適復之撓撓。此世俗之人。所以不能獨往獨來也。惟大人則提挈其適復之撓撓者。而與之其游於無端。故曰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二句本止一句。郭失其解。并失其讀矣。

應於禮而不諱。

樾謹按諱讀爲違。違諱並從韋聲。故廣雅釋詁曰。諱避也。韋昭注周語晉語並曰。違避也。是二字聲近義通。應於禮而不諱。即不違也。郭注曰。自然應禮。非由忌諱。則失之迂曲矣。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天地、

樾謹按此與下節並冠以夫子曰。釋文引司馬云。莊子也。一云老子也。然下文有云夫子問于老聃曰。則夫子非老子明矣。據下老子答辭曰。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問老聃者自是孔子。故釋文曰。夫子。仲尼也。以後例前。則此兩夫子曰。亦是孔子之言矣。

吾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樾謹按郭注曰。心大故事無不容也。此未得事字之義。事心猶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禮記郊特牲篇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偉也。偉。立也。並其證也。如郭注。則是心足以容事。而非事心矣。

呂氏春秋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義與此同。足證郭注之誤。

方且爲緒使。

樾謹按緒使疑本作使緒。故郭注曰。將與後世事役之端。以事役字釋使字。以端字釋緒字也。下句曰。方且爲物絯。使緒物絯兩文相對。言爲事作端緒。爲物作絯束也。若作緒使。不特意不可通。且與下句不倫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樾謹按風當讀爲凡。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故得通用。

汝將固驚邪。

樾謹按固讀爲胡。胡固並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與眞渾沌遇則不驚也。郭注曰。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正得其意。古書胡字或以故字爲之。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皆以故爲胡之證。禮記哀公問篇。鄭注曰。固猶故也。然則以固爲胡。猶以故爲胡矣。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

樾謹按祈字無義。司馬云。祈。求也。則但云予雖祈嚮足矣。郭注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則又增出情

字。殆皆非也。所疑所字之誤。言天下皆惑。予雖有所嚮往。不可得也。所所字形相似故誤耳。下同。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樾謹按二缶鍾之文。未知何義。釋文云。缶應作垂。鍾應作踵。言垂脚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此於莊子之意不合。所適謂所之也。郭注曰。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是也。如陸氏說。則以適爲適意之適。當云不得其適。不當云所適不得也。今按鍾當作踵。而二則一字之誤。缶則企字之誤。企下從止。缶字俗作缶。其下亦從止。兩形相似。因致誤耳。文選歎逝賦注。引字林曰。企。舉踵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曰。舉踵曰企。然則企踵猶舉踵也。人一企踵。不過步武之間耳。然以一企踵惑。則已不得其所適矣。故下云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以天下惑。極言其地之大。以一企踵惑。極言其地之小也。上文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以天下對二人言。則以人之多寡言。此以天下對一企踵言。則以地之廣狹言。一企踵誤爲二缶鍾。則不得其義矣。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天道

樾謹按上文天道帝道聖道並列。此云明於天。承天道而言。通於聖。承聖道而言。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承帝道而言。曰六曰四。極言其無所不通。無所不辟也。天下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是其義也。釋文以六氣四方說之。則非言帝王之德矣。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樾謹按郭注曰。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此未得其義。下文云。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然則此時尚未有是非。未有賞罰。又何罪責之有乎。今按省之言省察也。原與省同義。晏子春秋問下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是原省義同也。蓋既因物而任之。又從而原省之。於是其是非可得。而賞罰可加矣。

資禮樂。

樾謹按資當讀爲擠。謂擠斥禮樂也。與上句退仁義一律。郭注曰以性情爲主也。則以本字讀之。其義轉迂。達生篇曰。資於鄉里。逐於州部。此卽假資爲擠之證。

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樾謹按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句。衍不字。莊子之意。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則所恃乎得情者。莫如言矣。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又何從識之哉。正見得彼之情。不在形色名聲也。此二十七字本一氣相屬。妄增不字。則語意隔絕。果字則字上下相應之妙全失矣。達生篇。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亦衍不字。而如古通用。如養形果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尙

句一氣、今衍不字、則亦語絕矣、凡此皆淺人拘泥字句者所妄加、不達莊子文法也、

孰隆施是、天運、

樾謹按此承上雲雨而言、隆當作降、謂降施此雲雨也、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厖降之降、蓋隆從降聲、古音本同、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古字通用之證、

天有六極五常、

樾謹按六極五常、疑卽洪範之五福六極也、常與祥古字通、儀禮士虞禮記薦此常事、鄭注曰、古文常爲祥、是其證也、說文示部、祥福也、然則五常、卽五福也、下文曰、九洛之事、治成德備、其卽謂禹所受之洛書九類乎、

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樾謹按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爲法則、君子篇、一皆善也、謂之聖、楊注曰、一、皆也、是一有皆義、郭注曰、不能待之以一、與語意未合、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

樾謹按上取字如字。下取字當讀爲聚。周易萃彖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是聚取古通用。

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樾謹按兩其里字。皆不當有。病心而矉。捧心而矉。文義甚明。若作矉其里。則不可通矣。皆涉下句而衍。

外無正而不行。

樾謹按正乃匹字之誤。禮記緇衣篇。唯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云中無主而不止。外無匹而不行。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因匹誤爲正。郭注遂以正己爲說。殊非其義。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誤與此同。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

樾謹按而化一本作而風化。當從之。郭注曰。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是郭所據本兩句皆作風化。故總釋之如此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刻意、

樾謹按、質當讀爲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是至質古通用、至可爲質、質亦可爲至矣、道德之質、卽道德之至也、天道篇曰、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文與此同、而字正作至、是其明證、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刻意、

樾謹按、休焉二字傳寫誤倒、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訂正、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繕性、

樾謹按、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崔說爲長、上文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注、繕亦訓治、蓋二句一義、繕也滑也、皆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明、若訓滑爲亂、則與求字之義不貫矣、滑得訓治者、滑猶汨也、說文水部、汨、治水也、是其義也、玉篇手部曰、抇亦搰字、然則滑之與汨、猶搰之與抇矣、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樾謹按、郭注曰、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是偏爲一偏之偏、故郭以一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徧、而音遍、非是、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樾謹按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故連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諸家皆斷識字爲句。非是。向本作職。尤非。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秋水、

樾謹按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爲衆。崔訓卒爲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當以人言。人卒疑大率二字之誤。人閒世篇。率然拊之。釋文曰。率或作卒。是率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爲卒。因改大爲人以合之。據至樂篇人卒聞之。盜跖篇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本書所有。然施之于此。不可通矣。大率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又云。計中國之在海內。計與大率。其義正同。

梁麗可以衝城。

樾謹按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然小船與屋棟。皆非所以衝城。詩皇矣篇。與爾臨衝。毛傳曰。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正義曰。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然則此云可以衝城。其爲是車明矣。徐無鬼篇。君亦必無陳鶴列於麗譙之閒。郭注曰。麗譙。高樓也。司馬曰。麗譙。樓觀名也。此所云梁麗。疑是車之有樓者。若左傳所稱樓車矣。文選辨亡論。衝棚息於朔野。李善注曰。

字路作轅.樓也.可爲衙車有樓之證.

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樾謹按海字當在曰夫二字之下.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至樂、

樾謹按郭注曰.唯中庸之德爲然.此不知何義.殆不得其旨而妄說也.蹲循當讀爲逡巡.古書逡巡字或作逡遁.漢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此又作蹲循者.據外物篇帥弟子而蹲於窾水.釋文引字林云.蹲古蹲字.然則蹲循者.踆循也.漢碑作逡遁.莊子書作蹲循.字異而音義同矣.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謂人主不聽忠諫.則爲人臣者當逡巡而退.勿與之爭也.下文曰.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言子胥事不聽忠諫之君.而必欲與之爭.故殘其形也.學者不達蹲循之義.遂失其解.并莊子引古語以起下文.其意亦不顯矣.

若果養乎.予果歡乎.

樾謹按養當讀爲恙.爾雅釋詁.恙.憂也.若果恙乎.予果歡乎.恙與歡對.猶憂與樂對也.言若之死非憂.予之生非樂也.恙與養古字通.詩二子乘舟篇.中心養養.傳訓養爲憂.卽本雅詁矣.司馬本養作䔍.乃字之誤.

胡蝶胥也。

樾謹按釋文曰。胡蝶胥也。一名胥也。此失其義。當屬下句讀之。本云胡蝶胥也化而爲蟲。與下文鴝掇千日爲鳥。兩文相對。千日爲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爲蟲言其速也。列子天瑞篇釋文曰。胥。少也。謂少時也。得其義矣。

人又反入於機。

樾謹按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軦生乎九猷。釋文引李注曰。九宜爲久。久。老也。是其義也。人久反入於機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正作人久入於機。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達生。

樾謹按凝當作疑。下文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即此所謂乃疑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疑。張湛注曰。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

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樾謹按萬下脫物字。此本以覆卻萬物爲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爲句。方者並也。方之本義爲兩舟相並。故方有並義。荀子致仕篇。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楊注曰。方起。並起。漢書楊雄傳。雖方征僑與偓佺兮。師古注曰。方謂並行也。皆其證也。方陳乎前。謂萬物並陳乎前也。今上句脫物字。而以方字

驟上窺。則所謂陵前者。果何指歟。郭注曰。蹵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是其所據本有物字。蓋正文是萬物。故以多言。若如今本作萬方。當以廣大言。不當以多言也。列子黃帝篇。正作蹵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可據以訂正。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

樾謹按。無不走也。語意未明。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貴富也。亦殊迂曲。走乃趣之壞字。文選幽通賦。李善注引此文曰。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趣義也。字正作趣。但衍義字耳。呂氏春秋必己篇曰。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衆。無不趨。高誘注曰。過之必趨。淮南子人閒篇曰。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耳。

沈有履。竈有髻。

樾謹按。司馬云。沈。水汙泥也。則當與水有罔象等句相次。不當與竈有髻相次也。沈當爲煁。煁從甚聲。沈從冘聲。兩音相近。詩蕩篇。其命匪諶。說文心部引作天命匪忱。常棣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且耽。並其證也。煁之通作沈。猶諶之通作忱。湛之通作耽矣。白華篇。卬烘於煁。毛傳曰。煁。竈也。是煁竈同類。故以煁有履。竈有髻。並言之耳。鄭裨諶字竈。諶卽堪之叚字。漢書古今人表作裨湛。湛亦煁

之叚字。李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湛今沈字。又注答賓戲曰。湛古沈字。然則以沈爲湛。卽以湛爲湛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樾謹按委蛇未詳何物。李云。大鳥食蛇。然未聞養鳥者必食之以蛇也。司馬云。委蛇。泥鰌。此亦臆說。今按至樂篇云。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宜亦當云食之以鰌鰷。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句則平陸而已矣。文氣相屬。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

樾謹按此本作一下一上。以和爲量。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倒文以協韻。後人不知而誤改者甚多。秋水篇。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亦後人所改。莊子原文。本作無西無東。與通爲韻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崇則議。

樾謹按議當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云。俄。傾貌。崇則俄。謂崇高必傾側也。古書俄字。或以義爲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尙書立政篇。亦或以議爲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

俄也。謂法制不傾衺也。又或以儀爲之。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爲。儀亦俄也。謂君法傾衺。則當禁使不爲也。

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

樾謹按崔譔本無離字。而以居字連上句讀。當從之。呂氏春秋愼人篇。胼胝不居。高誘訓居爲止。無須臾居者。無須臾止也。正與上句行字相對成義。學者不達居字之旨。而習於中庸不可須臾離之文。遂妄加離字。而居字屬下讀。失之矣。下文居得行而不名處。亦以居與行對言。郭注曰。居然自得此行。非是。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

樾謹按郭注曰。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是讀長爲長短之長。然於本文之義。殊爲未合。司馬云。兩枝相去長遠也。則就樹木言。義更非矣。此當就猿而言。謂猿得柟梓豫章。則率其屬居其上。而自爲君長也。故曰王長其閒。釋文。王。往況反。長。丁亮反。頗得其讀。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淸而容物。田子方

樾謹按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字爲句。殆失其讀也。此當以人貌而天虛爲句。人貌天虛。相對成義。緣而葆眞爲句。與淸而容物相對成義。虛者孔竅也。淮南子氾論篇。若循虛而出入。高注曰。虛。孔竅也。訓孔

窾故亦訓心。淑眞篇。虛室生白。注曰。虛。心也。大元斷初一曰。斷心滅斧。失初一曰。㓨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㓨虛與斷心同。故毅初一曰。懷威滿虛。猶言滿心也。說詳太元經。此云人貌而天虛。卽人貌而天心。言其貌則人。其心則天也。學者不達虛字之義。誤屬下讀。則人貌而天句。文義不完。下兩句本相儷者。亦參差不齊矣。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釋文引李云。緣。順也。緣而葆眞者。順而葆眞也。上緣虛字亦爲無義。

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

樾謹按先君下。疑奪命字。此本作先君命王也。故下文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

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

樾謹按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一云。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此兩說並未得植字之義。宣二年左傳。華元爲植。杜注曰。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衆。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植之訓主。說詳羣經平議。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樾謹按楚王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曰。言有三亡徵也。非是。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知北遊

樾謹按一汝度。當作正汝度。蓋此四句變文以成辭。其實一義也。攝汝知。卽一汝視之意。所視者專一。故所知者收攝矣。正汝度。卽正汝形之意。度猶形也。淮南子道應篇。文子道原篇。並作正汝度。可據以訂正。

是天地之委形也。

樾謹按司馬云。委。積也。於義未合。國策齊策。願委之於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三委字並同。

邀於此者。

樾謹按說文無邀字。彳部。徼。循也。卽今邀字也。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邀於此者。猶言順於此者。郭注曰。人生而遇此道。是以遇訓邀。義既迂曲。且于古訓無徵。殆失之矣。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樾謹按既言擁杖而起。不當言隱几。疑隱几字涉上文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而衍。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光曜不得問上。有無有弗應也五字。當從之。惟無有弗應。故光曜不得問也。此脫五字。則義不備。

諸子平議卷十九

莊子三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庚桑楚

樾謹按得字疑衍文.莊子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寶成.周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正義曰.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卽本莊子之義.是其證也.得字蓋涉下句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因而誤衍.春氣發而百草生.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此一字.與上句相儷偶也.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樾謹按方言.獸無偶曰介.一本作分.非.

抱汝生.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抱與保義通.抱汝生卽保汝生.郭注曰.無攪乎其生之外也.猶泥抱字爲說.未達叚借之旨.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

樾謹按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曰.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則訓繁爲繁手.殆不可通矣.

緊疑緊字之誤。緊俗作緻。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纒繞也。此以緊而捉。繆而捉。並言。緊謂緊繞。繆謂綢繆。廣雅釋詁。緊與綢繆並訓纏。是其義一也。緊緊形似。因而致誤耳。

終日嗥而嗌不嗄。

樾謹按釋文嗄本作嚘。徐音憂。當從之。老子。終日號而不嗄。傅奕本作嚘。卽嚘之異文也。揚子太元經。夷次三日。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嚘。二宋陸王本皆如是。蓋以嚘與柔爲韻。可知揚子所見老莊。皆作嚘也。

終日握而手不掜。

樾謹按說文無掜字。角部。觬。角觬曲也。疑卽此掜字。以角言則從角。以手言則從手。變觬爲掜。字之所以孳乳浸多也。終日握而手不掜。謂手不拳曲也。崔云。掜。寄也。殊非其義。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樾謹按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釋文引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是皆未解交字之義。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卽邀也。古字止作徼。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此云邀食乎地。邀樂乎天。語意正相似。作邀者後出字。作交者叚借字。詩桑扈篇。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作匪傲匪傲。卽其例矣。

不可內於靈臺。

樾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故删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券外者志乎期費。

樾謹按郭注曰。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爲物也。則旣言志又言期。於義複矣。釋文曰。期。卒也。費。耗也。卒有所費耗也。然志乎卒耗。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作期。議兵篇曰。已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宥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期與綦通。期費者極費也。費謂財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期費之義。與綦色綦聲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曰。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樾謹按且卽苟且之且。詩東門之枌篇。穀且于差。韓詩且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也。上文與物窮者。郭注曰。窮謂終始。是窮爲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樾謹按一守者。一道也。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知北游篇。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卽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證。說本王氏念孫。

道者德之欽也。

樾謹按說文广部。廞。陳輿服于庭也。小爾雅廣詁。廞。陳也。此欽字卽廞之叚字。蓋所以生者爲德。而陳列之卽爲道。故曰德之廞也。漢書哀帝紀注。引李斐曰。陳。道也。是其義矣。

介者拸畫。外非譽也。

樾謹按郭注曰。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拸而棄之。然云外非譽。似不當以容貌言。崔云。拸畫。不拘法度也。當從之。漢書司馬相如傳。拸以陸離。師古注曰。拸。自放縱也。卽此拸字之義。桓六年穀梁傳。以其畫我。公羊傳作化我。何休注曰。行過無禮謂之化。卽此畫字之義。蓋人既刖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貍德也。徐無鬼。

樾謹按廣雅釋獸。貍。貓也。貓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是貍德也。秋水篇曰。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貍狌。此本書以貍爲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狌之捷。莊子言貍狌。尸子言貓

狌。一也。釋文曰。貍德。謂貪如狐貍也。未得其義。

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

樾謹按禮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注曰。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曰。察察急且疾也。然則察有嚴急之意。故以淩誶爲樂。李云。察識也。則與上文知士複矣。

枯槁之士宿名。

樾謹按宿讀爲縮。國語楚語。縮於財用則匱。戰國秦策。縮劍將自誅。韋昭高誘注竝曰。縮。取也。枯槁之士縮名。猶言取名也。釋文曰。宿。積久也。于義未安。又引王云。其所疑宿唯名而已。更爲迂曲。由不知宿爲縮之叚字耳。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樾謹按比通作庀。周官遂師疏云。周禮之內云比者。先鄭皆爲庀。是也。國語魯語。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又曰。夜庀其家事。韋注竝曰。庀。治也。農夫惟治草萊之事。故無草萊之事則不庀。商賈惟治市井之事。故無市井之事則不庀也。郭注曰。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是以本字讀之。非是。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樾謹按有遺類矣。當連下夫字爲句。有遺類矣夫。與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

相似。類謂種類也。詩裳裳者華序。棄賢者之類。正義曰。類謂種類是也。求亡子而不出域。則其亡子不可得。必無遺類矣。故曰有遺類矣夫。反言以明之也。郭注失其讀。所說未得。

夫楚人寄而蹢閽者。

樾謹按夫字當屬上有遺類矣爲句。蹢當讀謫。方言。謫。怒也。廣雅釋詁。謫。責也。楚人寄而謫閽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責其閽者也。與下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均此楚人之事。皆喩其自以爲是也。郭注曰。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於義殊不可通。

王射之。敏給搏捷矢。

樾謹按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括也。是以敏給屬王言。殆非也。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酈炎傳。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齊給便敏而無類。並以敏給對言。然則郭以給爲續括。非古義矣。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矢也。捷讀爲接。爾雅釋詁。接。捷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弒其君捷。僖三十二年鄭伯捷卒。文十六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公羊捷並作接。人閒世篇。必將乘人而鬬其捷。釋文曰。捷本作接。此捷接通用。見於本書者。搏捷矢。卽搏接矢。謂以手搏而接其矢也。郭注曰。捷。速也。夫矢自無不速。又何必言捷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

樾謹按兩踐字並當作淺。或字之誤。或古通用也。足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故曰足之於地也淺。然容足之外。雖皆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曰雖淺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即此義也。下文曰。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少與淺文義相近。若作踐則不可通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則陽、

樾謹按緡字司馬云。盛也。郭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者十九。釋文曰。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故繼之曰。況見見聞聞者也。郭曰。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則於況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遂增益之曰。況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

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

樾謹按此承見見聞聞而言。以十仞之臺。而縣於衆人耳目之閒。此人所共見共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也。其爲暢然可知矣。郭注曰。衆之所習。雖危猶閒。此誤讀閒爲閑。於義殊不可通。蓋由不解上文。故於此亦失其旨。

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

樾謹按下十字疑七字之誤。城者既七仞。則雖未十仞。而去十仞不遠矣。故壞之爲可惜。若既十仞。則直謂之已成可耳。不當言既十仞也。下文曰。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碁也。明是以七仞喻七年。其爲字誤無疑。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樾謹按爲性萑葦蒹葭六字爲句。郭於萑葦下出注云。萑葦。害禾稼。欲惡傷正性。此失其讀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尋與始相對爲義。尋之言寖尋也。漢書郊祀志。寖尋於泰山矣。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始萌以扶吾形。言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也。尋擢吾性。言寖尋既久。則拔擢吾性也。郭解扶吾形曰。形扶疎則神氣傷。亦爲失之。

至齊見辜人焉。

樾謹按釋文曰。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此失其義。辜謂辜磔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也。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其尸於市。故柏矩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也。

子乎子乎。

樾謹按子乎子乎．乃歎辭也．詩綢繆篇．子兮子兮．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並以嗟茲爲歎辭．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云子乎子乎．正與子兮子兮同義．子當讀爲嗞．釋文不爲子字作音．蓋失其義久矣．

匿爲物而愚不識．

樾謹按下文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曰罪曰罰曰誅．皆謂加之以刑也．此曰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愚一本作遇．遇疑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謂過不識．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識．高誘注訓過爲責．可據以訂此文之誤．過誤爲遇．又臆改爲愚耳．

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

樾謹按水乃小字之誤．卑高小大．相對爲文．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樾謹按蓋當讀爲害．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曰．蓋．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

樾謹按尙書微子篇。殷其勿或亂正四方。多士篇。時予乃或言。枚傳竝曰。或。有也。禮記祭義篇。庶或饗之。孟子公孫丑篇。夫旣或治之。鄭趙注竝曰。或。有也。此云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或與莫爲對文。莫。無也。或。有也。周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

木與木相摩則然。外物、

樾謹按淮南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火。安知此文之當爲木與火矣。蓋木金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

相結以隱。

樾謹按李云。隱。病患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結。郭注曰。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也。隱當訓爲私。呂氏春秋圜道篇。分定則下不相隱。高注曰。隱。私也。文選薵白馬賦。恩隱周渥。李善引國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恩私。舊說皆非。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樾謹按降當作痵。卽癃之籀文。素問宣明五氣篇。膀胱不利爲癃。又五常政大論篇。其病癃閟。日夜無

察詬不辯閔也。

官事果乎衆宜。

樾謹按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曰。果成也。衆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衆宜。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寓言

樾謹按雀字衍文也。釋文云。元嘉本作如觀蚊。無虻字。則陸氏所據本。尙未衍雀字。故元嘉本作觀蚊。陸氏但言其無虻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鸛與蚊虻。一鳥一蟲。取喩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縣。以喩三釜三千鍾之多少。此不然也。夫至人之視物。一吷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寡。而必分別其爲鸛爲蚊乎。今按釋文云。鸛。本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蓋曰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子俶眞篇。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鸛。則鸛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删一虻字。使蚊與鸛兩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鸛雀與蚊虻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讓王

樾謹按釋文云。搜。淮南子作翳。然翳之前無三世弒君之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爲翳之子無顓。據竹書紀年。翳爲其子所弒。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弒。而立無顓。是無顓以前。三君皆不善終。則王子

搜是無顓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訂正。

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樾謹按。上者字衍文。恐聽謬而遺使者罪。恐其以誤聽得罪也。聽卽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一人也。呂氏春秋貴生篇正作恐聽繆而遺使者罪。

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樾謹按。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呂氏春秋貴生篇作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

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樾謹按。綦字衍文。此昭王自與司馬子綦言。當稱子。不當稱子綦。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樾謹按。釋文曰。不能自勝則從。絕句。此讀是也。又曰。一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呂氏春秋審爲篇。亦載此事。作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文子下德篇。淮南子道應篇。并曡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又按。從呂氏春秋作縱。則當讀子用反。而釋文無音。亦失之。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樾謹按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呂氏春秋審爲篇高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反。非是。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樾謹按天乃大字之誤。國語魯語。大寒降。韋昭注曰。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若作天寒既至。失其義矣。呂氏春秋愼人篇。亦載此事。正作大寒。

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樾謹按德當作得。呂氏春秋愼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樾謹按喜當作禧。爾雅釋詁。禧。福也。不祈禧者。不祈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與此字異義同。

樂與政爲正。樂與治爲治。

樾謹按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疑此文亦當同。傳寫誤倒。

子之罪大極重。盜跖、

樾謹按極當作殛。爾雅釋言。殛。誅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篇。鯀則殛死。多士篇。大罰殛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殛之。昭七年傳。昔堯殛鯀于羽山。釋文並曰。殛本作極。

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

樾謹按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厤數。然與疏戚貴賤長幼之義不相應。殆非也。今按五紀卽五倫也。六位卽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爲疏戚貴賤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入官篇。羣僕之倫也。王肅注曰。倫。紀也。然則倫紀得通稱矣。

孔子不見母。

樾謹按孔子無不見母事。疑仲子之誤。卽謂避兄離母之陳仲子也。下句匡子不見父。釋文云。案此事見孟子。不知兩事並見孟子也。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鈌與

樾謹按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下文所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未得其義。

今日試使士敦劍。

樾謹按詩閟宮篇。敦商之旅。鄭箋云。敦。治也。然則敦劍猶治劍。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截也。失之迂曲。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漁父。

樾謹按楚辭九章。款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讓王篇曰。其緒餘以爲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餘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釋文曰。猶先言也。非是。

今者已得過也。若天幸然。

樾謹按釋文曰。過或作遇。當從之。讓王篇。君過而遺先生食。釋文。過本亦作遇。是二字形近易誤也。過字義不可通。釋文謂得過失也。則失之迂曲矣。

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列御寇。

樾謹按釋文曰。良者良人。謂綏也。此與下句之義不屬。又云。良或作埌。冢也。此說近之。埌猶壙也。壙埌本疊韵字。應帝王篇。以處壙埌之野。是也。故壙亦得謂之埌。管子度地篇。郭外爲之土閬。閬與埌同。外物篇。胞有重閬。郭注曰。閬。空曠也。其義亦相近。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樾謹按自是二字絕句。若綏之自美其儒。是自是也。有德者已不知有此。有道者更無論矣。故曰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以讀爲已。郭注所說。殊未明了。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樾謹按釋文冥如字。又云本亦作瞑。又音眠。當從之。瞑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瞑。李善注曰。瞑古眠字。是也。甘瞑卽甘眠。徐無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于廟堂之上。折衝于千里之外。此云甘瞑。彼云甘寢。其義一也。並謂安寢恬臥也。釋文讀冥如字。失之。淮南子俶眞篇曰。甘瞑于溷瀾之域。卽本之此。

槁項黃馘者。

樾謹按馘者俘馘也。非所施於此。馘疑⿸疒或之叚字。說文疒部。⿸疒或。頭痛也。黃⿸疒或謂頭痛而色黃。

宵人之離外刑者。

樾謹按郭注曰。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釋文引王注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皆望文生義。未爲塙詁。宵人猶小人也。禮記學記篇。宵雅肄三。鄭注曰。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然則宵人爲小人。猶宵雅爲小雅矣。字亦作肖。方言曰。肖。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義亦相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宵人重恩光。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曰。宵人

之世多飢寒。朱均曰。背猶小也。此說得之。

故有貌愿而益。

樾謹按益當作溢。溢之言。驕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驕溢人。是也。謹愿與驕溢。義正相反。

有堅而縵。有緩而釬。

樾謹按縵者慢之叚字。釬者悍之叚字。堅強而又惰慢。紓緩而又桀悍。故爲情貌相反也。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

樾謹按釋文曰。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王云。側謂凡爲不正也。然上文觀其忠觀其敬云云。所觀者皆擧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諸說皆非也。其云側或作則。當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周語曰。威儀有則。旣醉之後。威儀反反。威儀怭怭。是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書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恭。與此文語意相近。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作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卽謂不失法則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樾謹按郭注曰。役心於眉睫之閒。則僞已甚矣。然正文言心有睫。非役心於眉睫之謂。郭注非也。心有睫。謂以心爲睫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是心有睫也。聖人不逆詐。不意不信。豈如

是乎。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下文曰。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然則心有睫。正內視之謂。內視者非謂收視返聽也。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睫矣。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

樾謹按郭注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按郭讀文不成義。當從王讀。惟以一察爲察其一端。義亦未安。察當讀爲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並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卽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之謂。察際並從祭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

爲之大過。已之大順。

樾謹按已讀爲以。順讀爲馴。古字並通。以。用也。以之大馴。謂用之太習熟也。

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樾謹按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名川。則是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爲不備矣。莊十

一年左傳曰名山名川。是山川並得言名。學者多見名山。罕見名川。故誤改之耳。呂氏春秋有始覽篇。淮南子墬形篇並曰名川六百。

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

樾謹按眞天下之好。謂其眞好天下也。即所謂墨子兼愛也。下文曰。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此求字即心誠求之之求。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也。郭注未得。

龜長於蛇。

樾謹按此即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之意。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則不以形言而以壽言。眞爲龜長蛇短矣。殊非其旨。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

樾謹按與人之辯。義不可通。蓋涉下句天下之辯者。而衍之字。柢與氐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氐盡畔秦吏。正義曰。氐猶略也。此其柢也。猶云此其略也。上文卵有毛雞三足以下皆是。

諸子平議卷二十

商子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墾令、

樾謹按此當作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傳寫有奪誤耳。

信則臣不敢爲邪。

樾謹按臣當作官。因官誤作宦。又誤作臣耳。下文申說此文曰。上信而官不敢爲邪。可證臣字之誤。

民無所於食則必農。

樾謹按民字衍文也。上云。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此云無所於食則必農。兩文相承。若有民字。必幷有辟淫游食之五字。於文方足。今無此五字。故知亦無民字也。下文云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文與此同。可證矣。施氏先秦諸子本正無民字。當據以訂正。

愛子惰民不窳。

樾謹按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作愛子不惰食．惰民不惰．因有兩惰字．寫者於上惰字下．卽接寫民不惰．遂幷誤删上不字耳．

農不能喜酣奭．

樾謹按詩采芑篇．路車有奭．毛傳曰．奭．赤貌．字亦作赩．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白虎通爵篇引作韎韐有赩．是也．奭為赤貌．此以酣奭連文．蓋謂酒醉而面赤矣．

則誅恐亂農．

樾謹按誅通作朱．莊子庚桑楚篇．人謂我朱愚．卽此文誅恐矣．大元童次七．修侏侏．范望注曰．侏侏．無所知也．義與恐近．作誅作朱．並侏之叚字．說文金部．銅．鈍也．亦聲近而義通．

官屬少．徵不煩．

樾謹按徵上當補則字．方與通篇文法一律．

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為姦不勉．則姦民無樸．本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

樾謹按勉當為免．言為姦者不得免也．樸之言樸屬也．考工記鄭注曰．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字通作僕．詩既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姦民無樸．謂姦民無所附屬也．本字衍文．因讀者誤以樸為根株．故衍本字耳．鄭宗本於姦民無樸下．有樸根株也四字．此乃舊解之誤入正文者．本字之衍．職此之

由.

皆作壹而得官爵.農戰、

樾謹按皆作壹而得官爵.當作皆從壹孔而得官爵.下云.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上利之從壹孔出.卽承此文而言.下云則作壹.乃始言其效.然則此文不得云作壹明矣.

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

樾謹按具備國之危也六字.乃衍文.下云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兩文大略相同.而無此六字.故知此亦不當有矣.

技藝之足以距口也.

樾謹按距字無義.乃餬字之誤.莊子人閒世篇.釋文引李云.餬.食也.崔云.字或作互.或作餬.然則餬卽餬之俗字.足以餬口.卽足以餬口也.

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

樾謹按作之一字.於文未明.第三句作修.又不一律.且十歲強百歲強.並無一字.而云作一十歲者.修一百歲者.此兩一字亦殊嫌贅設矣.反覆求之.乃知此文承上句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而言.本云.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乃極言作壹之效也.讀者誤認壹一同

字。而於作壹一歲句。刪去壹字。於下兩句又誤以壹十歲壹百歲連讀。改壹爲一。末句作字。又誤爲條。於是其義全失矣。本篇作壹字屢見此文四言作壹。乃一篇之大指也。傳寫錯誤。亟宜訂正。

煩言飾辭而章無用。

樾謹按章乃竟字之誤。竟猶終也。言終歸無用也。

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去彊

樾謹按取下。當疊取字。蓋有取而不能有者矣。故曰取必能有之也。靳令篇作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當據補。

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

樾謹按兩日字乃曰字之誤。說民篇。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文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

樾謹按此當作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今本傳寫誤倒。則能富者貧句。文義不足矣。且據上文云。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是貧者句宜在富者之前也。說民篇。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與此正同。可據訂。

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

樾謹按民字衍文。此蓋言舉戶口之數。生者則著之。死者則削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紀錄之也。此舉字義與彼同。境內篇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則又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可與此文互訂。

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訛民、

樾謹按至當作止。上文云。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蓋謂民且不敢犯輕罪。自不敢犯重罪。故重者不至。即去強篇所謂輕者不生。重者不來也。此云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蓋謂民既敢於犯輕罪。亦必敢於犯重罪。故重者無從止也。乃涉上文而亦誤作至字。則與商子之意大謬矣。

國敵者必王。

樾謹按國下當補無字。去強篇作國無敵者強。強必王。可證。

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

樾謹按此當作刑於九而賞於一。去強篇曰。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是刑九賞一。乃刑多賞少之意。非如農戰篇所云利從壹孔出也。不當作出一明矣。下云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與此義本不相蒙。今作賞出一。蓋涉下文而誤。

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箕地、

樾謹按都邑蹊道下有闕文。今據來民篇補云都邑蹊道居什一。惡田居什一。良田居什四。

非生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

樾謹按生性古通用。此生字當讀為性。上文曰。求名失性之常。

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

樾謹按名下當疊名字。蓋曰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故下云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正承此文而言。古書遇重文止作二小畫。識之傳寫奪去耳。

故其農勉而戰戢也。

樾謹按此戢非戢止之義。當讀為捷。詩鴛鴦篇。戢其左翼。釋文引韓詩曰。戢。捷也。蓋戢與捷聲近而義同。下云。戚戢則鄰危。若以本字讀之。義不可通矣。

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

樾謹按此乃下開塞篇之起語。開塞篇曰。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父而不知其母。首二語誤入此篇。於上下文皆不屬。當刪。

親則別。[illegible]

樾謹按當作親親則別。傳寫奪一親字。

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

樾謹按中正當作立中。因立與正。形近而誤。遂倒其文爲中正耳。上文曰。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此文承彼而言。則當爲立中。不當爲中正矣。且立中者。使私無行。與上文立君者使賢無用兩文相對。益知今本之非。

故以愛王天下者幷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樾謹按幷當讀爲屏。謂屏除之也。以愛則屏刑。以力則退德。兩文相對。作幷者叚字。

故效於古者。先得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

樾謹按得當爲德。德刑對文。作得者古字通。

二者名貿實易。

樾謹按貿者侔之叚字。言其名相侔。其實則相易也。漢高彪碑。貿昔鼂檀。亦是叚貿爲侔。集韻曰。貿又音侔。

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樾謹按殺乃效字之誤。此吾以效刑之反於德。猶言此吾以明刑之反於德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

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楊倞注曰。效。明也。蓋古語如此。

事本不可不摶也。壹言、

樾謹按事猶立也。言立本不可不摶也。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是其義矣。字亦作倳。周官大宰職。以任百官。鄭注曰。任猶倳也。釋文曰。倳側吏反。猶立也。賈疏曰。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倳。

故國者其摶力也以富國強兵也。

樾謹按國上有闕文。據上文云。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下文云。治國者貴民一。則所闕者。當是治字。

下修令而不時移。

樾謹按令乃今字之誤。下修今。與上法古爲對文。下文曰。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是其證。

夫離朱見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

樾謹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是易與延同義也。離朱之明目。烏獲之多力。聖人之體性。皆不能延及於他人之身。故曰不可易也。

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兵守、

樾謹按舉衍字．蓋即與字之誤而衍者．

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

樾謹按上客字衍文．城字當在不字之上．其文曰．城不盡夷．客無從入．與下文城盡夷客若有從入．相對爲義．夷平也．

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

樾謹按上從字下有闕文．下從字當在不洽之下．洽亦當爲給．此文當云．給從而□之．不給從而熯之．蓋承發梁撤屋而言．所發之梁．所撤之屋．其材尙可作宅用者．其力有餘．則取之而歸．若其力不足．則從而熯之．無使爲敵用也．給與不給．以力之有餘不足言．或衆時之緩急．地之遠近也．給洽古通用．爾雅釋天．大歲在未曰協洽．董子逢盛碑作協給．是也．上作給正字．下作洽叚字．上下文用字不同者．古書往往有之．至上句所闕字．則不可以意補矣．

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強．宿治者削．新令．

樾謹按曲字無義．疑由字之誤．言行治由乎斷也．宿治者削．上尙有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八字．當據去強說民二篇補．

農宏姦勝．則國必削．

樾謹按、宏字義不可通、乃谻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徼谻受詘、索隱曰、谻、倦也、農谻姦勝、謂農夫倦殆而姦邪者勝也、凡從谷之字、隸變作厺、故文選子虛賦谻作[illegible]、[illegible]字闕壞、止存右旁厺字、因誤爲宏矣、去強篇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亦以農姦對文成義、姦勸猶姦勝也、其而字乃耎之壞字、耎、弱也、

授官予爵、出則祿不以功、是無當也、

樾謹按、此本云、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則是無當也、傳寫者誤移則字於祿字之上、遂不可通、

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六蝨必弱、

樾謹按、此當作國富而不戰、毒輸於內、六蝨生、必弱、去強篇云、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與此文路同、可證也、因奪毒字、而輸又誤作偷、遂移下句生字於上、非其本文矣、

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

樾謹按、上言六蝨、下言十二者、而中所列凡九事、於數皆不合、疑禮樂詩書孝弟當爲六事、本作曰禮、曰樂、曰詩、曰書、曰修善、曰孝、曰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故總之爲十二也、然則何以稱六蝨、曰、六蝨二字乃衍文也、六蝨之文、見去強篇、其文曰、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

者六曰歲。曰食。曰玩。曰好。曰志。曰行。此說六蝨最得。蓋歲也食也。農之蝨也。玩也好也。商之蝨也。志也行也。官之蝨也。去強篇又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然則商子之意。不以此爲六蝨明矣。而去強篇又曰。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則又變十爲八。農戰篇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戰。是其數雖亦爲十。而所列十事。又微有不同。疑傳寫或增或減。非必皆其本文。所言之數。各就其事言之耳。實當從此文作十二者爲定。且此言修善。而彼分善修爲二。於義亦未安也。今定爲十二事。而以六蝨二字爲衍文。似得之矣。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

　樾謹按死賞皆當作死上。聲之誤也。去強篇曰。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可證此文之誤。

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樾謹按不至乃不生之誤。當據去強篇訂。

罪重刑輕。刑至事生。

　樾謹按此本作重重輕輕。刑至事生。亦當據去強篇訂。

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力。

樾謹按此省蒙力生強而言。乃又云德生力。於義難通。據去強篇云。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與此文略同。惠即德也。又據說民篇云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亦與此文略同。刑即力也。然則此文當作德生於力。

故不多惠言而剋其賞。修權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多惠言而剋其賞。乃口惠而實不至之意。故與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相對爲文。

行賞賤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

樾謹按賤當作賦。形近而誤。漢書哀帝紀。皆以賦貧民。師古注曰。賦。給與也。

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徠民

樾謹按有過上不當有以字。衍文也。此蓋言韓魏之土。不足生其民。秦民不足以實其土。二者相較。則韓魏土之不足。殆有甚焉。故曰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樾謹按信字必字絕句。承上言。韓魏之上不足生其民。則其田宅之無有也信矣。秦之民不足實其土。則其田宅之有餘也必矣。故曰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

今秦之以強強者。

樾謹按上言三晉之所以弱者。此當言今秦之所以強者。奪所字。衍強字。

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

樾謹按圍當作違。寶當作葆。皆同聲叚借字。陳當作凍。形近而誤也。此數語見周書大武篇。其文曰。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孔晁注曰。凍謂發露其葆聚。商君所說。即本周書大武之文。故曰以大武搖其本也。又曰。以廣文安其嗣。今周書無廣文篇。而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然則所謂以廣文安其嗣者。豈即此篇乎。

而王何爲受爵而重復乎。

樾謹按受乃愛字之誤。愛爵而重復。見上文。

有能用之。費此之半。

樾謹按上之字衍文。費此二字誤倒。當云有能用此費之半。

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宜刈、

樾謹按荀子議兵篇。蘇刃者死。楊倞注曰。蘇讀爲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鬭者。此蘇字讀與彼同。

昔湯封於贄茅。

樾謹按。昭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城欑茅。杜注。欑茅在修武縣北。此言湯封贄茅。即其地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其地與修武不遠。皇甫謐帝王世紀。乃有三亳之說。而謂湯都在南亳穀熟。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則去修武絕遠。與湯封贄茅之說。不可通矣。商子先秦古書。足可依據。湯都偃師。卽可以此爲證。

故曰贄茅岐周之粟。以賁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

樾謹按。勝讀爲升。古字通用。三輔黃圖曰。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勝皆升之假字。

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於罪。

樾謹按。周當爲同。謂當爲謁。皆字之誤。

晉國之士。稽焉皆擢曰。

樾謹按。稽猶同也。尚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與同義亦相近。稽焉皆擢。猶云同然皆擢也。

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

樾謹按。非能當作惟能。惟能知要。故能舉要。若作非能。不可通矣。新命篇曰。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

有至要。足證此文非字之誤。

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者也。

樾謹按何故下奪戰勝者也四字。亡者下。奪何故二字。當云。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戰勝者也。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如此則文義方備。下文云。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即承此而言。

故與國而責之於兵。

樾謹按與乃舉字之誤。言舉一國之人皆責之於兵也。

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

樾謹按兵當作民。下云。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正承此文而言。故知當作民用。

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

樾謹按下非字當作其。

國治或重。

樾謹按國下奪或重二字。重下奪亂字。當作國或重治。或重亂。下云。是謂重治。又云。是謂重亂。即承此。

而言。下文云。兵或重強或重弱。正與此文一律。可據訂正。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境內。

樾謹按。此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說見去強篇。

國封尉短兵千人。

樾謹按。封字衍文。蓋即尉字之誤而衍者。下文兩言國尉分地。可證。

吏自操及杖以上。

樾謹按。杖乃校字之誤。上文曰。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即此所謂自操及校也。彼文出字。疑當作士。古書士出字多互誤。

故爵上造。就爲簪褭。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

樾謹按。就爲簪褭下。當補故爲簪褭四字。故爵爲大夫。當作故爵不更。就爲大夫。

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

樾謹按。就爲公大夫下。當補故爵公大夫五字。就爲公乘下。當補故爵公乘四字。

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

樾謹按。此當在上文故爵五大夫之下。大庶長之大。並衍文也。漢書百官公卿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

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是大庶長之爵。爵於左更。乃云故大庶長就爲更左。不可通矣。故知大字衍文也。此庶長彙左右庶長而言。謂故爵五大夫者。就爲左右庶長也。左右庶長之上。卽是左更。故曰故庶長就爲左更。於文正合。其云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此四字乃三字之誤。古書三字。每誤作四。儀禮覲禮篇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衹。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然則三更之爲四更。亦猶三享之爲四享。三衹之爲四衹矣。三更者。幷左更中更右更而數之也。由左更中更右更而上之。卽爲少上造大上造。故曰故三更也就爲大良造。大良造卽大上造也。不言少良造者。或文不備。或大少良造亦猶左右庶長。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耳。此書所言。與表皆合。足徵秦制之所自來。而傳寫譌奪。且多竄益。遂不可讀。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

樾謹按。小夫字各本皆同。而施氏先秦諸子本作小失。非也。上云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則當時自有小夫名目。孫氏星衍校本反從施作失。誤矣。

故國富於貧治。重強弱兵。

樾謹按此有闕文。去強篇云。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當據補。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

樾謹按食衍字。

法明省任力言息。治者國治。言息兵強。

樾謹按法明下奪治字。法明治省任力言息。四字爲句。承上文治衆國亂言多兵弱而言。謂法明則治省。任力則言息也。治者國治。當作治省國治。省與者字形相似而誤耳。此又承法明治省任力言息而言。謂治省則國治。言息則兵強也。正與上文治衆國亂言多兵弱相對成義。

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故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民重強。

樾謹按此承上文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而言。當云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民弱而強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傳寫奪誤。遂不可讀。文中故字。卽政字之形近而誤者。

爲辯志者不貴。外內。

樾謹按志當讀爲智。上文云。爲辯智者貴。是也。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張湛注曰。志謂心智。是志與智義亦得通。

民之內事。莫善於農。

樾謹按善當作苦。上云。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此云。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蓋惟民以戰爲難。以農爲苦。故輕法輕治不可使之也。善與苦形近而誤耳。下云。故農之用力最苦。可證此文之誤。

法制不明。而求明之行令也。不可得也。君臣

樾謹按下明字當爲民。古每叚萌爲甿。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漢書召去病傳。及厥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注並曰。萌與甿同。然則此文明字。或亦當作萌。

深淵者。知千仞之深。禁使

樾謹按上深字當作探。言探淵而知其深也。今誤作深淵者。則於文義未足矣。

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

樾謹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而周官鍾師疏曰。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以此書證之。則韓魯說亦古義也。惟事合而利異。當作事合而利同。商君之意。蓋以騶虞兩職。事合利同。不可使之相監。恐其互相容隱也。故必馬能言。始無所逃惡。下文云。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是其明證也。馬焉之焉當爲衍文。卽馬字之誤而衍者。或疑是說文焉鳥之本義。然焉之與馬。旣非一類。合稱馬焉。於古無徵。殆。

不可用.

此其執正使汚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愼法

樾謹按執當爲埶.乃古勢字也.埶字絕句.正使二字屬下讀.

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損.

樾謹按以數相舉下.奪譽字.因譽舉字形相似.故傳寫誤奪之耳.下文云民見相譽無益.又云見訾言無損.正承此而言.故知當有譽字也.

明書年月日時.定分

樾謹按日知錄謂古無一日分十二時之說.自漢以下.厤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爲十二時.不知始於何人.至今不廢.然此書已言年月日時.則六國時已有此說矣.意所謂時者.尙是平旦雞鳴之屬.而非今之所謂十二時歟.管子立政篇.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亦言日.兼言時.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

韓非子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初見秦

樾謹按事者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篇毛傳曰。采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

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樾謹按秦策無稷字。讀廟字絕句。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爲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于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曰。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十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删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失霸王之道。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

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刪。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也。

趙危而荊狐疑。

樾謹按秦策作趙危而荊孤。盧氏文弨羣書拾補。顧氏廣圻韓非子識誤。並謂當從之。然存韓篇云。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

下不能盡其民力。

樾謹按下當從秦策作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盧氏拾補反以策爲非。失之。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

大王垂拱以須之。

樾謹按秦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補曰。韓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國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

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

樾謹按運乃軍字之誤。上云大王又幷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旣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軍誤作運。義不可通。顧氏識誤斷運字爲句。謂反當作及。運

謂曰傳.失之迂曲矣.

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

樾謹按皆字衍文.蓋卽比字之誤而複者.秦策作外者天下比志甚固.無皆字.

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

二國事畢.則轉可以移書定也.存韓

樾謹按轉字無義.趙用賢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爲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固多臆改.然亦當以文義求之.未必趙本皆非.古本皆是也.盧氏拾補顧氏識誤.並以則韓爲非.蓋以上文已云從韓而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耳.今按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旣使人使荊.又與魏質.則荊魏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弟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以爲旣言從.必有所從之國.而妄補韓字以實之.盧氏顧氏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又下文云.韓秦强弱在今年耳.各本皆同.顧氏謂韓當作轉.尤誤.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也。誤衍子字。義不可通。乾道本道藏本皆同。惟趙用賢本無子字。亦當從之。

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㤥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樾謹按舊注讀虛處則㤥然五字爲句。訓㤥爲妨。謂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其說於文義未安。顧氏謂虛處平居也。則㤥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爲句。㤥苦也。以極走則發矣。走衍字。極困也。親舊讀爲長。然平居不得謂之虛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衍也。今按此當以虛處則㤥然若居濕地爲句。虛乃衍字也。蓋卽處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爲句。以極走則發矣爲句。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爲亟。是其證也。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曰。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報當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並曰。報讀爲赴疾之赴。是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氏訓極爲困。而刪走字。未得其旨。

田明辜射。難言

樾謹按舊注曰。非罪爲辜。射而殺之。此曲說也。辜射卽辜磔。磔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磔本疊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以射爲磔。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矣。

周禮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磔之田明辜射即此刑也字又作矺史記李斯傳十公主矺死於杜索隱曰矺與磔同古今字異耳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 愛臣

樾謹按威字衍文也藉當讀爲籍詩韓奕篇實畝實籍唐石經作實畝實藉是其例矣漢書武帝紀籍吏民馬師古注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即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畜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偏威而誤衍威字則文不成義矣舊注云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

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 主道

樾謹按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

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

樾謹按道藏本趙用賢本不言下皆有而字當從之乾道本奪去則與下句不一律矣惟下句增字之義殊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即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曾因又誤爲增耳

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有度、

樾謹按險世之說。本作險世所說。說讀爲悅。舊注曰。險世所說。適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是其所據本未誤。

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樾謹按勢當作褻。國語楚語曰。居寢有褻御之箴。注曰。褻。近也。褻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成義。褻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

法不信則君行危矣。

樾謹按危讀爲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曰。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此未達假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

樾謹按舊注訓導爲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爲道。道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本書孤憤篇曰。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

道彌子瑕見說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說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亦言由裔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卽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

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樾謹按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衍文。

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樾謹按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惡見好一例。見惡見好。卽自見其所欲矣。下文曰。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曰君無見其所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

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揚搉

樾謹按舊注曰。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此失其旨也。上文曰。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爲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曰。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皆承此而言。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

樾謹按舊注曰。溶閑設之貌。下文動之溶之。注亦曰。凡所舉動。溶然閑暇。顧氏謂不見所出。今按溶若

甚醉。此溶字當爲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勤之溶之。此溶字當爲搈。說文手部。搈。動搈也。動之溶之卽動之搈之也。動搈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疑古本兩溶字皆止作容。一爲容貌之容。一爲動容之容。傳寫增水旁。因失其義矣。

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樾謹按累解乃疊韻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與和調並言。可知其義。楊倞注。以爲嬰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贅螺者宜禾爲證。然則累解猶贅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塙然無疑。尹注曰。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其失與楊倞注荀子同。

欲爲其地。必適其賜。

樾謹按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者。必節其賜也。尹注謂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失之。

下操度量以割其下。

樾謹按此當作上操度量以割其下。尹注云。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是其所據本未誤。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淵。毋使水淸。

樾謹按顧氏以本字爲衍文是也下句淘字蓋亦衍文舊注云淵者水之停積水淸鑒之者衆不釋淘字是舊本未衍也上云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木乃不神塡其淵毋使水淸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今衍本字淘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披則更失之矣

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八姦

樾謹按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誤以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忘增入之不知所道成姦卽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旣云所以卽不得復有道字矣

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克之十過

樾謹按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其證

其術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孤憤

樾謹按其術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術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蒙術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辯因衍其術士三字則此文專屬術士遂删去治辯二字耳舊注云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殺耦、

樾謹按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必爲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爲病矣、其意雖甚高尙、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爲恥矣、不能已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斂者爲不害霸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智周公未能盡是也、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相蒙、楊注必牽合爲說、宜其不可通矣、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

樾謹按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者每以道爲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卽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

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姦劫弒臣、

樾謹按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

衍。

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

樾謹按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涉下句而誤耳。下文曰。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卽不得不爲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此使人不得不爲我之義也。可據以訂正。

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

樾謹按以字衍文也。可而卽可以也。墨子尙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呂氏春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並其證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也。猶可而害也。淺人不達古語。於而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

託於犀車良馬之上。

樾謹按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曰。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卽堅車良馬。吳子應變篇曰。車堅馬良。是其義也。顧云犀字未詳。偶失考耳。

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亡徵、

樾謹按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

變褊而心急。

樾謹按變當讀爲辯。說文心部。辯。一曰急也。是與褊同義。作變者。聲近叚借也。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曰。辨本作變。皆其例矣。

故桃左春秋曰。備內、

樾謹按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卽檮兀之異文。楚之檮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也。故謂之檮兀春秋矣。

少索資以事誣主。南面、

樾謹按誣字無義。疑誘字之誤。下文云。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卽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主旣爲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

賞罰無紀。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飾邪、

樾謹按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咸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國雖大。逗 兵。句 謂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

義亦未安矣

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

樾謹按邪字衍文、是以智過法立智七字爲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曰、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疑其所據本作是以知過法立智、故其解如此、然不說邪字、則猶未衍也、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明凌瀛初本作以邪爲智、與舊注不合、非是、

根者書之可謂柢也、解老、

樾謹按根上當有直字、上文云、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蓋承上文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是曼根、柢是直根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

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

樾謹按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言不衣則不足以犯寒也、下文曰、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

設炮烙、喩老、

樾謹按段氏玉裁謂炮烙本作炮格、史記索隱引鄒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烙音古責

反。觀鄭楊所言。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居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段氏此說。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格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此則炮格爲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丘。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方與肉圃糟丘酒池一類。且因爲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至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格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與上文爲象箸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過理篇曰。糟丘酒池肉圃爲格。格卽炮格。不言炮格而直曰爲格。卽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爲格也。其爲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曰。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夫糟丘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卽於其地炮炙人乎。蓋古書說炮格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

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樾謹按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曰。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說林上、

樾謹按事字衍文也。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僕與行爲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爲行之事也。讀者

誤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

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在脛膝。而不任拙於脛膝。說林下、

樾謹按此乾道本也。文錯誤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脛膝。顧氏識誤從之。然上文云。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脛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踶馬。拙於任脛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在脛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為踶馬。而不能察知其脛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踶馬。拙於在脛膝也。乾道本在脛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脛膝六字。全無意義。則即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脛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

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樾謹按上信字衍文也。君曰我愛之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衍信字。則義不可通。

因攢而縫。用人、

樾謹按攢字無義。當作簪。荀子賦篇。簪以為父。楊倞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是簪亦箴類。故曰因簪而縫也。說文金部。鐕。可以綴箸物者。簪即鐕之叚字。亦或作撍。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撍。是也。古本韓子

當亦作揞傳寫因誤爲揞矣

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內儲說上七術）

樾謹按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卽指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爲賁諸以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明之也下文云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義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曰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臣請使王遇之遇

樾謹按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耳道藏本改下遇字爲乃字屬下讀趙本幷屬乃字均非其舊

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樾謹按不至當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則自無重罪也商子去強篇曰輕者不生重者不來是其證

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

樾謹按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水之中流爲積尸壅遏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者之

多也。舊注云。又設防禁遮攡。令人離其水也。據下文云。大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並無設禁遮攡。令人離水之義。且設蓋遮攡。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曰。離讀爲離。此亦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

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

樾謹按輙當爲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閒。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誤作輙。蓋以形似之。故又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并輙字之誤。莫之能正矣。

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樾謹按此本作令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云。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卽令王知也。可證舊本之無走字。

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

樾謹按割字涉注文割爪不誠而衍。顧氏已訂正矣。臣蹤本作誠。顧謂誠不句絕。不否同字。此說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其所見本未倒也。下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僞報有

白馬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內儲說下六微、

樾謹按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祇夜語之見忌。寧懷刷之足恃。皆本此書。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

樾謹按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爲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作功。失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樾謹按入字衍文也。上文云。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能爲之諸侯乎。

樾謹按爲字衍文也。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

被王衣。

樾謹按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

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玉。後人不解而臆改耳。

先問郤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

樾謹按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爲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記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爲悉記錄其姓名矣。

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外儲說左上。

樾謹按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慕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慕叔向者自爲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慕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慕字耳。又錘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譔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錘。則不可通矣。

錯無以此爲稽也。

樾謹按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閒獻王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趣。若人以手指物也。字

亦作旨.孟子告子篇.願聞其旨.是也.齊桓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請無以此爲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卽尚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之異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爲規.非是.

傷者之母立泣.

樾謹按.立字不當有.蓋卽泣字之誤而衍者.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疎人迹其上.

樾謹按.疎當作踈.卽迹字也.迹籀文作速.此變作踈.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踈其上.寫者依今字作迹.而踈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疎也.

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

樾謹按.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句釋車而走.不盡卽不進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藎爲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賮.又作贐.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又失刪盡字.遂并失其讀矣.

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

樾謹按.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問安信.箕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

今葬之則文不備。

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外儲說左、

樾謹按舊注曰。跀者行步危。故曰跀危。此曲說也。危乃跪之省文。古謂跀足者爲跀跪。內儲說下篇。門者跀跪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雜上篇。則跪擊其馬而反之。孫氏星衍曰。跪。足也。此說得之。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

樾謹按昭卯疑當作明卯。即孟卯也。顯學篇云。魏任孟卯之辨。是也。又作芒卯。難三篇云。孰與羅之孟嘗芒卯。是也。明孟芒古音俱同。孟卯之爲明卯。猶孟津之爲盟津。芒卯之爲明卯。猶民氓之爲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

吾父獨冬不失袴。

樾謹按舊注曰。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疑其所據本作終不失袴。故曰。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今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作冬。則不可通矣。刖者旣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歟。當據注訂正。

墾草仞邑。

樾謹按仞當作𢓜。謂𢓜造其邑也。作仞者字之誤。舊注曰。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訓仞爲入。

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報邑。當據以訂正。

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外儲說右上

樾謹按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為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倉無陳粟。府無餘財而衍。

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樾謹按已字當作芑。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歌文義相似。史記田敬仲世家載此歌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字正作芑。惟此本以謳苞為韻。芑子為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韻矣。當以此為正。

左右有欒子者。

樾謹按欒子即闌子也。欒與闌音近。說文門部。𨶑妄入宮掖也。讀若闌。即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其闌子者。釋文曰。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闌也。是闌子之闌。即𨶑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欒為之矣。

愼而言也。人且知女。

樾謹按知當作和。字之誤也。此云愼而言也。人且和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和與隨相為韻。下文云。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匿與意。臧與行。亦相為韻也。若作人且知女。則首句失其韻矣。

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樾謹按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㠯。因誤爲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大悅。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日。先告客以爲德也。

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外儲說右、

樾謹按道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閒。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

五苑之草著。

樾謹按著字衍文也。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蓏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艸。遂又誤者爲著耳。舊注曰。謂草木著地而生也。殊爲曲說。

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

樾謹按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㝵。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爲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闕文。

亦失之。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樾謹按挑當讀爲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尚書顧命篇王乃洮頮水。鄭讀洮爲濯。詩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嬥。爾雅釋魚蜃小者珧。衆家本珧作濯。並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即翟之叚字。而訓爲雕飾之誤矣。

矜僞不長。蓋虛不久。難一、

樾謹按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爲詐僞。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是其證。

是子言分謗也。

樾謹按此當作是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

且蹇叔處干而干亡。難二、

樾謹按干即虞也。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誘注。亦曰。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曰。譜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

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爲西吳。蓋以別於荊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卽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蹇叔處干卽處虞也。顧云未詳。故具論之。

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爲宰以干湯。由爲虜以干穆公也。難一曰。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道亦由也。與此一律。

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難三

樾謹按故則因物以治物。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羼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

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難勢

樾謹按缶乃詘字之誤。詘字闕壞而爲出字。又因誤爲缶也。上文云。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

也。此卽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用賢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

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

樾謹按兩已字皆當作人已之已。卽以勢而言勢者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不肖者不用我也。顧云已字當有誤。未詳。由不達古人語意耳。

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

樾謹按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文不可通。顧氏因疑有缺文。非是。

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同上、

樾謹按先王當作先生。卽謂堂谿公也。堂谿公諷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之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晉伯陽秦顛頡衞僑如。說疑、

樾謹按伯陽乃舜七友之一。晉字衍文。顧氏識誤已及之矣。惟顛頡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衞。爲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下文所云伏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

僑如衞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

疑晉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鄭顏晉僑如。而傳寫誤入上文。又誤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

此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

樾謹按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

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

樾謹按法字衍文。傳當爲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尙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矣。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爲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矣。

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謐使、

樾謹按顧云池當作地。是也。惟城地連文。近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卽成字之誤而衍者。

狐蟲爲順辭於前者。

樾謹按蟲乃蟊字之誤。春秋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蟊牢。即其例矣。狐蟊二字連文。見僖十五年左傳。

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

樾謹按狀匿卽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㮚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壯。檀弓作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臧爲之。臧莊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作臧矣。

是故決賢不背恐知之美。六反、

樾謹按美乃筴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筴。亦可決矣。此云。決賢不背恐知之筴。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近而誤耳。趙本改美爲分。未得其字。

明君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

樾謹按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一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字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爲之。尚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曰。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鍇引左傳𥻆蔡

叔。今作蔡蔡叔。亦其例也。蔡誤作㚈。傳寫者又以意改為揆耳。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八姦、

樾謹按愛不可為前。猶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曰。不可先以愛養之。非是。

毉曰詭。八經、

樾謹按毉字無義。道藏本作殹。亦非也。毉當作翳。翳者蔽也。下文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矣。易乃見字之誤。說本顧氏識誤。見功見罪。是不翳也。不翳而詭乃止。可證翳曰詭之義。

卽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

樾謹按疏置當作置疏。疏與邇對。今作疏置。則不對矣。下文曰。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論反當作反論。反論與倒言相對。並傳寫誤也。

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五蠹、

樾謹按舉則二字誤倒。道藏本作則舉。當從之。韓子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矣。未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已。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曰。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發之也。故下文曰。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右云。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

子之大重。此雖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初非請兵。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指。而趙用賢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曰。敎小未必有質。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敎小必有敎小之質。起兵敵大。是其質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敎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遂於事大。必有質句。亦增未字。淺人不詳文義。率意增益。往往如此。

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

樾謹按。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戰。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當衍此三字也。求得則私。私乃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當作安利之所在。上云。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相對。

其患御者積於私門。

樾謹按。患讀為串。詩皇矣篇。串夷載路。毛傳。串。習也。釋文曰。串本作患。是其證也。串御蓋謂近習進御者。趙本竟改作近御。失其字矣。

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

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顯學、

樾謹按兩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也．俗書若字作若．善字作善．兩形相似而誤．

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樾謹按者當作諸．古字通用．禮記郊特牲曰．或諸遠人乎．儀禮士虞禮注．引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廣雅釋言．諸．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即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少儀篇申之而拖諸辟．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體．者與諸並猶之也．然則此文者字．亦自可通．并不必破爲諸矣．顧氏以者字爲衍．而以故字屬下讀．則失其義．

諸子平議卷二十二

呂氏春秋一

乘鸞輅。孟春紀。

樾謹按。鸞本作鑾。今作鸞者。後人依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本作乘鑾輅。高誘注文。本作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鑾輅也。蓋高意鑄銅象鸞鳥形。故其字從金從鸞省。若正文作鸞。則不必有鑄銅飾金之說矣。明劉如寵本正作乘鑾輅。是其所據本不誤。惟因正文是鑾字。疑注文不當以鸞鳥爲說。遂改注文鸞鳥在衡作鑾在鑣。則又失注意矣。不可從也。

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

樾謹按。高注曰。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據此則卿上無公字。畢氏沅曰。舊本卿上衍公字。乃後人據月令增入。而不知其與注不合。其說是也。然呂氏原文。實有公字。其上文云。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下文云。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又云。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並以三公九卿對言。則此文亦必當有公字矣。若謂三公至尊。不嫌不賞。則執爵大寢。三公至尊。亦何嫌不預。而必及之乎。然則呂氏原文當與月令同。今奪公字。

者涉下文卿諸侯大夫九推而誤高氏所據本已無公字正高氏序所謂旣有脫誤者也不加是正而曲爲之說疏矣

夫水之性淸土者抇之故不得淸 本生

樾謹按高注曰抇讀曰骨骨濁也此注必有錯誤下文曰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注曰抇亂也抇字旣見於前不應又注於後疑此文物者抇之本作物者滑之高注抇讀曰骨本作滑讀曰骨淮南原道篇混混滑滑高注曰滑讀曰骨也卽其例矣骨濁也當作滑濁也滑滑與混混同故有濁義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樾謹按下句當作非以性養也涉上句而衍所字則義不可通注文有所字亦誤衍也

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樾謹按無幸必亡乃到句也言其國必亡無可幸免也高注未得其義

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 重己

樾謹按高注曰曙明日也然一明日失之文義未安說文無曙字日部暏旦明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曙蓋曙卽暏之俗體耳一曙失之者一旦失之也旦明謂之曙故旦卽謂之曙矣

夫弗知愼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

樾謹按此當作是死生存亡可不未始有別也可不卽可否也死生存亡可不皆兩字相對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叚字故又加可字耳序意篇曰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亦當作是非可不其誤正與此同

壽長至常亦然

樾謹按常乃當字之誤壽長至三字連讀下文高注曰推行仁義壽長自至

大庖不豆貴公

樾謹按高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若然則不簠不簋不籩無不可言何獨言不豆乎豆當讀爲剅廣雅釋詁曰剅裂也玉篇曰小裂也大庖不剅言大庖但調和五味不親爲宰割之事與上句大匠不斲一律古無剅字故叚豆爲之亦或叚用脰字後漢書馬融傳脰完羝王氏念孫讀脰爲剅是也

上丁命樂正入舞仲春紀

樾謹按孟春已有命樂正入學習舞之文故月令於仲春止言命樂正習舞不言入學從省也此不云習舞而云入舞文義不足疑呂氏原文本作入學習舞傳寫奪學習二字耳下云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又字承此而言是則入學二字固不可省也

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貪生）

樾謹按高氏讀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九字爲句。而釋之曰。則不治此四官之欲。此注非也。不欲字當屬上讀。弗字疑衍文。當曰。在四官者不欲。（句）利於生者則爲。（句）言四官者雖不欲。而利於生則爲之。與上文耳目鼻口雖欲之。而害於生則止。正相對成義。故其下曰。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若如高注。謂不治四官之欲。則四官得以擅行。大失呂氏本意矣。當由誤衍弗字。故失其讀。並失其義耳。本生篇曰。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義與此同。害於性則舍之。卽此所謂害於生則止也。利於性則取之。卽此所謂利於生則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然則取與爲字異而義同矣。

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

樾謹按鹿字乃麤字之誤。莊子讓王篇。作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釋文曰。苴音麤。本或作麤。

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情欲）

樾謹按此下竟無一語。則文義未足。疑上文功雖成乎外至豈不悲哉五十三字。當在此下。傳寫者誤移置於前耳。今訂正如左。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爲幸。自有道論之則不然。此荊國之幸。荊莊王好周遊田獵。

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傅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爭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

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當染。

樾謹按黃字衍文，蓋卽寅字之誤而衍者，墨子所染篇無黃字。

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

樾謹按下句故字，涉上句而衍，當云不知要，則所染不當，墨子所染篇，作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無故字。

帝王亦然。

樾謹按上文舜禹湯武皆帝王也，帝王之事，已見上文，何以又出此四字，下文所言孔子墨子，皆非帝王，與此不相應，且旣言帝王亦然，而下卽繼之曰，非獨國有染也，兩句亦不相屬，義殊可疑，據墨子所染篇云，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疑此帝字爲衍文，王乃士字之誤，呂氏原文本云士亦然，非獨國有染也，蓋卽用墨子之意，而倒其文耳，下文言孔文墨子事，而總之曰，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士字正與此應，因士誤爲王，後人遂臆加帝字耳。

缶醯黃蚋聚之有酸。功名、

樾謹按此當作缶醯黃有酸蚋聚之。有讀爲又。言黃而又酸。故蚋聚之也。高注曰。黃。美也。黃故能致酸。酸故無致蚋。可知有酸二字本在蚋聚之上矣。當據以訂正。

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

樾謹按高注曰。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有歸走也。然正文本無利字。且既行不異亂矣。又何信利民之有。高注非也。信疑倍字之誤。上云。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此云。行不異亂。雖倍今民猶無走。言雖寒熱加倍於今之世。民猶無可走也。倍信形似而誤。知士篇。視若是者倍反。戰國策作若是者信反。卽其例。

及其天年。先己、

樾謹按及字無義。呂氏原文當作終其天年。終古文止作夂。故誤爲及耳。孫氏星衍云。御覽作反。則又及之誤字。

督聽則姦塞不皇。

樾謹按皇讀爲惶。謂姦邪閉塞。不至惶惑也。蜀志呂凱傳曰。遠人惶惑。是惶與惑同義。字亦作遑。後漢光武紀曰。遑惑不知所之。遑與皇古通用。故此又作皇也。高注曰。姦軌塞斷於不皇。皇。暇也。殊不成

義.

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

樾謹按高注曰.成王事之功.無過於三王.此未得功字之義.國語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管子小匡篇辨其功苦.尹注曰.功謂堅美.荀子王制篇辨功苦.楊注曰.功謂器之精好者.是古以堅美精好者爲功.本書誣徒篇曰.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亦以功苦對文.此功字義與彼同.事莫功焉.猶曰事莫善焉.正與上下文德莫盛焉.兵莫彊焉同義.御覽引作功莫大焉.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耳.

事心乎自然之塗.詣人.

樾謹按高注曰.事.治也.於義未得.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然則事心乎自然之塗.猶曰立心乎自然之塗也.

哀之以驗其人.

樾謹按人當讀爲仁.言哀之以驗其仁愛之心也.高氏不知人爲仁之叚字.乃曰人人可哀.不忍之也.斯曲說矣.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圓道也.圓道、

樾謹按刑蹇二字連文.刑蹇與形倨同.莊子山木篇曰.君無形倨.注曰.形倨.躓礙之謂.然則不刑蹇者,

不躓礙也。蓋引黃帝之言而釋之曰。帝無常處者。以言不躓礙也。是圜道也。應同篇引商箴而釋之曰。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愼大篇引周書而釋之曰。以言愼事也。文法並與此同。高注非是。

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

樾謹按高注曰。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肯與其子孫也。方正不私邪之謂也。如高氏意。則謂堯舜傳賢而不傳子。猶立官之不私邪耳。大失呂氏之旨矣。本篇名曰圜道。其大旨以爲主執圜而臣處方。故上文曰。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此文立官必使之方。卽承上文而言。猶若者。猶然也。誣徒篇曰。雖不肖者。猶若勸之。蕩兵篇曰。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凡言猶若。並與猶然同義。此言堯舜不以天下傳之子孫。而其立官也。猶然必使之方。下文曰。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此正見其與堯舜相反。堯舜不爲子孫計。而立官猶必使方。今世人主無不爲子孫計。而立官反不使方。故爲所欲遠而所知近也。又按高氏訓方爲正。亦未合。方與圜對。下文曰。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所謂方也。正字之義。未足以盡之。

其性禮。其事視。孟夏紀

樾謹按畢氏沅曰。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爲衍文。然旣前後皆無此文。何由而衍。蓋五

行分配五常五事。自古有此說。竊疑呂氏原文。每紀皆有之。後人據月令刪去。而孟夏紀尙存此二語。則刪之未盡者耳。正可藉以考見呂氏之舊。未可反以爲衍也。

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勸學

樾謹按高注曰。魁大之士。名德之人。其說名字之義未得。名亦大也。禮記禮器篇。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國語晉語。取名魚。韋注曰。名魚。大魚也。然則名人猶大人也。正與魁士一律。安死篇曰。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此言魁士名人。猶彼言名丘大墓矣。高氏注戰國策秦策路之一名都曰。名。大也。然則名之爲大。高氏固有此訓矣。乃此注以爲名德之人。殊失其誼。

愎過自用。不可證移。誣徒

樾謹按高注訓證爲諫。則其字當作証。說文言部。証。諫也。戰國策齊策。士尉以証靖郭君。高注曰。証。諫也。本書知士篇亦誤作證。是其例矣。畢氏校本於知士篇已改作証。而此文猶未訂正。偶未照耳。

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

樾謹按親字衍文也。高注曰。見權勢及富厚者。可知正文本無親字。當據以訂正。

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

樾謹按兩句傳寫互易。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與上文此師徒相與異心也。文義相屬。人之情惡異於

已者。與下文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文義相屬。當乙正。

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

樾謹按中讀爲忠。古字中忠通用。漢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並叚中爲忠。是其證也。遇師則不中。言其事師不以忠誠也。高注以不中爲不正。非是。

嗜欲不辟。樂乃可務。大樂

樾謹按辟讀爲僻。謂不邪僻也。高訓爲開。非是。

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

樾謹按大疑夫字之誤。

先聖擇兩法一。

樾謹按高注曰。擇。棄也。法。用也。則擇乃釋字之誤。長見篇。覩釋天下者釋躧。注亦訓釋爲棄。是其證。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

樾謹按國人愈危句。衍人字。身愈危累句。衍危字。民愈怨。國愈危。身愈累。皆三字句。下文曰。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亦皆三字句。是其例也。今誤衍人字危字。則不特句法參差。且國人卽民也。旣言民又言國人。於義複矣。

失樂之情。其樂不樂。

樾謹按高注曰。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此注未得古義。古無一字兩讀之說。禮樂之樂。哀樂之樂。其讀同耳。其樂不樂者。言其所爲音樂不足喜樂也。上文曰以此爲樂則不樂。又曰。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上樂字並禮樂字。下樂字並哀樂字。高氏以非正樂釋不樂。非其旨矣。

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

樾謹按下制乎二字。衍文也。嗜欲無窮四字爲句。涉上句而衍制乎二字。則文不成義。

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適音、

樾謹按下以字衍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生全則壽長矣。若作以生全。則文不成義。下文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法立上無以字。是其證。

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

樾謹按高注曰。嫌聽聲自嫌之嫌。此注必有誤。高注原文。當作嫌讀如自謙之謙。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注曰。謙讀爲慊。高意此嫌字與自謙之謙同。亦當讀爲慊。故云然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太小則志慊。於義正合。

以危聽清。則耳谿極。

樾謹按高注曰。谿虛極病也。殊不成義。谿疑谻字之誤。其左旁谷字。與谻字左旁谷字相似。因而致誤也。文選上林賦曰。與其窮極倦谻。郭注曰。窮極倦谻疲偃者也。是谻極義同。並有病義。

乃之阮隃之陰。古樂

樾謹按阮隃本作阮隃。阮讀若昆。說文繫傳自部。阮代郡五阮關也。從自元聲。讀若昆。是其證也。阮字讀與昆同。故卽可借爲昆。隃者侖之借字。阮隃卽昆侖也。因隃誤作陰。而讀者又不知阮與昆古音相近。故莫得其旨。

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

樾謹按吹字衍文也。下文云。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卽承此文而言。此言鼙鼓。不言鼓鼙鼓。言鐘磬。不言擊鐘磬。則苓上不得有吹字明矣。蓋卽涉下文而衍。

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

樾謹按高氏解三淫爲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先識覽。殺三不辜。注同。然竊謂殺三不辜。或如高氏之說。若此云三淫。恐注義尚有未安。且如注義。則三淫卽殺三不辜。使易其文曰。諸侯去殷殺三不辜而翼文王。其可通乎。三淫之文。殆必有誤。呂氏原文。疑當作諸侯去殷王受而翼文王。王與三形似易誤。受誤作𡈼。因又誤爲淫耳。

土潤溽暑。季夏紀、

樾謹按暑字衍文也。高注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溼重。又有時雨。然則潤溽下無暑字明矣。後人因注有大暑字。遂於正文羼入暑字。幷禮記月令而亦誤矣。月令鄭注曰。潤溽謂塗溼也。是古本禮記無暑字。

以將陽氣。

樾謹按詩樛木篇。福履將之。箋云。將。扶助也。以將陽氣者。以扶助陽氣也。說文手部。𢪐。扶也。將與𢪐通。

無留獄訟。以亟以故。

樾謹按高注曰。亟。疾故事。然以疾以事義不可通。下以字乃爲字之誤。無留獄訟。以亟爲故。猶上文曰。無敢懈怠。以多爲務也。兩文正一律。

候人兮猗。音初、

樾謹按文選吳都賦注。引此文無兮字。是也。猗卽兮字。不當並用。

涉漢梁敗。

樾謹按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此言梁敗者。天子造舟爲梁。舟敗卽梁敗也。畢校疑其互異。非是。

四面不出周郊。制樂、

樾謹按上文曰。東西南北。不出國郊。則此周郊亦國郊之誤。韓詩外傳。正作四面不出國郊。

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七年。

樾謹按下星字衍文也。舍行七星。故一徙當七年。其中閒不應有星字。

寒暑則不當。明理、

樾謹按寒暑上當有其字。方與上三句一律。

人民淫爍不固。

樾謹按下文云。禽獸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滋。五穀萎敗不成。則此句是言男女不能生育。季夏紀。禾稼不育。乃多女災是也。高注曰。不固。不執正道。失之。

有若山之榑。

樾謹按高注曰。榑。林木也。然榑之為林木。古訓無徵。榑疑㩶字之誤。說文木部。㩶。木葉搖白也。徐鍇曰。謂木遇風而翻見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氣之形狀若風之翻動木葉。故曰有若山之㩶。上文云。有若水之波。亦以水之播動者為喻。義正一律。

有鬼投其陴。

樾謹按高注曰、陴、脚也、音楊子愛骭一毛之骭、然陴不訓脚、亦不音骭、音訓均有可疑、以下文有蝶集其國例之、則陴字仍當從城上女牆之本義、說文𨸏部、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投其陴、集其國、文正一律、高讀殆非、

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振亂

樾謹按高注曰、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然其實一也、謂之一實、義似未安、一實當作一貫、知化篇曰、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過理篇曰、亡國之主一貫、是呂氏書多用一貫字、此文實字當亦貫字之誤耳、

自今單脣乾肺、禁塞

樾謹按自今乃自令之誤、畢校已及之矣、單字高注訓盡、然脣無可盡之理、殆非也、單當讀為燀、省不從火耳、後漢泗水王歙傳注、燀灼也、然則燀脣者、灼脣也、與乾字同義、順民篇、焦脣乾肺、此言燀猶彼言焦、

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

樾謹按疾取救守、義不可通、疑疾下奪攻伐二字、當云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攻伐取救守、不義莫大焉、下文屢以攻伐救守對言、此可為證、疾攻伐者、言深惡此攻伐之事也、安死篇曰、今多不先定其

是非。而先疾鬭爭。此惑之大者也。疾攻伐與疾鬭爭同誼。呂氏之意。主乎攻伐而不取救守。故以疾攻伐取救守爲不義。振亂篇曰。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文義與此相似。此云疾攻伐取救守。猶彼云非攻伐而取救守也。下文云。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誤與此同。高注訓疾爲爭。其義迂曲矣。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

樾謹按取者二字。衍文也。此文本云。故攻伐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言攻伐與救守。皆有是有非也。第一句衍取字者字。則與下三句不一律。而義亦不可通矣。

救守不可取。

樾謹按高注曰。於義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此注蓋有奪誤。當云。於義不當守不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上文攻伐不可取。注曰。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不可取。是其例矣。惟高氏解取字爲取而有之。殊失其指。不可取與不可非對文。乃孔子奚取焉之取。非謂取而有之也。畢氏沅校本不解前後文誼。又不知高注之奪誤。反疑此五字爲衍文。故具論之。

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

知必死於温。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

樾謹按此文凡言吾未知者三。惟末句不誤。第一句第二句皆有衍字。蓋此文皆承上文而言。上文曰。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據此。則第一句當云。吾未知其爲無道之至於此也。第二句當云。吾未知其爲侵奪之至於此也。今第一句衍厲字。第二句衍不善無道四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

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論威

樾謹按古乃謂字之誤。涉下文故古之至兵句而誤也。謂之至兵四字爲句。乃結上之詞。當連上文讀之曰。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謂之至兵。高氏本於此下出注曰。至兵。至德君之兵也。令無不化。故謂之至兵也。今誤移注文於民之重令也下。乃改注文至兵爲至重。而文義俱乖矣。民之重令也。本與下文重乎天下。貴乎天子。一氣相屬。今誤斷之。則文不成義。非高氏之舊。當訂正。

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簡選

樾謹按高注曰。兩。技也。以技訓兩。未知所出。疑呂氏原文作五能之士。古能字或叚而爲之。不屈篇曰。施而治農夫者也。注曰。而。能也。是本書叚而爲能之證。而兩形似。因誤爲兩矣。

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決勝、

樾謹按此本作能審因而加。則勝不可窮矣。下云。勝不可窮之謂神。卽承此言。今則勝二字。傳寫誤倒。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愛士、

樾謹按高注曰。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此注殊誤。當以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爲句。官館古同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是其證也。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者。言陽城胥渠居於廣門之館也。夜款門而謁者。卽陽城胥渠。其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乃胥渠自通於謁者之詞。非他人代爲之請也。故董安于曰。請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也。若他人代請。則不得以此爲胥渠罪矣。高氏不知官爲古館字。而讀處字絕句。訓處爲病。古無此義。又以款門者爲廣門之小臣。益非當時事實。

天子乃厲服厲飭。季秋紀、

樾謹按厲飭本作廣飭。高注曰。是月天子尙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猛厲下脫之服廣三字。本作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淮南子時則篇。天子乃厲服廣飭。高注曰。天子尙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是其明證也。廣字涉上文而誤作厲。而注文又有脫字。遂不可

復正矣。

於是翦其髮鄜其手。順民

樾謹按鄜未詳何字。畢校云。李善注文選應休璉與廣川長書。引此亦作鄜。音酈。似當從磿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辨命論。引此作磨。恐是磿字之誤。今按畢說是也。呂氏原文本作磿。後人音磿爲酈。遂幷正文磿字亦誤加阝旁。而磿又誤作磨。於是其字益非矣。磿者櫪之叚字。說文木部。櫪。櫪撕柙指也。䍐會引縏傳曰。謂以木柙十指而縛之也。亦通作歷。莊子天地篇。罪人交臂歷指。是也。此云磿其手。於義正合。至精通篇刃若新鄜研。高注曰。鄜。砥也。其字宜是磨字之誤。與此文全別。手豈可言砥乎。畢氏混而一之。非是。

上貢必適。

樾謹按此本作貢士必適。禮記射義疏引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然則貢士必適。謂文王貢士於紂。無不適也。士誤作上。又誤作上貢。而義不可通矣。

顏色愁悴不贍者。

樾謹按愁悴卽憔悴也。說文禾部。秋从禾𪏮省聲。籀文作𥤚。不省。火部。𪏮讀若焦。是秋與焦聲相近。讀

書律曆志曰。秋䕫也。古誼卽存乎聲。秋之訓䕫。亦秋與焦聲近之證也。然則憔悴之爲愁悴。正古人同聲叚借之例。

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此孤之大願也。

樾謹按徼天下之衷句。衍下字。畢校已及矣。今吳越之國。當作令吳越之國。蓋言願令如此也。作今者誤。

客肎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知士

樾謹按少字衍文。涉上文寡人少殊不知此而誤。戰國策無少字。

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審己

樾謹按高注曰。不欲夭物。故釋之。此未得呂氏之旨。下文曰。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子路之釋雉。卽關尹子之意。蓋揜蹵而取之。是未知所以取之也。猶射中而未知所以中也。雖足以得物。而於己未審。此子路之所以復釋之。而呂氏引以證審己之義者也。高注失之。

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

樾謹按此當作君之賂以岑鼎也。欲以免國也。欲字誤移在上句。則文不成義。畢曰。猶言賂以其所欲之岑鼎。曲說也。

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伐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

樾謹按侈衣美食四字。當在所被伐者下。言攻者將發。而所被伐者雖侈衣美食而不樂也。

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節喪

樾謹按生者之所甚欲。謂利也。珠玉國寶之類。豈非生者之所甚欲乎。而以之徇葬。其必不能安也明矣。下文曰。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卽承此而言。高注曰。甚欲欲厚葬也。則與下意不屬矣。

若鄉里之所釜䰙者而逐之。安死

樾謹按此句與上下文不屬。疑鄉里以下十字。乃後文撲擊遏奪下之錯簡。當云。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肎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撲擊遏奪。鄉里之所釜䰙者而逐之。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如此則文義始順。戰國策秦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此云撲擊遏奪鄉里之所釜䰙者而逐之。卽其事矣。若在上文。則義殊不可曉。

此言不知鄰類也。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此言不知類也。與孟子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文義正同。鄰類形似。因誤致衍耳。聽言篇曰。乃不知類矣。達鬱篇曰。不知類耳。並無鄰字。足徵此文之衍。

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

樾謹按兩方字並乃字之誤。言所非乃其所是。所是乃其所非也。故曰是非未定。高氏不知方字之誤。而訓為比。迂矣。

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異寶、

樾謹按舉字衍文也。此當云。其主俗主也。不足與。今衍舉字者。古與舉二字通用。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故書舉為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疑此文與字本或作舉。傳寫誤合之。因為不足與舉矣。高注訓舉為謀。非是。

五員過於吳。

樾謹按此當作五員適於吳。涉上文過於荊而誤耳。上文云。因如吳過於荊。蓋紀其所經歷。故得言過。若吳則其所如也。不得言過矣。高注曰。過猶至也。當作適猶至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司馬注曰。適。至也。高氏訓適為至。正與此同。足徵過字之誤。

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

樾謹按而無以爲四字爲句。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言人皆有爲。而彼獨無爲也。爲矣而無以爲之。言雖有爲而仍無爲也。高氏讀而無以爲爲矣六字爲句。則上下文皆不成義。

搏杖而揖之。異用、

樾謹按搏杖即扶杖也。尃聲夫聲相近。故義得通。釋名釋言語曰。扶。傅也。傅近之也。是其例矣。

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仲冬紀、

樾謹按以固而閉。本作以固天閉地。地氣且泄。本作陽氣且泄。音律篇曰。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愼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月令作以固而閉。地氣且泄。乃涉陽字又誤天字爲而字耳。後人據月令以改此文。幸音律篇未改。尚可訂正。說詳羣經平議。

兼用六物。

樾謹按上文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正是六物。故月令正義曰。六物者。秫稻一。麴蘗二。湛饎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其義明白。自可無疑。而高氏此注曰。六物秫稻麴蘗水火也。則與上文不合。疑高注本曰。六物秫稻麴蘗湛饎水泉陶器火齊也。傳寫有奪文耳。

入時滋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至忠、

樾謹按、日當作自、字之誤也、此句自字、與上句人字、正相對、下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卽承此言之、足徵日伐之當作自伐矣、

王大怒不說、

樾謹按大怒不說、於文似複而非複也、說之言解也、詩氓篇、猶可說也、鄭箋曰、說、解也、禮記檀弓篇、天下其孰能說之、鄭注曰、說猶解也、然則大怒不說、猶大怒不解耳、

殺身出生以徇之、忠廉

樾謹按高注曰、出猶去也、去生必死也、然出生二字、義甚迂曲、疑當作出身殺生以徇之、誠廉篇曰、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亦以出身二字連文、可證、

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當務

樾謹按此當作有妻之子、不可而置妾之子、乃後人不解古義、而妄改之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本書每有此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不屈篇曰、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凡言不可而者、並與不可以同、

莧譆數犯我以義、逆我以禮、長見

樾謹按犯我以義．逵我以禮．卽範我以義．圍我以禮．範圍作犯逵．皆叚借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釋文曰．範馬張王肅本作犯．圍本作逵．是其證矣．

遭乎亂世．不爲苟在．疏證、

樾謹按在字無義．疑仕字之誤．

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樾謹按竝字無義．疑立字之誤．

公孫宏敬諾．不侵、

樾謹按敬諾上本有曰字．傳寫奪之耳．戰國策正作公孫宏曰．敬諾．

良人請問十二紀．序意、

樾謹按高注曰．良人．君子也．此訓未得．國語齊語曰．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韋注曰．賈侍中云．良人．鄉大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呂氏所稱良人．或亦此乎．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

樾謹按大圜四語皆黃帝之言．爰卽曰字也．尚書洪範篇．土爰稼穡．史記宋世家作土曰稼穡．古爰曰通用．爰有卽曰有耳．

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

樾謹按精之言甚也。呂氏之意。蓋謂目耳心三者。皆爲私設。至其甚。則智無由公矣。至忠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注曰。精猶甚。勿躬篇曰。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注曰。精甚。然則謂甚爲精。本書之恆言。畢氏疑精爲情。失之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三

呂氏春秋二

秦之陽華。有始覽、

樾謹按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當以華陰之說爲是。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山而言之。則爲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藪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陽華之名。猶陽曲也。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陓。並陽華之叚音。至周禮以楊紆爲冀州藪。亦猶以熒洛爲荊州浸。波溠爲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譌。郭璞注爾雅。謂在扶風汧縣西。則泥於雍州之弦蒲。高誘注淮南子。謂在馮翊池陽。則泥於周之焦護。並非也。說詳羣經平議。

南方曰巨風。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此並作凱風。今作巨者。疑豈之壞字也。禮記孔子閒居篇表記篇釋文。並曰凱本作豈。是豈凱古通用。豈風卽凱風也。豈字闕壞。止存下半。因譌爲巨耳。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應同、

樾謹按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此十二字當爲衍文。乃淺人不察文理。以上文之例增入。而不知其不可通也。當呂氏著此書時。秦猶未幷天下。所謂尙黑者果何代乎。呂氏之意。以爲周以火德王。至今七百有餘歲。則火氣之衰久矣。其中閒天已見水氣勝矣。但無人起而當之耳。故曰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言後之有天下者。又當以土德王也。今增入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二語。則與水氣至而不知文不相屬矣。厥後秦始皇有天下。推五德之運。以爲水德之始。此由其時不韋已死故也。若不韋猶在朝用事。則必以爲水數已備。秦得土德矣。

其室培濕。觀表、

樾謹按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此培字當從彼訓。其室培者。其室之牆也。濕讀爲堪。廣雅釋詁。堪。下也。其室培濕。謂其室牆卑下也。與下文其城郭庳。正同一律。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務本、

樾謹按持諫二字義不可通。疑持祿之誤。持祿。言保其祿也。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皆古書言持祿之證。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論大、

樾謹按既足以王道。文義未足。呂氏原文。當作既足以王通達矣。務大篇曰。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是其證也。荀子儒效篇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楊倞注曰。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荀子書屢言通達之屬。蓋古有此語。呂氏亦循用之耳。通與道字形相似。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漢書天文志作車道。是其形似易譌之證。此文通譌作道。又奪達字。以致文不成義。當據務大篇文訂正。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

樾謹按高氏於天翟下注曰。皆獸名也。不周二字屬下句讀。注曰。不周山在翟。然下文云。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山大水大文正相對。不得有不周二字也。且山亦多矣。何獨舉不周山乎。不周二字當屬上。自常祥以至不周。皆山水名也。雖不盡可考。然卽不周之爲山名。已可例其餘矣。若從高注以常祥之屬皆爲獸名。則與下文言山複矣。山者獸之窟穴。故舉獸類以明其大。若地之所有。固不獨獸矣。言地大而專舉獸類。非理也。高氏失其義。因失其讀。殆不可從。

人主有奮而好獨者。本味、

樾謹按奮猶矜也。奮而好獨者。矜而好獨也。荀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注曰。奮。振矜也。

故古君舜以務矜迎文。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

湯曰。可對而爲乎。

樾謹按對字衍文也。可而爲乎。猶曰可以爲乎。本書多有此例。去私篇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可而卽可以也。此因涉下文對曰而誤衍對字耳。

甘而不噮。

樾謹按噮者味之厚也。言甘而不失之過厚也。古或叚醲爲之。文選七發。甘脆肥醲。注曰。醲厚之味也。是矣。說文無噮字。醲亦盥之俗體。其訓爲腫血。非肥厚之義。然衣部。襛衣厚貌。酉部。醲厚酒也。衣厚謂之襛。酒厚謂之醲。然則味厚謂之噮。正合六書之例。未可因說文所無。而轉疑見于呂氏書者爲譌字也。畢氏沅疑爲[illegible]字之誤。非是。

馬之美者。靑龍之匹。遺風之乘。

樾謹按此論果之美。而忽及馬之美。殊爲不倫。疑此當蒙上文所以致之爲句。馬之美三字。乃衍文也。當云。所以致之者。靑龍之匹。遺風之乘。蓋果之美者。皆不可以致遠。時日稍久。則味變矣。故必有靑龍之匹。遺風之乘。然後可以致之也。後人不得其義。疑此二句言馬。與上文言果者不屬。因加馬之美三

字。使自爲一類。而不悟與本篇之旨全不相涉。且上句所以致之四字。亦無箸矣。

道者止彼在己。

樾謹按止彼在己。誼不可通。止疑亡字之誤。亡彼在己。言不在彼而在己也。古書每以亡與在相對。荀子正論篇曰。然則鬬與不鬬。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曰。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並其例也。莊子田子方篇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與此文亡彼在己。文法正同。亡譌作止。因失其旨矣。

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首時

樾謹按見當作㝵。㝵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卽其例也。又按聖字疑衍文。呂氏之意。泛言人之得時。若步與影之不可離。非專言聖人也。涉下文聖人之所貴唯時。而誤衍聖字。

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義賞

樾謹按性字衍文也。上文云民之安之若性。此云民之讐之若戎夷胡貉巴越之民。雖句法參差。而意本相準。因涉上文而衍性字。則戎夷胡貉巴越之民八字贅矣。

賞重則民移之。

按、謹按高注曰、移猶歸此。未得移字之義。禮記郊特牲篇。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有羨義。賞重則民移之。言賞重則民欣羨之也。玉篇。遂。移也。移之爲羨。猶遂之爲移矣。

各一則不設。攻、

樾謹按廣雅釋詁。設。合也。尚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乃心。隸釋載漢石經。設作翕。爾雅釋詁。翕。合也。是設與翕文異義同。各一則不設者。言各一則不合也。高注以爲不設攻戰。則增出攻戰字矣。

遇時雨。天地也。

樾謹按地字衍文。遇時雨天也。與上文遇湯武天也。遇桀紂天也。一律。正呂氏引喻之旨也。地與也形相似。因誤致衍耳。

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遇令、

樾謹按高注曰。不必生謂終死。此解大誤。不必生者。謂不必生子也。古者婦人無子則出。蓋恐其以無子見出。故令外藏衣器以備之。而不知其適以盜竊見出也。高注大非其旨矣。淮南子氾論篇。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大旨與此略同。

故嫫母執乎黃帝。

樾謹按高注曰。黃帝說之。然執無說義。此注非也。詩執競篇釋文引韓詩曰。執。服也。執乎黃帝者。服乎黃帝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曰。婦。服也。明其服事於人也。皆可以解此文執字之義。下文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方見黃帝說之之意。若此文但言嫫母服事黃帝。未以黃帝言也。

咎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

樾謹按咎下。涉下文而衍有字。其下。涉上文楚王怪其名句而衍名字。句末狀字。亦涉上文而衍。呂氏原文本云。咎進。句 狀有惡。句 其言有惡。句 兩有字均讀爲又。狀又惡。其言又惡。即下文所謂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也。因多衍字。遂不可讀。

一上一下。以禾爲量。必已、

樾謹按以禾爲量。殊爲無誼。高氏引淮南繆稱篇。禾三變之文以釋之。亦曲說也。禾當作和。莊子山木篇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是其明證。禾即和之壞字。

不衣芮溫。

樾謹按高注曰。芮。絮也。不解溫字。殆即以本字讀之。非也。溫讀爲縕。禮記玉藻篇。縕爲袍。鄭注曰。縕謂今纊及舊絮也。是芮縕義同。

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焉何得不食子之禾。

樾謹按吾不二字衍文也。子不耕於東海。耕於西海也。此也字讀爲邪。古字通用。言東海西海。非皆子所耕邪。吾焉何得不食子之禾乎。淮南子人閒篇作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焉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其義更明。後人不達古書語意。臆加吾不二字。使與上句相對。而文義不可通矣。

紛紛分分。愼大覽、

樾謹按高注曰。紛紛。殺亂也。分分。恐恨也。然則分分當作忿忿。老子五十六章。解其分。王弼注曰。除爭原也。廟數本分作忿。卽其例矣。

若告我曠夏盡如詩。

樾謹按上文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是有韻之詞。卽所謂詩也。湯誓所稱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亦是韻語。蓋當時民俗歌謠有此言。故湯以爲盡如詩也。高注訓詩爲志。於義轉迂。

親郼如夏。

樾謹按高注曰。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高氏此注。未得呂氏之意。蓋由正文錯誤耳。呂氏本文。當作親夏如郼。言湯之親夏民。無異於郼民也。故下文卽繼之曰。此之謂至公。簡選篇曰。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彼言親殷如周。可知此當言親夏如郼矣。其文誤到。因失其義耳。

靖箕子之宮。

樾謹按靖讀爲旌。旌箕子之宮。與下句表商容之閭一律。靖從靑聲。靑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叚靖爲之。介立篇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列子說符篇文亦同。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列子作爰精目。然則旌爲靖。猶旌爲精矣。高注曰。靖淨其宮以異之。非是。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樾謹按士過者趨。當作徒過者趨。徒與車相對成義。晏子春秋諫篇曰。徽過者馳。步過者趨。文義正與此同。徒字或作辻。闕壞而止存士字。因誤爲士耳。

將斬岸堙谿以迎鐘。懂勤、

樾謹按斬當爲塹。說文金部。塹。小鑿也。字亦作嶄。文選海賦。塹陵嶄而嶄鑿。注曰。塹與嶄古字通。是塹有鑿義。言岸之高者。則塹鑿之也。若作斬岸。則無義矣。

弗聽。有頃諫之。

樾謹按頃字衍文也。弗聽有諫之。有當讀爲又。言又諫之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叚字。故妄加頃字耳。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樾謹按戰國燕策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然則所謂五國者。秦楚三晉

也。高注謂燕秦韓魏趙。大誤。燕是本國。不當更數。燕策又曰。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其語更明。可知五國之不數燕矣。

悤悤乎其心之堅固也。下賢

樾謹按高氏訓悤悤爲明貌。然於下堅固義不相應。殆非也。悤悤當作勿勿。禮記禮器篇祭義篇鄭注。並曰勿勿猶勉勉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注同。勉勉之義。與堅固相應。今誤作悤悤者。因俗書悤字作怱。或省作匆。與勿字相似。因而致誤耳。

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樾謹按迷當讀爲彌。古字通用。左傳彌子瑕。大戴禮保傅篇作迷子瑕。周官眡祲。七曰彌。鄭注曰。故書彌作迷。並其證也。哀二十五十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曰。彌。遠也。文選西京賦彌望廣像。薛綜注同。彌乎其志氣之遠。義正相應。若作迷則不可通矣。

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報更

樾謹按高氏讀堪爲湛。故曰。堪。樂也。然非呂氏意也。堪之言克也。字通作戡。爾雅釋詁。戡。克也。釋言。克。能也。然則堪士猶能士也。士之有能者。必不爲驕恣屈。故曰不可以驕恣屈也。

其實入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順說

樾謹按則字衍文也。人字乃又字之誤。其實又甚不安。與上文其名又甚不染相對。之字屬下句。之二者猶言此二者。與莊子之二蟲。文法相同。先識篇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愼勢篇曰。之二臣者。甚相倂也。皆可爲證。

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不廣、

樾謹按廣讀爲曠。古廣曠字通。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解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楊注並曰。廣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並其證也。無義篇曰。以義動則無曠事矣。高注曰。曠廢也。此文廣字誼與彼同。言時不可必成。而人事則不可廢也。下文曰。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正見人事不曠之意。此篇卽以不廣名篇。蓋欲人以人事自盡。毋自曠廢也。高氏不知廣之爲曠。而釋之曰。廣。博也。則此二句之義不可通。而於名篇之意亦失之矣。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

樾謹按公子糾三字。涉上文而衍。高注曰。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則其所據本已衍。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貸因、

樾謹按此當作要期甲子之朝。而紂爲禽。高注曰。與諸侯要期以甲子之日。可證正文之本爲要期也。朝期二字形相似。又涉下文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而誤耳。其下文曰。武王與周公旦明日

早要期。則弗得也。亦以要期二字連文。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

畢氏引梁仲子曰。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正合。此文似有脫誤。

樾謹按梁氏誤以道字爲行道之道。故疑有脫誤。其實非也。道者由也。道彌子瑕見釐夫人者。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文法正與此同。道導古通用。

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察今

樾謹按高注曰。虧毀也。然如高注。則但當曰其時先王之法虧矣。不得曰其時已與也。虧當爲詭。聲之誤耳。左傳齊公子無虧。史記齊世家作無詭。漢書古今人表亦作無詭。是其證也。詭之言異也。文選西京賦。豈不詭哉。薛賦詭色殊音。注並曰。詭異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詭矣。猶曰其時已與先王之法異矣。故其下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蓋先王之法所以不可行者。非法之毀。乃時之異也。注以本字釋之。未得其旨。

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

樾謹按而佞進三字。衍文也。謹聽篇無。當據刪。

若是而驟可大彊。悔過、

樾謹按注云一作若是而弗驟不可大彊此蓋校者之詞誤入注文然作若是而弗驟不可較今本爲勝當從之惟大彊二字義不可通今按若是而弗驟不可先軫之言已止於此大彊二字屬下句當作大臣彊請驟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彊請與不得已正相應上文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驟也臣請驟之若此文猶言臣請驟之則詞複矣今本卽涉上文而誤

都鄙有服。樂成、

樾謹按說文又部艮治也從又從卪卪事之制也然則服事之服字本作艮今經典皆作服而艮字廢矣卪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都鄙有服者都鄙有制也襄三年左傳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車服之服此篇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不可通疑高氏原文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

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

樾謹按聽無事治謂聽恐民之言必無事治也上文曰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訿也而因遂弗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卽其義也故又曰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高注殊未明了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察微、

樾謹按以細觀化遠也甚爲無義。高注曰。見其治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亦曲說耳。觀下蓋脫大以近觀四字。化字當在遠字之下。而化上又脫通於二字。本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通於化也。何以明之。淮南子齊俗篇載此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故知此文當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文有化字。故知當作通於化也。與淮南子字異而句法同。

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

樾謹按此當從左傳作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蓋爲金距更甚於介其雞。故季氏不勝而怒也。

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

樾謹按歸讀爲壞。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古懷壞同聲。字亦通用。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服虔本壞作懷。是其證也。歸可爲懷。故亦可爲壞矣。

以魯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

樾謹按高氏於同惡下出注云同惡昭公。殆失其讀也。此當於三季絕句。言一季氏猶恐不勝。況於三季乎。同惡二字屬下。固相助爲句。同惡固相助。言同惡之人固相輔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即其義也。惡如字。

將辭於說以取少主也。去宥、

樾謹按高注曰。少主。惠王也。此說非是。據下文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然則惠王是時已老矣。非少主也。蓋因惠王年老。有謂景帝疑周亞夫非少主臣之意。故唐姑果以此言譖謝子耳。

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正名、

樾謹按上文云。雖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然則此文失其所以爲士。上無所承。且於義亦不應有疑。呂氏原文本云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今衍十二字。遂不可讀。

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

樾謹按湣王二字衍文也。齊周室之孟侯也。乃推始封之齊而言。若湣王時。周室衰微。儕於列國。久無此稱矣。下文曰。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皆承齊字而言。若此句是齊湣王。則下二句便不可通。高氏作注時。已衍湣王二字。故有山頭非底之譏。其實非也。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審分覽、

樾謹按遲字衍文也。上云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此云分地則速。無所匿也。其文甚明。因涉上文而

衍遜字.義不可通.高氏曲爲之說.非是.

矜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

樾謹按矜當作𥎊.形似致誤也.𥎊猶矜也.說見前本味篇.𥎊其智能.謂矜其智能.今誤作矜.義不可通.

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

樾謹按舊校云.過一作遇.此當以作遇者爲是.遇與愚古通用.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並其證也.愚字與上句智字正相對.玉篇.悅.惑也.然則遇悅猶愚惑也.說以智通.而實以愚悅.與下文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諸句一律.下兩字與上兩字義皆相反.因借遇爲愚.又誤遇爲過.而其義始晦矣.

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

樾謹按莫人當爲眞人.字之誤也.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故往往致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眞粘.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眞.路史疏仡紀曰.大眞或作大莫.並其證也.眞人不能全.乃備能也.蓋卽堯舜不偏物之意.高注不知莫字之誤.曲爲之說.大謬.

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君守.

樾謹按曰乃昦字之誤。昦字闕壞。止存上半之日。因誤爲曰矣。下文。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高注曰。說與昦天同。則其所據本正作故昦天無形。

故善爲君者無識。

樾謹按無識當爲無職。周官職方氏。衎華嶽碑作識方氏。是職與識古通用。善爲君者無職。其次無事。無職與無事義相近。若作無識。失其義矣。下文云。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然則善爲君者無職。正以此也。高氏不知識之當爲職。乃曰。物不可悉識。此曲說也。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無不職者無不識也。此借識爲職。彼借職爲識。正可互證。

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

樾謹按心字衍文。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一律。注云。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正以自傷二字連文。可知本無心字。因涉注文亂於心句而誤衍耳。差讀爲瑳。淮南子原道篇曰。偶瑳智故。曲巧詐僞。此云智差。卽彼云偶瑳智故也。故與思慮相對。注曰。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未得其義。

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

樾謹按此當作𤰈能自殃也。有處自狂也。與上句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正一律。也字秦刻石文作乜。其字古鐘鼎文或止作㞢。兩形微似。因而致誤。

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任數、

樾謹按孔子佯爲不見之七字。當在上文選閒食熟之上。呂氏本文蓋云。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孔子佯爲不見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今到其文。則義不可通。李善注文選君子行。因并刪此七字矣。

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勿躬、

樾謹按矜字義不可通。疑務字之誤。

不好淫學流說。知度、

樾謹按流說卽游說也。流游義得相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注曰。游卽流也。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注曰。游亦流也。匡謬正俗曰。斿者旌旗之斿。訓與旒同。然則從斿從㐬之字。本得通用。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流魚卽游魚也。游說之爲流說。猶游魚之爲流魚矣。

蒙厚純樸。以事其上。

樾謹按蒙與厚同義。詩長發篇。爲下國駿厖。毛傳曰。厖。厚也。荀子榮辱篇。引作爲下國駿蒙。楊注曰。蒙

讀爲厖．厚也．此云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蒙亦當讀爲厖．厖厚爲一義．純樸爲一義．

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知度

樾謹按舊校云寶一作實．與淮南主術篇合．當從之．高注曰．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爲寶也．實亦寶字之誤．惟正文但言奈何．而注文增出不可．恐非其旨．奈何卽如何也．昭十二年公羊傳注曰．如猶奈也．是奈與如同義．旣以不知爲道．則遇事必曰如何如何．故以如何爲寶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可證此義．下文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靑北化九陽奇怪之所．引三聖人言．皆有若何二字．若何卽奈何也．以奈何爲寶之義．呂氏自申明之如此．足見高注之非．

諸子平議卷二十四

呂氏春秋三

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審應、

樾謹按上文云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然則此文亦當云待其功而後知其聖也。是市人之知舜也。聖舜二字傳寫互易。

王射之。重言、

樾謹按高注曰。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是以王射之三字爲成公賈之言。殆非也。此三字當連下曰字爲句。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皆王射之之言。若如高注。則曰字上又當有王字矣。

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淫辭、

樾謹按紡與禪對。紡猶複也。紡字從方。方之本義爲兩舟相並。其字亦或作舫。衣之複者謂之紡。猶舟之並者謂之舫矣。故計其禪與紡而因以爲得耳。

罪不善善者。故爲不設。

樾謹按此本作罪不善善者故爲畏。故譌爲胡。墨子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一本故作胡。下文曰。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是上文故字。乃胡之叚字。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並其證也。故爲畏。卽胡爲畏。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則善者胡爲畏也。後人不知故與胡通。而疑故爲畏三字。文不成義。遂臆加不字。失其旨矣。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正作善者胡爲畏。

以示諸民人。

樾謹按舊校云。民人一作良人。當從之。良人見序意篇。蓋當時有此名目。高彼注曰。君子也。非是。說見前。

豎子操蕉火而鉅。不屈、

樾謹按蕉當作焦。求人篇。十日出而焦火不息。是其證也。字亦作爝。擧難篇。爝火甚盛。蓋爝焦聲近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釋文曰。爝本作燋。儀禮士喪禮。楚焞置于燋。注曰。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禮記少儀篇。執燭抱燋。注曰。未爇曰燋。是其字本作燋。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也。求人篇作焦者。從省。此篇作蕉。則叚字耳。

寡人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卬。匪宜、

樾謹按高注曰。臧亦魏臣。此恐不然。若臧實有其人。則魏王巳有爲司徒之人矣。何以下文又曰。願大

王之吏以他人詔之也乎。此臧乃臧獲之臧。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是也。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印。乃極言印之不可用。故下文起賈謂孟卬曰公甚賤於公之主也。蓋視之不如臧獲賤之至矣。若臧亦魏臣。則何賤之有乎。

以絳務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

樾謹按此當作令牛負書與秦。高注曰。言王使負牛持絳務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亦當作使牛負持。正文注文牛字。並當在負字之上。蓋言王以地與秦。則雖使一牛負持其書以往秦。猶將善視此牛也。故曰。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今牛負字到。義不可通。畢氏沅曰。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卬之下。誤矣。

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

樾謹按令二兩字。義不可通。疑今王兩字之誤。言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卬如身。是重臣也。今王輕臣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因涉上下文並有令字。故誤今爲令。因又誤王爲二耳。高注曰。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此注亦有誤。高注本云。輕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以疑訓輕。又以其義未足。故加下句以申明之。今作二疑也。乃後人以既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耳。又高氏於令臣責下注曰。令秦責臣。此注亦誤。當云令臣責秦。言王既輕臣。日後秦復有隙。臣不能復責之也。今到其文曰。令秦責

臣。則失其義矣。古書錯誤。所在多有。學者宜悉心考正之。

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

樾謹按乎字衍文。又況於弱四字爲句。當連上文讀之曰。魏雖強。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四字屬下文讀。當云魏王之令孟卬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今衍乎字。遂失其讀。幷失其義。

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具備

樾謹按弓字衍文也。無弦則必不能中。故弦爲中之具。今衍弓字。則文不成義矣。

吾子胡不位之。離俗覽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高注曰。何不位天子之位也。則所據本正作胡不位。

卻而自殁。

樾謹按殁當爲刎。一切經音義引字略曰。斷首曰刎。又曰。刎古文歾同。荀子彊國篇。是猶欲壽而歾頸也。楊倞注曰。歾當爲刎。蓋古無刎字。古人每借歾爲刎。此又作殁者。殁即歾之或作體也。高義篇。殁頭乎王廷。殁亦當爲刎。

遮乎四海。上德

樾謹按高注曰。遮。之也。之乃足字之誤。古書每以遮爲蹠足之蹠。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

充國傳。師古注並曰。濟古贍字。是其證也。畢校本謂濟儋義同。疑是安也之誤。非是。

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用民

樾謹按次官二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大官。蓋大誤作欠。因誤作次矣。貴公篇曰。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可以爲證。

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適威

樾謹按畢校云。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當作則雖以爲繼矣。雖以爲繼。脫兩雖字。下知字衍。今按畢謂下知字衍。是也。謂脫兩雖字。非也。爲當讀作僞。古字通用。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僞繼矣。以僞繼則上又從而罪之。文義甚明。莊子則陽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正作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可證明此文之義。

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猘狗而弒子陽極也。

樾謹按子陽好嚴四字爲句。中閒不得有極也二字。蓋涉下句而衍。

冬之德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貴信

樾謹按冬之德。寒則凍閉不開。固其所也。何以反是不信之故。此說殊不可通。孟冬紀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疑此文開字亦密字之誤。高注曰。不開。氣不通也。其所據本已誤矣。

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樾謹按物固不可全也六字與上文不屬疑此篇之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當云物固不可全也以全舉人固難物之精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物豈可全正與物不可全相應傳寫者誤繫於上篇之尾耳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舉難、

樾謹按下人字當讀作仁責人則以仁與下文自責則以義正相對

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

樾謹按理無自然下奪理無二字蓋言疏賤者知而親習者不知此理之所無由然也理之所無由然而以之斷其孰爲相則過矣今奪二字文義未足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侍君覽、

樾謹按章字衍文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古字本通也君道何如利而勿利言君人之道宜何如乎務在利民而勿以自利而已貴公篇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此可爲證下文曰德衰世亂

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遞與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然則君道以利而勿利爲貴．正呂氏此篇之旨矣．

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

樾謹按下然字衍文．不讀爲否．則然則否．相對爲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叚字．故又加然字耳．戰國策正作謂子智則否．

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及利．

樾謹按太公望下不當有封字．涉下文太公望封於營丘而誤衍耳．

子胥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知分．

樾謹按兩活無義．兩疑而字之誤．本在能字之上．其文曰子胥見兩蛟繞船而能活者乎．兩而形似．又涉上文兩蛟字而誤．後人因移之能字之下耳．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知分．

樾謹按高注曰．惟．宜也．義不可通．呂氏原文．當作子推之矣．晏子春秋雜上篇曰．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此文．蓋卽本晏子春秋而省其詞．子推之矣．卽所謂直兵推之．晏子謂持直兵者曰．子推之矣．正見其勇於死義．若謂崔子曰子惟之矣．轉失當時語氣矣．推與惟形

假因而致誤耳。

四上之志。

樾謹按高注曰。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爲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其說四上義甚迂迴。且下文所言。亦非君之志也。四上疑當作匹士。皆字之誤耳。禮記禮器篇。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此匹士二字之證。下文云。爲之天下弗能禁矣。爲之天下弗能使矣。又云。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正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者。然則四上爲匹士之誤無疑也。

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達鬱、

樾謹按幾與旣通。周易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並曰。荀本幾作旣。旣之言終也。將旣之者。將終之也。畢氏疑是幾何。非是。

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行論、

樾謹按兩能字皆當讀爲而。

莫敢諫若非弗欲也。驕恣、

樾謹按此當作莫敢諫者。非弗欲也。言羣臣莫敢諫者。非不欲諫。乃未得進言之道耳。故下文曰。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今本者作若。以形似致誤耳。

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開春、

樾謹按以爲二字。衍文也。而海內皆來稽矣。與上文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文法一律。稽之言同也。詩元鳥篇正義。引尚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堯典亦曰。稽同也。是稽有同義。故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海內皆來稽。言海內皆來同也。因衍以爲二字。高注乃曰。皆以來附爲稽遲。失之矣。

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

樾謹按天字誤。戰國魏策。論衡死僞篇。並作夫。當從之。夫字屬上句讀。

繫生事精。察賢、

樾謹按說苑政理篇。作繫性事情。當從之。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然則事亦猶勞也。言繫其性。勞其情也。生與性。精與情。古字並通。

十人者其言不義也。期賢、

樾謹按其言當作言其。十人者言其不義也。謂言伐衛之不義。其即指伐衛之事而言。

民相連而從之。審爲、

樾謹按高注曰。連。結也。民相與結擠隨之。此說連字。未得其義。連當讀爲輦。周官鄉師注曰。故書輦作

連。鄭司農曰。連讀爲輦。又巾車職曰。連車組輓。釋文曰。連本亦作輦。是連輦古通用。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軺輂者。亦叚連爲輦。是其證。相連而從之者。言相輦而從之也。人挽車爲輦。莊十二年左傳。以乘車輦其母。又襄十年傳。輦重如役。皆是。莊子讓王篇。亦載此事。司馬彪曰。連讀曰輦。得之矣。

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疑僞。

樾謹按禱字不可通。當讀爲壔。說文土部。壔。保也。連言之則曰保壔。九章算術。今有方堢壔。是也。堢壔卽保壔之異文。此作葆禱者。或古文叚借。或聲近而誤也。王路者大路也。廣雅釋詁。王。大也。如大父母稱王父母。鮪大者謂之王鮪。皆其例也。爲高葆禱於王路。猶云爲高堢壔於大路。御覽引此文。葆作堡。蓋易以今字。無下四字。則由不達而臆刪之。

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疑衍。

樾謹按下知字衍文。不可知則無安君無樂親矣。不當於則下更出知字。上文曰。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是其例也。

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

樾謹按威利敵。當作威利無敵。上云。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此承上文而言。不當云威利敵也。蓋同是威利無敵。而王與亡異。則以所行者有可知有不可知耳。今奪無字。義

不可通。又按以行不知者亡。當作以行不可知者亡。可知不可知。相對爲文。下云。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即承此而言。本篇不可知之文凡七見。無作不知者。

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

樾謹按故也二字。涉上文易知故也而衍。此言士之義苟可知。則必爲人所期會矣。不當有故也二字。

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處之爲居爲止。常訓也。而又爲審度爲辨察。古書傳具有其義。所引證凡七事。王說是也。此文云。無惡於無處者。謂無惡於無辨也。篇首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即其義也。高注未得其旨。

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求人、

樾謹按高注曰。今正北極之國也。畢云。注首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今按皆誤字也。當作令正。淮南子時則篇作北至令正之谷。是也。又按夏海當作夏晦。故高注曰。夏海。大冥也。淮南子正作夏晦。高注曰。夏。大也。晦。冥也。與此正同。海字雖亦有晦義。然使正文是海字。則高氏以夏海爲地名足矣。何必定訓爲大冥乎。

未死而言死不論。以雖知之。與勿知同。知化、

樾謹按論當作諭字之誤也言未死而言死則人不諭也不諭謂不知也以雖知之與勿知同以諭爲已已者已然也一字爲句言已然之後雖知之與勿知同矣篇末曰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旣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正其義也高注未明

肉圃爲格過理

樾謹按高注曰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畢氏沅曰炮格各書俱訛作炮烙得此可以正之今按畢說本段氏玉裁詢足訂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此則淫刑以逞之事如高氏所說是也韓非子喻老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丘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蓋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此云肉圃爲格可知格即在肉圃中其爲飲食事無疑矣高注非是說詳韓非子

雕柱而桔諸侯

樾謹按此即後世鞦韆之戲所自始高注曰雕畫高柱施桔槔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所說正得其義蓋此與上文糟丘酒池肉圃爲格皆飲食遊戲之事玉篇革部鞦韆繩戲也

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過理

樾謹按高氏解過無道聞曰其過成以無道遠聞此說迂曲且與下句不一律道之言由也從也過無

道聞。言過無由聞。與善無自至義同。當賞篇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又曰。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愼小篇曰。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凡言無道者。並猶言無由也。高注失之。

此藏氏之所以絕也。

樾謹按此卽上文齊滅宋之事。藏氏爲宋公族。孟子書有藏盈之藏不勝。韓非子內儲說有藏驩。爲宋太宰。蓋皆藏公之後。世執國柄。時人習見藏氏爲宋公族。遂相沿以宋爲藏氏。故曰此藏氏之所以絕也。乃結上文齊攻宋事。非別一事也。高注未達此旨。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

畢校本曰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

樾謹按畢以自爲衍字。是也。以道爲有道則失之。道者由也。道不智聽智者。由不智聽智也。由不智聽智。從非受是。文義一律。言說之所以得行者。以人主能由不智而聽智。從非而受是也。從下衍自字者。從與自同義。疑一本作從。一本作自。而傳寫誤合之也。畢以道字屬上句讀。而釋爲有道。失其旨矣。

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不荷、

樾謹按子事非子之事。言子所事者。非子之事也。下文今子爲非子之事。是其證矣。畢氏疑上子字爲

衍文。非是。

鍾況然有音。自知。

樾謹按況讀爲鍠。說文金部。鍠。鐘聲也。此作況者。古字通用。尙書秦誓篇。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況之爲鍠。猶況之爲皇矣。

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舍賞。

樾謹按高注曰。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若然。獻公於右主然僅不治其罪。而於菌改則賜之官大夫之爵。未見其能用賞罰也。下文云。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是獻公必賞右主。然而罰菌改。於下文之義方合。疑右主然菌改傳寫互易。呂氏原文本作故復菌改之罪。而賜右主然官大夫。復之言報也。見周官宰夫職注。復菌改之罪。卽報菌改之罪。說文㚔部。報。當罪人也。卽此文復字之義也。後人見上文皆先言右主然。後言菌改。遂互易之。以順上文之序。然正文言復。而注文言不復。其義正相反。足知非呂氏之旨矣。且下云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夫守塞者卽助右主然守塞之人也。故承賜右主然句而言。若如今本作菌改。則菌改乃內獻公者。何有守塞之人乎。是故賜守塞者與賜右主然。兩文必相接。其傳寫之誤易更可見矣。

發由甚尹儲。皆六藝之人也。皆志。

樾謹按明李瀚本六藝作文藝。畢刻從之。謂與下篇合。其實非也。養由基善射。尹儒善御。射與御皆六藝之事。則作六藝爲是。下貴當篇曰。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文藝亦當作六藝。此承上善相人者而言。亦藝術事也。今作文藝者。字之誤耳。反據此以改上篇。謬矣。

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似順、

樾謹按又有死三字。衍文也。賢良之臣蒙恥。文義甚明。疑有死二字。本在下文。其文云。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敗而有死。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蓋戰而敗。敗而有死。即上文所謂戰請必敗。敗請必死也。有讀爲又。敗而又死。此謂完子自死也。完子爲將而死。則賢良莫敢不死。其或不死。亦必畏罪而不敢入國矣。所以不敢入國。正以主將先死之故。若無此句。但曰戰而敗。則賢良之死者固死矣。其不死者。何不敢入之有。未足以盡國中之賢良也。有死二字。羼入上文。因幷敗而二字刪去之矣。至有死即又死。又有二字。不當疊用。蓋讀者因此有字。讀當作又。旁注又字。因而致衍耳。

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別類、

樾謹按小方大方。義不可通。方疑犬字之誤。因篆文相似而誤也。犬馬義正一例。高氏無注。以犬字不須更釋也。若作小方大方。則不容無注矣。

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別類、

樾謹按此當於家字絕句。詩梓材篇。若作室家。詩緜篇。俾立室家。皆以室家連文。此云將爲室家。亦猶是也。高氏於室字絕句云。家匠。家臣也。失之。

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士容論

樾謹按衛當作躗。乃假借字。或墳字也。哀二十四年左傳。是躗言也。正義引服虔曰。躗。僞不信也。然則巧躗猶云巧僞。高注訓羞以巧㛹自營衞。非是。

竈突決。上棟焚。務大

樾謹按此本作上焚棟。傳寫誤倒。諭大篇。作竈突決則火上焚棟。是其證。

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上農

樾謹按兩復字並當作後。字之誤也。後與厚古通用。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莊子列禦寇篇注曰。靜而怯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是其證也。民農則其產後。言民農則其產厚也。其產厚。故重徙矣。御覽兩後字並作厚。正得其義。但字仍當作後。以仍古書假借之舊。辯土篇曰。必厚其靹。又曰。其靹而後之。亦厚後通用之證。

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

樾謹按此當以農不敢行賈爲句。言農極爲農。不敢爲商也。行賈者商也。僖三十二年左傳。鄭商人弦

高杜注曰商行賈也高氏以農不敢行爲句而釋之曰守其疆畝失之矣不敢爲異事亦以農言若如高注以賈言則非所謂野禁也

害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

樾謹按籥字義不可通疑當作禴莊子知北遊篇釋文禴漬也禴卽淪之異文害之以水事正與漬義相應蓋淪變作禴又省作籥又誤作籥耳四鄰來虛當作四鄰來虗亦字之誤虗與淪樂爲韻若作虛則失其韻矣

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任地

樾謹按下文土處爲韻淫風爲韻堅均爲韻耕蚓爲韻獨此二句無韻疑突乃窔字之誤窔與陰正爲韻高注曰窒容汙下也突理出豐高也是以窒爲突猶以下爲高然下文諸句並不從相反取義不必定如高氏之說且諸句之意皆不甚可解而韻則塙有可憑突字之誤殆無疑也

人肥必以澤

樾謹按高注曰人肥則顏色潤澤此大誤也通篇皆言耕種事不當此句獨言人之顏色且此句與下文人耨必以旱正相對然則澤者雨澤也非謂顏色潤澤也肥疑耜字之誤上文曰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以耜耨並言則此文人耜

必以澤。人耨必以旱。亦承上而以耜耨並言可知矣。耜謂耕也。耨謂芸也。言耕宜雨。耘宜旱也。耜字從目。肥字從巳。篆文相似。又涉上文地可使肥而誤耳。

寒則離。熱則脩。辟 七

樾謹按高注曰。脩。長也。於義未得。詩中谷有蓷篇。暵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釋飲食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熱則脩者。言熱則乾縮也。正與寒則離同義。

衝行必得。縱行必術。

樾謹按術讀爲遂。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左穀並同。公羊作遂。禮記學記篇。術有序。鄭注曰。術當爲遂。是術與遂古通用。衝行必得。縱行必遂。言衝縱皆必順其性也。

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

樾謹按高注曰。專。獨也。於誼未得。專讀爲摶。史記秦始皇紀。摶心壹志。索隱曰。摶古專字。周易繫辭傳。其靜也專。釋文曰。專陸作摶。昭二十一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曰。專本作摶。是專與摶古同字而通用。管子霸言篇。不摶不聽。見本篇。夫摶國不在敦古。尹注並曰。摶聚也。又內業篇。摶氣如神。注曰。摶謂結聚也。然則不欲專生者。不欲聚生也。與族居同義。若訓專爲獨。則與族居義反矣。下文曰。墝而專居則多死。蓋以專生族居義同。故省文言專居。專居者聚居也。猶族居也。如高注。則不可通矣。

穗鉅而芳奪香時、

樾謹按高注曰。奪或作香。非也。此當以作奪者爲是。奪者脫之本字。說文奞部。奪手持隹失之也。故引申之爲脫失字。後人借作敓而本義晦矣。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漏奪即今人言漏脫也。此文芳字。當讀爲房。房者柎也。山海經西山經員葉而白柎。郭注曰。今江東呼草木子房爲柎是也。穗鉅而房奪。言穗雖大而其房必脫落也。因借芳爲房。而後人又昧於奪之本義。遂不得其解。而誤以爲芳薌香發。致有作香之本。不可從也。

摶米而薄糠。

樾謹按摶之言圜也。考工記梓人。摶身而鴻。廬人。刺兵摶。弓人。紾而摶廉。鄭注並曰。摶。圜也。楚辭橘頌篇。圓果摶兮。王注曰。摶。圜也。楚人名圜爲摶。然則摶米而薄糠。與上文其粟圓而薄糠。文義正同。下文曰大穀則圓。小穀則摶。亦以圓摶並言。

如此者不益。

樾謹按益字無義。高注曰。益。息也。亦不可曉。益疑當作嗌。方言曰。嗌。噎也。秦晉或曰嗌。又曰噎。然則不嗌者。言食之不噎也。呂氏秦人。故言秦耳。舊校云益一作蒜。蒜者莽之誤也。說文口部曰。莽。籀文嗌字。然則呂氏原文之作嗌。固無疑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五

春秋繁露一

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所以稱子而討也。楚莊王、

樾謹按楚靈稱子而討。疑若得之矣。然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以三君者之賢。而不得焉。則凡諸侯之得之者。殆非所以爲褒。而適所以爲貶也。故曰諸侯之得。殆貶矣。明王道焜本注曰。殆恐是不待。未達斯旨。

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

樾謹按況字絕句。言春秋之辭。多以況譬而見。此其所以文約而法明也。淩氏曙注本讀是字絕句。失之。

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

樾謹按亂國之臣。當作亂主之國。此蒙人臣之行爲文。五句一氣相屬。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

樾謹按自此至是其所以窮也。當在竹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

狄之也。中間亦有問者曰云云。與此文一律。故知兩文必相次也。董子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節爲首篇。其篇名卽曰繁露。今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于其前。遂以楚莊王題篇。幷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此固不可考。然晉伐鮮虞節在竹林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蓋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逄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間。當有楚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王節。以楚莊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封相提並論。逄丑父節。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並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當廁于其間。無疑矣。傳寫者升此兩節於篇首。必非其舊。雖未敢率議遷逡。然不可不知其誤也。盧氏文弨注引錢說。以爲後人掇拾綴緝所致。蓋已見及此。但未知爲竹林篇之錯簡耳。

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樾謹按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也。禮記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然則疑與恐同矣。此文上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義同。傳寫奪不字。義不了矣。

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

樾謹按與當作以.古字通用.

觀其溫辭.

樾謹按溫當讀爲蘊.古字通也.蘊辭謂蘊蓄之辭.卽上所謂微其辭者.

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

樾謹按襄三十一年左傳.介于大國.杜注曰.介猶間也.故古語以間介連文.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間介.文選長笛賦.間介無蹊.卽用孟子文.是也.介以一言.猶間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字卽吾無間然之間.玉林篇.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間也.卽可說此介字矣.凌注曰.介.因也.失之.

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

樾謹按己字絕句.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間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間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文受命之君.天所大顯而言.謂天旣大顯己.於所代之國.本不相襲.而已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

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玉杯.

樾謹按有猶爲也.言春秋所以貴志好誠者.爲譏周之弊.故若此也.爲有一弊之粹.爲可訓有.有亦可訓爲.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五其比.

樾謹按五當爲伍.古字通.伍其比.偶其類.兩義相近.伍猶偶也.比猶類也.

居其贄.

樾謹按居當爲杜.古字通.昭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篇作杜蕢.是也.凡非經所本有之義.皆謂之贅.爲春秋者宜杜塞之.則聖人之大義.不爲眾言淆亂矣.

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樾謹按文九年公羊傳曰.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經書公卽位.則諸侯踰年卽位見矣.而天子踰年卽位.于經無見也.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見矣.而魯十二公無有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是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于經無見也.凡此皆所謂贅也.而學者操其說.與實在經者無異.然而其中固有辨也.何也.必於經實有所見.然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而經亦安然而受之也.蓋

子此言、必有爲而發、當時若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其所學春秋雜說、必有附益于師說之外者、故以此辨之與、

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

樾謹按此今文尚書也、祇者病也、易復初九、无祇悔、鄭注曰、祇、病也、說文疒部、疧、病也、祇與疧通、

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竹林、

樾謹按其所好者設五字、當爲衍文、

術修之義也、

樾謹按術當讀爲遹、爾雅釋詁、釋文引孫炎云、遹古述字、述與術通、述遹同字、則術遹亦同字矣、匡謬正俗引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鷸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以顏說推之、術通作鷸、則亦通作遹矣、爾雅訓遹爲自、遹修之義、即自修之義、正與上文雷同之義相對成文、詩文王篇、聿修厥德、疑三家詩有作遹修而訓爲自者、董子此言、即本詩文耳、

故按春秋而適往事、

樾謹按詩殷武篇、勿予禍適、釋文引韓詩曰、適、數也、適爲責數之數、亦可爲計數之數、按春秋而適往事、猶云數往事矣、

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

樾謹按恩字絕句。施失二字連文。下文云。子施失恩於親。是其證也。施讀爲弛。古字通用。禮記樂記篇。庶民弛政。釋文曰。弛廢也。然則弛失其子心者。廢失其子心也。下文施失恩。亦謂廢失恩。以本字讀之。則不得其解矣。

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玉英、

樾謹按不居正之謂及也字。並衍文。此本云。故君子爲之諱。句避其後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今衍此六字。則文義不屬矣。下文云。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疑不居正之謂也六字。當在此下。王道篇云。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王於郜取乎莒。以之爲同居。

樾謹按同居二字無義。疑司君之誤。司君者嗣君也。尙書高宗肜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嗣與司古通用。

或請焉或怒焉者何。精華、

樾謹按怒當作攻。攻誤爲奴。因誤爲怒矣。上文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此承上文而言。不得改爲怒也。下文曰。故鳴鼓而攻之。亦不云怒。足知其誤。

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

樾謹按周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責陳不離者。責陳不附也。本或作納。乃不得其義而妄改之。

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

樾謹按位當作正。字之誤也。上文曰。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是其證。

剔孕婦見其化。王道、

樾謹按見字當作觀。乃壞字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作剖孕婦而觀其化。可據以訂正。

立適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

樾謹按以貴上。當據公羊隱元年傳補立子二字。

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

樾謹按此本作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誅絕。今誅絕二字傳寫誤入下文。淺人遂臆補死字耳。下文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立。按擅封是一事。致天子是一事。繼絕存亡是一事。其間不得有誅絕二字。明是上文奪去。誤著於此也。

思衞侯。

樾謹按莊六年經。齊人來歸衛寶。惟左氏經作衛俘。而傳亦作衛寶。杜預注曰。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然公羊傳文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其文雖是寶。其義則皆可通。何休解詁曰。寶者玉物之凡名。於是始定爲寶玉字矣。董子固傳公羊之學者。而此篇有恩衛葆之文。葆之與寶。固得通用。然葆從保聲。保從呆省。呆卽古文孚也。則葆之與俘。亦得通用。若是衛寶。不得言恩。其下又言以正囹圄之平也。則其爲俘囚明矣。竊謂字當作寶。義當爲俘。何休所解。未達斯旨。

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

樾謹按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傳文故字蓋知字之誤。此文致字當從傳作至。古字通也。爾虜焉知四字爲句。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惡音烏。至猶甚也。說詳羣經平議。

自內出外。無亡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樾謹按宣三年公羊傳。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卽用彼傳文。而有誤字。然彼傳論祭祀配食之禮。與此論虞公貪財。全不相當。未詳其旨。

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

樾謹按漢書郊祀志。有物曰蛇。注曰。物謂鬼神也。東平思王宇傳。或明鬼神信物怪。注曰。物亦鬼魅。則

乾谿有物女者．殆亦鬼神之類．

匹馬隻輪無反者．

樾謹按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釋文曰．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然則董子原文必作易輪．今作隻者．後人所改也．惟不易輪轍之義．殊為迂曲．而董子所見傳文如此．必當有說．今按易者．析之叚字．析易疊韻．故蜥蜴名蜥蜴．而詩節南山篇．胡為虺蜴．說文虫部引作胡為虺蜥．然則易之通作析．猶蜴之通作蜥矣．說文木部．析．破木也．其字亦或作㭊．張遷碑．陽氣厥㭊．是也．又或作㪿．魯峻碑．㪿薪弗荷．是也．㭊㪿並從片．則析輪猶片輪也．與馬之稱匹．正同一律．較隻輪之文為優矣．

覩乎游子．知無輔自詛之敗．

樾謹按詛當讀為作．言無輔而自作也．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詛．蓋作詛雙聲．古得通用耳．

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盟會要．

樾謹按修國二字當在也哉之上．君子曰．此將率為修國也哉．言將相率而修治其國也．上文曰．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夫諸侯相聚而盟．固欲相率而修治其國．其意本以除天下之患．而天下所以致患．即在於此．此春秋所以善胥命也．修國二字．誤倒在上．則文不可通．

論賢才之義。

樾謹按義者宜也。論賢才之義。卽論賢才之宜。言各有所宜也。

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

樾謹按乃在乎三字。衍文也。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必在天地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聖人、之言。未有及天地之前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老氏之旨。非聖人之言也。下文曰。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此正申說安在乎天地之前之意。可證此三字。是衍文矣。

安容言乃天地之元。

樾謹按乃是及字之誤。聚珍本曰。乃他本作及。當從之。

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服制象、

樾謹按下然字衍文也。此以通古今別然不爲對文。玉篇士部引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是其證也。後人不知然不卽然否。而於不下又加然字。失之矣。荀子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蓋亦後人所增。失與此同。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二端、

樾謹按深字無義。據隱元年公羊傳注曰。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疑此文深字。亦氣字之誤。深字左旁之氵。隸書或作氺。與氣相似。氣誤作罙。因誤作深矣。當據何劭公注訂正。

故子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俞序）

樾謹按下文有故子夏言。故子池言。則此文子字必子字之誤。子先未知何人。殆亦七十子之弟子歟。此篇所稱引。皆七十子之微言。惜多舛誤。難以盡通耳。

任羣賢所以爲受成。（離合根）

樾謹按此本作任羣賢以受成。所爲二字。涉上下文而衍。

分障險阻。（立元神）

樾謹按淮南子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亦明矣。文義與此略同。則此文分字。疑介字之誤。介與阶通。

以爲名定實。（考功名）

樾謹按爲字衍文。以名定實。與上句以多除少相對。

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以考進退。

樾謹按此二皆衍文。比卽先字之誤。二卽三字之誤。皆因誤致衍者也。

以爲一最.

樾謹按當作以一爲最.與下文五爲中.九爲殿.一律.

順數四而相復.三代改制質文.

樾謹按此言五帝.不得言四而相復.其上當有闕文.

然則其略說柰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

樾謹按三正以黑統初.謂三正以黑統爲始也.初下有闕文.當據下文補正.黑統柰何.曰正黑統者.歷十一字.

是月不殺.

樾謹按淩氏注云.王者養微.故懷任新產之月.雖有罪.法所不刑.此誤以是月二字屬上爲義也.上云.法不刑有懷任新產者.其義已足.無取申說.下云.法不刑有身懷任.又云.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夫旣以養微說之.則是月不殺.不連上事明矣.今按是月不殺.與下文聽朔廢刑.發德相次.是月謂晦日也.僖十六年經曰.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以爲晦日.其明證矣.淩氏以公羊說董子.乃抑何不達此旨.

用纖施舞.

樾謹按此卽所謂旄舞也.周官樂師有旄舞.鄭司農注曰.旄舞者氂牛之尾.又春官序官旄人.鄭注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此稱爲纖旄者.據周書王會篇.稷愼以星旄.孔晁注曰.旄所以爲旄羽耳.然則纖旄舞之卽旄舞明矣.魯公子尾字施父.亦可爲證.

四法修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

樾謹按四法卽上文所謂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也.盧注引錢云.四法卽夫子所以答顏淵者.殊失其旨.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官制象天、

樾謹按金字無義.下文云.何謂天之大經.又云.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不言金天.此金字乃法字之誤.言聖人所取者.無不儀法乎天之大經也.法古文作金.因誤作金矣.

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

樾謹按王道焜本作一陽而三者.當從之.陽卽春也.董子原文本作一春而三者.非自三之時與.晉人避諱改春爲陽.若春秋之稱陽秋矣.校正者不知一陽之卽一春.而反疑三者之爲三春.易其文曰.一陽而三春.不可通矣.

是故以其三爲選.

樾謹按依下文當作是故非以三爲選。

以十端四選。

樾謹按上云。是故以四選率之。此當云。以十端率之。四選二字。涉上而誤。

以三公之勞率之。

樾謹按勞當讀爲僚。僚從尞聲。與勞聲相近。膫亦從尞聲。而或體作膋。從勞省聲。卽其例也。昭七年左傳。隸臣僚。服注曰。僚。勞也。是僚之與勞。聲近而義通。

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予他人也。堯舜湯武。

樾謹按此有闕文。當云。子猶不敢擅以所重受於父者與他人。堯舜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與他人也。

舟車甲器有禁。國制。

樾謹按甲乃申字之誤。申與陳通。詩大雅文王篇。陳錫哉周。商頌烈祖篇。申錫無疆。陳錫申錫一也。說詳羣經平議。申器卽陳器。定四年穀梁傳。徙陳器。范注曰。陳器。樂縣也。是也。管子立政篇正作舟車陳器。

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君國。

樾謹按下文、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之適得三百六十三人、淩引天官疏天官總攝三百六十官、未得其旨、

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

樾謹按十乃七字之誤、據下文云有七上卿、有通作、又三公九卿外、又有七上卿、即所謂通佐也、故知十上卿當爲七上卿矣、二百二十人、當作二百八十人、聚珍本云、下二他本作六、六與八形似而誤、今本作二十、則後人依既誤之下文改之也、說詳後、

諸侯大國四軍、

樾謹按諸經皆言大國三軍、無言四軍者、淩氏注云、考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淩氏此注、雖似合下文一軍以奉公家之說、然奉公家非奉王家也、則與小司徒注所稱稅入于王者、本非一事未可援以爲說、今以本文考之、四軍實當爲三軍、下文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又曰、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字缺一　口軍三、此公侯也、然則以十六萬口三分之而爲三軍、不得更立一軍矣、其下又曰、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

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然則天子九軍。以三軍奉王家。大國三軍。以一軍奉公家。皆與數適合，奉王家之三軍。卽在九軍之中。則奉公家之一軍。亦卽在三軍之中。不得有四軍也。古三四字皆積畫，往往致誤。儀禮覲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衹。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並其證。

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

樾謹按上百字。衍文也。方十里之地。不得有方百里者百。而方百里者百。則不止二千四百口。故知其誤。當云方十里爲方里者百。

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十與方里六十六。

樾謹按凌氏注曰。與上十字。當在方字之下。里字之下。當有者字。此大誤也。與上十字。乃衍文耳。蓋子原文本云。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百里之地。爲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三十三。得方十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姑舉大數耳。下文言天子地方千里。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然則大國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六。方里者六十六。其數甚明。凌氏何猶未達乎。

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

樾謹按三七二十一。二十一而三之。得六十三。爲元士之數。六十三而三之。當得一百八十九。爲下士之數。今乃云百二十九下士。文之誤也。於是上文言通佐二百八十八。亦改爲二百二十八人矣。

王后置一太傅太母。

樾謹按下太字疑衍文。蓋併之曰太傅母。不當分之爲太傅太母也。

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

樾謹按下文言大國次國並云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則此文亦當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傳寫奪誤。

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

樾謹按比公者三字衍文。

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三十二。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七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十九。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十六。得方十里者三十二。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二十八。方十里者六十六。失其數矣。

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五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二十五。三分除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八。得方十里者十六。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六十六。傳寫奪誤耳。

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六。蓋方三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九。三分除一。應得方十里者六。傳寫誤衍十字。

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四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

樾謹按善衍字。蓋卽者字之誤而衍也。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而此云稱名者地方半字君之地。則止方十五里。與上文不符。九半之文。亦不可曉。據云四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則適是方二十里之地。蓋方二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四分除一。則方十里者三矣。然則所云半字君之地者。必誤也。

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

樾謹按文譌難讀。據云。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則是方十五里之地。蓋方十

五里之地。爲方五里者九。三分除一。則爲方五里者六。幷四箇方五里之地。作爲方十里者一。則餘兩箇方五里之地。各爲方里者二十五。幷之爲五十矣。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則此所說者。必是附庸稱人氏之制。上文所謂半字君之地者。宜移之於此矣。

仁義發第二十九。

樾謹按發乃法字之誤。篇中云。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是其證也。

未致豫備之則美之。

樾謹按致當讀爲至。

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

樾謹按上文。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並無六者。則此六字當爲衍文。

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

樾謹按論卽謂論語也。言此所說者。在論語已有明文。而人顧不之察也。下文引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居上不寬。爲禮不敬。皆論語文。可證。必仁且智篇曰。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論

亦即是論語.所謂不知人者.即患不知人是矣.

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必仁且智、

樾謹按無復當爲無後.字之誤也.亡國下有闕文.據上文云.禍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則此當云桀紂是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六

春秋繁露二

今人有大義而甚無利。身之養、

樾謹按當作大有義而甚無利。與下文人甚有利而大無義相對。

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觀德、

樾謹按讓字衍文。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謂天與之也。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謂人歸之也。中間不得有讓字。

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衞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戮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

樾謹按上下文有避齊桓也避楚莊也之文。則此文避紀侯與鄭厲公也八字爲句。遍乃偏字之誤。偏誤作徧。因爲遍矣。偏者偏戰也。春秋之例。詐戰月。偏戰日。桓十年公羊傳注曰。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然則魯不得偏者。言不得獨當一面也。是時齊宋衞燕伐我。魯不能獨當。與紀鄭戮力。然後結日定地。各居一面。與之偏戰。偏戰然後得書日。故經書曰。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是可知魯不得紀鄭之助。不能爲

月、不能爲日者、但能詐戰、而不能偏戰之謂也、故曰晉不能偏也、

號其大全、瞑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深察名號、

樾謹按此本作號其大全、名其別離分散也、故下文曰、號凡而略、名詳而目、正承此而言、瞑也者三字、當在上文、按上文云、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此下當有瞑也者云云、乃釋民者瞑也之義、傳寫奪之、又誤著在後耳、

是故王意不普大皇、

樾謹按大下奪而字、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也、

樾謹按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至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六十三字、下有脫簡在玉英篇、其文曰、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至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深察名號篇至此已畢、篇首云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末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首末正相應也、今定其文如左、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眞矣、非子路之所能

見。

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尙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矣。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此下當接栣衆惡於內云云。自此以下。卽爲實性上篇。董子論性。必反求諸性之名。故曰性之名非生與。論心必反求諸心之名。故曰心之爲名栣也。蓋古人言義理。不離乎聲音訓詁。卽孔子正名之義。實性篇與深察名號篇。所以相次也。後人因兩篇之文。有相近者。遂將篇首今世闇於性云云。誤羼入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分矣。今定此爲實性上篇。而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下。則爲實性下篇。庶不失董子之恉乎。

栣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

樾謹按王道焜本注曰。栣疑衽。如甚切。楬也。然衽不訓楬。說文木部。栣弱貌。則楬仍栣字之訓耳。非其旨也。今按衽者衣襟也。襟有禁禦之義。釋名釋衣服曰。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衽亦有任制之義。釋名釋喪制曰。小要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任制與禁禦。其義相通。栣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正取任制之義。下文曰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栣禁對文。然則栣卽禁也。亦猶衽卽

襟也。原注所訓。未達其旨。

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

樾謹按名衍字。

土者火之子。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五行對、

樾謹按河閒獻王以夫孝天之經地之義爲問。董子以天有五行對天之經矣。又對地之義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以下卽當云。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乃又有此土者火之子也八十二字。夫上文旣以五行爲天之經矣。豈此又以五行爲地之義乎。反覆推求。此八十二字。乃五行之義篇脫簡。誤羼於此耳。今訂正如左。

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爲也。

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擧。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陽尊陰卑

樾謹按上旬字衍文。天地陰陽篇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是天之數非以旬計。安得言十旬乎。下兩旬字乃匌字之誤。匌者周匝之本字也。基義篇同。而畢於十。又誤作畢有十。

安所加以不在。

樾謹按以猶而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安所加以不在。猶云何所加而不在。故下文云。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歷擧所在以明之也。

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

樾謹按處乃虛字之誤。上文曰。陰常居空虛是也。漢書董仲舒傳。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亦作空虛可證。

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王道通三

樾謹按當作人主之好惡喜怒。下文云。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可證。

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

樾謹按溉讀爲既。既盡也。

天無怒氣。亦何以淸而秋就殺。天辨在人

樾謹按就當讀爲啻。史記魯世家。考公啻。索隱引系本作就。是也。大元元文。直啻相敕。范望注曰。啻殺。是啻與殺同義。

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陰陽終始

樾謹按溉濟。卽既濟。損益既濟皆易卦名。

故淸濼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陰陽義

樾謹按淸濼同義。不得以酸鹹爲比。據煖燠孰多篇云。非叢也不能有育。非濼也不能有熟。又云叢與濼。其日孰多。皆以叢濼相對爲義。疑此亦當云。故叢濼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淺人罕見叢濼。故誤改耳。

上所右而上所左也。陰陽出入上下

樾謹按當作上所右而下所左也。下文云。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與此文同可證。

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基義

樾謹按有餘二字衍文。餘卽徐之誤而衍者。旣衍餘字。因又增入有字耳。上文云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暍。並無有餘之義。故知其誤。

首類員人副天數、

樾謹按類讀爲頒。說文頁部。頒。大頭也。詩魚藻篇。有頒其首。毛傳曰。頒。大首貌。並合類員之義

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五行相勝、

樾謹按下文云。土者君之官也。蓋土居中央。于五行最尊。故爲君之官。此乃云木者君之官也。義不可通。當爲衍文。

司營爲神。

樾謹按宜三年左傳。使民知神姦。是神與姦同類。上云。司農爲奸。此云。司營爲神。則神亦不美之名。故與司馬爲讒。司徒爲賊。司寇爲亂。一律矣。

士卒不使。

樾謹按不使謂不從也。爾雅釋詁。使。從也。

比相生。而間相勝也。五行相生、

樾謹按間乃閒字之誤。比相生。若春木生夏火是也。閒相勝。若秋金勝春木是也。

鳳凰高翔。五行順逆、

樾謹按上文恩及羽蟲。則曰鳳凰翔。此文咎及羽蟲。則曰鳳凰高翔。豈以高卑為恩咎之別乎。殆不然矣。高翔當作不翔。宣元年公羊傳注曰。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是其證。

木干金則地動。治亂五行、

樾謹按當作木干火則地動。

惡者不出。五行變救、

樾謹按出乃黜之叚字。

匽武行文。

樾謹按匽讀為偃。漢書古今人表。徐匽王。師古注曰。即偃王也。是匽偃古通用。

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五行五事、

樾謹按則下有闕文。或於民字絕句。治為法字之誤。法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二語相對。周官太宰曰。灋則以馭其官。

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

樾謹按明正乃則臣二字之誤。當作王者言可從。則臣從行。而天下治矣。尚書洪範正義引鄭注曰。君

言從則臣職治。與此義相近。

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郊語、

樾謹按上文有八物無十物也。蓋由淺人誤分蛩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爲四事耳。其誤顯然。不可不正。

言不必立校。

樾謹按校讀爲效。謂不必立有效驗也。

問爲而爲之。

樾謹按當作問。其所爲而爲之。衍其所二字。

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

樾謹按各字。乃者字之誤。修字乃循字之誤。循誤爲脩。因誤爲修矣。此引詩而釋之。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者。有循從之也。有與又通。本書借有爲又者。不可勝舉。循字解率字之義。從字解由字之義。言舉先聖人之故文章。又循而從之。是謂率由舊章也。

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

樾謹按當作不祭天神而祭地神者。春秋譏之。蓋卽僖三十一年傳。譏不郊而望也。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

樾謹按郊語郊義郊祭郊祀四篇。實止一篇。殆由後人欲取足崇文總目八十二篇之數。以意妄分之耳。其文多錯亂。盧注訂正已多。上文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以下文脫。當云。此古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盧以郊祭篇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接之。文氣一貫。於是自篇首至此文。始可讀。然至此處天何必善之下。接所聞曰天下和平云云。仍有脫誤。今考定其文。合四篇爲一。錄之如左。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天何必善之。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偏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辟

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何遽平乎。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麗賁。殿於刑罰。疾于法令。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甯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敍。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

喪。喪尙不廢。況他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於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郊祀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順恭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按郊祀之辭。蓋有脫誤。今從盧校本。

今羣臣學士不探察。

樾謹按。探乃深字之誤。

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

樾謹按。其閒當作其家。上文曰。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家。故此云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家不可以接天何哉。以文義求之。當作其家無疑。

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

樾謹按。此本作每更紀者。以郊祭首之。涉上文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而誤益郊字耳。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顧命、

樾謹按當作祖者父之天也。故下文曰。天者萬物之祖。

州國人民。

樾謹按民乃氏字之誤。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臣不奉君父。

樾謹按當作臣不奉君命。

或以鶩當凫。鶩非凫。可用否。郊事對、

樾謹按此本作或以鶩當凫。凫當鶩。可用否。故仲舒對曰。鶩非凫。凫非鶩也。又曰。奈何以凫當鶩。鶩當凫。可證此文之誤。

撓而不可從繞。執贄、

樾謹按從衍字。繞者撓之叚字。撓而不可撓。卽荀子法行篇所謂折而不撓也。漢書枚乘傳。足可撓而絕。然則撓與折義亦相近。

賜有似於聖人者。

樾謹按聖人下當有聖人二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也。至賜亦取百草之心。始說賜之似聖人。然則此

當作聖人者明矣。上文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亦疊長者二字。正與此一律也。

山則巃嵸嵒崔摧嵬嵲巍。山川頌、

樾謹按此本作山則巃嵸嵒嵲。說苑雜言篇。作夫山巃嵸嵬嵲。即本此文可證也。因傳寫之本不同。或作巃嵸崔嵬。或作巃嵸摧巍。而後人誤合之。於是作嵒崔摧嵬嵲巍矣。一聲之字。不應疊用。其誤可知。上林賦。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亦本此文。並可爲證。

不遵小問。

樾謹按問乃閒字之誤。說苑雜言篇。正作不遵小閒。

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求雨、

樾謹按聚珍本云。他本無老者二字。今以文義求之。無此二字者是也。據下文。冬求雨。用老者六人。則季夏之月不得亦用老者。一也。且上文於春云。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於夏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於秋云。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於冬云。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是舞之者。或小童。或壯者。或鰥者。或老者。皆擇用明閒之人。而立之者。或田嗇夫。或司空嗇夫。或司馬。或尉。皆在官之人也。此乃用丈夫五人舞之。老者五人立之。

於義不合。二也。然則此文宜如何。曰。此文直云。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所謂五人。非如丈夫五人以數計也。五人乃當時有此名目。其字本作伍。漢書酷吏尹賞傳。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是伍人與亭長里正同類。此所使衣黃衣而立之者。即其人也。作五者古字通耳。後人不達其義。謂五人是以數計。則五人之上。不得無文。臆加老者字。而古制失矣。

夏之所受初也。祭義、

樾謹按受初當作初受。傳寫誤倒。

夏約故曰礿。

樾謹按此本作初受故曰礿。即承夏之所初受而言。與始生故曰祠。先成故曰嘗。畢熟故曰烝。皆承上而言者一律。因上文初受誤作受初。於是此文亦作受初。而今本作夏約者。即受初之誤。受之與夏。初之與約。字形皆相似也。

天有兩和。以成二中。循天之道、

樾謹按兩和謂春分秋分。二中謂冬至夏至。

是故和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前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

樾謹按此節多衍字．今正之曰．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逗不能生．養之不至．於和之所逗不能成．

天地先盛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

樾謹按地誤字．盛牡而後施精．以天言不以地言也．下文曰．地氣盛牡而後化．故其化良．則此文天地必天氣之誤．

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

樾謹按生衍字．蓋卽至字之誤而衍者．

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蝯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

樾謹按淺注以是故食冰四字．屬下為義．非也．蝯無食冰之說．於義無取．且鶴之所以壽者．蝯之所以壽者．兩文相對．是故食冰．是故氣四越．兩文亦相對．則食冰自屬鶴矣．管子原文．疑作是故食不冰．冰者疑之正字．說文於冰篆下出重文凝曰．俗冰從疑．是也．食不凝．謂所食不凝滯也．蓋中無宛氣．故食不凝滯．此鶴之所以壽也．相鶴經謂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是矣．淺人但知冰為冰凍字．誤刪不字．遂失其義．

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拜．

樾謹按天井二字無義。疑當作弄天。弄與井字相似。傳寫又誤倒耳。下文曰。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井。夫不顧天數。正弄天之謂。可知其誤矣。

冬避重潔。

樾謹按潔爲涉潔字。說文本作濕。而今經傳相承皆以濕爲操澤之澤。然則此言重潔。卽重澤也。以潔爲澤。猶經傳之以濕爲澤矣。李翕析里橋郙閣頌。醳散關之嶄潔。潔卽澤也。與此正同。說詳王氏念孫漢隸拾遺。

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

樾謹按如此物獨生。卽而此物獨生也。惟其文傳寫錯誤。今正之曰。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

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天地之行、

樾謹按此皆承上文而言。上文云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則此文貴爵下奪所以爲尊也五字。

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天地陰陽、

樾謹按聖衍字也。此明人貴於物之義。上文曰。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是起於天畢於人也。此人之所以貴也。但言人貴。非言聖人貴。聖字之衍明矣。

物者。按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

樾謹按按字無義。疑數字之誤。

受其治者。不能辭其終。天道施、

樾謹按治乃始之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賈子一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過秦上

樾謹按史記無北字是也文選有北字而李善注引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亦無北字蓋要害之郡即指成皋之險在東不在北則北字衍文也

合縱締交相與爲一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相擧爲一擧與古通用作擧者必古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樾謹按吉府本守上有而字疑勁弩上闕一字下句云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此句良將與信臣精卒對勁弩與利兵對必更有一字方與陳字對也此字偶闕後人誤以良將勁弩四字對信臣精卒四字遂覺而字無謂輒刪去之矣吉府本有而字猶可推尋其迹然所闕者何字無可據補也

俛起阡陌之中

樾謹按俛當從始皇本紀作倔字誤作俛而陳涉世家遂作俛仰矣阡陌亦當從史記作什伯十人爲

什百人爲伯。以軍法言。卽上文所謂行伍之閒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

樾謹按致字衍文。萬乘當從史記作千乘。區區之地。言其地之小也。與序八州相對。千乘之勢。言其勢之弱也。與朝同列相對。序者次弟之也。陳涉世家作抑。蓋字之誤。因而始皇本紀又誤爲招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過秦中。

樾謹按與民更始四字。當在不行此術句下。

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

樾謹按此本作故先生親終始之變。親字誤分爲者見二字。亦猶禮記祭義篇分䙹字爲閒見二字矣。

循津關。過秦下。

樾謹按潭本循作修。是也。修通作脩。因誤作循耳。

案土息民。以待其弊。

樾謹按案土無義。案當從史記作安。土乃士字之誤。吉府本正作士。言安息其士民。以待諸侯之弊也。

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閒所不欲焉。宗首。

樾謹按閒乃聞字之誤。疑猶恐也。禮記雜記篇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是矣。且猶將也。淮南時則

簎。雷且發聲。高誘注曰。且猶將也。是矣。疑且歲間所不欲焉。猶曰恐將歲間所不欲焉。上文云。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間所不欲。卽指此等事而言。蓋謂不蚤圖之。則此等事恐無歲不聞也。聞與開形似致誤。儀禮士虞禮篇鄭注曰。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又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閒。其義或殊。兩閒字今皆誤作開。辯見群經平議。此文閒誤作開。正與彼同。盧氏文弨不能訂正。反謂此十九字不成文理。而刪去之。謬矣。匈奴簎云。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此云疑且。猶彼云疑將。可以互證。

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

樾謹按吉府本建本。並有此十六字。在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句下。當從之。且謂天何四字爲句。天卽天時也。上云。時且過矣。上弗蚤圖。故此曰。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八字爲句。奇之言奇羨也。奇贏也。史記貨殖傳曰。時有奇羨。漢書食貨志曰。操其奇贏。是其義也。言漢與諸侯王。比權量力。亦不甚奇贏。而欲諸侯王數數受其制。豈可得也。此乃賈子原文。班固刪去之。而後人依漢書以刪賈子。故潭本無此十六字。盧氏謂其不成文理。從潭本削去。是讀漢書。非治賈子也。

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數甯。

樾謹按漢書。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卽接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云云。文氣脗合。今以臣聞之

自禹以下至又將謹須也一段橫隔其中殊不可通若移在篇首臣竊惟事勢之上則文理俱順矣蓋由後人依漢書刪去此段而校補者又不當其處耳

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恠矣

樾謹按恠字雖通明吉府本作何怪矣當從之怪猶異也言何其異也蓋過五百歲而聖王不作可怪異之甚也作恠者形似而誤

臣竊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

樾謹按是當爲足下文食發之法固百以是盧校曰是當爲足正與此同誤

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

樾謹按自此以下凡用因字耳字者十其句法皆同班固删改以入漢書大失賈子之眞當以此書爲正後人習讀漢書不覩賈子原文故亦無襲用此句法者或反以爲誤失之

因觀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

樾謹按此當作爲天下大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極耳天下二字誤在漢上義不可通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舊僞

樾謹按立字絕句其身以子句當有闕文蓋謂親之其身以與其子也盧校謂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

失。非是。

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藩彊

樾謹按盧校本刪此四十一字。非也。此與上文欲令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反覆相明。其云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則又起下文也。上文大都篇曰。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與此句正相接。蓋賈子原文本是一篇也。後人割而分之。盧氏遂疑其語氣不了矣。

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大都

樾謹按謀當爲媒。古字通用。權重篇曰。亂媒日長。是其證也。審微篇曰。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謀亦當爲媒。奸言由亂言媒。語意相近。

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等齊

樾謹按建本作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非也。上句云。諸侯王所在之宮。衞織履蹻夷。則此句當作皇帝所在宮明矣。兩所在字正相應也。盧校本反從建本作在所。殊誤。

諸侯之言曰。令令從令言是也。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儀之言句。雖不可解。必是古本如此。後人因上文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遂臆改之曰。令儀令言是也。使與上文一律。然令儀令言亦仍不可解。當從古本而闕疑。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服疑、

樾謹按名號異下。當疊名號異三字。本云。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名號異則權力異。以下諸句皆同。古書遇疊句多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小畫識之。傳寫者奪去耳。建本於則死喪異下又加則字。是誤於則字絕句矣。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益壤、

樾謹按卒乃立字之誤。其欲有立也類良有七字爲句。蓋言吏民苦屬漢欲有所立者多有也。類乃語詞。良猶甚也。良有卽甚有也。漢書作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卽本此文而潤色之耳。屬遠篇云。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類不少矣。可與此篇互證。所至二字屬下句讀。

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

樾謹按特之下脫二國耳三字。皇太子亦恃之二國耳。謂亦恃此二國耳。之猶此也。上文曰。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又曰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與此文相同。可證。

天子無可以微倖之權。五美、

樾謹按天子當作天下。吉府本不誤。

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樾謹按此本作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下文云。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即承此而言。可據訂也。又按漢書盡而止上。有地字。此亦當有。傳寫奪之。

特賴其尙幼倫綏之數也。制不定、

樾謹按倫乃偷字之誤。援乃綏字之誤。偷綏者。言苟綏之而已。建本誤作倫援。其字形尙相近。潭本作倫援。則彌遠矣。

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樾謹按此當從漢書作皆衆理解也。象即衆字之誤。

周襄王出逃伯闘。審微、

樾謹按周襄王出居於鄭。左傳以爲避大叔帶也。而此以爲逃伯闘。乃古事相傳之異。宜表出之。以廣

異閈。闒卽闒之俗字。

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踣殺、

樾謹按弛讀爲縭。說文系部。縭。繫縭也。聞命而自縭者。聞命而自繫也。故下曰。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據說文弛或作㢮。與縭同聲。故得通用。師古注漢書曰。弛。廢也。自廢而死。無論自廢而死。不得但謂之自弛。且與下文大罪之聞命自裁何別乎。

盧非顧行也。俗說、

樾謹按盧猶無盧也。古人常語。盧非顧行也。謂大氐非顧行也。建本盧下衍念字。乃淺人不得其義而妄增。下云盜者盧探柱下之金。掇綏戶之簾。亦言其大氐如此也。譚本作利。亦淺人改之。

攻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時變、

樾謹按攻當作工。貴人並衍文。貴卽賢字之誤而衍者。因又衍人字耳。忻乃折字之誤。故譚本作折。折與哲尤相似也。善突盜者爲折。折讀爲哲。古字通用。尚書呂刑篇。折民惟刑。墨子尚賢中篇作哲民惟刑是也。爲哲與爲賢同意。下云。諸侯設諂而相飭。設藪而相紹者爲知。知亦哲也。諸侯二字。未詳。疑衍字。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

樾謹按下出字衍文。倫踰等三字。卽在上出字之下。本作今俗侈靡。以出倫踰等相競。傳寫脫倫踰等三字。補者誤箸句下。又衍一出字耳。

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毋也。

樾謹按毋當作侮。言爲里人所輕侮也。下云。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語意相近。

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瑰瑋、

樾謹按周疑害字之誤。害用者害於用也。下文云。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樾謹按用一歲。當作用之宜一歲。與作之宜一日。相對爲文。作之費日。用之易弊。兩文亦相對。其中閒不當有挾巧二字。此二字當在不耕而多食之上。謂其挾巧伎而不耕作。反多食農人之食也。

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

樾謹按公得冒主者。謂顯然得冒主也。漢書吳王濞傳。公卽山鑄錢。胡建傳。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注並曰。公謂顯然爲之也。是其義也。夫人務侈。謂人人務侈也。襄八年左傳。夫人愁痛。杜注曰。夫人猶人人也。是其義也。

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夏產子、

樾謹按延本如此。譚本無夫字。然夫字非衍文。但當移在曰字之上。其文云。夫曰爲大。句治。句可也。句若爲大。句亂。句豈若其小。蓋此因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故以此破之。無動是一說。爲大又是一說。上文云。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乃破無動之說也。此云。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乃破爲大之說也。賈子以爲獻計者。但知爲大耳。爲大而治誠可也。爲大而亂。則豈若爲其小乎。文義甚明。盧本刪去此十五字。則上文有無動爲大兩說。此但破無動一說。於文爲不備矣。

進計者猶曰無爲。

樾謹按上文云。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蓋舉獻計者之說。而一一破之也。此文當云。進計者猶曰無動爲大。方與上文相應。乃云進計者猶曰無爲。則旣遺爲大一說。而上云無動。此云無爲。亦殊不合矣。蓋賈子原文本作無動爲大。班固刪削。遂成此誤。不可不正也。

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通、

樾謹按所謂卽所爲也。古書謂爲字多通。呂氏春秋恃君篇。凡吾所爲爲此者。趙策作所謂。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漢書作所謂。此文用所謂。正賈子之原文。盧校云。本作所謂。誤。今改正。則失

之矣。上文云。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所謂亦所爲也。盧氏何不改乎。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

樾謹按自此至陛下柰何久不正。此與前段罷關意不相承。當合下圖遠篇爲一。蓋壹通篇之文。至害發殺之義不便而止。天子都長安以下。卽爲圖遠篇傳寫者誤錯之。非賈子之舊矣。

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屬遠。

樾謹按不字衍文。天下振者。言天下爲之振動也。今衍不字。非其意矣。

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强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

樾謹按盧校疑行勝當作行縢。已得之矣。自詣當從潭本作自儲。吉府本作自諸。諸卽儲之叚字也。以所聞三字涉下竊以所聞句而衍。慮非假貸自儲。非有也。言大氐非假貸自儲。則無有也。非有猶無有耳。莊篇曰。死而非補。猶死而無補也。可證此非字之義。

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

樾謹按盧氏以丞相二字連讀。大誤也。此以縣令丞連讀。相歸休者連讀。見字衍文。卽得字之誤而衍者。古得字作㝵。闕壞而爲見字。校者注得字於下。傳寫誤合之。遂成見得二字矣。此言道路遼遠。人不願往縣令丞之歸休者。大氐非彊有力。卽不得從者耳。

六七諸公皆無恙。親疏危亂、

樾謹按六七下又言諸。不辭甚矣。諸公當作公諸。諸讀爲者。古字通用。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諸卽者字也。禮記郊特牲篇。或諸遠人乎。士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六七公諸皆無恙。猶言六七公者皆無恙。後人不達其義。涉下文屢言諸公。因誤倒之耳。漢書正作六七公者。可證。

虛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

樾謹按白虎通諫諍篇曰。宰。制也。故此以宰制連文。漢書作帝制。則與天子自爲複矣。

離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

樾謹按漢書作離與領此。此卽指諸侯而言。班固所改也。又刪此所謂親也者六字。然此句上應臣請試言其親者。下起故疏必危親必亂。似未可刪。盧校從漢書刪去。則不如讀漢書矣。

故禹水九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靑草。悉民、

樾謹按甚也卽甚者。屬下爲義。猶曰甚者野無靑草也。禮記檀弓篇。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論語陽貨篇。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無也。並上言古者。下言今也。是也與者同。

未穫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

樾謹按年當從潭本作耳。吉府本同。此言豐歲特未收穫耳。然其困已若此。

上弗自憂。將以謹儉。

樾謹按儉讀爲輸。荀子脩身篇。偷儒轉脫。楊倞注曰。偷當爲輸。是其例也。言上弗自憂。則此憂無可委輸也。

中國乘其歲而富強。解縣。

樾謹按歲乃威字之誤。此說匈奴事。與歲無涉。

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匈奴。

樾謹按昧利猶貪利也。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

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爲大操。帝義也。

樾謹按師古注漢書本傳引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此文人道下奪也字。

仁人古通。帝常形似。然上文曰。妨害帝義。則帝字不誤。

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

樾謹按匈奴之使至者是一事。大降者是一事。若猶及也。猶言匈奴之使至者。及大降者也。禮記內則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與此若字同義。下文曰。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又曰。陛下之所召幸若

所以約致也。並與此同。

美哉膹炙肉。

樾謹按炙肉二字。衍文也。膹即炙之異文。炙從肉從火。此變從火為從炙。則以義而兼聲矣。故炙亦作熫。顏氏家訓曰。火旁作庶為炙。是也。庶與煮同聲。周官庶氏注曰。庶讀如藥煮之煮。然則膹從炙聲。猶熫從庶聲矣。讀者以膹即炙肉之炙。故注炙肉二字於下以識之。傳寫誤合之正文耳。美哉膹。具醯醢。皆三字為句。今衍炙肉二字。則與下句不倫矣。

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

樾謹按但乃具字之誤。具誤為俱。因誤為但矣。下文云。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與此同義。彼分言之則曰。助之。具假之樂。此合言之。則曰假之具樂矣。具謂器具。樂為鼓樂。非一事也。

陛下必時有所宮。

樾謹按宮當從建本作官。盧校依他本作宮。非是。官者館之古文。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保傅篇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漢書曰。官謂官舍。官舍即館舍也。此云時有所官。猶云時有所館。下文云。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囷京。廄有編馬。庫有陣車。並就館舍言。可證。下文又曰。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益知此文作宮者之誤矣。

皆過其故。王處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

樾謹按王乃土字之誤。屬上讀言皆過其故土也。處出其單于。或六字爲句。或讀爲域。說文戈部。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曰或又從土。是或本域之正字也。出其單于或者。出其單于之邦域也。處與無處同。猶大氐也。言大氐出其單于之邦域。時時賜此而爲家也。

上乃幸自御此薄。

樾謹按薄讀爲博。謂博戲也。莊十二年公羊傳。與閔公博。釋文曰。博字書作簙。然則此作薄者。疑簙之誤矣。上文或薄或掩。義與此同。

具帶服資餘。

樾謹按資餘。卽史記匈奴傳所謂比余也。餘余同聲。古字通用。周官委人職。凡其余聚以待頒賜。鄭注曰。余當爲餘。是也。資與比亦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資連者木名也。其狀連累相承。然則資連卽比連也。說文目部。引詩國步斯矉。今詩桑柔篇作國步斯頻。鄭箋云。頻猶比也。蓋頻比一聲之轉。矉頻亦一聲之轉。資得通比。猶矉得通頻也。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管子勢篇曰。動靜者比於死。比於死。卽濱於死也。並可爲資餘卽比余之證。

彖欲無來。恐或軒之。

樾謹按軒乃摲字之誤。文選長楊賦。㞒城摲邑。李善注引蒼頡曰。摲。拍取也。恐或摲之言。恐爲人所取。方與上句若虎在後一律。漢書楊雄傳作斬。卽摲之誤。此作軒。又摲之壞字矣。

大每一關。屠沽者。貿飯食者。美髓炙膾者。每物各一二百人。

樾謹按大字不誤。潭本作夫。非也。大猶言大率也。數寧篇曰。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與此大字正同。

閭閻富。故然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荊軻殺秦王政。准難

樾謹按此本云閭閻富句然故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句然故使荊軻殺秦王政。然故猶是故也。禮記少儀篇曰。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管子任法篇曰。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荀子大畧篇曰。然故民不困財。韓子難三曰。然故忠臣盡忠於公。諸書並以然故連文。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此文兩言然故。正與彼同。今作故然。則不可通矣。

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

樾謹按不億猶不逞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不可億逞。是億與逞同義。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傅職

樾謹按革者戒也。文選三國名臣序贊。訓革千載。李善引蒼頡篇曰。革。戒也。革勸卽戒勸。國語楚語正

作以戒勸其心.

德言以揚之.

樾謹按楚語作德音以揚之.疑此言字誤.

天子不姻於親戚.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爲親戚.昭二十年左傳.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韓詩外傳.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並其證也.此本作天子不恩於親戚.後人不達親戚之義.故易以姻字耳.大戴記保傅篇作天子無恩於父母.父母即親戚也.

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

樾謹按此本作安而易.與下句樂而湛.相對爲文.隸書所字或作所.見魏孔羨碑.與而字相似.因致誤耳.大戴記保傅篇作安如易.如即而也.

夜漏屏人而數.

樾謹按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其義得通.隱十二年穀梁傳曰.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甯注曰.累數.總言之也.然則累數即累說也.屏人而數.猶屏人而言.盧校未得數字之

義故疑其有脫文矣

樾謹按臆讀爲十萬曰億之億左億右億極言其數之多也

左臆右臆連語

提石之者猶未肯止

樾謹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以冒絮提文帝索隱引蔡該曰提猶擲也廣雅釋詁石擿也此提石二字之義

以時巡循輔佐

樾謹按巡乃順字之叚借巡順並從川聲古通用也循乃脩字之誤循脩二字隸書相似往往致誤荀子王制篇曰以時順脩楊注曰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可據訂正盧校云循卽巡字後人妄增猶未得也

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

樾謹按命字上奪脩憲二字審詩商脩憲命禁邪言息淫聲皆三字爲句荀子王制篇作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是其證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

賈子二

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禮、

樾謹按復乃優字之誤。言優假佇者使之易中也。上文云所以優俺也。文義正同。今誤作復。義不可通。既云以待一發。則無再發之事。又何復中之有。

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

樾謹按還乃遝字之誤。小爾雅廣詁沒。無也。方言曰。遝。及也。沒不遝者。無不及也。故下所說皆逮下之事。

不出頹羅。

樾謹按頹讀爲跬。大元元瑩篇禍福跬羅。正以跬羅二字連文。可證也。跬從圭聲。頹從頃聲。而得相通者。說文烓讀若冋。即其例矣。禮記祭義篇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鄭注曰。頃當爲跬。聲之誤也。然則跬之通作頹。猶跬通作頃矣。

魚肉不入廟門。

樾謹按魚肉之義未詳。肉疑育之壞字。育下從肉。闕其上半。則爲肉字矣。魯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卽魚育不入廟門之義。

摇蕩搏擊之獸鮮。毒蠚猛蚼之蟲密。毒山不蓄草木少薄矣。鍱乎大仁之化也。

樾謹按盧校本於鮮字密字絕句。是矣。惟未解密字之義。密讀爲伏。古人書伏字。或作虙。或作宓。故伏羲氏漢書五行志作虙。古今人表作宓。密與虙宓同聲。故亦得通作伏矣。毒山句不可曉。疑毒字衍文。蓋卽涉上句而衍者。薄矣二字傳寫誤倒。賈子原文云。山不蓄草木少矣。言山之不蓄草木者少也。又云薄鍱乎大仁之化也。薄鍱連文。猶言灼爍也。古音灼與暴近。墨子親士篇。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以灼暴爲韻。是其證也。而薄與暴聲相同。匡謬正俗七引山海圖讚曰。暴有薄音。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並其證也。是故薄鍱卽灼爍也。凡形況之辭。本無定字。亦無定義。在以聲求之而已。爾雅釋詁。毘劉暴樂也。桑柔篇毛傳作暴爍。卽此文薄鍱也。暴爍本希疏之義。而因有光明之義。凡樹木茂密則幽。希疏則明也。因又變其字爲灼爍。說文新附。灼爍光也。許書無灼爍。而有玓瓅。實則皆後出字耳。

漻然愁然憂以湫。容經。

樾謹按此當從譚本作憂以下。湫卽愁之異文。不當重出。

喪紀之容。怮然慉然若不還。

樾謹按逯亦當爲遝。與禮篇沒不逯同誤。若不遝者。若不及也。下云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不足猶不及也。

身似不則。

樾謹按不則之義不可曉。或改爲側字。亦非也。身自不宜傾側。豈但似之而已乎。則當讀爲卽。禮記王制篇必卽天倫。鄭注曰。卽或爲則。是古字通用。故廣雅釋言曰。則卽也。身似不則者。身似不卽也。言其身若不往就之者然。故下句曰。從容而任。

施如濕絲。

樾謹按淮南墜形篇。多施犀。高誘注曰。施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此文施字。當從彼讀。方合如濕絲之義。

隨前以舉。

樾謹按隨乃骽之叚字。隨從隋聲。與妥聲相近。儀禮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綏。特牲饋食禮注曰。墮與挼讀同。並其證也。古無骽字。故以隨爲之。說詳羣經平議周易執其隨下。此云隨前以舉。與下句項衡以下。相對爲文。言拜之時。其骽必前以舉。其項必衡以下也。益知隨之爲骽叚字矣。

故能宗揖其國。

樾謹按捐與輯通宗疑安字之誤安輯之文史傳屢見漢書段會宗傳使安輯烏孫孫寶傳發吏安輯西域傳可安輯安輯之王莽傳安輯海內並其證也

審乎明王

樾謹按淮南子本經篇審于符者高誘注曰審明也審乎明王正以審乎爲形況之辭審乎所以擬其明也潭本審作沈非是

故威勝德則惛德勝威則施

樾謹按惛當讀爲憝周書世俘篇凡憝國九十有九國孔晁注曰憝惡也威勝德則惡矣故曰憝也施者弛之叚字言德勝威則廢弛也

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秋

樾謹按此下有非所聞也四字盧校以爲不類原文而去之此大誤也論衡福虛篇載此事云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但奪去以使國人之五字耳當據論衡補

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樾謹按故字衍文論衡福虛篇作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無故字

故天之親聽。不可謂不察。

樾謹按親聽乃親德之誤。論衡作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是其證也。上云。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此云天之親德。卽承上文爲說也。廣雅釋詁。察。至也。不可謂不察者。不可謂不至也。後人不達察字之義。疑與天之親德。意不相承。遂以形似之字易之。而爲天之親聽矣。

冠挾城堞矣。

樾謹按挾讀爲接。儀禮鄉射禮。衆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鄭注竝曰。古文挾皆作接。

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

樾謹按戰國策作小而生巨。當從之。古占驗之辭。必有韻。巨與下爲韻。大與下則非韻矣。當據國策訂正。

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先醜、

樾謹按靜讀爲靖。古字通用。尙書堯典篇。靜言庸違。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違。是其證也。爾雅釋詁。靖。謀也。自靖者自謀也。韓詩外傳載此文作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雖與此不同。然彼謀字卽此靜字之義。

天下服而□御。耳瘁、

樾謹按上句云。上下調而無尤。下句云。四境靜而無虞。則此句所闕。亦必是無字矣。御讀爲啎。御從卸聲。卸從午聲。啎從吾聲。吾從五聲。故御與啎聲近而得通。說文金部。鋼或作鋙。卽其例也。天下服而無啎者。天下服而無逆也。說文午部。啎。逆也。後人不解御字。以無御不可通而闕之。又或妄補在字。更失之矣。

飲腑水。

樾謹按腑卽腐字。移下半肉字於旁耳。呂氏春秋盡數篇。流水不腐。然則腐水謂淤積之水。楚辭離世篇。淹芳芷於腐井兮。王逸注曰。腐。臭也。卽此所謂腐水矣。

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

樾謹按官乃館之古文。說詳何奴篇。閒官卽閒館。謂館舍之空虛者。上林賦。靈圄燕於閒館。是也。此言請以越國百世之名寶。因吳國館舍之空虛者。而以爲積。故曰因閒館爲積也。

稱善累德。

樾謹按稱讀爲爯。說文冓部。爯。并舉也。并舉亦有積累之義。故與累德對文。

范蠡負室而歸五湖。

樾謹按禮本作負石而蹈五湖。吉府本同。當從之。蓋此文言越之君臣。皆不善終。以明誣神而逆人。則

天必敗其事也。下文曰。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則死。然則范蠡負石蹈湖。亦是言其不得其死。非如蔡澤所謂超然避世。長爲陶朱者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于江。意與此近。古事相傳。往往不同。即如子胥爲夫差所殺。其事甚箸。此云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然則說范蠡事。豈必如世所傳乎。

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

樾謹按牧乃狀字之誤。言天之處雖高。而其聽則甚卑。其狀雖若芒芒然。而其視則甚察也。

寡人朝飢。時酒二鮔。錄誤、

樾謹按說文角部。觛。小觶也。鮔即觛字。變從角者。而從酉耳。說文以爲小觶。實即觶之異文。觶之爲觛。猶觶之爲鮔也。

大夫國士畜我。

樾謹按大字衍文也。上云。夫衆人畜我。此云夫國士畜我。兩文正同。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往往相亂。晏子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誤大夫爲夫也。此云大夫國士畜我。是誤夫爲大夫也。雖屬錯謬。而尚可見古書之眞。別本有作是以者。則後人率意妄改耳。盧校反謂建本爲非也。又階級篇。作國士遇我。此作畜我。義通。盧氏必從別

本作遻我．亦失之拘矣．

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退讓

樾謹按見當作㝵．古得字也．與見相似．往往致譌．史記趙世家．蹠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亦㝵字之譌．

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君道

樾謹按民聞之者．民自聞之也．非文王令之聞之也．於義殊不可通．潭本作令近規之．民聞之者．辟裹而至．吉府本同．據此則當於規之絕句．近乃匠字之誤．干祿字書所載．如匝作迊．匹作𨑨．匣作迧．陋作陃．凡從匚之字．每變而爲辶．然則匠之誤作近．亦猶是矣．此言文王有志爲臺．令匠氏規度之．而民之聞之者．已裹糧而至矣．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此卽所謂令匠規之者．蓋古詩說也．因匠誤作近．遂改規字爲境字以合之．其句讀舛．而義亦全失矣．

揄鋏陂．雜芷若．蚉虻觀．溢口笑．勸學

樾謹按此皆以三字爲句．揄鋏陂．未詳．疑揄字讀若司馬相如傳揄紵縞之揄．揄之言引也．陂乃帔叚字．此句蓋言衣服之美耳．雜芷若者．芷若皆香草也．列子周穆王篇．雜芷若以滿之．正以雜芷若連文．故知此當以三字爲句也．蚉虻觀．義不可通．蚉疑望之叚字．虻則風之誤字．言望風而觀也．溢口笑者．

㿽讀爲翳。堯與之㿽。秦本紀作翳。是其例也。方言曰。翳。掩也。翳口笑。即掩口笑也。此數句。惟弟一句之義。尚當闕疑。以下三句。皆明白矣。盧校本疑檢鋏即陝輸。因以檢鋏陝輸爲句。芷若蒀蓏爲句。無理殊甚。不可從也。

昔者南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己。

樾謹按忘當爲亡。亡乎己者。不在乎己也。古人謂不在爲亡。禮記祭法篇。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荀子正論篇。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淮南子原道篇。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諸書並以亡與在對。是亡猶不在也。後人不達亡字之義。加心作忘。轉不可通矣。

鏡儀而居。道術。

樾謹按儀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傳曰。俄。傾貌。廣雅釋詁曰。俄。衺也。凡人照鏡必稍傾衺之。然後可以自鑒。故曰鏡俄而居也。

反友爲[illegible]。

樾謹按[illegible]字無攷。說文齒部。齾。缺齒也。讀若櫱。疑即此字。蓋相齮齕之意。

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汙。

樾謹按隱三年左傳服注曰水不流謂之汙字亦作洿一切經音義八引三蒼曰停水曰洿是汙爲停積之水故反行爲汙也

行歸而過謂之順

樾謹按過當作和古書和字或以咼爲之淮南子說山篇咼氏之璧高誘注曰咼古和字是也賈子原文本作咼後人不識因改爲過矣和與順義正相應

六理無不生也六術

樾謹按無字絕句言無此六理則不生也

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

樾謹按與乃興字之誤

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

樾謹按此所謂廟非廟祧之廟也呂氏春秋愼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王者所居謂之廟也此三廟卽所謂三寢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

疑。其說路同。而謂孫從王叏毋。似不若此書所說之善矣。

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

樾謹按此本作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言數之多者由少而加。度之大者從小而出也。下文曰。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豪。是故立一豪以爲度始。此正度出於小之證。建本作數加於小。蓋即下句之小字。誤移至上句耳。於是下句遂不得其字。妄加居字以足句。校者雖知上句之當作少而不知移小字於下句。則終無以得其義也。

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道德說、

樾謹按盧校本改畢作華。而說以周官形方氏華離之地。恐未足據。其於離字絕句。尤誤。據下文。故曰如賫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則狀字當屬上讀。此云理離狀也。亦離狀連文。不得於離字絕句。明矣。理離狀卽畢離狀。蓋畢誤作里。又誤作理耳。

未變者道之頌也。

樾謹按未字乃夫字之誤。

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

樾謹按精乃循字之誤。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十字爲句。下文云。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

合。句法與此一律。因循字誤作精。盧校遂於弗字絕句。下句亦讀至不字絕句。殊失之矣。

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大政上、

樾謹按此下有闕文。以上文例之可見。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樾謹按謂之。不明句。當在知惡而弗改下。

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

樾謹按衰也當作衰之。此云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下云何天誅之遲也。兩文相對。數之言促速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己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以數與遲對。正與彼同。亦當讀爲速。下文曰。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卽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久數對文。可知數字之義。卽可證此句之誤。

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

樾謹按曲折而從君。上有闕文。當有如形一喩。然後如景句乃有所承。蓋聲響一喩。形景一喩。不可幷而爲一。下文曰。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哼哼然協

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以後證前。知此文將言如景。必先言如形。其有闕文明矣。

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大政下。

樾謹按信疑倍字之誤。

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

樾謹按此道之政也文不可通。當作此道之謂也。傳寫誤耳。上文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略矣。此道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

樾謹按行下本有政字。上云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此云故國也者行政之綱。然後國臧也。兩文相承。今奪政字。則文不成義矣。

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

樾謹按察也二字誤倒。侯字衍文。士察二字亦誤倒。本云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也。察國之治。句政在諸大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文云。君必擇其臣。卽所謂察國之治政在諸大夫也。惟國之治在諸大夫。故君必擇其臣也。又云。臣必擇其所與。卽所謂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也。惟士之理在其與徒。故臣必擇其所與也。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句得之。上句猶未得。

又按上句所謂政在諸大夫者。此政非政令之政。乃是語詞。猶言正在於此也。下文政有命國無君也。政有命國無吏也。政有命國無人也。又云。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故政謂此國無人也。諸政字並同。論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卽此文政字。

分人而不譖者。其惟道矣。脩政語、

樾謹按譖讀爲劗。說文刀部。劗。減也。字或作揃。管子五輔篇。整齊揃詘。以避刑戮。又或作繜。荀子不苟篇。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人。揃詘繜絀。並卽劗減之義而引申之。字異而義同也。分人而不譖者。謂雖分以與人。而其數不爲之減也。盧解以譖咨釋之。則與分人之義不相應矣。吉府本譖字下注云音揃。

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樾謹按忘讀爲亡。大元交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范望注曰。亡猶絕也。播之於天下而不亡。謂播之於天下而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謂德音不絕也。國語周語。令聞不忘。謂令聞不絕也。其義並同。若以本字讀之。則胥失之矣。

學黃帝之道而賞之。

樾謹按賞讀爲償。廣雅釋言。償。復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故節仁之器以脩

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愼此而已矣。

樾謹按故士緣黃帝之道至天下亦平矣二十五字。皆衍文也。上文載帝顓頊之言。云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矣。此文涉彼而衍。又改下句黃帝爲顓頊。以實其爲帝嚳之言。盧氏校親疏危亂篇云。備書小人。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其知言乎。困學紀聞卷二引此書曰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愼此而已矣。是王厚齋所見本。無此數語。且兩條合爲一條。亦無下帝嚳曰三字也。或疑王氏所引不備。未足爲據。則固不然。如下文有兩湯曰。王氏引之。則云湯曰又曰。未嘗幷爲一談也。若此有兩帝嚳曰。則亦當云帝嚳曰又曰。何以幷而一之乎。

故吾詳取之以敬也。

樾謹按困學紀聞引此無詳字。當據刪。

弱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修政語下

樾謹按盧校別本作戰乎。當從之。上文周武王問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故弱

子告以攻守戰三者同器也攻守而戰乎猶大政上篇云明君而君子乎賈子自有此文法言攻守與戰也三者並舉以而字連屬之又用乎字爲語詞耳上下文弼子之對並曰唯疑此文唯下亦當有疑字

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然後立之樂等鄭注曰等差也周官司勳職以等其功鄭注曰等猶差也然則等其志矣謂其志有等差也與上文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一義非齊等之謂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禮容語下

樾謹按是當爲視釋名釋姿容曰視是也視與是義本相通故古書或叚是爲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此其證也國語周語載此事曰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此言是彼言視文異而義同矣

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

樾謹按制令當爲制度蓋訓命爲制度訓基爲經故下文曰經制度卽釋基命之義後人不達其意疑命當訓令遂改爲制令然詔令稱制三代未聞制令二字義不相連賈子述叔向之言不當以制令連文也至基之訓勢未聞其義直當爲衍文耳

太宰持斗而御戶右.胎教、

樾謹按斗大戴記保傅篇作升.盧辯注曰.升所以㪷.孔氏廣森補注.以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㪷酒說之.然穆天子傳.佐者承斗而哭.郭璞注曰.斗.㪷水杓也.御覽七百六十二引通俗文曰.木瓢爲斗.則斗亦未始不可以㪷.盧氏所據大戴記.其作升作斗未可知也.且下文云.荷斗而不敢煎調.則並非㪷酒之物.孔氏謂持升卽持勺.義亦未安.今按斗與豆音近而易誤.考工記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曰.豆當爲斗.又云飲一豆酒.注曰.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並其證也.疑此文本作太宰持豆而御戶右.詩生民篇.卬盛于豆.毛傳曰.木曰豆.豆.薦葅醢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執觴觚杯豆而不醉.盧注曰.豆.酒器.則與下文不敢煎調.文義正合.因豆斗聲近而誤豆爲斗.又因斗升形似而誤斗爲升.均非本字耳.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爲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

樾謹按羞臣領三字.及故謂領臣之子也七字.並疑衍文.此本云.正之禮者王太子.句無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句之子朝王太子.句是謂臣之子也.蓋以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行之.人臣之子皆無是也.故曰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正之禮者.猶云正其禮者.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

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是也。此下云云。又申說臣之子之義。謂其身朝王者。其妻必朝后。其子必朝王太子。是乃所謂臣之子也。因多衍字。故文爲難讀耳。

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

樾謹按威王在簡公之後。不應先言威王之彊。而後言簡公之殺。與上下文皆不一律矣。大戴記文與此同。惟說苑尊賢篇作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則與上下文一律。或賈子原文也。

無宜治之民。

樾謹按上云無常安之國。則此當云無恆治之民。恆與宜相似而誤。說苑尊賢篇。正作恆字。當據訂正。

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立後義。

樾謹按俗字絕句。明疑所字之誤。失所尊敬而不讓七字爲句。盧校於失字絕句。而解明尊敬爲明知所當尊敬。義未安也。吉府本作失開尊敬。尤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

淮南內篇一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原道

樾謹按，撫讀爲幠。說文巾部，幠，覆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卽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幎於六合。高誘注曰，幎，覆也。幠幎同義。作撫者，叚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

神託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

樾謹按，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豪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

遂兮洞兮。

樾謹按，遂讀爲邃。離騷經，閨中旣邃遠兮。招魂篇，高堂邃宇。王逸注並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非是。

扶搖抮抱羊角而上。

樾謹按此當作抮抱羊角而上.高者因淮南書多以抮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抮抱.引戾也.故移抮字於下.使抮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皆風也.莊子逍遙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抮扶搖抱羊角而上.猶云搏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抮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樾謹按.既言要.又言柄.於義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文子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彼言要.此言柄.彼言觀.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爲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子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

樾謹按.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蓋古本樂記字本作容.故徐廣讀頌爲容也.靜性爲韻.動容爲韻.作欲作害.則皆失其韻矣.且上言動.下言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搈.動搈也.容即搈之叚字.亦或作溶.韓子揚搉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

後動。即是性之動。故曰性之欲也。作欲作害。則皆失其義矣。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記無緣誤作頌。徐廣又何據而讀爲容乎。故知此與禮記並誤也。說詳羣經平議。

是故鞭噬狗策蹶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樾謹按伊尹不聞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步受秋駕於其師。即其人也。傳寫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需。

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樾謹按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海。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雪。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寒雪曰至道。皆二字爲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爲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蜩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乎。即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且寒以雪言。至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備矣。梁張綰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即大海也。

藏於不敢。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取。當從之。卽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取與敢形似而誤。

授萬物而無所前後。

樾謹按授上當有稟字。上文曰。稟授無形。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餙也。並以稟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

樾謹按說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是亭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釋名釋言語曰。停。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亭矣。猶曰五味定矣。文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亭。成也。於義轉迂。

憂悲者德之失也。

樾謹按上云。喜怒者道之邪也。下云。好憎者心之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卽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悲卽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寫誤合之。轉脫樂字耳。

豈必處京臺章華。

樾謹按京臺即強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是也。強字籀文作𧈫。從彊得聲。與京聲相近。麠或作麖。鱷或作鯨。皆其例也。故強臺亦稱京臺矣。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即強臺之明證。

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

樾謹按高注曰。怵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車休馬罷酒徹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乎。怵當讀爲訹。說文言部。訹誘也。下言有所誘慕。故上言訹然。義正相應。作怵者叚字耳。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

樾謹按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訂黎累爲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爲殖。管子地員篇。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是殖有臞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臞瘠也。蓋即從脂膏殖敗之義而引申之耳。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

樾謹按不能當作能不傳寫誤倒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

樾謹按下兩者字皆衍文日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日充而壯日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子九守篇正無兩者字

一範人之形而猶喜俶眞

樾謹按範即犯之叚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曰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是範犯古字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範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高注又曰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

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

樾謹按美當作筴隸書策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筴晉灼曰策數也是大筴即大數也興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筴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此乾坤之筴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筴而今正文筴字亦誤作美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

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樾謹按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字之誤莊子齊物論篇曰和之以天倪

○休于天鈞而不磒

樾謹按高注曰磒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輙敗唯體道能不敗也此說天鈞之義殊爲無據莊子齊物論篇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郭象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釋文引崔譔曰鈞陶鈞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卽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故不敗也他書無以積寒之地爲天鈞者足徵高注之非矣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淸

樾謹按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聲爲訓釋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也方言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坫謂臺當作鑒古文握字然臺之訓持自是古訓不必疑其字誤也莊子庚桑楚篇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是亦以臺爲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然則臺簡卽持簡猶靈臺卽靈持矣

浮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而爲雨

樾謹按高注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甚爲未安殆失之矣周當讀爲朝詩汝墳篇惄如調飢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爲朝猶調之爲朝也朝雲爲雨卽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

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卽雲也。文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卽可說此周雲之義。

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

樾謹按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文子精神篇作無事之際。乃淺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九守篇亦作無事之業。

華藻鎛鮮。

樾謹按高注曰。華藻。華文也。鎛今之金箔也。鮮明好也。此說於鎛字之義未得。鎛鮮連文。若是金箔。則與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鎛鱗。謂鮮當爲鱗。然鎛鱗自是鐘上橫木之飾。此言犧尊。非所施也。今按鎛從尃聲。尃猶敷也。謂以金敷布其上也。古者以金飾物謂之鎛。史記禮書注金薄繆龍。索隱引劉氏曰。薄猶飾也。薄卽鎛之叚字也。鮮讀爲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爲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鎛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蓋爲華藻之形。疏刻而金飾之。是爲華藻鎛獻。

不知耳目之宜。而遊于精神之和。

樾謹按宜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符篇。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卽淮南

所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

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久矣。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以至于周室之衰。每降而愈下。故曰有衰漸以然。

與其有說也。不若尙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樾謹按。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尙羊物之終始。而條達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

樾謹按。高注曰。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又說山篇。人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沫雨。雨潦上覆瓮也。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潦爲正。流潦卽行潦也。詩泂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爲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誤。隸書泉字或作湶。楊君石門頌。平阿湶泥。是也。古本作流潦。別本作流泉。義初不異。湶與沫相似。因誤爲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甌說之。蓋謂是水中浮漚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又涉高注而誤。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後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

沬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旣改之正文.斯爲謬矣.王氏念孫謂當作流雨.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注引作流槩.槩卽說文泉部𩇕字之異文.許君云泉水也.此正可爲別本作流泉之證.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

樾謹按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並無覩字.是覩爲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其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從日從月.而易字據說文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則亦從日從月.故明誤爲易耳.

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

樾謹按趨乃越字之誤.越之言逾也踰也.越行猶言過行也.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也.文子九守篇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

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

樾謹按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

樾謹按化生當作生生。涉下句而誤。精神篇曰。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

橫扃天地之閒而不窕。

樾謹按高注曰。扃猶閉也。則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扃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是扃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扃橫木校輪閒。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橫木皆謂之扃。故以橫扃並言。

蚉蝱噆膚而知不能平。

樾謹按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高注曰。憺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臆改。未足爲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直蜂蠆之螫毒而蚉蝱之慘怛也。言攖人心不言攖人體。則此不當以體言矣。

雖欲勿稟。其可得邪。

樾謹按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韋注並曰。稟受也。此言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

惜。吾雖欲勿受之。而不可得也。高注曰。棄猶勸用也。於辭意未合。且棄字亦無勸用之義。

東北曰變天。天文、

樾謹按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東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尙未盡變字之義。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

樾謹按既云有位。又何爵焉。爵有位之文。殊不可通。位疑德字之誤。有德有功。相對爲文。草書德字作[illegible]。與位相似。故德誤爲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爵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

樾謹按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蓋以二字爲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稱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塙證。又揆度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按司馬及治田土。卽此東方南方之官也。然則官都亦卽此五官之一矣。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樾謹按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紫宮。不在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證。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樾謹按高注曰。闕猶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天河非星也。徧考書傳無以天河爲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𠀘。與兩字相似。故兩誤爲天矣。

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樾謹按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之。一也。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兩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溼。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日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日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

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勝字當讀爲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樾謹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二二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三如六。一二如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

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樾謹按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斂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疑攽字之誤。尙書洛誥篇乃惟孺子頒。說文攴部作乃惟孺子攽。是布攽即布頒。猶言頒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頒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收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爲衍字而刪之矣。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

樾謹按溫涼異義。不得連文。涼當作良。聲之誤也。

南方曰巨風。地形、

樾謹按巨乃豈之壞字。豈讀爲愷。高注云。一曰愷風。愷正字。豈借字。巨誤字耳。說詳呂氏春秋。

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樾謹按萬一千里言城之高則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當言城之厚。然其數奇零。疑有脫誤。

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

樾謹按門間四里。言每門相距之數也。里間九純。義不可通。疑本作門九純。言門之廣也。門誤爲間。後人遂妄加里字耳。

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樾謹按此當作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方與下文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文義一律。蓋無通也。大渚也。具區也。大夢也。渚資也。九區也。大夏也。大冥也。所謂八殥也。大澤也。少海也。元澤也。浩澤也。丹澤也。泉澤也。海澤也。寒澤也。所謂八澤也。故下文總之曰。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今無通大澤傳寫誤倒。則先澤而後殥。與下不一律矣。高注大澤無通皆藪名也。本作無通藪

名也。蓋無通是藪。大澤是澤。澤名已顯。故不必注。藪名未顯。故必注之。因無通大澤傳寫誤倒。遂增大澤於無通之上。而以爲皆藪名矣。其注少海曰。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上注無澤名之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是澤名。少海亦是澤名。特因東方多水。故從大稱而曰海耳。實亦澤也。故言亦也。卽此可見大澤與少海同所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一矣。下文浩澤注曰。浩亦大也。上注無大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以大得名。浩澤亦以大得名。故言亦也。卽此可見大澤與浩澤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二矣。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

樾謹按下文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秏土人醜。大與細對。美與醜對。剛與肥則不對矣。肥當作脃。廣雅釋詁。脆弱也。脆卽脃之俗體。堅土人剛。弱土人脃。正相對成義。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柔亦脃也。

食土者無心而慧。

樾謹按高注曰。蚯蚓之屬是也。然蚯蚓之屬。何慧之有。大戴記易本命篇。作無心而不息。盧辨注曰。蚯蚓之屬。不氣息也。此文慧字。疑亦不息二字之誤。

其人面末僂修頸。

樾謹按高注曰。末猶脊也。然則末僂者。謂其脊句僂也。末上不當有而字。疑是衍文。又按莊子外物篇。末僂而後耳。釋文引李云。末上謂頭前也。蓋訓末爲上。又以上爲頭。故以末僂爲頭前。此說末字之義較合。說文木部。木上爲末。故人亦以上爲末矣。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

樾謹按說文水部。汶水出琅琊朱虛東泰山。東入濰。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是汶水有二。一入濰。一入泲。泲卽濟也。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是誤以入濰之汶。說入濟之汶。王氏讀書雜志已辯正矣。惟弗其之名。未能塙指。漢書地理志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今原山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亦名馬耳山。弗其二字。疑卽馬耳之誤。弗與馬。其與耳。字形皆相似。

窔生海人。

樾謹按下文又曰。凡窔者生於庶人。兩窔字皆胈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躬腠胝無胈。韋昭曰。胈。股中小毛也。漢書相如傳注引孟康曰。胈。毳膚皮也。然則凡胈者生於庶人。與下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一律。人以胈言。猶鳥獸魚龜以羽毛鱗介言也。其字本從肉。傳寫誤從穴。後人以從穴之字多上形下聲。因變爲窔矣。管子侈靡篇有鴅字。卽窔字之誤。盈

子脩。城門篇有𦞂字。即資字之誤。說見本書。彼蓋先誤穴爲肉。後人以從肉之字多左形右聲。因𦞂爲腴。與此正可互證也。道藏本作凡容者生於庶人。則與𡖖生海人不相應。即與下文羽毛鱗介不一律矣。又按𡖖生海人𡖖下脫一字。說詳下條。

介鱗生蛟龍。

樾謹按蛟龍乃鱗蟲。非介蟲也。不當兼言介。上文羽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下文介潭生先龍。曰羽嘉曰毛犢曰介潭。是羽毛介各有一字以配之。使成二名。則此文鱗下亦當有一字。傳寫脫去。又涉下文介潭而誤衍介字耳。以此推之。上文𡖖生海人。𡖖下亦必脫一字矣。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時則

樾謹按月令作雨水不時。是也。仲春之月始雨水。則孟春之月而雨水。即爲雨水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則正月雨水不復爲異。於是改雨水不時爲風雨不時。非淮南之舊矣。呂氏春秋孟春紀。亦作風雨不時。並大初以後人所追改。

草木早落。

樾謹按月令作草木蚤落。呂氏春秋作草木早槁。此旱字即早字之誤。

令謗人入材葦。

樾謹按高注曰。滂人。掌池澤官也。然池澤之官。不聞謂之滂人。高注非也。滂人當作榜人。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曰今月令漁師爲榜人。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張所據月令。卽鄭君所謂今月令。船長之義。亦必月令舊說也。淮南皆用榜人字。正本月令。高氏以爲掌池澤官。蓋據月令作命澤人納材葦。故云然耳。非榜人之本義也。後人因高注池澤之文。疑榜字從木無義。改榜爲滂。而古義湮矣。

大䙡祭于公社。

樾謹按月令作大割祠于公社。割者䙡字之誤也。䙡之與䙡。猶惆之與輖。說文分䙡䙡爲二字。非是。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所錄無專鼎銘有㔁字。釋爲割字。然其文云。用㔁眉壽萬年。則非割字也。此字當讀爲䙡。其左旁乃周字。蓋叚周爲䙡。而右旁又作刀。翁氏方綱以爲持刀立戈之類。古鐘鼎文往往有之。不足異也。用䙡眉壽萬年。卽用䙡眉壽萬年也。說詳余所著金石瑣談。月令大割祠之文。甚爲無義。以此鼎文證之。疑本亦作㔁。學者不識古文。故誤以爲割字耳。淮南作䙡。可證月令之誤。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故於此詳之。

春行夏令泄。

樾謹按下云。冬行春令泄。不當重複。且上文云。仲春始出。季春大出。則春日發泄。不足爲咎也。管子幼

官篇作春行夏政闇當從之蓋發泄太過故奄然而息也方言及廣雅並曰奄息也闇與奄通因脫闇字而寫者以泄字補之殊非其義高注曰象盛陽發泄也是其所據本已誤夫下文冬行春令泄高注曰象春氣布散發泄也然則布散發泄自是春氣所固然豈行夏令所致乎卽此可知其非矣

直而不爭

樾謹按爭讀爲綪儀禮士喪禮鄭注曰綪屈也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綪故此曰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綪

自古及今不可移匡

樾謹按移之言迆也說文辵部迆袲行也移亦有袲義禮記玉藻篇手足毋移正義曰移謂靡迆搖動也是其證也匡與軭通說文車部軭車戾也考工記輪雖敝不匡匡卽軭字不移匡言不袲曲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

淮南內篇二

陽侯之波。逆流而擊。覽冥、

樾謹按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然陽陵自是漢侯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傅寬。是也。高注以說古之陽侯。殆失之矣。春秋閔二年齊人遷陽。杜注曰。國名。正義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古之陽侯。當卽此陽國之侯。水經沂水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是其所在矣。

直偶於人形。

樾謹按偶與寓通。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高注曰。外直偶與人同形。則增出同字矣。

觀九鑽一。

樾謹按高注曰。九鑽九天。一。禽也。此說迂曲。九一皆以數言也。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素問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其義也。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鈎金。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九國。是也。觀九鑽一。言所觀覽者多。而所鑽

學者少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是其義。

知不能論。

樾謹按。論者知也。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曰。論。知也。此論字不訓爲知。蓋以正文已有知字故耳。不知正文知字。當讀爲智。知不能論。謂智者不能知也。說文心部。惀。欲知之貌。論與惀通。下文曰。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論亦知也。

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

樾謹按。高氏注太極之上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此說殊失其義。周易繫辭傳。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太極之上。言天之上也。上文曰。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此云取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即以取火於日。取露於月而言。日月麗乎天。故曰太極之上也。注以爲天地始形之初。則與上義不相屬矣。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

樾謹按。非上脫未始二字。非下衍乃字。本作其失之未始非得之也。故高注曰。自謂得道。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各依正文爲說耳。文子精神篇曰。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雖用淮南文。然意同而字句固小異矣。不得據彼改此。而轉與高注不合也。

左右若鞭。

樾謹按鞭當讀爲緶。說文糸部。緶交枲也。段氏玉裁曰。謂以枲二股交辮之也。交絲爲辮。交枲爲緶。此云左右若緶。言如枲之交辮也。左右若緶。周旋若環。兩句一律。高以本字讀之。故所列二說皆非。

黃雲絡。

樾謹按此當作絡黃雲。方與上下文句法一律。高注曰。黃雲之氣絡。其車。正說絡黃雲之義。猶下注曰白螭導在於前。是說正文前白螭之義。奔蛇螣蛇也。從在於後。是說正文後奔蛇之義。非正文作白螭前奔蛇後也。後人因注文絡字在黃雲之下。輒改正文作黃雲絡以合之。謬矣。

羣臣準上意而懷當。

樾謹按高注曰。準望揆思當合也。取合上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然懷當二字。甚爲不辭。高注亦曲說耳。懷當乃壞常之誤。言羣臣皆準上意而敗壞其典常也。文子上禮篇作羣臣推上意而壞常。是其明證。

獵不聽其樂。

樾謹按高注曰。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是此樂字是喜樂字而非音樂字。乃言不聽。於義未安。聽疑德字之誤。家語本命篇。効匹夫之聽。王注曰。聽宜爲德。是其例也。德與得通。不德其樂。即不得其樂。言雖田獵而不得其樂也。正與上句甕不盡其宴。文義一律。後人不知德爲得之叚字。遂臆改爲聽耳。

相擠於道。頯首於路。

樾謹按高注曰。頯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耳。此說極為迂曲。淮南原文本作頯於首路。首猶嚮也。漢書司馬遷傳。北首爭死敵。師古曰。首。嚮也。是其義也。相擠於道。頯於首路。言不得已自頯勉而嚮路也。兵略篇曰。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正以首路連文。可證此篇之誤。

潦水不泄。瀇瀁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

樾謹按者當作也。澤字絕句。如而古通用。涸而枯澤者。涸如枯澤也。此言潦水雖瀇瀁極望。然旬月不雨。則涸如枯澤矣。所以然者。以其受瀷而無源也。與上文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正相對成義。句末也字誤作者。則文義轉似不了矣。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精神

樾謹按惟乃惘字之誤。隸書罔字或作罓。故惘與惟相似而誤也。惘像即罔象也。文選思元賦。戫汨飂戾沛以罔象兮。亦作象罔。莊子天地篇。乃使象罔。象罔得之。是也。罔象乃疊韻字。與下文澒濛鴻洞一律。皆無形之象。故曰罔象無形。今作惟像無形。義不可通。乃高注訓惟為思。則其誤久矣。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樾謹按。高注九解有三說。當以八方中央之義爲塙。天文篇。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卽此九解矣。解者分也。謂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爲九也。

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

樾謹按。熏當爲勳。勳勞二字連文。古人常語。主乎勳而言之。則勞亦勳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言有勳於天下也。主乎勞而言之。則勳亦勞也。此文曰曷能久勳勞而不息乎。言不能久勞而不息也。文子九守篇。作何能久熏而不息。蓋由後人不達古語而改之。

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

樾謹按。守當作得。言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者。或得之於形骸之內也。求與得文義相應。下文曰。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正承此而言。今作守之。失其義矣。一切經音義一引衞宏古文官書曰。㝵得二字同體。㝵與守相似。故誤爲守耳。

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樾謹按。脩得生。本作得脩生。得脩生者得長生也。淮南以父諱長。故變長言脩耳。文子九守篇。正作得長生。是其證。今作脩得生。則文不成義矣。高注曰。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

長得生亦當作得長生。後人依既倒之正文而改之耳。

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

樾謹按文子九守篇作以千生爲一化。當從之。言生之數雖有千而以爲一也。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兩文相儷。而意亦相準。若作死生。則不類矣。且以死生爲一化。義亦未安。當據文子訂正。

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眞人之所游。

樾謹按是故眞人之所游。本作是眞人之游也。乃結上之辭。文子九守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結之曰此眞人之遊也。乃其明證也。下文曰。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高注曰。是非眞人之道也。若如今本作是故眞人之所游。則下文云云。皆爲眞人之道矣。其謬殊甚。不可不正。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

樾謹按充當作元。元者本也。謂不失其本也。文子九守篇。作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與此不同。雖不必據彼改此。而元字之義。自較充字爲長。高注曰。充。實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於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

樾謹按子求當作子來字之誤也子來事見莊子大宗師篇其文曰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友又曰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又曰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淮南所見莊子其子輿有病子來有病兩文蓋與今本互易故以傴僂之病屬之子來也莊子釋文引崔譔云淮南作子永抱樸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顧氏千里以作永爲是誠知其當爲子來則求與永並屬形似之誤求固非而永亦未是也說互詳莊子

行快而便於物本經

樾謹按快當爲決周易文言傳鄭注謂古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決快相亂正由此矣說文水部決行流也是決有行義上句曰發動而成於文發亦動也此云行決而便於物決亦行也

元元至碭而運照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碭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俶眞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

蕭條稜聚埒畝

樾謹按。高注曰。茂草曰菑。木聚曰榛。稿之於驛畝。此注殊失其義。菑者殺草之名。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榛穢連文。其義相同。漢書揚雄傳注曰。榛。榛梗穢貌。是也。菑榛穢聚埒畝。皆三字爲句。言榛穢之區。皆災殺之。而集成埒畝也。下云。芟野𦯀。長苗秀。是此四句皆言治田之事。菑榛穢。故芟野𦯀。聚埒畝。故長苗秀也。下文曰。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正見殺草之多。若從高注。則與下文不貫矣。

捽𢫬㮰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芰荷。

樾謹按。高注曰。阿。曲屋。不說菱字之義。疑高氏所據本菱字作淩。言捽𢫬㮰題之上。雕刻樹木。故其喬枝上淩於曲阿也。淩字之義易明。故不煩訓釋。後人因下句言芰荷。遂改淩作菱以配之。則義不可通矣。

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

樾謹按。古之人三字。衍文也。四句一氣相屬。皆蒙故聖人者爲文。若有古之人三字。則文義不貫矣。此文本云。故聖人者。由近而知遠。以萬殊爲一同。句氣蒸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今本而字脫去。校者誤補於遠字之下。遂誤刪以字。一同與萬殊本相對爲文。今衍古之人三字。遂以同字下屬。而誤刪蒸字。皆非其舊。文子下德篇作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炁蒸乎天地。宜據以訂正。彼云由近以知

遠、卽由近而知遠也、以萬里爲一同、卽以萬殊爲一同也、彼云炁蒸乎天地、故知此脫蒸字矣、上文云、氣乃上蒸、卽此蒸字之義也、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

樾謹按總字無義、乃利字之誤、利古文作㓱、總俗作揔、其上平相似、因而致誤、周書大匡篇、及其利害、今本利亦誤作總、是其證也、德之所利、道弗能害、利與害義相應、高注曰、總一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九嬰大風、

樾謹按高注曰、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此下當有一曰鷙鳥四字、而今脫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高誘曰、大風鷙鳥、是其證也、下文繳大風於靑丘之澤、注曰、羿于靑丘之澤繳遮、使不爲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繳遮之說、以風言也、繳射之說、以鳥言也、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靑丘之澤、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疇華之野、野本作澤、靑丘之澤、澤本作野、引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爲證、然劉孝標辨命論曰、鑿齒奮於華野、華野者疇華之野也、若本作疇華之澤、何不曰華澤而曰華野乎、然則古本自作疇華之野、靑丘之澤、類書所引、殆未足據、

燎焚天下之財、

樾謹按天下之財。不當言燎焚。燎焚當作撩聚。古人書聚字或作冣。漢書古今人表冣子。師古注曰。冣。聚字也。俗書焚字作燓。兩形相似而誤。冣誤爲焚。自然改撩爲燎矣。廣雅釋詁。撩。取也。冣與取古字通。周易萃彖傳。冣以正也。釋文曰。冣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爲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冣塵之冣。並其證也。撩冣即撩取。謂撩取天下之財也。

地愛其平。

樾謹按詩黍苗篇。原隰旣平。毛傳曰。土治曰平。此平字之義也。高注曰。平。正也。未得其旨。

抑淢怒瀨。以揚激波。

樾謹按高注曰。淢。怒水也。淢旣爲怒水。何以又云怒瀨乎。高說非也。淢者逆也。言抑而逆之。以揚其波也。莊子天下篇。其風窢然。郭注曰。逆風所動之聲。水逆謂之淢。猶風逆謂之窢。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

樾謹按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本作舞則禽獸跳矣。與下文動則手足不靜。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文義一律。歌字節字。皆衍文也。下文曰。故鐘鼓管簫干鏚羽旄。所以飾喜也。是此時所謂舞者。尚未有干鏚羽旄之飾。不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已。其去禽獸跳踉無幾也。今衍歌字節字。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歌舞無節。不知節與不節。尚非所論於此也。

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主術。

樾謹按於天下三字。衍文也。涉高注曰爲天下人所法則也。故誤衍此三字。

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樾謹按害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害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害蓋容字之誤。容亦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所容其鋒。即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無所容其刃。此淮南所本也。

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

樾謹按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作水戾。則下句石字無著矣。巧字疑功字之誤。功與工通。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故書功爲工。是也。不罪木石而罪工拙。工即工人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舟車者之拙也。高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任輕者易權。

樾謹按文子下德篇作任輕易勸也。勸字之義。視權字爲長。言任輕則易舉。故人皆相勸而爲之也。高注曰。權謀也。其所據本已誤。

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樾謹按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此即承上文而言。說文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即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改爲任字。不知任即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而無以爲智勇之別矣。

是以勇者盜於軍。

樾謹按此下當有智者云云。而今闕之。下文云。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鬬爭。亦以智勇並舉。是其證也。

不隨南畝。

樾謹按脩務篇隨山栞木。注曰。隨。循也。不隨南畝者。不循南畝也。王氏念孫以隨爲脩字之誤。非。

大羹不和。

樾謹按高注曰。不致五味。疑本作大羹不致。故高注云然。桓二年左傳曰。大羹不致。杜注亦曰。不致五味。即本諸此。

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

樾謹按此本作以爲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爲社稷。而非自以爲利也。涉下文舉天下而傳之舜句衍此四字。當刪。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

樾謹按設賞者賞當賞也七字、疑衍文。下文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卽承縣法者法不法也而言。文子上義篇。正作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可據以訂正。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對。若然。何不竟改爲罰當罰。與下句不尤對乎。

夫寸生於稞。稞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引之以稞爲稯字之誤。稯與秒同。其說是也。惟稯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稯。稯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言度之本生於日。猶之宗生於風也。傳寫錯亂其文耳。

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

樾謹按此本作桓景臣管晏。言桓臣管。景臣晏也。因傳寫誤作桓公。後人遂加景字於桓字之上。先景後桓。與管晏不相當。而景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衛君役子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其非矣。

故提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離是蹠字之誤。使上應有可字。皆是也。疑提劍鋒以之下有脫文。則尙未盡得。此當於鋒字絕句。操其觚招其末之下。更無它文。則提劍鋒下亦不必更有何字矣。以字本在蹠字之下。

其文曰。故握劍鋒雖以北宮子司馬蒯蕢不可使應敵。因雖字誤作離。遂移以字於上。使成句耳。

中田之獲卒歲之收。

樾謹按既言之獲。又言之收。重複無謂。疑本作中田卒歲之收。無之獲二字。故文子上仁篇作中田之收。蓋省卒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田之獲卒歲之收。而文子省其一句則何不曰中田之獲。而必變獲言收乎。

處靜持中。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處靜以持躁。當從之。靜躁對文。與上文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文義一律。

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高注曰。六反謂孔墨萇宏孟賁與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非舉以相較。萇宏孟賁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即上文所謂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也。小與大反。員與方反。多與鮮反。是謂六反。

衆恐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恐之所權者少。此恐者之所多患。

樾謹按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備者衆。恐人之所備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恐人之所權者少。此恐者之所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與此文反覆相明。

是其證也。衆上脫物之可備者五字。王氏念孫遂欲以衆字屬上句讀。然上文云。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其文義已足。必綴衆字於句末。轉爲不詞矣。

治國上使不得與焉。

樾謹按高注曰。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此蓋屬上文讀之。然文義迂迴。不可從也。此當屬下文讀之。下文曰。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是不得可得兩文。反覆相明。疑治國下脫非字。本云治國非上。使不得與焉。蓋上文言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此言國之有義無義。乃治國之事。治國之事。非上使我爲之。我不得與焉。若人之有善無善。則在我而已。故曰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上令卽上使也。不得上令而可得爲。正與非上使不得與相對。高所據本已脫非字。故失其解矣。

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惟恐失仁義。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懷。此文壞字亦懷字之誤。懷卽懷來之懷。言中世守德。未知仁義之爲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壞。失其旨矣。

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

樾謹按高注曰。戴。心所戴也。此未得戴字之義。戴當讀爲載。釋名釋姿容曰。戴。載也。載之於頭也。是戴

裁聲近義通。下文曰。其裁情一也。施人則異矣。可證此文義之當爲裁矣。下文又曰。義裁乎宜之謂君子。亦與此裁字同。

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樾謹按。高注曰。克猶能也。則是克不能及。爲能不能及矣。於義難通。王氏念孫以能爲衍字。然力優而克不及。義亦未安。今按此文蓋有錯誤。此注亦後人竄入。非高氏原文也。克當作悳。及當作艮。皆以形似而誤。悳者惪之古文。與德字通。艮者服之本字也。古書服字每作艮。而傳寫多誤爲及。尙書呂刑篇。何度非及。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並艮字之誤。說詳羣經平議。此文本云。蓋力優而悳不能艮也。高注於上文注曰。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本當注於此句之下。德不能服四字。卽本正文。因悳誤作克。艮誤作及。遂移注於上文。又竄入克猶能也四字。爲此句之注。而文義俱晦矣。

喜怡議而治亂分矣。

樾謹按。高注曰。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怡議而國亂也。此未得議字之旨。議當讀爲儀。周易繫辭傳。議之而後言。釋文曰。議陸姚桓元荀柔之本作儀。國語鄭語。伯翳能議百物。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是議儀古通用。廣雅釋詁。儀見也。喜怡儀謂喜怡見也。淑眞篇。是非無所形。高注曰。形見也。儀與形同。故廣雅形與儀並訓見。齊俗篇曰。是非形則百姓眩矣。此云喜怡儀而治亂分矣。句法一律。乃諸書多以形爲見。

少以儀爲見。而此又叚議爲之。其義益晦。宜表出之。以存古訓也。

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

樾謹按戎兵以器言。猶曰器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耳。兵器有大小。如考工記所載。弓與劒皆有上制中制下制是也。知上制如干。則等而下之皆可知矣。故曰戎兵以大知小。高氏以湯武說上句。堯舜說下句。殊非其旨。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樾謹按方言曰。斟益也。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然則羊羹不斟。謂羹少也。上句魯酒薄而邯鄲圍。酒薄羹少。其事正相類。宣二年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羊斟自是人名。此云羊羹不斟。自謂羹少。必并爲一談。則皆失之矣。

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

樾謹按至當作宜。害當作容。皆字之誤也。容。用也。說見主術篇。容與庸通。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庸爲用。故容亦爲用也。夜行者不用目而用手。是事之宜也。故曰事有所宜。而明有不容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卽不用也。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

樾謹按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今脫之。覽冥篇曰。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彼文再言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不然則涕流沾纓仍屬雍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齊俗、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鈍而無刃。故王氏念孫謂致與戈皆衍文。其說是也。高解銖字曰。楚人謂刃頓爲銖。是銖與無刃一意也。煖與無文。則非一意矣。疑煖當爲緩。緩者綅之叚字也。說文糸部。綅。緖無文。國語晉語曰。乘綅不擧。韋注曰。綅。車無文也。是凡無文者皆謂之綅。故曰其衣綅而無文。正與其兵銖而無刃同義。綅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廣雅釋詁。㑴謾並訓緩。故綅亦通作緩也。後人不知緩爲綅之叚字。因其言衣。輒改作煖。似是而實非矣。

山處者木。

樾謹按木乃朵之壞字。謂采樵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子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林篇。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木亦當爲采。

涕之出於目。

樾謹按莊氏逵吉曰。太平御覽引此目作鼻。疑是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齎咨涕洟。釋文引鄭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然則涕出乎目。非出乎鼻。不得據御覽之誤字。以改淮南之不誤者也。

雖之夷狄徒倮之國。

樾謹按廣雅釋詁。徒。袒也。徒倮猶袒倮。徒與袒一聲之轉。呂氏春秋異用篇。非徒網鳥也。高注曰。徒猶但也。袒與但同。

䋕以綺繡。

樾謹按䋕當爲羂。漢書司馬相如傳。羂要褭。師古注曰。羂謂羅繫之也。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曰。羂係取也。羂以綺繡。謂以綺繡繫之。作䋕者省不從网耳。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飾以綺繡。殆由不得其義而臆改也。

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樾謹按兩得字皆當爲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是其例也。文子自然篇正作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

跌衽宮壁。

樾謹按趹衽宮壁於文未明高注曰趹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疑本作趹衽中壁趹猶越也言越過平公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卽涉注而誤

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樾謹按此言欲爲虛則不能爲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蓋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慕之而不能致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爲失之

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

樾謹按或人卽國人也說文戈部或邦也囗部國邦也或國古通用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淮南內篇三

可以窈。可以明。道應

樾謹按窈讀爲幽。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命赤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窈之通作幽。猶幽之通作黝也。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樾謹按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諭篇。並作若以石投水。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樾謹按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惠子爲國法而示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畢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人爲是。序意篇。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卽諸先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民人皆以爲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翟煎何以云善而不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爲是。而欲改淮南以從之。誤矣。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樾謹按飄風暴雨下.脫不終朝三字.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是其義也.日中不須臾.乃日中則仄之義.今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飄風暴雨亦不須臾者.失其義矣.列子說符篇正作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可據以訂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亦脫不終朝三字.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舉難篇.歌者上有之字.當從之.之猶是也.之歌者卽是歌者也.無之字則文不備.新序襍事篇作此歌者.此亦猶是也.

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樾謹按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

輪扁曰.其人在焉.

樾謹按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焉.皆是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其人在焉.猶曰其人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已死矣.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乎.與此文異而義同.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

樾謹按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而衍.此但言行賞罰.下乃分別言之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

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君字，則下文不可通矣。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

樾謹按，韓非子喻老篇周下有塗字，是也，行而見之，則必在道塗之閒，故曰見徐馮於周塗，周塗猶周道也。

爭者人之所本也。

樾謹按，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殆人所棄，逆之至也，彼作棄，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作殆，尤爲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爲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

差須夫子也。

樾謹按，此本作嗟，句，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篇作嘻且待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意須也，失之甚矣。

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

樾謹按，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勇敢而善謀，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此句有行字，則與下兩句不一

非矣。蓋涉上文與之競行而衍。

元玉百工。大貝百朋。

樾謹按高注曰。三玉爲一工也。五貝爲一朋也。然三玉爲一工。它無所見。疑本作元玉百珏。注本作二玉爲一珏也。說文珏部。二玉相合爲一珏。是也。莊十八年左傳。賜玉五㲄。僖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㲄。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㲄。國語魯語。行玉二十㲄。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㲄。杜預韋昭郭璞注並以雙玉說之。㲄卽珏之或體。是古人用玉。率以珏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珏字闕壞而爲玒。後人因改爲工。又改高注二玉爲三玉。以別異於珏耳。至朋之訓五貝。本詩菁菁者莪篇鄭箋。然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塙詁。古者實以二貝爲一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龜。李鼎祚集解引崔憬曰。雙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曰朋。貝以兩爲朋。猶樽以兩爲朋也。此云元玉百珏。大貝百朋。珏也朋也。皆以兩計。元玉百珏者。玉二百也。大貝百朋者。貝二百也。其數正相當矣。

是以犯敵能威。

樾謹按威乃威字之誤。威讀爲滅。言能滅之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有去之能速四字。高注曰。故進能滅敵。去之能速也。此文無此四字。則於文爲不備。疑寫者脫去之。

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柸治悖若有喪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止柸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柸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爲柸治也。其實柸治卽不怡也。不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必楚語。因聲誤而爲柸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句心不意。卽乃止駕。心不怡也。喜者駕字之誤。駕之叚字也。意者怡之叚字也。

容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樾謹按容下脫見字。下文對曰。未容見也。容見字與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篇作子容見有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正有見字。能兩活當作而能活。說見呂氏春秋。

棄劍而已。

樾謹按已乃人己之己。己上當有全字。呂氏秋春正作棄劍而全己。

孔子聞之曰。夫善栽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

樾謹按栽當作哉。栽之誤也。哉下脫不以二字。呂氏春秋正作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

非之謂乎.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樾謹按掩字無義.高注曰.掩猶擇也.義亦未詳.掩乃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是其證也.下文.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筦子所謂烏飛而準繩者.按烏飛準繩.本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卽說烏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之行不扶以繩.亦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撥以爲正.卽此扶字之義.因扶字闕壞.止存扶形.淺人遂以意補成掩字耳.

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

樾謹按全乃令字之誤.令猶使也.道與導同.謂導使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也.

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

樾謹按高注曰.瞀.被髮也.木.鷸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鷸.王氏引之以木爲朮字之誤.朮卽鷸字也.引匡謬正俗鷸字音聿.亦有術音.蔡氏獨斷謂爲術氏冠爲證.其說洵塙不可易矣.惟未說瞀字之義.瞀當爲鍪.鍪者兜鍪也.說文兜部.兜.兜鍪.首鎧也.從省言之.則止曰鍪.氾論篇.古者有鍪而綣領.高注曰.鍪.頭著兜鍪帽.是也.去其鍪而載之朮.謂去其首鎧而戴之鷸鳥之冠.正與解其劒而帶之笏文義一律.

作務者叚字耳。高注以被髮說之。夫被髮豈可言去。足知其非矣。

夏后氏祭於闇。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

樾謹按高注首句曰。於室中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堂上日平旦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注曰。闇昏時也。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一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文所說。本屬郊祭。郊祭必爲壇。初非廟祭。有何室中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闇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卽是祭以朝。朝者日出也。因周人尚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闇而畢。故曰以朝及闇。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闇二字者。意在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闇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有取於闇。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闇耳。檀弓篇止言大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闇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氏誤以朝爲庭中。遂并上文亦以室中堂上言之。與祭義不合。不可從也。

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樾謹按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愼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

之。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氏自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

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

樾謹按重本作童。大戴記王言篇。民敦工璞商愨女憧。卽淮南所本也。童與憧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

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樾謹按下言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上。而生二字。乃故萬之誤。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

樾謹按德當爲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之所以存者道得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亡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從其化。故國存也。蓋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卽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

樾謹按當字無義。羣書治要作慮。然謀卽慮也。何謀之敢慮。義亦難通。當疑啻字之誤。言救罪且不給。不暇更啻他謀也。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

樾謹按高解相與篡之句曰。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夫上文並無恭王見禽於晉之事。卽云相與篡之。於文不備。攷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二十字是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

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

樾謹按上云。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莫邪是良劒之名。則碧盧亦必是美玉之名。地形篇。碧樹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靑玉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然則莫邪碧盧是喻君子。非喻小人。高注曰。碧盧或云碔砆。失之。

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劒而利鈍識矣。

樾謹按狐甲之義不可曉。狐疑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楊注曰。蚤與爪同。此爪甲連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言燭庸子之於劒。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臾兒易

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一哈言其少也。與此文正一律。

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

樾謹按讓當爲攘。詮言篇。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高注曰。攘。卻也。此云不攘福。義與彼同。

不食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詮言、

樾謹按下用字衍文。文子符言篇。作不食無用。卽不以欲害性。是其證。

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

樾謹按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並曰。固。必也。治未固於不亂。行未固於無非。言爲治未必不亂。爲行未必無非也。下文曰。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尙未牢固說之。其義轉迂。

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

樾謹按常與尙通。史記衞綰傳。劒尙盛。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尙作常。並其證。

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

樾謹按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

德。下文云、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皆以智能對舉、故知此亦當然。

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

樾謹按全字無義、乃璽字之誤。國語魯語、迫而予之璽書。韋注曰、璽書、璽封書也。此璽封二字之證。時則篇曰、固封璽。封璽與璽封同。五音集韻曰、璽俗作壐。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爲全矣。氾論篇、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爲信。金亦璽字之誤。說見王氏讀書雜志。彼璽誤爲金、此璽誤爲全、其誤正同。

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

樾謹按寶字無義。疑當作資。荀子性惡篇、離其資。楊注曰、資、材也。謂雖有聖賢之材也。資與寶形似而誤。

一身之身。既數變矣。

樾謹按上身字當作人。氾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文義與此同。

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

樾謹按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不知彼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言

耳目鼻口。此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止言耳目口。兩文不同。未可據彼以增此也。

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

樾謹按先字衍文。先卽倡也。言倡不必言先。文子上德篇正作不爲物唱。無先字。

智遽於事。

樾謹按遽讀爲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劇於事。謂勞於事也。遽劇古通用。公羊宣六年傳釋文曰。劇本作遽。

不能爲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

樾謹按高注曰。佐君位也。則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爲君位也。今加人旁作佐。則失其旨矣。

行成獸止成文。

樾謹按成獸之文。殊不成義。高注曲爲之說。非也。獸疑獻字之誤。隸書獸或作猒。有桐柏廟碑。形與獻似。故獻或誤爲獸。周官庖人職賓客之禽獻。注曰。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是其例也。論語八佾篇文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所本。行成獻止成文者。獻賢也。言行則成賢善。止則成文采也。字誤作獸。則不可通矣。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本爲卒字之誤。其說是矣。惟調之言和也合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調當作鍋。玉篇多部。鍋。丁幺切。多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鍋。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閒世篇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大也。大與多義相近。故玉篇鍋訓多亦訓大。且其字亦或從大作奝也。

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

樾謹按文子符言篇作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當從之。此申明上文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形。不可使形勝神也。觀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

故不得不中絕。兵略、

樾謹按此當作故人得不中絕。言聖人勃然而起。夷險除穢。故人類不至於中絕也。今作不得不中絕。於義難通。文子上義篇亦然。則其誤久矣。

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樾謹按主術篇。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作猨契。王氏引之曰。猨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猨狐狂猶。犬屬也。玉篇。猰公八切。猰犬也。猰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不如猨契。說見讀書雜志。今以其說推之。此文豺狼亦當作猨契。蓋猵獺能食魚。猨契能搏獸。

故猵獺不可與池魚並畜.而狠契不可與禽獸同養.若豺狠本非人之所養.又何待言去乎.此於義不可通.且獺與契爲韻.若作豺狠則於韻亦不可協矣.蓋由後人習聞豺狠.罕聞狠契.故率意更改.皆非其舊.

此天之所以誅也.此民之所以仇也.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呂氏春秋懷寵篇作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無兩以字.文子上義篇同.

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

樾謹按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衛.是也.當由衛誤作衞.因改爲帥耳.

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

樾謹按相支以日.甚爲無義.文子上義篇作相交於前.當從之.交與支形似而誤.交誤爲支.因改於前爲以日.使成文義耳.

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樾謹按高注曰.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則正文及注文朕字.皆勝字之誤.故以可不可言.若是朕字.則但當言有無.不當言可不可也.文子自然篇作夫物有勝.唯道無勝.當據以訂正.

察行陳解贖之數。

樾謹按解贖當爲解續。解之言解散也。續之言連續也。解續猶言分合。下文曰。出入解續。是其證。

博則能禽缺。

樾謹按博與缺義不相應。與上文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不一律矣。博當作摶。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摶圜也。故與缺相對爲文。太元中次六曰。月闕其摶。月之有闕有摶。卽此文摶缺對文之證。

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

樾謹按於字衍文也。處堂上之陰者。謂察堂上之陰也。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是處與相同義。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不處猶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卽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可通。且處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相對。今增於字。則句法亦參差不齊矣。

典凝如冬。

樾謹按高注曰。典常。凝正也。此未得典字之義。典讀爲頎典之典。考工記輈人。是故輈欲頎典。鄭注曰。頎典。堅刃貌。然則典凝猶堅凝也。與上句湫漻如秋。一律。若訓典爲常。則失其義矣。

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

樾謹按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并通。廣雅釋詁。幷同也。併饑寒。與同甘苦一律。

魄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疑也。

樾謹按吾將反吾宗矣。上當有魂曰二字。此乃魂之言也。吾將反吾宗者。魂欲反其宗也。故下文曰。魄反顧魂。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也。高解反吾宗曰。魂將反于無形。則其所據本正有魂曰二字。不然。何知其是魂而非魄乎。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

樾謹按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不可使長言。當從之。高注曰。長。主也。又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未得長字之義。長。主也。則長猶典也。不可使長言。猶曰不可使典言。謂不可使典主教令也。

獸不可以虛氣召也。

樾謹按氣當作器。莊子人閒世篇。氣息茀然。釋文曰。向本作䛩器。云器氣也。是器氣聲近義通。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官人篇氣作器。此古書以器爲氣之證。獸不可以虛器召。猶上句云魚不可以無餌釣也。文子上德篇正作獸不可以空器召。

保者不敢畜噬狗。

樾謹按高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謂之保者。義殊未安。此保字乃阿保之保。禮記內則篇。其次爲保母。是也。保者不敢畜噬狗。恐其齧孺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樾謹按上非字衍文也。本作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迥殊。正以馬之類。明知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亦以物之同。見人之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卽淮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

見卵而求晨夜。

樾謹按晨當作辰。淺人誤謂與夜對文。故加日作晨。不知非其義也。辰者時也。詩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毛傳曰。辰。時也。正義曰。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然則辰夜卽時夜也。莊子齊物論篇正作見卵而求時夜。蓋皆本於毛詩。淮南用其文。莊子用其義耳。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莫。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樾謹按寒下當有暑字。兵略篇曰。是故處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彼以暑與序爲韻。此以暑與莫爲韻。今删暑字。則失其韻矣。上文曰。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縣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味氣爲韻。則此文亦必有韻可知。當據兵略篇補。

孫叔敖制冠浣衣。

樾謹按制疑刷字之誤。爾雅釋詁。刷。清也。故與浣衣對文。

祭之日而言狗生。

樾謹按生當作胜。說文肉部。胜。犬膏臭也。狗胜猶言狗臭。

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樾謹按藥當讀爲𤻲。說文疒部。𤻲。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爲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叚字。韓用正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

淮南內篇四

曹氏之裂布。說林。

樾謹按高注曰。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閒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然則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者。蓋涉下文夏后氏之璜而衍。非高本之舊也。惟高注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卽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之裂布也。曹疑當讀爲褿。廣雅釋器曰。褿。褯也。玉篇巾部曰。幍。褯也。幍卽褿之異文。又衣部曰。褯。小兒衣也。然則褿者疑是小兒承褯菌屎之布。故亦謂之褯。褯猶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褯。小兒大褯也。卽其類也。褿之裂布者。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字通作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卽餘布。言承褯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爲物至賤。然而隸者貴之。正上文時有所合之意。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將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各依其所生也。哀與依古聲同。此作哀者。卽依之叚字耳。高注曰。哀猶愛也。非是。

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鬭。

樾謹按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獨以器言。且大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本作大庖不豆。呂氏春秋貴公篇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鬭。即淮南所本。高氏彼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疑高氏此注。亦與彼同。今但存豆簠簋籩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既誤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剅之叚字。廣雅釋詁。剅裂也。大庖不剅。謂不自割裂。與不斲不鬭一律。說詳呂氏春秋。

任動者車鳴也。

樾謹按高注曰。任者輂也。詩曰。我任我輂。此說失之。黍苗篇。我任我輂。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輂者車者牛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輂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是毛鄭皆以任輂爲二事。若曰任者輂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通乎。今按此任。即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輈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鄭康成說任正衡任。未得其義。宋戴侗六書故曰。任正者輈也。衡任者軸也。近世學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輿下者始足當任木之名。隧深四尺四寸。輈在四尺四寸下者。任正也。車廣六尺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金氏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任正者輈也。伏兔也。衡任者軸也。衡也。其說皆本戴氏而推之。可以說此文任動車鳴

之義.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

樾謹按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既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使工捻竅.然則但氏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爲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吹竽.然必自吹之而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厭竅.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卽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也成竅也.彼舉其人以實之.此則不舉其人耳.倡字闕壞而成但字.隸書工或作乇.氏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氏.高據誤本作注.曲爲之說.失之矣.

蝯狖之捷來乍.

樾謹按高注訓乍爲暫疾.而以疾擊取之.申明其義.此曲說也.乍與作通.當讀爲斮.爾雅釋器.魚曰斮之.禮記內則篇作魚曰作之.卽其例也.成二年公羊疏引樊光曰.斮.斫也.斫乃斫之俗字.斫者擊也.蝯狖之捷來斮.謂見斫擊也.方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繆稱篇曰.猨狖之捷來措.高注曰.措.刺也.刺擊義亦相近.

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轂虛而中立。是此文轂下脫虛而中三字。一輻文子作一軸。亦當從之。蓋一軸在轂中。三十輻在轂外。若一軸獨入而三十輻皆棄。即不成爲輪矣。故不可以致千里也。

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

樾謹按此當作蘇秦步曰何步。趨曰何趨。馳曰何馳。因首句高注有何故二字。遂誤正文何步爲何故。而馳下又脫曰何馳三字。則文不成義矣。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

樾謹按高注曰。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王氏念孫謂的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爲善乎無提提爲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的的猶提提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意。儀禮鄉射禮篇。者獲坐而獲。鄭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射中爲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

樾謹按故之與先。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乃。故字作攷。兩形相似。隸書失字或作失。先字或作先。兩形亦相似。因誤得爲故。誤失爲先耳。之與矣三字衍文也。蓋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諸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爲矣耳。文子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

失。諸之與已。相去千里。可據以訂正。

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樾謹按以字衍文。高注曰。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則其所據本無以字。

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

樾謹按四語相對成文。且陽霜爲韻。非有脫誤。文選洛神賦注。引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衆生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衆人行於霜有迹。疑無迹也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幷注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欲據以增入正文。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矣。

寅丘無壑。泉原不溥。

樾謹按寅丘謂大丘也。方言。夤大也。廣雅釋詁同。寅即夤之叚字。言丘雖大而無壑。則泉原不溥也。下文曰。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丘必言其大矣。高注以爲汙涼水名。非是。

拸和切適。

樾謹按高注曰。拸。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然則正文疑當作拸和適切。切者急切也。適猶之也往也。言轉其和平之音。而適於急切之調也。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

樾謹按、高注曰、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以存國。然隨牛未知何人。據人間篇注曰、秦他弦高之黨。未聞其有隨牛也。隨牛疑當作隨生、卽謂漢初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爲隨生、乃漢時常語也。隨何爲漢初辯士、故曰尾生之信、不如隨生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此卽隨何稱生之證。

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人間、

樾謹按、總一筦三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端、而散於無竟、總於一筦、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誤倒、失其義矣。

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樾謹按、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疒且二字之誤。病將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疒部、疒、倚也。人有疾痛、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疒。其從矢之疾、蓋疾速字、而非疾病字也。後人叚疾爲疒、疾行而疒廢矣。疒且死、卽疾且死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並作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疒、古今字耳。因疒且二字誤合爲疽字、後人乃於上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

樾謹按二世而爵祿。文義未完。疑本作二世而奪祿。下文曰。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奪字卽承此而言。因奪與爵草書相似。又以文在祿上。故奪誤爲爵耳。夫所謂孫叔敖獨存者。存其寢丘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韓子喩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亦言祿不言爵。則爵字之誤無疑矣。

魯君聞陽虎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逸。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楊注曰。失讀爲逸。是其證也。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杜注曰。逸。逃也。陽虎逸卽陽虎逃。古字逸與佚通。故亦通作失。

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

樾謹按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下文求地而弗與。卽承此而言。戰國趙策作魏桓子欲勿與。

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

樾謹按勢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相恃而存也。呂氏春秋權勳篇曰。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卽淮南所本。虢不亡恃虞。虞不亡恃虢。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誤作勢者。蓋因呂氏春秋此文之上有虞虢之勢是也句。韓子十過篇亦有虞虢之勢正是也句。疑淮南不當無此句。因以意竄改。非其舊矣。

此吉祥以饗鬼神。

樾謹按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衡福虛篇。並作此吉祥也。當據補。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樾謹按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爲義也。班孟堅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即用此事。而云北叟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敍傳引此文作北塞上之人。蓋涉正文北叟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文選幽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叟之義。安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福。李賢注曰。北叟。塞上叟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並作北塞上之人。則爲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諸類書所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

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

樾謹按調當爲周。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逸注曰。周。合也。心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通用。文子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

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

樾謹按愈當爲偸.古偸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則民不偸.釋文云.偸音偸.是其證也.偸利卽偸利.謂雖偸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偸可.後將無復.

至其日之夜.

樾謹按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正作至於期日之夜.

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

樾謹按後字義不可通.乃從字之誤.佞人得志.故晉國之士.皆舍仁而從佞也.晉國之武.卽晉國之士.

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

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廷中.而弑簡公於朝.

樾謹按攻乃殺字之誤.殺宰予.弑簡公.君臣異辭.其實一也.下文曰廷殺宰予.是其明證.

郈公作難.

樾謹按郈昭伯魯大夫.不得稱郈公.乃郈氏之誤.上文云郈氏介其雞.是其明證也.今作郈公者.涉下文魯昭公出走而誤.又按魯昭公出走句.王氏念孫謂衍公字.以上下文皆四字句故也.然上文云.簡公遇殺.身死無後.疑此文本作昭公.昭公不稱魯.猶簡公不稱齊.後人誤加魯字.遂致句法參差.而王

氏乃議删公字。失之矣。

西殷流沙。北鞮遼水。東結朝鮮。

樾謹按鞮字無義。疑𨐇字之誤。爾雅釋詁。𨐇。盡也。言北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即有盡義。

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樾謹按憤然非自反之貌。憤疑隤字之誤。周易繫辭傳。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虞注曰。隤。安也。馬注曰。柔貌。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喟然。此誤隤爲憤。猶彼誤喟爲憤。皆形似而誤。古書從貴從賁之字。往往相亂。詳見讀書雜志。

武王蔭暍人於樾下。

樾謹按注曰。樾下。衆樹之虛也。此注未得。精神篇曰。當此之時。得茠樾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樾。言多蔭也。樾讀經無重越之越也。此注得之。越樾古同字。而前後異說。疑有許高之異。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閒泰族要略八篇標目下。無因以題篇四字。與它篇不同。或許注也。因無塙證。故不別言之。

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樾謹按盤罪二字甚爲無義。盤疑本作服。服古字作𦨈。與般字相似。往往致誤。爾雅釋詁。服宜貢公。事

也釋文曰服又作般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楊注曰服本或作般並其證也服誤爲般因又誤爲盤耳服者負之叚字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是負服一聲之轉古得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出奔也高注曰盤辟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禹沐浴霪雨櫛扶風脩務

樾謹按浴字衍文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扶字疑卽疾字之誤隸書疾字或作疾見圉令趙君碑扶字作扶見桐柏廟碑兩形相似故誤耳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卽淮南所本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樾謹按高注曰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然循谷而行謂之谷行甚爲不辭且水注谿曰谷水之東流豈必循谷而行乎於義亦不可通谷疑沿字之誤沿字缺壞止存右畔之㕣因誤爲谷矣荀子禮論篇榮辱篇楊倞注並曰沿循也然則沿行者循行也高注本作循沿而行蓋以循訓沿耳又下文說申包胥事曰於是乃贏糧跣足跋涉谷行夫申包胥自楚至秦非必行於谷中且其下說所經歷之地曰蛸山曰深谿曰川水曰津關乃獨以谷行二字冠之則於文轉爲不備矣谷亦沿字之誤沿亦循也申包胥恐爲吳軍所得不敢從正路循沿邊際而行故曰沿行楚策載此事曰於是贏糧潛行是其義也

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

樾謹按感下本有之矣二字。傳寫脫之。則文義未完。文子精誠篇正足故在所以感之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樾謹按非學者多。下有闕文。或是言字。或是曰字。未敢臆補。蓋人性各有所脩短云云。乃世俗非學者之說。意謂人性之自然者。非學所能損益也。下文吾以為不然。則淮南自為破之之說。

使未嘗鼓瑟者。

樾謹按瑟當作琴。上文云。然而搏琴撫弦。此與相應。不容異文。

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

樾謹按不字衍文。多暇日者。謂其人偷慢惰懈而不學。故多暇日也。今衍不字。失其指矣。荀子脩身篇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即淮南所本。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樾謹按彊立本作務立。上文。名可務立。功可彊成。高注曰。務。事也。然則此亦當言務立。今作彊立者。乃後人據文子精誠篇改之。不知彼上文云名可強立。功可強成。與此文本不相同。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樾謹按治字衍文。本作卒勝民全。此時但求民之全。不當計其治不治也。後人誤以全字屬下句讀。故妄增治字耳。楚策作社稷其庶幾乎。無全字。然則此全字上屬無疑。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

樾謹按竭筋力以下。皆申包胥之言也。申包胥下當有曰吾二字。而今脫之。楚策曰。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是其明證。

琴或撥刺枉撓。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樾謹按側室二字無義。高注曰。側室或作廟堂也。廟堂亦無義。疑淮南原文本作則尙士爭鼓之。尙與上通。尙士即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劍。弓人爲弓。並有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鋌。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猶彼曰則貴人爭帶之也。因叚尙爲上。而尙士二字誤合爲堂字。淺人因改則字爲廟字。高所據或本是也。又因古本實是則字。遂改堂字爲室字。而加人旁於則字之左。使成側字。高所據本是也。皆非淮南之舊。

藜藋之生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

樾謹按高注曰。櫨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並當作廬。漢書食貨志注曰。廬田中屋也。故高注訓廬爲屋。

以爲廬棟。猶曰以爲屋棟。說山篇曰。郢人有買屋棟者。彼云屋棟。此云廬棟。其義一也。因棟字從木。遂幷廬字而亦誤從木作櫨。櫨者柱上枅也。若果是櫨字。何得以屋訓之。本經篇。標株欂櫨。高注曰。櫨柱上枅。卽梁上短柱也。然則高氏非不知柱上枅之義。何以於此篇必變其說乎。且以文義言之。日加數寸。言其長也。屋棟之木必取其長。若櫨則短柱耳。以方木爲之。其形如斗。故亦謂之斗拱。非必長木乃可爲之。何取於日加數寸者乎。

一言聲然。大動天下。奉族。

樾謹按。聲然二字。文不成義。聲當作磬。涉上文四海之內寂然無聲而誤也。周書太子晉篇。師曠磬然又稱曰。孔注曰。磬然。自嚴整也。是其義也。下文。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聲然亦磬然之誤。能讀爲而。

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

樾謹按。旅字無義。疑放字之誤。廣雅釋詁。放。效也。言天地所生者。雖奚仲不能放效之。雖魯般不能造作之也。高注曰。旅。部旅也。其所據本已誤。

故聖人懷天氣。抱地心。

樾謹按。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抱地氣。是也。上文云。故聖人者。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

心之文。旣與文子同。則下句亦當作抱地氣矣。傳寫誤耳。上文故聖人者懷天心下。疑亦當有抱地氣三字。今闕此句。文義不備。

巢枝穴藏。

樾謹按枝乃技字之誤。巢技穴藏。相對成義。史記梁孝王世家索隱引通俗文曰。高置立技栩曰技閣。卽此技字之義。巢高故言技。穴深故言藏。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

樾謹按故立當從文子上禮篇作以立。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木水二字傳寫誤倒。當作水木。蓋金水木火土相生之序。故本之以立父子之親也。

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

樾謹按勇者當作輕者。上文云。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以輕重貪廉對舉。其本作輕者明矣。淺人不尋上下文理。見有進鬬之文。妄改爲勇者。非其舊也。又按上言四者而下言五者。義亦可疑。且輕與重反。貪與廉反。所謂四者相反也。信則與何者相反乎。乃云五者相反。義不可通。疑信者可令持

約而不可令應變十二字。後人竄入。淮南本無此句。五者亦作四者。與上文相應。因竄入信者句。遂改四爲五以合之。而不悟其不可通耳。

小見不達必簡。

樾謹按小上當有道字。因涉上句小藝破道。兩道字適相連。寫者之於上句道字下作二小畫以識之。而遂脫去也。見乃則字之誤。則字闕壞。止存左旁之貝。因誤爲見矣。達下當更有達字。亦因止作二小畫而脫去也。其文本曰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與此文小異而義同。若如今本。則不成文理矣。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樾謹按天心動化本作無心動化。因無字作无。故誤爲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精誠篇曰。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卽可以正淮南子矣。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與治之臣不萬一。

樾謹按與字衍文。蓋卽與字之誤而衍者。高誘注呂氏春秋觀世篇引此文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是其明證。文子下德篇亦無與字。

乘衰而流。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水之從高流下。必有次弟。故曰乘衰而流。高注訓衰爲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爲袞之誤字。更非矣。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

樾謹按旣云百川。則不得又云不爲川。川字衍文也。後人因下句云不爲君子。故妄增川字。使字數相當耳。文子上義篇正作不注海者不爲谷。

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

樾謹按刎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

樾謹按身之重也。本作身句所重也。與天下句大利也一律。涉上下句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句而衍。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鬭。

樾謹按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文不成義。當作乃相率爲勇而致之寇。與下句相對。致如致師之致。寇卽謂吳人也。言致死於吳也。下文曰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是其義也。王氏念孫改爲相率致勇而爲之寇。然百姓卻敵。初非爲寇。於義不可通矣。

天地之閒.無所繫戾.

樾謹按繫戾當爲擊戾.主術篇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是也.擊戾猶拂戾也.擊者毄之叚字.說見荀子脩身篇.

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樾謹按因乃困字之誤.言困於患難則造作其備也.與下句犯其難則得其便一律.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樾謹按知應無方而不窮哉句衍知字哉字.應無方而不窮.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三句一律.皆蒙又況二字爲文.因涉上文欲知高下欲知輕重欲知遠近而誤衍知字.則與下二句不一律.遂於句末加哉字.使自爲句.而文義隔絕矣.

根深則本固.

樾謹按根卽本也.不得云根深則本固.本乃末字之誤.上文云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是也.後人習於根本之說.遂妄改爲本字.失其義矣.根深則末固.與下句基美則上甯一律.說文木部曰.木上曰末.然則末卽木之上也.末固上甯.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然則下句上字亦當作城字矣.下句不言城.知此句亦不言木.王說非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

樾謹按撫下脫止字．本作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作師曠撫而止之．韓非子十過篇作師曠撫止之．論衡紀妖篇作曠撫而止之．並有止字．是其證．

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

樾謹按生百隙本作開百隙．涉下句而誤也．下文曰．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是其證．

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要略

樾謹按為字涉下句多為之辭博為之說而衍．本作懼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與下文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一律．衍一為字．則文不成義．

發號施令以時教期．

樾謹按期當讀為棊．宣二年左傳．楚人棊之．杜注曰．棊．教也．文選西京賦．人棊之謀．薛綜注曰．棊．教也．是棊與教同義．故曰以時教棊．

標舉終始之壇也．

樾謹按高注曰．壇．場也．然終始不當以壇場言．此注未得其義．壇當讀為嬗．說文女部．嬗．一曰傳也．精神篇．以不同形相嬗也．高注曰．嬗．傳也．終始之嬗．即終始之傳．作壇者．叚字也．

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樾謹按酒白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白酒。而傳寫誤倒之。周官酒正職鄭注曰。昔酒。今之酋久白酒。然則白酒。正淡時常酤。藝文類聚襍器部引此白作甘。蓋因已倒爲酒白。故臆改爲甘字。一盃酒甘。亦於義不安。未足據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三

楊子太元

火魁頤。水包貞。中、

樾謹按諸家本皆作大魁頤。溫公從王涯本作火魁頤。與水包貞對文。是也。惟魁字義當從范望訓藏。周次三。吉凶之魁。積次七。魁而顏而。元告篇。神之魁也。范並曰。魁。藏也。魁之訓藏。他書所無。而范注屢見。必有所受之。說文衣部。褢。袖也。一曰藏也。訓魁為藏。蓋讀魁為褢。魁褢並從鬼聲。故得通也。說文包部。包象人褢妊。是則褢與包同義。故曰火褢頤水包貞。漢書外戚傳晉灼注曰。包。藏也。是褢包皆藏也。測曰。晉晉之包。任臣則也。言包不言褢。以其義同耳。因段魁為褢。學者但知有魁首之義。而范注遂莫之從矣。

拔車山淵。毅、

樾謹按山疑出字之誤。言拔其車而出之於淵也。范望注雖亦有山字。然曰民溺於世。惟大位能濟之也。則其所據本。必作拔車出淵。若作山淵。則淵可言溺。山不可言溺也。注中山字。或後人竄入。非其舊耳。次六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拔車出淵。與將車入虛。文正相對。

將其車.入于丘虛.

樾謹按丘字衍文也.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范注曰.火生土故爲丘.彼丘字有注.此丘字無注.知所見本無丘字也.因注云.將車入險.在於丘虛之中.故後人於經文增入丘字.不知注有丘字以足句耳.其下云.車以喩君.君而臨臣.臣道不正.猶入虛也.是可爲經文無丘字之證.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亦無丘字.增次七丘貞.范注亦曰.火生土.故言丘.可知七有丘象.六無丘象矣.且以義言之.次五曰.拔車出淵.次六曰.將其車.入于虛.次七曰.出險登丘.蓋由淵而虛而丘.經文固自有次第也.今出淵誤作山淵.入于虛誤作入于丘虛.全失其義矣.

閑于遽篨.或疑之廬.閑.

樾謹按范本作遽除.王涯宋惟幹本作蘧篨.溫公從宋衷陸績本作遽篨.然止字體之小異.古文以聲爲主.不足爲異同也.惟范訓遽除爲不能俯者.王訓蘧篨爲傳舍.則皆失之.方言曰.簟.宋魏之閒或謂之蘧苗.其麤者謂之蘧篨.上文次六閑黃垁.席金笫.王曰.垁古雉字.謂城也.笫.簣也.此云閑于遽篨.或疑之廬.廬則非黃垁之固.遽篨則非金笫之安.兩贊之義正相反.然則遽篨當從方言訓簟矣.

赤臭播關.

樾謹按王曰.赤臭者陰陽交爭殺傷之象也.播於遠關之外.然播于遠關之外.而但曰播關.似爲不辭.

播疑當作燔。或字之誤。或聲同而借也。干次八曰。赤舌燒城。此云。赤臭燔闕。兩文相近。燔猶燒也。闕猶城也。

閑門以終虛。

樾謹按終衍文也。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贊辭終字。卽涉測辭而衍。

眇于謙少。

樾謹按范注曰。眇。微也。温公同。然測曰。不見謙也。則是以不見解眇字。當爲眇能視之眇。易釋文。眇。盲也。

少持滿。今盛後傾。

樾謹按持疑恃字之誤。惟其以滿自恃。故今盛而後傾也。若作持滿。則與持盈同。詩鳧鷖篇序曰。能持盈守成。國語越語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不當反以致傾危也。

女不女。其心予。

樾謹按予猶我也。女子從人者也。今其心惟知有我。斯不女矣。所以覆夫諝也。范注曰。予。我也。得其旨矣。又曰。我謂五也。則未必然。温公謂予與與同。非是。

殺生相午。

樾謹按。范本作相矢。然其注云。矢。乖也。則疑矢乃失字之誤。因其下云。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故乖。後人遂改失爲矢。不知范引次五之文以說此贊。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正見乖失之意。今改經作相矢。改注文作矢乖也。不可通矣。必非范本之舊。諸家本作相午。逆悟之與乖失。義亦不甚遠耳。

思登于天。谷在于淵。上、

樾謹按。谷當作谷。字之誤也。谷者卻之借字。古文以聲爲主。卻從谷聲。故卽以谷爲之。廣雅釋言。卻。退也。卻入於淵。猶退入於淵也。思登天而退入淵。正由上無根之故。今字誤作谷。失其義矣。

陽扶物如鑽乎堅。干、

樾謹按。范王本作陽氣扶物而鑽乎堅。溫公從二宋陸本。然諸首辭多言陽氣者。如中首曰。陽氣潛萌于黃宮。周首曰。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礥首曰。陽氣微動。閑首曰。陽氣閑於陰。皆是也。范王本作陽氣。未始不可從。至如與而。古書通用。二宋陸本作如鑽乎堅。卽而鑽乎堅也。增首云。日宣而殖。二宋陸本亦作如。溫公於彼不從。於此從之。何歟。

蚩蚩干于丘飴。或錫之坏。

樾謹按。丘飴未詳何義。范注曰。丘。聚也。飴。美食也。溫公曰。丘以喻高大。飴。餳也。以喻甘美。其義皆似未安。丘飴疑甌瓵之借音。說文瓦部。甌瓿謂之瓵。是也。甌從區聲。禮記曲禮篇鄭注曰。嫌名謂聲音相近。

若禹與雨。丘與匿也。是古音丘與匿同。故丘可讀爲匭。至佁之與甀。並從台聲。義更可通矣。范曰未成瓦曰坏。溫公說同。所求者甌甀。而或錫之以未成瓦之坏。故測曰甾甾之干。錫不好也。坏之與甌甀。實爲同類之物。但不好耳。若釋飴爲美食爲餳。則與坏絕遠矣。豈揚子屬辭之旨乎。

四馬就括。奕、

樾謹按括當讀爲廥。說文广部。廥。芻藁之藏也。軸折衡拐。則車不可行。故四馬反而就廥也。廥從會聲。括從昏聲。兩聲相近。話籀文作譮。即其例也。詩車舝篇德音來括。毛傳曰括會也。括之訓會。亦以聲近而義通。儀禮士喪禮髻用組。鄭注曰。古文髻皆爲括。尚書禹貢篇杶榦栝柏。史記集解引鄭注曰柏葉松身曰栝。爾雅釋木篇則曰檜柏葉松身。然則以括爲廥。猶以括爲髻。以栝爲檜矣。

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迷、

樾謹按范本如此。溫公從之。宋陸本作以不道明。似於義爲長。蓋必達於腹。而後達於目。此明之以道者也。今迷腹而達目。則明不以道矣。是謂以不道明。范本誤。

大圈閔閔。小圈交之。交、

樾謹按管子幼官篇。強國爲圈。弱國爲屬。然則范望訓圈爲國。正得其解。大圈小圈。猶大國小國。謂小國交於大國也。王曰。圈者發差之器。溫公謂圈養畜闌也。並與交之之義未合。

不禰禰僕。天活我。僕、

樾謹按測曰。禰不禰。非厥詖也。疑贊辭亦當作禰不禰。范注曰。近比於九秋。氣將降。禰不爲禰。正釋禰不禰之義。是范氏作注時。經文未倒也。下云。故言不禰禰。則後人據已倒之經文而改之。

進以高明。其道迂也。羕、

樾謹按迂大也。蓋即訏之叚字。爾雅釋詁。訏大也。字亦作盱。周易豫六三。盱豫。釋文引王肅注曰。盱。大也。又或作于。書大傳名曰朱于。鄭注曰。于。大也。蓋于盱訏迂並聲近而義通。禮記文王世子篇。況迂其身以善其君乎。正義曰。迂猶廣也大也。是其義矣。進以高明。故其道大。范注以迂遠釋之。非是。

勁之。丘陵。失澤朋。

樾謹按范注曰。朋。類也。此未得朋字之義。古朋字與崩通。史記齊太公世家。隰朋。集解引徐廣曰。朋或作崩。周易復彖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無咎。並其證也。此贊朋字。當讀作崩。言高以下爲基。其下無澤。則丘陵不能成其高。而致崩壞矣。測曰。勁之丘陵。失下危也。以失下危明失澤朋之義。可知朋之當爲崩矣。

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嗄。羕、

樾謹按二宋陸王本嗄作嚘。溫公從范本作嗄。然實以作嚘爲長。蓋此贊三句。柔一字爲句。嚘與柔韻。

若作嗄。失其韻矣。玉篇口部。嗄。於求切。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嗄。嗄。氣逆也。而今本老子亦皆作嗄。惟傅奕本作㪍。尙爲近之。

或飫之徒。

樾謹按王曰。徒猶空也。或飫者食。徒空爾也。此說於義未安。溫公謂雖有美食。不能食。適足飫其徒匓而已。然按之經文。亦未允協。測曰。食不足嘉也。豈謂有美食而不能食乎。徒蓋塗之叚字。或飫之塗。卽所謂脣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者。故曰食不足嘉也。列子天瑞篇。食于道徒者。道徒卽道塗。故釋文曰。徒。道旁也。以徒爲塗。正與此同。

臂膊脛如。

樾謹按王小宋本脛作脛。然脛爲鳥胃。於此殊非所施。溫公從大宋范陸本作脛。言臂大如脛。不可使也。然脛如乃形容之詞。與下句股腳膜如一律。若以脛如爲如脛。則下句膜如當爲如膜。溫公曰。膜音嗔。肉脹起也。然則兩句不一律矣。脛當訓直。漢書楊惲傳注。脛脛直貌。是也。臂膊脛如。言其不能屈伸也。爾雅釋詁。頲。直也。禮記曲禮篇。鮮魚曰脡祭。鄭注曰。脡直也。脛與頲脡。聲並相近。

丈人扶孤。豎子提壺。

樾謹按王曰。丈夫有扶持孤弱之事。然居次七曰。老夫擬車。少女提壺。與此贊辭義相近。擬車與提壺

並實指一事言。則扶孤與提壺。亦當如之。若謂扶持孤弱之事。則虛實不倫矣。孤疑弧字之誤。國語晉語。侏儒扶盧。韋注曰。扶。援也。然則扶弧者。援弧也。孟子告子篇。思援弓繳而射之。是其、義也。丈人扶弧。小子提壺。弧壺對文。與周易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壺。相似。大元本準周易。楊子所見周易。蓋與京馬鄭王本同也。

懷威滿虛。殺、

樾謹按。范注曰。虛。空也。雖威而消。故曰滿虛。然次三曰。戴威滿頭。句法與此同。若訓虛為空。則與滿成兩義。以次三之文例之。殆非然也。淮南子俶眞篇。虛室生白。高注曰。虛。心也。蓋虛訓空。故亦訓孔竅。淮南子氾論篇。若循虛而出入。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亦訓心矣。史記吳起傳。批亢擣虛。猶言批其亢。擣其心也。管子心術篇。心者智之舍也。淮南子詮言篇。虛者道之舍也。是虛與心義相近。更以本經證之。斷初一曰。斷心滅斧。失初一曰。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則刺虛與斷心同矣。此云懷威滿虛。猶云懷威滿心。與戴威滿頭一律。盛次三。懷利滿胷。次五。何福滿肩。末一字皆屬形體。更可證矣。

不田而穀。穀于揀祿。

樾謹按。宋陸王本揀作棟。溫公從范本作揀。言剛果所施。施于擇祿而已。然揀祿之文。義殊未安。范望注云。五為天子家。性穀穀然自亢。處高食祿。故不田也。是范氏並無揀擇之說。尋繹其意。所謂自亢者。

正釋棟字之義。周書作雒篇孔晁注曰。重亢。重棟也。是棟與亢同。范氏所據本。必亦作棟。故以亢字釋棟字。又以處高申明之。見經文所謂毅于棟祿者。棟則高亢之意。祿則但知食祿之謂也。若是揀字。則注何以不及。而所謂自亢與處高者。何指乎。次五。毅于棟柱。卽承此贊而言。毅于棟祿。處高食祿而已。毅于棟柱。則處高而有楷柱之功。不徒食祿也。兩贊意本相承。後人不達。因棟祿連文。他書罕見。遂妄改爲揀字。非范本之舊。溫公從之。誤也。

躆戰喈喈。若熊若螭。衆。

樾謹按。躆卽豦字。說文豕部。豦。鬭相丮不解也。從豕虍。豕虍之鬭不相捨。是豦之本義。爲兩獸相鬭。老子曰。猛獸不據。鹽鐵論曰。虎兕相據。並卽豦字也。彼從手作據。此從足作躆。皆古文借字耳。躆戰卽以熊螭言。溫公謂躆當作劇。非是。

其志資戚。親。

樾謹按。范注曰。資。用也。二爲平人。未仕於世。志在親戚骨肉。王曰。資。取也。戚。親也。其志惟取於相親附也。此二說並非經義。初一曰。其志齟齬。此曰。其志資戚。文法正同。資戚與齟齬並雙聲字也。資讀爲咨。周易略例。不諮于閻。釋文諮本作資。是其例也。資戚猶咨戚。訓用訓取。分資戚爲二義。皆失之矣。

揮繩不市。法。

樾謹按、范注曰、甫始也、然準繩不始、甚爲不辭、溫公訓爲美、義亦未合、甫當讀爲尃、說文寸部、尃布也、昭三年左傳寡君使虎布之、杜注曰、布陳也、然則準繩不尃、猶言準繩不陳、禮記經解篇繩墨誠陳、是其義矣、

幽遇神、及師夢、

樾謹按、范注、師衆也、此未得其解也、衆次七、師孕唁之、哭且𩔗、范曰、師盲者也、晉次三、師或導射、范曰、師爲瞽者也、此瞽師字、亦當同之、蓋所遇者神、已爲幽矣、而又見夢於無目之人、幽益甚也、

兌人遇雨、

樾謹按、易繫辭傳、潤之以風雨、又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虞注並曰、兌爲雨、然則兌本有雨象、蓋雨者水氣、兌爲澤、故爲雨也、兌人、言處川澤之人、以兌人而遇雨、故測曰、遻自賊也、范注以兌爲巫說之、雖亦用易義、然非楊子之旨、

陽逢其外、大、

樾謹按、范本逢作逢、溫公從二宋陸王本作逢、宋曰、逢猶盛也、其實逢亦盛也、禮記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逢訓大、則亦即與盛同義矣、蓋逢與豐通、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其證也、訓大訓盛、皆豐字之義、是故作逢者、豐之

叚字作逢者。逢之異文。溫公疑逢無盛義。必作其葉蓬蓬之蓬。始得訓盛。是猶未達乎古訓也。

雉之不禁。而雞蓋穀。文、

樾謹按宋陸本而下有不字。蓋卽而字之誤而衍者。王本無而字。則更非矣。溫公從范本。是爲得之。惟未解蓋字之義。方言。蓋。餘也。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蓋。廣雅釋詁亦曰。蓋。餘也。雉之不禁而雞蓋穀。言雉不禁而雞有餘穀也。

子序不序。永、

樾謹按上序字疑衍文。蓋卽子字之誤而衍者。王云子而不居子之次序。則祭祀賓客長無主矣。疑王涯所據本正作子不序。而溫公不言有異同。蓋寫者改從旣衍之本矣。居次三長幼序。子克父。宋陸王本並同。而范本作長幼序序。誤亦類此。

決欲招寇。積、

樾謹按王本決作快。當從之。方言。逞曉恔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自關而西曰快。然則快欲猶逞欲也。逞欲故招寇矣。諸家作決。乃字之誤。溫公從之。非是。

前尸後喪。沈、

樾謹按尸當訓陳。言前雖陳列之。後終喪失也。故測曰。終以貪敗也。王曰。危亡之道。相繼而至。故前尸

後喪。未得其旨。

喪儀而悲坎我西階。內、

樾謹按范注曰。坎。憂也。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悲也。然坎我西階。甚爲不辭。且既言悲。不必更言憂矣。范說非也。坎乃次字之誤。次者卽也。說文。垐。古文作堲。是次卽古音相同。尚書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宥坐篇並引作勿庸以卽。是次與卽通用也。次我西階者。卽我西階也。范引婦升西階爲說。是矣。

睄提明。暎、

樾謹按睄當從小宋音眇。云一目盲也。范云。睄。目不明也。意亦與眇同。眇從目少聲。睄從目肖聲。少與肖並從小聲。其聲同也。本或誤從日。王涯以爲古肖字。然肖何以從日乎。殆不然矣。提字之義。自來莫得其解。王云。提明自照。提明謂燭之類。其說至爲鄙陋。提當爲瞨。說文目部。瞨。迎視也。睄瞨明。謂眇而視明。正周易眇能視之義。范本明下有德字。因調而誤。溫公已正之。

天禍以他。竊、

樾謹按他古字作佗。說文人部。佗。負何也。負何故有加義。詩小弁篇。予之佗矣。傳曰。佗。加也。字亦作拕。易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拕。云。三加之也。佗拕字異義同。然則天禍以他。猶曰天禍以加。故測曰。

注不幸也。范注以爲不偶天禍。非是。王曰。咎非他作。亦於文義未合。

車𩋾馬擺。行可鄰也。止、

樾謹按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盧注訓鄰爲鄰。蓋鄰者遴之叚字。說文辵部。遴行難也。行難則宜止而不行。故亦得訓鄰。此云行可鄰也。謂其行可以鄰退也。范注謂止於鄰里。失之矣。

弓善反。弓惡反。止、

樾謹按范注云。善反。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惡反者。不善發則福然反也。此注非是。弓善反弓惡反。言弓善者亦反。弓惡者亦反。與下文善馬很惡馬很。義正一律。不曰善弓惡弓。而曰弓善弓惡。故與下文錯綜其辭。見文法之變。亦猶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之比耳。善惡以弓言。不以反言。注以善反惡反爲說。則兩反字義異矣。

成微改改。未成而殆。成、

樾謹按殆當讀爲怠。詩元鳥篇。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解殆與疲殆。其字並當作怠。而作殆者。古字通也。此贊言成之尙微而改之又改。則未及其成而先已解怠矣。故測曰。不能自遂也。王以危殆釋之。非是。

麛角之吾勁、

樾謹按吾當讀爲牙後漢書崔駰傳注童牙謂幼小也是其義也牙吾古同聲故得通用猶騶吾之或爲騶牙矣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與此吾字義同王曰吾者吾然無所歸之貌此未得其義而曲爲之說

鬬也皆合二而密也成用一元質、

樾謹按成乃咸字之誤咸用一與皆合二相對爲文范注曰二氣協和而成一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親附疏割犯血

樾謹按血與疏對文則血是親近之意猶言骨肉也

疑者提之元聲、

樾謹按范注曰提猶正也然提無正義且於文亦未合提當爲題說文見部題顯也從見是聲疑者題之謂使之明顯也提亦從是聲故得通用耳

纖也入蔵

樾謹按蔵字無義當讀爲竅說文大部竅空大也玉篇大部竅空也空與孔同謂其纖細者可入乎孔穴之中也

檢漏率刻。元告、

樾謹按范注曰。檢猶寫也。則檢當讀爲撿。說文手部。撿引也。檢訓引。故得訓寫。作檢者叚字。或字之誤也。

嘖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

樾謹按上云陰陽所以抽嘖也。從橫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此當云抽嘖也。瑩理也。昭事也。方與上合。今抽嘖誤作嘖情。情字蓋卽嘖字之誤而衍者。於是移抽字以易下句瑩字。而瑩理誤作抽理矣。又移瑩字以易下句昭字。而昭事誤作瑩事矣。至昭字無下句可易。因置之下句之首。揚子原文本作抽嘖也。瑩理也。昭事也。君子之道也。今作昭君子之道也。此昭字卽昭事之昭。其致誤之由。尙歷歷可指耳。

爲猛。元數、

樾謹按許翰曰。唐人避諱。書多改虎爲猛。此字疑當作虎。而未有本證定。然范注曰。金堅剛也。則晉時已作猛矣。非唐人改也。又按以虎爲猛。揚子書固自有之。養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范注曰。婦人謂四三爲虎。而四在前。故徽猛。然則以虎爲猛。亦非自唐人避諱始也。若謂彼文正避唐諱而改。則固不然。象猛養三字爲韻。若本文作虎。則非韻矣。故知不然也。

為大哆、

樾謹按許翰曰、丁朱無此一句、今考范曾本、此句無注、是范本亦無此一句也、當刪、

辰辰未戌丑、

樾謹按許曰、多作辰戌丑未、今從丁朱本、然范注曰、辰取其延長、未取其冥昧、戌取其悉戌、丑之言畜也、是亦以辰未戌丑為次、今作辰戌丑未、寫者誤耳、非范本之舊、

二為方沮、

樾謹按沮與且通、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且卽沮也、方沮當為方且、廣雅釋詁、方、始也、莊子庚桑楚篇與物且者、釋文、且、始也、是方且並有始義、一為規模、二為方且、言規模既定、始為之也、范注謂將有事而自止、非是、

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戴也、元文、

樾謹按許昂黃伯思本、均作截、范注曰、枝葉已成、蒙覆於上、皆可蔽截者、是范本亦作截、然蔽截自是兩義、蒙則蔽也、而非截也、不當幷為一談、而以蔽截說蒙字之義也、章詧丁謂郭元亨本、並作戴、戴與蒙義合、自以作戴為長、

福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

樾謹按。膞字無義。乃端之叚字。膞從專聲。端從耑聲。兩聲相近。禮記雜記篇。載以輲車。注云。輲或作槫。史記屈原賈誼傳。何足控摶。索隱云。本作控揣。文選長笛賦。冬雪揣封乎其枝。注曰。揣與團古字通。並專耑聲近之證。膞之爲端。猶槫之爲輲。摶之爲揣。團之爲揣也。福則有膞。猶云福則有端。正與禍則有形。文義一律。

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元攡、

樾謹按。斛與觸同義。御覽八百三十引風俗通曰。斛者角也。廣雅釋言曰。角。觸也。然則相斛猶相角。相角猶相觸也。日月歲十二會。故相斛。星辰不相干犯。故不相觸。斛與觸變文以成句耳。其義一也。范曰。斛。量也。非是。

輿物旁從。元圖、

樾謹按。丁謂本輿作與。是也。下文云。與物時行。正與此句一律。涉上文百卉權輿。下文天地輿新。故誤作輿耳。

南征不利遇崩光。

樾謹按。章督本作遇乎崩光。宋惟幹本遇於崩光。並非也。范注曰。陽而南征。與陰相遇。光明崩毀。故不利。然則遇崩光。謂相遇而崩毀其光。若作遇乎崩光。或作遇於崩光。均不可通矣。讀者因此篇多四字

爲句。故妄增之。然下文曰。天地人功咸奮貞。亦七字句。

天甸其道。

樾謹按。詩信南山篇。維禹甸之。周官稍人注引作維禹敶之。是甸與敶通。古田陳同聲。甸通作敶。亦猶齊陳氏之爲田氏也。說文攴部。敶。列也。今經典皆以陳爲之。天甸其道者。天陳其道也。范注曰。甸之言挺也。言天挺立其道於上。未得其義。

歲寧悉而年病。元告、

樾謹按。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爲一歲。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復追及日而合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是爲一年。歲與年較。多十一日弱。所謂氣盈也。年與歲較。少十一日弱。所謂朔虛也。歲寧悉。卽氣盈之謂。年病。卽朔虛之謂。寧乃語詞。諸本或作能。能亦語詞也。悉者盡也。自立春至大寒。而歲實始盡。然正月朔日立春。至十二月晦日。尙未至大寒。是年病也。病者。病其不足也。於是三年必置閏焉。故下文曰。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范注曰。一歲之數足。則年安。不足則病。混歲年而一之。然則足與不足。於何見之乎。

諸子平議卷三十四

楊子法言一

羿逢蒙分其弓。擧行、

樾謹按分字之義不可通。當讀爲焚。文十一年左傳。獲僑如之弟焚如。史記魯世家作棼如。爾雅釋天。焚輪謂之穨。釋文作棼。曰本或作焚。然則分之通作焚。猶棼之通作焚也。羿逢蒙焚其弓。正與下文良舍其策。般投其斧一律。

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樾謹按李軌注曰。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宋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明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楊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楊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注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爲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吳祕曰。周孔顏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一而已。羿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能

踰也。今按正文初無如天之說。李氏增益其義。誠非楊子雅意。然宋著作謂其依誤文爲解。則非然也。李云。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則其所據本作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明矣。使無不字。何以有天不可升之說哉。推尋李意。直以論語有他人丘陵。仲尼日月之說。疑嶽瀆未足擬聖人之高大。故必極之於天。然後見人之不能踰也。以是言之。李本當有不字。宋氏糾之。反爲疏矣。惟吳司封本實無不字。故云羿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能踰也。音義謂俗本脫不字。殆指此而言然也。字古通作邪。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當爲邪。問之辭。今依此讀之。衆人所能踰也。猶曰衆人所能踰邪。雖無不字。其旨亦同。疑楊子原文本如此。其有不字者。乃後人不達古語而臆加之。音義所斥爲俗本者。轉是古本矣。

桐子之命也。

樾謹按桐者侗之叚字。法言序云。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即此桐子之桐。序用正字。經用叚字耳。李注曰。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夫洞有通達之義。故淮南子原道篇。遂兮洞兮。高誘注曰。洞。達也。此乃云洞然未有所知。義不可通。疑注文洞字即侗字之誤。注本云。桐。侗也。侗子侗然。未有所知之時。蓋不破經字。而即以訓詁明叚借。用毛傳例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正李注所本矣。宋著作以經文桐字爲誤。又譏李氏依誤文訓爲洞。恐皆失之。至吳司封以桐子爲太甲。則不達叚借之旨。務穿鑿而

喜新奇。宋以後說經者。多此類矣。

或曰。顏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顏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樾謹按睎之則是上。已有曰字。而其下又有曰字。明世德堂本遂將上曰字删去。然睎之則是。明是楊子應語。不得以爲或人問也。以文義求之。上曰字不當删。下曰字當在正考甫句上。因或人問顏徒易乎。故應之曰。睎之則是。昔顏嘗睎夫子矣。又恐或人聞此疑夫子大聖。非人所能睎。故又曰。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古人之文。往往有一人之辭。而亦加曰字以別之者。若禮記檀弓篇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哀十六年左傳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論語憲問篇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加曰字以別更端之語。此文亦猶是耳。不然楊子之意。自以顏睎夫子爲主。至正考甫公子奚斯。不過泛舉之。以小見大。以淺見深。若其閒無曰字以別之。則顏之睎夫子。正考甫之睎尹吉甫。公子奚斯之睎正考甫。直是一律而論。漫無主賓之辨矣。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樾謹按君子貴遷善。與參辰之不相比。意不相承。下文云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鷃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頻頻之黨。與惡畫之義。亦不相承。疑此兩節傳寫互誤。楊子蓋因參辰之不相比。而戒人之黨比游娶。故曰頻頻之黨。甚於鷃斯。廣雅釋訓曰。頻頻比也。李軌注亦以黨比游娶釋之。則與參辰之不相比。意正一貫矣。至君子貴遷善。乃申明惡畫之義。遷善是不畫也。兩節傳寫互易。而其義皆不可通。今訂正如左。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頻頻之黨。甚於鷃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

樾謹按如其富言如何其以富也。重言之者。深疾之之辭。此句法本於論語之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注云。誰如管仲之仁。增字解經。殊非經旨。以楊子之意推之。則如其仁者。不許之也。孔子於管仲。但許其事功之盛。而未嘗予之以仁。故其意若曰。論管仲者但以事功論之足矣。如何其以仁也。如何其以仁也。即下章民到於今受其賜。可謂推許之至。而於仁字固不一及也。非楊子此文。則孔子之意不見矣。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見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與孔子之論管仲正可互明。蓋若

管仲者、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若屈原者、論其志節可也、不必論其智也、楊子以法言擬論語、正在此等處、吳祕注曰、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卽所以說論語之如其仁矣、

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

樾謹按不字衍文、已當從世德堂本作也、也邪古字通、其樂可量也、猶云其樂可量邪、與上文衆人所能踰也文法一律、學者不達古語、妄增不字、又改也字爲已字、失其旨矣、文選鮑明遠擬古詩李善注引此文正作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當據以訂正、

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樾謹按術當讀爲述、禮記祭義篇、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曰、術當爲述、韓勑後碑、其術、韓君德政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褒術、並以術爲述、皆其證也、述業與立道正相對、有教立道、作者之謂聖也、有學述業、述者之謂明也、又按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當從之、言立道不止、則爲仲尼、述業不止、則爲顏淵也、李宋吳本並作心、於義難通、溫公從之、非是、

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晉子、

樾謹按蒼蠅當以聲言、此乃與紅紫並以色言、義似可疑、李注曰、蒼蠅間於白黑、夫蒼蠅則何間於白黑之有、疑楊子原文本作蒼驪、驪與蒼皆色也、周易說卦傳、震爲龍、虞翻本龍作駹、云駹蒼色、字亦通

作尨。文選思元賦。尉尨眉而郎潛兮。舊注曰。尨。蒼也。是蒼駹同義。故得通文。廣雅釋器。蒼。青也。故亦曰青駹。史記何奴傳。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然則李注所稱閒於白黑。其即本史記爲說與。

如玉如瑩。爰見丹青。

樾謹按宋龔鼎臣東原錄曰。嘉祐中。予在國子監。與監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揚子法言。後數年。乃於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如瑩一義。惜其未改正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軌注曰。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加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其誤。遂改軌注以就文義爾。以上皆龔說。今按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篇曰。瑩。治也。爾雅釋鳥篇釋文曰。瑩。磨瑩也。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言屈原之放逐。猶玉加磨瑩而成文采也。說文玉部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然則揚子此文。自有所本。今作如玉如瑩不可通矣。當據龔說訂正。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樾謹按學行篇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也。然則德之藻矣。自是美之之辭。容猶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字亦通作庸。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也。庸亦用也。足言足容。謂既足以言之。又足以用之。斯其言非空言。乃德之藻飾也。李注曰。足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

言皆藻飾之僞。非篤實之眞。恐非揚子之意。今試。連上文讀之。或問君子尙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尙。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然則足言足容。所謂事辭稱者。正申明君子事之爲尙也。上文並未言及容儀。烏得分言容而二之乎。

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

樾謹按廣雅釋詁。介獨也。此介字當訓獨。與衆山相對爲義。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

樾謹按卓亦約也。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是卓有獨義。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與卓同。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並謂聞見宜多。而所守宜少也。蓋卓與約本疊韻字。莊子逍遙游篇。淖約若處子。文選上林賦。便嬛綽約。此云守之以約。守之以卓。亦猶淖約綽約之比。變文以成辭。初無異義也。溫公注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強爲區別。未達古人用字之法矣。

熒魂曠枯。糟莩曠沈。修身、

樾謹按熒魂以喻輕清之氣。糟莩以喻重濁之質。糟者酒之滓。莩者米之皮也。其輕清者日以枯。其重濁者日以沈。斯盲矣。柳宗元注以糟爲精之誤。而訓莩爲目精之表。殆失其旨。李注曰。莩孰也。義亦未

安。

箯甄捽茹。

樾謹按捽讀爲啐。禮記雜記篇。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鄭注曰。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

仁以人之。周道。

樾謹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仁以人之。當從此讀。成曰。有仁則人必歸之。光曰。仁者人道之常。均未達古義。

佗則苓。

樾謹按成曰。苓當爲蒙。字之誤也。然苓與蒙雖並從艸。其下絕不相似。安得致誤。秘曰。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無聆聞之實。然上文言推聖人爲可以開明。此當從目取喻。不當從耳取喻也。光曰苓音聆。闕。蓋於二說皆未安。故闕其義。今按苓當讀爲笭。說文竹部。笭。車笭也。釋名釋車曰。笭。橫在車前。織竹作之。孔笭笭也。此言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其佗則如車笭然。所見者小矣。

閉之閛然。不覩牆之裏。

樾謹按此即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上句云。開之廓然。見四海。言聖道之大

也。此云。閉之閉然。不覩猶之裏。言聖道之深也。李注云。不開聖卷。諭無所見。非楊子之意。祕曰。自背其道。不見數仞之內。光曰。不學猶面牆。皆仍李注之誤。

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樾謹按宋吳二說。皆未解贅虧之義。溫公謂有餘曰贅。不足曰虧。是也。惟疑不爲衍字。非也。凡物用之則虧。益之則贅。知者以不用爲用。以不益爲益。用而不用。是不虧也。益而不益。是不贅也。故曰。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文義甚明。亦無衍字。舊說均失之。

或問太古涂民耳目。

樾謹按涂當讀爲敷。說文丹部。雘篆下引周書惟其敷丹雘。今書梓材篇作惟其塗丹雘。是塗與敷通也。說文攴部。敷。閉也。從攴度聲。讀若杜。經典即以杜爲之。尙書粊誓篇。杜乃擭。周官雍氏注引作敷乃擭。是也。敷民耳目者。謂閉塞民之耳目也。若以今字書之。當云杜民耳目矣。

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螘不膢臘也與。

樾謹按李注曰。膢。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是但釋膢臘二字之義。而於狐狸螻螘未有發明。咸曰。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蟲入穴。故螻螘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猶狐狸螻

蠙不過乎腹臘之候矣。此說亦殊不可通、正文言狐狸螻蠙、不言人如狐狸螻蠙。不可通一也。正文言不腹臘也。咸若謂不過乎腹臘之候。當云不腹臘矣。如左傳云虞不臘矣。於義方合。詠歎之文。非所施也。不可通二也。且冬日雖獵取百獸。然狐狸之類。不應便絕。而云不過此候。不可通三也。尋楊子之意。直以申韓之法行。則人死者多。屍相枕籍。狐狸螻蠙、得饜其肉、如人遇腹臘有酒食醉飽之樂。故曰狐狸螻蠙不腹臘也。與正與上文牛羊用人相應。以人為牛羊。則食之者必狐狸螻蠙也。自來未達此旨。

如申韓。如申韓。

樾謹按兩言如申韓。謂如何其用申韓也。與學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淵騫篇、如其殺如其殺。同義。祕曰。豈如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為法。皆未達楊子語意。

請問之。曰神、

樾謹按之當作心。隸書相似而誤也。上文或問神曰心、故或人又請問心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請聞之。蓋既誤心為之。因又改問為聞以就其義。溫公從之、非是。

聖人以不手為聖人。

樾謹按李軌注曰。手者桎梏之屬。義甚淺陋、咸曰、手當為干、聖人雖為紂囚。然終不干其刑。祕曰、手、持也。執也。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裂之。此二說亦未安。既見幽囚。安得云不干其刑。亦安得云終不

能執也。光曰。手謂人所提攜指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如此說。則與羑里之問不相應矣。今按手當爲午。成二年公羊傳曹公子手。釋文曰。手本作午。是其例也。說文午部。午。啎也。五月陰气午逆陽冒地而出。釋名釋天曰。午。仵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仵逆也。然則不午者。不逆也。此言聖人之德。與神龍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則以不午爲聖人。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不午之義也。文王之囚於羑里。正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何損于文王之聖乎。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

樾謹按書有序。易亦有序。今序卦傳是也。序卦傳。自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皆以意義聯貫。其或闕失。可以推求。故上文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至書序則但云爲某事。作某篇。不相聯貫。故上文曰。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此或人歎書序不如易之意也。自來說此者。皆未明曉。吳說略近之。宋以大衍虛一說上文易損其一。誤甚矣。

狄牙能喊。

樾謹按李注曰。喊。啞物聲也。然義不可通。吳曰。喊。聲也。直訓爲聲。更無義矣。喊者諴之異文。從口與從言同。詠咏訡吟。即其例也。說文言部。諴。和也。廣雅釋詁。諴。調也。狄牙能喊。謂狄牙能和調也。戰國魏策

曰。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所謂狄牙能嗾矣。又按狄牙卽易牙。猶簡狄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逷也。温公以狄爲儀狄。牙爲易牙。失之。

而相之辭相適。

樾謹按之字絕句。相之相適。對文成義。温公曰。之亦適也。宋注非。

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樾謹按忞忞與㖧㖧同義。史記屈原傳受物之汶汶。索隱曰。汶汶猶昏暗不明也。汶汶卽忞忞也。李注曰。㖧㖧。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得其義矣。宋咸從本義訓爲勉。非是。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

樾謹按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今以下文證之。頗以温公之說爲是。下文曰。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夫人如延陵季子。而樂弛則無如何。是所重者在其文。不在其人也。下文又曰。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是難不難由於備不備。益足見經之艱易存乎文矣。温公所改殆非無見。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

樾謹按李注曰。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祕曰。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

可以近名也。二注大略相同。以下文求之。則似皆失其義。且失其讀矣。此當以盡勢諸三字爲句。古勢力字止作埶。種蓺字亦止作埶。蓋本一字耳。盡勢諸。卽盡蓺諸。蓺猶樹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吾子盡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正與此言盡蓺諸同意。名卿可幾也。五字爲句。名可幾。是一事。卿可幾。又一事。下文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是對名可幾而言。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振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是對卿可幾而言。

慾語。君子不出諸口。

樾謹按李於慾下出注曰。欲聞其義。是慾一字爲句。或人問辭也。吳讀同。然義實未安。慾字當合下語字爲句。慾語者過慾之言也。過慾之言。君子不出諸口。咸曰。恥言之也。正得其義。或宋固以慾語連讀乎。

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問明

樾謹按兩實字皆當爲是。不聽是無耳也。不明是無目也。非實無耳無目也。是通作寔。故爾雅釋詁曰。寔。是也。寔通作實。故詩韓奕篇鄭箋云。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然則實亦可通作是矣。

如庸行翳路。衝衝而䆗。君子不貴也。

樾謹按咸曰。翳。塞也。衝衝。多也。祕曰。翳路。言多也。然上文言明哲。此文宜與相應。但言其多。不相應矣。

漢書甘泉賦。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注引韋昭曰。翳。隱也。如庸行翳路。謂以庸恐之人而行翳隱之路也。衝說文作衝。本從童得聲。此衝字卽上文童蒙之童。因或人言童蒙則䆗。故楊子應之曰。衝衝而䆗。君子不貴也。字不作童而作衝者。承上庸行翳路爲文。故從行作衝也。此古人屬辭之法。後世解此者希矣。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樾謹按旃字義不可通。咸曰。旃。之也。言舉此諸德以議之。莊亦寶也。則增出議字矣。旃疑稱字之誤。禮記射義篇注曰。稱猶言也。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

樾謹按李注曰。靈場。鬼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爲威。可冥夜。不可經白日。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核諸實。此未得楊子之意也。楊子因或問堯讓天下於許由而爲此說。靈場者。禪位之壇也。鄭康成注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涉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其後漢魏之事。循用此義。故魏公卿上尊號奏有曰。遵大麓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云云。此靈場之義也。楊子以爲帝者禪位。其事至大。其禮至嚴。若如或說。堯讓天下於許由。則以天下之重輕相傳受。靈場之威。不必在白日。而宜乎在冥夜矣。豈其然乎。故曰。靈場之威宜夜矣乎。說者

誤以靈場爲鬼神壇祠。斯失其義。且如李說靈場之威寶宜於夜矣乎之文。施之不當矣。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

樾謹按下難字衍文也。此本云。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蓋傷其知說之難。而終以說秦王爲李斯姚賈所毀害致死也。太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亦是此意。今作死乎說難。義不可通。且如此。則或人已知韓非之死由於說難矣。何以楊子又應之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然則此文卒死乎說下。不當有難字。蓋涉上下文並言說難而衍。

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寡見

樾謹按如猶與也。如賢人謀者。與賢人謀也。如小人謀者。與小人謀也。如與聲近。故得通用。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古者之學耕且養。

樾謹按此本作古之學者耕且養。傳寫誤倒耳。古之學者。與下文今之學也相對爲文。上句用者字。下句用也字。亦猶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邪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孟子盡心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並以者也互用。是其例也。

晉不用眞儒故也。

樾謹按。祕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聽孔子故也。此恐非楊子之意。上文曰。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皋皋。奠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是楊子固以魯人爲能用孔子矣。豈有甫言其能用。而又言其不能用乎。且如吳說。但當曰魯不用儒足矣。何以言不用眞儒乎。蓋或人所問。魯用儒而削。自指魯穆公時事。鹽鐵論相刺章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或人此問。意亦猶是。楊子則以公儀諸人。皆未足爲眞儒。必如周公孔子。乃見用儒之效。故曰魯不用眞儒故也。孟子告子篇。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是魯穆公以用儒而削。自戰國時已有此說。子思疑亦當作子原。不然。何以反列子柳之下。且果用子思。不得謂非眞儒矣。觀楊子不用眞儒之說。益見穆公之未能用子思也。

奔壘之車。

樾謹按。光曰。奔壘謂馬蕃逸抵敵壘者。此未解奔字也。說文夭部。奔走也。從夭。賁省聲。故賁與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奔壘當作賁壘。射義賁軍之將。鄭注曰。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大學此謂一言賁事。釋文曰。賁本又作僨。猶覆敗也。然則賁壘之車。謂車之覆於壘者。下句沈流之航。謂舟之沈於流者。兩文正相對。隱三年左傳。鄭伯之車僨於濟。車以僨言。古語然也。僨通作賁。

又通作弃。而學者據本字說之。失其義矣。

諸子平議卷三十五

楊子法言二

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五百、

樾謹按千讀千歲。一讀一歲。從其極疏者言之。或千歲而生一聖人。從其極數者言之。或一歲而生一聖人。故曰雖千一不可知也。李軌注曰。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夫聖人之生。必無一歲千人之理。疑李注本作一歲一人。傳寫誤耳。秘曰。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則但從其疏者言於義爲不備矣。

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

樾謹按國語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呂氏春秋樂成篇。夫開善豈易哉。韋昭高誘注並曰。開。通也。然則開跡者。通跡也。如魯兩生之不肯行。則絕跡於漢廷矣。故以孔子之歷聘諸侯爲通跡也。宋訓開爲開布。於義未安。與分開跡爲二義。則更失之。

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

樾謹按不聽正當從宋讀作不聽政。溫公亦云。正與政同也。噫當作意。意者吾於觀庸邪。七字爲句：邪乃語詞。蓋託爲孔子之言。若曰意者吾將於此觀彼庸庸者邪。故又曰。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楊子

書每以庸爲庸衆之稱。問明篇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又曰。如庸行翳路。宋吳並以庸愚釋之。此文庸字亦當與同。因誤噬爲意。說者遂不得其解。宋吳本又增雖字於噬字之上。於義益不可通矣。

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

樾謹按如讀爲而。古字通用。故李注曰。有時而盡。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

樾謹按地疑也字之誤。下文。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但言天不言地。可證地字之誤。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

樾謹按晷者日景也。古人以土圭致日景。以定南北。易通卦驗所謂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也。故楊子卽借晷爲推測之義。言君德隆盛。則當晷之於星。以驗德之至與不至。星象隆盛。則當晷之以德。以驗星之應與不應也。吳訓晷爲規。本之釋名。意蓋近之。措所說不了。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義殊未安。光曰。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䔍。星崇則德從而壞。夫星崇何以壞德。此說甚不可通。且正文但言晷星晷德。亦不得強爲區別也。

月未望則載魄於西。

樾謹按李注曰。載。始也。魄。光也。載魄於西者。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此古義也。咸曰。按周書召誥。惟

丙午朏。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傳曰。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朏爲明。魄爲晦矣。夫月未望者。即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於西。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溫公從其說。故曰魄當作朏。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魄。今以古義求之。則宋說非也。康誥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是朏即魄矣。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以是言之。魄者霸之叚字。壁中古文本作霸。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魂魄字。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之說。皆不合矣。是故康誥之惟三月哉生魄。實即洛誥之越若來惟三月丙午朏。說詳羣經平議。此文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始終皆以魄言。足徵僞孔傳之誤。而宋咸輒生異說。溫公亦爲之惑。信古義之久湮矣。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

樾謹按。聆聽並用無義。故宋吳本改作聆德。溫公從之。然其注曰。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故云視。則雖從作德之本。而仍不及德字之義。若然。德字爲贅設矣。宋吳之本。殆不可從。今按聆當作泠。泠與清本雙聲字。文選風賦曰。清清泠泠。蓋聲近者義亦相同。泠聽前世。清視在下。泠亦清也。楊子正以泠聽與清視相對爲文。後人不達。因其與聽連文。改泠爲聆。又因聆聽不宜並用。而改聽爲德。愈改

而愈失其眞矣。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先知、

樾謹按管子四時篇曰。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是以周易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以春三月言也。又稱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以秋之日言也。楊子此文獨稱先甲。則專以春言耳。其三日一日。皆行事之節。如冠禮前期三日筮賓。此先三日之例也。子生三日。卜士負之。此後三日之例也。祭禮。前期一日視濯視牲。此先一日之例也。鄉射禮。明日有息司正之事。此後一日之例也。說互見羣經平議。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卽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耳。舊說皆未得。

死者逋。

樾謹按旣死矣。又何逋之有。祕曰。見死者逋逃而不葬。光曰。逋棄不葬。皆就生者言。亦曲爲之說耳。逋乃膊之叚字。膊從尃聲。尃從甫聲。逋亦從甫聲。故得通用。說文肉部。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方言。膊。暴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閒。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然則死者膊。猶言暴露也。正與上文死者葬相對。

或問民所勤。

樾謹按僖二年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釋文曰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此文勤字當從彼讀音義無音失之

吾見玄駒之步

樾謹按襄二十六年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字亦作騭玉篇馬部騭盆故切習馬此云玄駒之步蓋因蟻有駒名故借用步馬之義正古人駢儷之密吳注但曰步行也未得其旨

雷不一風不再

樾謹按李解上句曰三令五申解下句曰制無二也甚得楊子之旨惜其說下句未了耳易通卦驗曰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淸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一時有一時之風風不再謂不並至也王者法之故號令亦無錯出矣光口一再言其少溶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然則一與再何必異其文乎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

樾謹按宋吳本樂下有天字然於義殊不合疑天乃夫字之誤聖人樂夫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其旨亦與李本不殊因夫字誤作天宋吳遂依誤本爲說鑿矣宜溫公不之從也

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樾謹按。李注曰。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然正文並無不運籌策之說。光曰。譬如無財而運算。終無益於富。然正文亦無無財之說。是二說皆以意增益。非揚子意也。算疑筭字之誤。方言曰。凡取物而逆謂之筭。爲國者必先迪其法。而後望其效。今不迪其法。而卽望其效。猶之乎逆而取之矣。故曰。譬諸筭乎。論語陽貨篇。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亦以人事爲喩。正與此同。法言固擬論語而作也。

藎哉藎哉。應難未幾也。重黎

樾謹按。應難二字衍文也。此本云。藎哉藎哉。未幾也。李注曰。再言藎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者。是應難之文。乃李氏解再言藎哉之意。猶言應之難也。正文卽涉注而衍耳。

迄始皇三載而咸。

樾謹按。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始稱皇帝。而此言三載。於義可疑。祕曰。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此亦曲說矣。今按重黎一篇。多揚子之微言。李注上文黃帝終始章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眞僞之分也。然則揚子之文。固有深意矣。夫始皇以二十六年并天下。當時無不知之。乃云始皇三載者。故爲悠謬之辭。以寓意也。按漢書元始五年。平帝崩。莽稱攝皇帝。改明年爲居攝元年。至居攝三年十一月戊辰。遂卽眞天子位。以十二月癸酉朔爲始建國元年。然則所謂始皇三載者。其文則

指始皇。其意則在新莽。以居攝三年當始皇之二十六年。使其文若謬誤者。而其旨微其辭曲矣。學者拘文牽義。烏足以語此哉。又按咸者戕之叚字。說文戈部。戕。絕也。讀若咸。經傳即以咸爲之。尙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俘篇。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咸皆戕之叚字也。迄始皇三載而咸。謂至始皇三載而絕也。李注云。皆閼秦也。訓咸爲皆。失之

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

樾謹按此論秦楚。而秦楚初無子弟欲喪之事。楊子是言。豈虛設乎。蓋爲王莽發也。莽子宇非莽隔絕衞氏。恐帝長大後。見怨。與師吳章婦兄呂寬議其故使寬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其後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自殺。莽有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不知厭足。窺欲非望之語。事在天鳳五年。亦楊子所及見也。然則所謂子弟且欲喪之。殆以是而發乎。至地皇二年。太子臨與莽妻侍者通。恐事泄。謀共殺莽。此則非楊子所及見。然其言愈信而有徵矣。重黎一篇。雖論古人。實寓時事。上文。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此刺莽之以符命自立也。下文論韓信黥布云。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亦刺莽始以誅淳于長。及徵去定陶太后坐。獲忠直名。而後乃躬爲大逆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楊子書。宜論其世矣。

如矯世則葛溝尙矣。

樾謹按苟溝未詳何義。李注曰。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苟。投諸溝壑。然裹尸何必以苟。亦似曲說也。苟疑榻之叚字。周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榻焉。榻溝言棄尸於溝而置榻其上。較之倮菲。爲更疏略矣。

黎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酒妻、

樾謹按光曰。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是李本無巽字。盧氏詔弓云。李本巽作翼。不知翼者卽涉上句附鳳翼而誤衍。溫公但云。揚發揚也。不及翼字之義。是其所據本無巽字。亦非別有他字也。今各本皆作巽以揚之。蓋據宋吳本加。非李本之舊。

起臨洮擊遼水。

樾謹按擊字無義。疑罄字之誤。爾雅釋詁。罄盡也。言起臨洮而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卽有盡義。

力不足而死有餘。

樾謹按力者功也。周官司勳。治功曰力。是也。言蒙恬爲秦築長城。無救於秦之亡。以論功則不足。以致死則有餘矣。故曰力不足而死有餘。宋吳本死作屍。誤也。溫公從之。非是。

忠不足相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相省視也。從目從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是相與觀義近。忠不足相也。猶曰忠不足觀也。不曰觀而曰相。子雲好爲艱深之辭故耳。李注訓相爲助。將使誰助之乎。失楊旨矣。

賓蛛蝥之靡也。

樾謹按李注曰。若蜘蛛之蟲小巧耳。然下文曰。賓壯士之靡也。賓刺客之靡也。豈亦小巧之謂乎。竑曰。靡。按靡而死也。光曰。謂靡爛也。義皆未安。靡與爲古音相近。故廣雅釋詁曰。靡。爲也。蛛蝥之靡。卽蛛蝥之爲。猶曰是乃蛛蝥之所爲耳。下文兩靡字義同。

曼面爲姊。

樾謹按曼當讀爲鏝。爾雅釋宮。鏝謂之杇。說文木部。杇。所以涂也。是鏝者所以塗之具。故塗卽可謂之鏝。鏝面者塗面也。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此說得之。祕曰。曼。無也。使他人無所識認。則不可通矣。

折節周昌汲黯。

樾謹按以周昌汲黯而謂之折節。義不可通。祕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爲亂。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乃能降。其折節可尙矣。斯亦曲爲之說。非楊子意也。折疑抗字之誤。言其能抗節而不撓也。隸書亢字或作亣。華山碑。禮與岱亣。是也。凡從亢之字亦或作亣。劉寬碑。伉浮雲之志。伉卽伉字。殺阬神祠碑。於是殺阬以爲之姦。阬卽阬字。並其證也。此文抗字。從隸體作抗。形與折似。因誤爲折。吳氏

曲爲之說．謬矣．

滕灌樊酈曰俠介．

樾謹按俠與夾通．尚書多方篇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此卽楊子所本．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倉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夾介猶言輔助．說詳羣經平議．李注曰．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得其義矣．吳說非．

叔孫通曰．槧人也．

樾謹按李注謂見事敏疾．未詳其義．據五百篇．楊子以魯兩生爲大臣．則其不滿於叔孫通也甚矣．不當如李氏說也．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襍著漢儀．簡牘之人也．槧猶牘也．此說亦殊未安．槧疑當爲𪗋．大元上初一．挫厥𪗋𪗋．溫公解爲挫其銳進躁急之志．叔孫通不知禮樂百年而後興．而急欲爲之．豈非所謂𪗋𪗋者乎．故楊子以爲𪗋人．𪗋字依說文本作𪗆．茲作槧者．或亦如盤之與槃．古本一字耳．

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也．

樾謹按咸曰．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幷之矣．故至漢世但可三千而已．此說殊謬．古之建國．蕩然無存．安得云可三千乎．祕曰．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

云三千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此亦曲爲之說。非楊意也。今按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四年。授諸侯茅土。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是合諸侯與附城。凡三千六百國。血國三千。依莽制言之。舉成數耳。楊子此文。蓋亦有譏焉。是時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楊子因或問貨殖而應之曰。蚊。又復爲此言。若謂彼貨殖者。亦猶蚊之爲蟲。食人之血以生耳。今天下建國三千。彼得國者亦將血之以自肥也。乃使之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邪。句末也字當讀爲邪。楊子書多有此文法。學行篇。衆人所能踰也。其樂可量也。並以也爲邪。說已見前矣。上文已有曰字。而此復有曰字。乃更端之語。溫公謂衍字。非也。說此文者。皆不達血國三千之義。故不得其解。

陳平之無悟。

樾謹按李注曰。內閉奇筭。外無迕啎。疑其所據本作無啎。說文午部。啎。逆也。故注曰外無迕啎。若是悟字。則迕悟之文。不相屬矣。後人多見悟少見啎。因改啎爲悟。宋吳本又因悟字無義。易以悮字而訓爲謬悮。愈失其眞。溫公反謂悮與忤同而從之。其失甚矣。

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

樾謹按征乃鉦字之誤。詩采芑篇。鉦人伐鼓。傳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是鉦鼓相對爲文。鼓之以道德。

鉦之以仁義。猶言以道德勸之。仁義靜之耳。今誤作征。殊失其義。

應諾似倭。

樾謹按李注曰。似偕倭。此說非也。下文。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稜德似隱。哲也直也隱也。皆美名。不應首句言似偕倭也。且似偕倭矣。尙何名過其實之有。與問意亦不相應也。此倭字乃優游之義。論語述而篇皇侃疏曰。倭猶寬閑也。左氏春秋序。倭而柔之。正義曰。倭柔俱訓爲安。寬舒之意也。皆可說此倭字之義。

或問航不漿衡不薺。有諸。君子。

樾謹按李注曰。棲航不揭漿。衡車不載薺。然薺有三。說文艸部。薺。蒺蔾也。此一薺也。詩谷風篇。其甘如薺。釋文曰。薺。菜也。又一薺也。禮記月令。靡草死。鄭注曰。靡草。薺亭歷之屬。又一薺也。此所謂薺何薺乎。且草類亦多矣。何獨言薺乎。薺當爲齏。周官醢人以五薺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鄭注曰。薺當爲齏。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然則航不漿衡不齏。謂棲航不可揭酒漿。衡車不可盛齏醢也。漿與齏以類相從。作薺者叚字耳。以本字讀之則不倫矣。

玩而廉。

樾謹按上句柔而堅。堅與柔對。則此句必廉與玩對。祕曰。玩。猶珍也。廉。棱也。珍玩與廉棱則不對矣。光

曰玩當作刓。音完。謂廉而不劌。如溫公說。則當改玩而廉謂廉而不玩矣。殆亦未得也。蓋溫公雖知玩爲刓之叚字。而未得其義。凡物刓之則圓。楚辭懷沙篇。刓方以爲圓兮。是也。故史記酈生陸賈傳。刻印刓而不能授。集解引孟康曰。刓刓斷無復廉鍔也。然則刓而廉。正與刓斷無廉鍔相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鈍耆利無恥者。如淳曰。頑鈍謂無廉隅也。孟子萬章篇曰。頑夫廉。頑與廉對。足證此文之義。以物言之爲刓而廉。以人言之爲頑而廉矣。

隊乎其不可形也。

樾謹按。宋訓隊爲衆。未知何據。秘曰。隊乎猶言垂之如隊。溫公從之。然玉之德多矣。何獨以下之如隊言之乎。說文心部。㥞。深也。隊疑㥞之叚字。或學者多見隊少見㥞而改之也。惟其深故不可得而形矣。

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果木實也。木實謂之果。故果與實同義。淮南子道應篇高誘注曰。果。誠也。誠卽實也。傳書之不果。言傳記之書多失實也。宋吳說果字皆未得其義。

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樾謹按。焉德爾當作焉得爾。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正釋焉得爾之義。因涉上文德故爾而誤耳。

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孝至、

樾謹按世德堂本無兩乎字。然觀宋咸注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冀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是宋所據本亦無兩乎字。不然則豈不知其爲疑問之辭。而顧疑其脫非字乎。

是以祭不賓。

樾謹按以儀禮言之。則祭必有賓。楊子此言。非古制矣。祭疑齊字之誤。上文曰。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此云是以齊不賓。義正相應。謂方齊之時：不接見賓客也。齊誤作祭。義不可通。宋吳之解。與禮不合。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則曲爲之說矣。

或曰。何以處僞。

樾謹按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魯語。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卽有審察之義。文十八年左傳。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漢書谷永傳。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並同。何以處僞。謂何以辨別其僞也。下文。楊子應之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是告之以審察之道。故知此處字非居處之謂也。祕曰。何以居僞。失之矣。

知情天地形不測．

樾謹按光曰．知與智同．是也．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並誤讀知字矣．知情天地形不測．與上文德諧頑嚚讓茜國相對爲文．天地不能匿其情．是謂情天地．不測者無所隱其形．是謂形不測．舊說皆失之．

不亦享乎．

樾謹按享字無義．乃厚字之誤．隸書厚字或作厚．婁壽碑．高位厚祿．是也．亦或作厚．度尙碑．悳以厚下．是也．厚厚二形．均與隸書享字作享者相似．因誤爲享耳．此言單于來臣．禮之太厚也．自來皆依誤本作注．祕曰．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增益其文．殊非本義．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亦爲迂曲．

周公以來．未有如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樾謹按王莽居攝三年．劉歆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稱殷成湯旣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大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旣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然則伊尹周公者．莽居攝以前所以自比者也．至始建國元年．莽曰．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則不自以爲伊尹周公．而以爲虞舜矣．楊子仍以伊尹周公待之．蓋不許其爲虞舜也．楊子此言．與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箋同意．箋曰．昔伊

尹有莘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是亦以伊周比之也。末云。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是亦不許其爲虞舜也。此皆古人之微辭。後人鮮或能喩矣。或疑揚子旣不諂莽。何必爲此言。溫公釋之曰。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爲桓溫陶胡奴所刼。況揚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恥且怒乎。溫公之論。亦屬腐談。揚子特著此文。蓋有微意矣。法言一書。終以孝至。是篇論唐虞成周。而終之以漢。上文曰。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又曰。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下文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終之曰。唐矣夫。蓋以漢德上媲唐堯也。中間特著此文。以見漢祚中絕之由。且上言允懷。見民心之思漢也。下言中天。見漢祚之方半也。若無此文。則前後文之微意。皆不見矣。故拔揚子之文觀之。自唐虞成周而漢。漢絕於新。新復爲漢。歷歷可數。至誠前知。揚子之謂矣。

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

樾謹按。後漢書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廱。揚子之言。至是驗矣。上文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柳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其信然乎。

陳施于意。

樾謹按。意。漢書作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溫公不言諸本有異同。是其所據本皆作意。然祕曰言陳施之勵成萬法。則吳司封本固作億也。

幽宏橫廣。

樾謹按宋吳及溫公本均作橫度。當從之。廣卽度字之誤耳。惟橫度之義。宋吳皆未得。橫與光同。書堯典光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作橫被四表是也。度與宅同。堯典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五流有度。禹貢三危既宅。夏本紀作三危既度。是也。然則橫度卽光宅也。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此卽揚子所本。

參差不齊。一槪諸聖。

樾謹按。衍讀皆於齊字絕句。非也。詩載馳篇。毛傳曰。進取一槪之義。正義曰。一槪者一端。然則此云一槪諸聖。不可通也。疑當於一字絕句。淮南子脩務篇。故立天子以齊一之。是齊一連文之證。推其參差不齊一。故必槪諸聖也。學行篇序曰。訓諸理。五百篇序曰。經諸範。此云槪諸聖。句法正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再版

(00114)

國學基本叢書 諸子平議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60

著作者 俞樾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四一五二上

詳



